劫人心僞妄能竊吾之似不能竊吾之眞庶幾於吾言之下猶有所知儆者乎此文字之可貴也澹歸和尚舊爲武林金道隱先生晚以棄官學道節槩文章著於海內然世之求多於道隱先生者過求多於澹歸和尚即有知敬慕爲澹歸和尚者終不能置一道隱先生由是有高其衡論執道隱先生之文以貶剝夫澹歸和尚之文爲疑爲信總歸障礙俱未與讀夫偏行堂之

文者也偏行堂者澹公開丹霞所自名也其集若干卷授予爲序已鋟厥板行之爲言所以立言地也偏行之爲言所以立無言之旨也以此發心以此普說人天法眼安得不正三平四滿中邊俱密安得不妙躋之古人之上未有不歎生不同時之想者而澹公老矣往年託請藏嘉禾以丹霞遜於樂公從此長寂門人撫其遺稿葺之仍名曰偏行堂續集嗚呼偏行之有續集

而澹公不續矣觀嘉興以後諸作頻提正法欲覓一箇半箇能續偏行之續者渺不可得豈竊竊以語言文字見於世哉毋亦懼天下後世以言求我而我不獲以言正之等於自了自覆於

偏行之義何居如止以文字禪觀猶是以道隱澹歸一齊並出不慮澹公從旁突出曰子還有者箇在耶則續偏行之續端誰望矣吾願天下讀偏行之文當思偏行堂之人能學偏行堂

之人方許位置徧行堂之文正法難遇邪見多嗔書此歸其門人亟謀鋟之與丹霞山韋馱永鎮斯集可也旹

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菊月中憲大夫知韶州府廣州府事漁陽李復修頓首拜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刊編行堂續集序

佛法自漢入中國興於晉而盛於唐傳至於今遞有盛衰雖係乎法運然非伏菩提薩埵之大悲願以幹旋其間其不爲門內外之波旬所殄滅者幾希矣且佛法陰翊王度柳河東亦嘗言之昌黎韓公以文學與河東並重於時獨起而力排佛老自比孟軻氏之距楊墨然於古聖帝王精一之學未及深研自宗弗通外禦無術徒執辨淺近之跡以逞其才華天下後世由重其才華遂忘其膚淺凡習於排佛老者無不以昌黎爲之標準蘇長公對方外友每自稱戒和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雖屬謔語却不昧宿因蓋其母夢五祖戒禪師托宿而生爲法門之外護者也五祖戒禪師以一代法施主悲天愍人不惜全身入俗就世間之所重吐江花之艷揮慧劍之光以維持出世法甚而甘屈箭鋒之機留玉帶以鎮山門其苦心類如此故東坡研理之精微非昌黎所能比擬而心術品行亦遠出之非乘悲願而來者能若是歟邇來法門之獘匪由外侮類皆師蟲自食其肉踞曲彔床提唱宗風迷迷混濫無傳之旨而唯門庭名利是競入理既淺言行多乖則自號爲光大法門者適足以貽道法之辱吾先法兄澹歸和尚乘悲願以救時獘不出法界一眞三昧處世間則重彝倫分誼每多忠君憂國之行出世間則重佛祖慧命而一意孝順三寶師僧殊途同歸非一非二不即不離又深契於法華是法住法位之旨辯相依法座有年見其接物利生或寬或嚴一出於眞誠剴切未嘗稍以才華籠罩一切經營丹霞十餘載心血全枯將請藏度嶺先以院務見委亦未嘗有纖毫德色見於容止此皆事之微細人情所不能勉者而求一言一行之可議了無所得至發爲詞章旨趣筆鋒縱橫變幻而法度緊峭理致嚴正於世出世法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貫徹圓融悉歸於大公無我之域匪徒廉頑立懦誠足位置人天嗟乎當斯末劫正法難扶非乘悲願宏深烏能挽囘人心劫運哲人遽萎其如斯世斯人何然語有之雖無老成尚有典型是編存從上典型庶不致殄滅若徒向文字語言中與唐宋諸大家較量軒輊則辜負立言者一腔熱血不鮮也庚申之秋澹兄示寂嘉禾親書遺札寄全稿還山閱今四載方克梓成編次一依前集故名編行堂續集云同門辱教弟番禺今辯稽首謹述

徧行堂續集目錄

卷之一 文部說

善覆無爲說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說
聖學說
辟地說
負心說
一切非天說
敬與說
高士募田說
不平平說
雪巖說
月愛三昧說
兼山說
守口如瓶說
擊鐘說
卽病是藥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積而能散說
大雅堂如幻說
正名實說
卷之二　文部序
姚嗣昭太守壽序
李雪巖明府壽序　代
傅竹君中丞壽序
陸話山明府壽序
周文山別駕壽序
晏迪先鍊師壽序
順性起用說
貞桂堂說
曲江何明府壽序
劉煥之總戎壽序
李微京六褒壽序
唐潔菴八褒壽序
張會留長者壽序
徐鹿公六十初度序
陳階六慫藩壽序
送徐太史赴闕序
幽谿別傳唐谿謚議合刻序
禮斗科儀序
徐圃臣曆書序
沈云凡四書便覽序
卷之三　文部序
王憲長仲錫詩集序
光宣臺集序
自牧心長老語錄序
若干兄壽序
首楞嚴直指序
重刻文昌化書序
刊正正字通序　代
送陸孝山補官序
堅素堂詩集序
東塔範禪師全錄序
柱史閣集序

姚水眞僧伽壽冊序
研鄰偶存序
過叔寅文集序
陸曠菴集序
滋樹軒詩集序
沈客子詩序
施端臣詩序
徐且閑詩序
周青士詩集序
沈宏畧詩集序
廖夢麒詩序
陸筠修方伯文集序
陸芳洲集序
李赤茂集序
汪氏三子詩序
李竹西詩序
陸嗣常遺詩序
王雲外詩序
吳孟舉詩集序
金子歧詩序
吳門游草序
卷之四　文部序
李侍御碧幢集序
濮澹軒詩序
顧空山集序
見山詩集序
陳彥達詩序
沈雪峯詩序
王子武詩序
陸林士雜曲序
汪子倬集序
樹德堂詩集序
姚彥昭詩集序
姚均裳詩序
答朱望子送別詩小序
沈友聖詩序
張嘉樹詩序
張洮侯詩序
單質生詩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顏修來銓部詩序　趙二火詩序
廣東通志序代　賦役全書序代
重修韶州府志序代　新修曲江志序代
新修仁化志序代　烏程金氏家譜序代
袁重其負母看花圖序
翁母表貞集序　表貞冊序
印確序　贈任石攻寫眞序
三友傳序　尊敬錄序
卷之五文部文　艸疏記
祭都寺解虎錫公文　祭金璿海司獄文
祭棲賢石鑑和尚文　斗母殿上梁文
祭李灌溪侍御文代　祭汪漢翀水部文
兩淮運使李玄白墓表
重修韶州府學疏代　薦陣亡將士道場疏
撿白骨疏　重建會龍下院疏
資薦陣亡將士幷一切橫死兵民疏代
重建青雲禪院募疏　龍護園孟蘭會募疏
丹霞錢糧小引　爲老和尚慶生疏
募建正氣閣疏　爲公絢禮懺疏
觀世音菩薩栴檀像募疏

龍護園乞供衆米疏
重修崇福寺大殿疏
重修松老橋疏
佛報恩經講期募疏
棲賢乞供衆錢糧疏
壽聖重建大殿募疏
興福閱藏供緣募疏
重修鎮海浮圖碑記
重建東湖報本塔記
彭節母賢孝傳家記
卷之六　文部傳
蓮泰道人傳
敦烈鄭公傳
故王孫雪嶠道人傳
方子春先生傳
楊二癡傳
前封文林郎吉野府君封太孺人宋氏傳

金門沈君傳 宋氏附見
汪母陳太君傳
查母陳太安人傳
楊總督傳
周公濟長者傳
金節母張孺人傳
卷之七　文部贊偈銘
畫佛贊
觀世音菩薩贊 十二首
普賢贊
阿彌陀佛贊 四首
大士羅漢贊
法華經塔贊
汪孺人小傳
張母陳恭人傳
米忠毅公傳
朱息園傳
高天奇秀才傳
沈節母徐孺人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血書佛名經贊　達磨贊
富居士眞贊　康完有眞贊
祖振先像贊　黃端四像贊
公絢遺像贊　高念祖像贊
王嵩渚像贊　蔣松如像贊
沈克齋明府眞贊　汪晉賢像贊
周侍廷八十翁眞贊　周母華氏眞贊
王　像贊　朱山立像贊
張濟宇八十翁眞贊　高寓公先生像贊
姚總戎采藥圖贊　傅子雯像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徐檗菴小像贊　俞念依像贊有小序
朱公是像贊　梅聖占像贊
賀客星眞贊　張心宇長者眞贊
張穎堅像贊有小序　史露生眞贊
張爾就眞贊　金斐公眞贊
端如上人眞贊　徐華國眞贊
三笑圖贊　陸珊瑞少年行樂圖贊
李善友眞贊　吳昉公眞贊
沈健翎眞贊　沈坤仙眞贊
趙天行眞贊　姚讓水眞贊

沈蕊雪眞贊　蔣　眞贊
許長者眞贊　陳子威眞贊
吳高士眞贊　李因培眞贊
高太君眞贊　節士李求菴眞贊
隔角老人自贊　寄汪漢翀偈 有引
贈程達菴偈　請藏乞路費偈
重建會龍菴緣偈　示大樹蔭院主偈
示豁大藏知浴偈　示一峯輪侍者偈
示倚北辰直歲偈　示修己敬副寺偈
示超宗越侍者偈　示三一侍者偈
示致和侍者偈　示自破義監寺偈
示置荅問侍者偈　示無漏果買辦偈
示聖無化主偈　示亦汝柴頭偈
示十想足侍者偈　寄劉仲良二偈
示佛六庄頭偈　示三圓知山偈
示時出興知客偈　示眞淨直侍者偈
示慧機定知衆偈　示大洲中維那偈
題片鱗巖示禪修知山偈
李世輔字公左世弼字公右偈
示體圓居士偈　贈巴學士二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孛岡齡字三垂偈
示何直用居士偈
示乘銷鼸去偈
示不二偈
示朱仁所居士偈
示雲一童子偈
戴雲吉五旬初度偈
李節母請法名示偈
趙山子索偈
留別侍者偈
馮文龍求法名示偈
示開源初度偈
示古忠偈
示功亡盡居士偈
示若木童子偈
贈蕭瑞郊偈
爲夏山侶易字一枝偈
寄示程門女偈
遣告智篁侍者靈龕偈

楚詞四章贈巢孝廉端明
陳彥達脩然齋銘
秘閣銘 二首
卷之八 文部塔銘 題
海雲西堂仞千壁禪師塔銘 有序
一超道人墓誌銘
官葬暴骨碑銘 代
斗母閣題語
澄照堂題語
題賸堂老人詩卷
黃辛子二益堂銘
硯銘
棲賢石鑑規禪師塔銘
江母朱太君墓銘
題鍾離傛
題博山無字爲阿和尚
題仙山樓閣圖

題素道人臨帖
題三教論議圖
題山水圖
題乾雀見蜂
題禾雀翻枝
澹廬道雅題詞
題所上平南書後
題朱孝貞傳
題胡張仲畫冊
題潘梅巖西廂意
題聖教序後
題五倫圖
題牧牛圖
題畫馬
題孟昉扇
題澄然水雲章
題孝節集
題節母丘孺人傳
題李孝貞傳後
題若千花月詩後
題畫馬
題楊公錫望雲圖
題陸詰山家慶圖
題張抱一畫二首
題陸蒙菴垂釣小像
題沈尚廬像
題徐充伯眞
題顧雲馭像
題王孺人像
題徐用王所藏冊
題大雅堂
題友聖陋室
題畫羊
題張抱一畫二首
題陸蒙菴垂釣小像
題沈尚廬像
題徐充伯眞
題陽坡種瓜圖後
題顧雲馭像
題王孺人像
題沈君輔像
題徐用王所藏冊
題巨六仙掌菴
題大雅堂
題趙雙白眞冊
題友聖陋室
全眞子題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莊生撒手圖
題張超然畱別圖
題顧雲臣卷 有偈
題吳馨上葬母乞助卷
題萬竿烟雨卷
題張穆之眞冊
題忍菴
題畫
題陳石民畫
題書法華經後

卷之九 文部題 跋 遺命

題紫栢尊者墨蹟後
題丹霞化碗冊後
題石鑑和尚遺墨後
題藥地和尚手蹟後
題茅鹿門先生遺墨
題所上平南啓後
題樹蘐堂後
題逆順風圖
題弄胡孫
題狗銜枯骨
題徐充伯所藏墨蹟
題與聶樂讀手札後
題陸陶如傳後
題李如石邑侯墨蹟後
題獨寤寐歌後
題朱望子畫寄劉煥之
題囑冊前
題福濟觀文錄後
題史露生自述詩後
跋李賢持誦般若經
黎忠愍公傳跋
劉氏族譜跋
歲寒三蓺跋
徐卓崙詩跋
俞右衡雪詩跋
剩人和尚秋囈八章跋
跋施則威史測後
書錢舜舉畫卷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楊楨山詩後
書鄒硯菴傳後
書吏隱傳後
書姜貞毅輓章後
書顧南寧傳後
書沈碩人行狀後
書顧雪石傳後
書周忠介李忠毅墨蹟後
書王石年玉筋篆金剛經後
書隱求齋頌古前
書茗理微言後
書節烈合傳後
書過氏解環後
書周芸齋血書貼黃後
書袁重其軼事後
書高虞部行狀後
書米忠毅公傳後
書徐翁軼事後
書王兩瞻先生遺像冊後
書陳鏡非雁字詩後
書陋室銘後
書李長蘅巖壑秋高圖後
遺命

卷之十　文部尺牘

上本師天然和尚　六則
與棲賢石鑑和尚
與廬山諸位大師
荅棲賢角子和尚
與塵異大師　四則
與海幢阿字和尚　八則
與鶴鳴訶衍大師
與樂說和尚　十一則
與澤萌大師　五則
與一超道友　三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雷峯兩序
與應物監寺
與解虎都寺 二則
與非世
與栢巖上人
與時出
與慧石院主
卷之十一 文部啓 尺牘八
上平南親王
荅新安衆護法
與馮大中丞
與傅竹君撫軍 二則
與旋菴都寺 兩則
與願海
與開雲監寺 三則
與大集院主 二則
與大樹 四則
與祖印
荅自破監院
寄徐浩存方伯
與陸筠修方伯
與王仲錫臬司 五則
荅陳階六參藩
與戴怡濤憲副 四則
與曹秋岳侍郎
與查王望給諫
與戚朗圖給諫
荅李研齋內翰
與黃伯和內翰
與陳長卿太史 四則
與徐健菴太史
與公絢兄 二則
與黃端四內史 二則
與汪漢翀水部 二則
與吳孟舉中翰
與張鵠亭中翰 二則
與史庸菴太守
與李謙菴太守 二則
與陸孝山太守 二則

與姚嗣昭太守 二則
與朱葵石太守 二則
與池儀伯別駕
荅朱天然州守
與李雪巖明府
與丘貞臣明府 二則
與范霆遠明府
卷之十二 文部尺牘
與劉煥之總戎 八則
與鄭魯城廣文
與魯謙齋太守
荅涂英伯郡丞
與周文山別駕
與何鳴玉明府 二則
與余天木明府
與蕭簡菴明府
與朱廉哉明府 四則
與蕭素以參戎
與方大林廣文

與朱弘遠司獄
荅巢端明孝廉
與沈存西老友
與沈融谷舊友 二則
與唐潔菴老友
與丘函五文學
荅沈仲方文學 二則
荅陸平仲文學
與汪子倬文學
與沈班叔居士
與錢爾斐孝廉
與鄭野臣舊友
與劉漢臣舊友
與若千兄
與周問公文學
與陳伯恭諸文學
荅沈尚廬文學 三則
與周灊岳文學
荅蔡非我文學
荅王梅符居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陸亦樵處士 二則　荅孫擎之居士
與姜奉世居士　與徐鹿公隱君
與吳瓶菴長者　荅汪元隱居士
寄荅唐若營居士　荅汪周士晉賢昆仲
與汪晉賢文學　荅金舞兩文學
荅陸曠菴文學 二則　與周青士文學
荅程唐侯文學　與孔儀大姪
畱示孔儀　與陳伯恭帝咨昆仲

卷之十三 詩部五古 七古

送方伊蔚　南韶雜詩 四十一首
寄別漢臣　寄別徐浩存方伯
病中卽事　記舒公語
文趾許中翰論治　嘉禾郡城講會
赴陸話山明府茶集　詶項長孺
詶徐子慶　贈袁廣文實齋
同俞鹿牀諸子伴青　曹遠思茶集卽事
黃葉村莊茶集　語溪畱別次桂
次韻荅孫熊襄　訪新安吳缾菴卽事
柬徐鹿公潘霞山　霞山饋藥
荅汪元隱　詶陸曠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張洮侯
閱松江府志
謝陸筠修過訪南圍
謝陳長卿諸公
答海幢寄懷
孟夏
送彭玉翰移鎮惠陽
采藥山人歌
次韻答王岫青
贈張伯宣
答沈友聖和阮詠懷
留別顧介石給諫
題恬冷翁眞
池儀伯重游丹霞
春雨歎
答贈廖夢麒
殺星歌
莫愁歌
陸圍
訒陸曠菴
廬山行
草庭歌
贈于甘山
訒俞右吉
天寧寺千佛閣災
裘杼樓藏書歌
訒朱山立
謝舞兩見貽
訒李瀟月長歌
米貴歎
訒念峯居士姪長歌
梅溼老叟歌
贈王劍如
寄柬王農山
贈周鷹垂
諸勿齋過訪
贈沈健翎
南圍口號十八首

卷之十四　詩部七古　五律　七律

送記汝還雷峯 二首
次韻海幢被劫 三首
悼畱須子 四首
生曬茶
寄懷劉煥之 四首
畱別尚羽階 三首
寄別李韶州謙菴 四首
度梅關
與樂說辯弟別
軍需船
停舟西昌
過樟樹
七夕抵南昌
候孟昉
悼黎先生博菴
喜晤余霽巖別駕
詹燮公話舊
悼棲賢石鑑覞兄 四首
談卜居匡嶽 二首
悼朱隱君燕西
宿龍王閣
倫太守遣令子相邀
鄱陽湖
左蠡民
愁鬼
落星堆
乘夜出湖口
馬當
東流
皖口
望青溪塔
蕪湖
夜起對月
度楊子江
菱荳
覆舟
贈朱子葆 二首
次韻訓李明遠
賣書
葵石爲予乞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孝山自當湖來會 四首
采臣見招 二首
次韻訓王寅旭 二首
升初索書
贈陸右韋
赴沈季輪茶集
悼趙帆青
喜若千兄來看 三首
贈陳孝廉子木 二首
贈王方伯言遠 三首
除夕寄周青士 二首
示姪孫正漢 二首
次韻訓王次張
次韻訓徐卓崙
李子喬來訪 三首
題城南書屋 四首
次韻訓梅靖菴
次韻訓王千里
贈周芸齋 三首
贈龔研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寄史庸菴 三首
次韻訓顧伊人 二首
和高寓公哀死節詩
次韻訓徐松之
送米太守北上 二首
秋岳澹軒過半塘 二首
瞿壽明過訪 二首
用韻荅秋岳茶集 二首
次韻訓陳蒞菴 三首
次韻訓陳彥達 四首
次韻訓沈騶士 三首
送似石汝公歸瓊州
人日
開燈夕
雨
雨窻小坐
送一拍雙公之雷峯
與伊蔚談劉中丞往事
贈劉子安
任崧翰憲副茶話

贈李謙菴太守　姚太守遠訪 三首
挽開先山鳴和尚　子圭秋捷
陳崑圃秋捷　喜祖秀庭入山
送周庸夫之仙城　海雲聞慧後堂遠訪
寄謝公絢 二首　賀王呈祥郡丞
涂英伯過訪　傅竹君招晤相江
相江舟中值魯城　壽周逸人
張貞元六十初度　得文山韶陽寄柬
秦六御董小宇過訪　贈范霆遠明府
送朱蜚英之穗城　贈郭公玉總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挽旋菴湛都寺　賀澤萌遇西堂秉拂
賀塵異但侍元秉拂　李我玉過訪舟中
立春日　葛子上送走馬燈
陳子喆送水仙　張雲山過訪
送壽峯司寇之粵西　蕭子韶少參來遊 二首
寄荅庸菴見懷　寄別龔升璐歸毘陵
送馮再來司寇還朝　畱別鑑湖
畱別貞元　安南將軍過訪龍護
楊若雷七秩初度　畱寄竹君中丞 二首
朱鬱林書至題寄　寄周孝思兵憲

寄賀侯公言提督　送豁大知浴之平遠
龍王閣夜坐贈倫太守
戲柬訶衍摩兄　龍江舟中對月
中秋風雨旋止見月　舟次嘉禾秋岳過訪
朱葵日太守過訪　訓陸亦樵遠訪二首
再次請藏韻　柬彭雲客太史
贈陸筠修方伯　雨中梅格過存
立春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徧行堂續集文之一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傳湧　編

說部

善覆無爲說示黃碧生太守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盡大地是有爲法更向何處覓無爲法盡大地是無爲法更向何處覓有爲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纔見無爲法卽落差別纔見差別卽落無爲法見者不知知者不見有則俱有無不更無文殊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利於涅槃會上告純陀言汝今當觀諸行性相如是觀行具空三昧純陀訶文殊師利不應說如來同於有爲應說如來同於無爲文殊師利讚純陀言汝今善覆如來有爲之相老僧道純陀善覆有爲文殊善覆無爲要覆有爲卽易要覆無爲卽難直饒道如是觀行具空三昧早已不善覆無爲了也更道如來同於無爲寧堪齒錄釋迦老子不識好惡印證純陀文殊便道汝作是知佛所悅可掘箇深坑一齊陷煞純陀荅言如來非獨悅可於我亦復悅可一切衆生敗將投王不存性命文殊更道如來於汝及以我等一切衆生皆悉悅可金錢纏心純陀乃云汝不應言如來悅可夫悅可者則是倒想且喜善覆無爲恰好落在文殊窩裏所以正說有爲不表無爲正說無爲不表有爲何以故有爲無爲同時遮故正說無爲不遮有爲正說有爲不遮無爲何以故有爲無爲同時表故見者不知知者不見有則俱有無不更無碧生黃子醉心於金剛般若寄聲見丹霞導以數言爲引六如偈示意借婆帔子拜婆年卽且置祇如金剛云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兩層語落在純陀窩裏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

即非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一層語落在文殊窩裏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早已不善覆無爲了也卻如何與碧生道箇不落底句碧生不寄聲時正自妙絕笙柰不知碧生不知時更自妙絕

不平平說贈傅子奇

戊午長夏與傅子子奇遇於凌江讀其詩文歎其才之美惜其年逾强仕未售於世傅子故有歷落不能平者豈非不才而富貴才而貧賤未能無動於中則未嘗無意於富貴也傅子水邊居後序曰余性孤癖不喜見富貴人親戚稍富貴卽懶與往來出入富貴之門者尤拒勿與言故半世交遊惟方外爲差廣而居處亦往往託跡僧舍若是則傅子未嘗有意於富貴也若是則不才而富貧賤非傅子所宜不平也若是則惜傅子之不售而疑其歷落不能平亨未爲知傅子也雖然讀書應舉豈欲求貧賤不求貧賤又不喜見富貴非人情之常不見富貴而得富貴亦非人事之順予少年羣博屢得勝采籌滿其前心忽自念此已多矣敗色卽至盡失其籌乃已夫博舍

之籌無情之物一念多之則去之如流水孔方先生
細腰女子朱衣之首青蠅之皮鬼神君相操其予奪
以奔走今古傅子不愛之敬之又不喜見之彼復何
所爲而予傅子以取厭薄則傅子雖以得失爲不平
彼之予奪故因傅子之喜怒而平矣傅子喜交方外
方外貧賤數也日談人即人至夜談鬼即鬼至交遊
喜貧賤即貧賤至亡足怪者方外所營僅二時粥飯
不托鉢則人不與或有與者必以爲有緣
一食無多亦必愛粥飯而後戞志於托鉢或
有見粥飯而厭且薄之則其人病必甚矣非然則將

病矣非然則終其身爲薄福而艱食者矣方內之富
貴方外之粥飯何以異然則傅子無曰我能親方外
而疏富貴人傅子所以讀書應舉本不爲求貧賤則
於鬼神君相所操以奔走今古者愛之敬之而後與
其本念相符也使傅子極窺科登天府一旦富貴必
不辭寖有親戚如傅子者不喜見傅子傅子必不屢
踵門而求見更有出入於傅子之門者傅子必聽其
出入樂與之言而不之拒傅子亦必不能棄公朝毀
公署託於蕭寺與一衲孤燈相對而報政則傅子所
喜所不喜皆爲境轉不與其本念相符傅子井不喜

富貴特以不才而富貴爲不平天下之人
富貴者少貧賤者多才者少不才者多富貴者一時
才者千百世千百世者少一時者多傅子既得其最
少者不私幸甚而以才而貧賤爲介介則傅子視才
太輕視富貴太重卽所謂不喜見富貴者又與其本
念不相符也置富貴於此傅子若以人得之而不喜
必有己得之而乃喜者未得富貴而喜交方外必有
得富貴而不喜交方外者則方外與富貴之人祇以
供傅子一念之喜怒皆與本念不相符也吾非與傅
子辯且使傅子展轉推窮得其本念則一切不平無

不平者事之最不平乞兒到門殘杯冷炙而止奉貴
客寵水陸徵歌選伶僎揖之上坐惟恐不得當也揖
乞兒於上坐以殘杯冷炙奉貴客名曰顛倒秉權席
勢有所挾持納以千萬計時日惴惴不敢後一介之
士投刺或不得見見而賜以府金十數輒有德色至
不平之事生於至平之理客有持佳紙屬予書爲具
佳筆墨其惡者不擇而應之或疑分別予曰此彼佳
彼惡所自爲報地予何與焉紙與筆墨三無分別人
心爲之分別若有一定不可易者佳以還佳惡以還
惡見爲分別當當者緣耳惡紙得佳筆墨不才而富

貴佳紙而惡筆墨才而貧賤見爲分別不當不當亦緣耳筆墨自惡紙元自佳筆墨自佳紙元自惡亦有以佳筆墨書佳紙而字不佳以惡筆墨書惡紙而字佳復有一一俱佳而不傳一一俱不佳而傳者適然相遭而有當緣不當之緣緣自當不當吾非當不當分別從緣緣不從分別今以分別爲不當而欲當之又以當不當爲不齊而欲齊之卽以齊當不當爲不平而欲平之至平之理消於至不平之心故曰以不齊齊不齊齊乃不齊以不平平不平不平乃平此達人所爲視如幻行如夢聽如響趨如陽燄攬如空華涉境忘心而無復繫情於一物者歟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說

徧行道者讀宣明倫使君康言揜卷而歎曰嗚呼天下豈有不可爲之事哉顧力行何如耳世之君子當行未行輒云量力力豈可量哉旣量矣當行不行輒云力不及力豈有不及哉一諉之地再諉之時於是天下無可爲之事幷無能爲之人矣南康于江右爲下郡土瘠而民貧使君自通守假符及眞拜歲洊饑大盜蝟起至破郡城盤踞屬邑援剿兵四集供億日不暇給此以不可爲之地逢不可爲之時者也使君

出方畧散其黨殲厥渠魁生全此一方氓凡賑荒修學築紫陽隄新公署土木無不興金穀之數無日不出蓋舉贏在新詘之時于故詘之地使君曰驚巢未復果腹無從予以是衣食之招徠奠安之耳李及守邊建百尺浮圖蜚語達禁中眞宗遣按之曰講和無備臣以登塔爲望樓也范仲淹治杭歲大祲下令僧寺各効莊嚴躬爲倡率富者出財貧者得食其力四境晏然物議沸騰不之恤然則非圓機之士不可與談力行使君於所力行不謀諸上官事成報聞而已惟白鹿書院乃有申請蓋其職在學使者不可以

侵官而失讓善之禮也江右漕皆自南而北南康溯流至洪自北而南兌運赴通復自南而北使君倅郡督漕殆別白言之上官韙其議數百年來數有賢守無一人中其窾綮其撫剿修江斷自獨見不請客兵以滋擾皆通識所照明能生膽故言之辯行之敏膽復生明故行可法言可述嗚呼天下豈有不可爲之地不可爲之時哉彼見義不爲既諉之力至於力無可諉或曰吾幾欲爲之上官不吾與也此之謂不誠使君積其誠發其識應機以竭其力事無齟齬而難成者上官亦未嘗扞格而難入然則天下無不可爲

之事亦豈有不可與共事之人哉予故以治郡若倫使君可風也爲作此說以告天下後世之司牧者

聖學說爲劉子安贈別

治道之汙隆繫於學術之邪正是故取舍之極不可以不定也古之學一言以蔽之曰明明德於天下而已明德者己與物之所共有也己不能明無以成己物不能明無以成物蓋以相成爲業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不以獨明爲功物雖至愚不肖其知覺與聖人同同明未明非無知覺同明已明非別有知覺此直同行而僅後耳不可藐其後而目爲不同行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夫成己者知也而謂之仁蓋不成己則失成物之用卽加之以不仁之罪而無可辭成物仁也而謂之知蓋不成物則失成己之體卽加以不知之罪而無可辭知與仁同出而異名皆吾性本有之德內而已外而物成己而聖成物而王卽吾性本無不合之道時而措之無不得其宜知之盡仁之至明之極矣若乃時至而不能措措而不得其宜則必有物以蔽之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約之國國約之家家約之身身之心心之意意之知毋進愈約毋約愈進致知在格物

豈從事於外哉鏡至明也垢之則不明日月至明也爲煙雲塵霧之所障則不明水至明也不淸則不明火至明也空則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虛中而無物故能合至明之體以發其全用始於空空終於空空今所爲物者中人以下物於嗜欲中人以上物於意見物於意見者世所號爲君子物於嗜欲世所號爲小人及其措諸天下各失其宜同歸於亂則君子之害無以異於小人是尚可以不格耶格之也者克之也克之也者化之也格之盡則物盡矣物盡則知至而善至德至亦道至修其德行其道還其至善得究竟地而世之學者未之或知取舍之極不定發軔一誤懸車難挽此非後覺者之過而先覺之過也譬之已升四達之衢聽人之膠葛於荊棘坎窞不引手而令之出則於心宜有所不安也孔子嘗以身爲之則矣十五志學學非止至善耶志非以其所知決其所行者耶立也者有定也不惑靜也知天命則安矣耳順故能慮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爲眞得蓋時而措之各得其宜取道於性之本明而有餘非從事於外也格物而後能成物猶之乎克己而後能成己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下之物莫大乎己惟有己故痾嗜欲惟有己故執意見天下之己莫大乎物物莫不有己故各痾嗜欲己莫不有物故各執意見然則格物者克我之己己之物盡而明明德於天下者至矣嗚呼大賢以下有物則無知大賢以上有知卽有物自非適還其空空之初深造於無知之域豈足語格致之理哉子安劉大夫於乙卯初夏奉尊人中丞公靈車北歸中丞與予相切劘於自性之學者也予得數見子安天資惠敏器量恂大得中丞公體仁用知之遺行將服闋登皇路以對揚休命有治天下之責焉治天下而不本諸學術雖爲君子亦足以亂天下故弼君德弘相業不可不刻心於格物乃爲推明聖學之淵源欲子安定取舍之極一以貫之始終不離於自性亦昉貧者贈言之義藉手以報中丞公願子安擴充其家學云

雪巖說爲李仁化壽序

出世二十有六年住丹霞十四年而得一清白吏若是乎清白吏之少且難歟曰自古而少且難之矣儒者親民之宗推本於中都相不專以清白著清白聖心常然耳仲由爲蒲言偃爲武城宓不齊巫馬期爲

單父亦不專以清白著清白賢人之心之常然耳世衰道微始貴有清白吏以少且難爲貴蓋人心之變也吾法有與取有不與取有不與而取謂之盜吏惟與取取爲其取而後與不與則鞭撲隨之卽與取非與取楊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以四知不成暮夜今日萬民知上官知以六知而成白晝觀察使宴客攝民引舟何易于腰笏自引之曰方春民疾耕不暇令閙宜代觀察使與客棄舟策馬而去今者幸有力役上下啜汁相視而笑古之人梁懸魚圃瘞鹿今朝夕所須諸里正飲民脂脂之讒而食其憲乃者泰安李公

雪巖來仁化盡革敝政始永嘉薛讀書啜黃蘆風味猶故民爭目之曰清白吏清白之吏鎪刻自處見事風生公本之惇大田疇鱗如市廛糞如入其境如未始有吏者公未始以清白自著此儒者親民之宗也于昔守臨清兵巡使者丘公語于廳邑令吏能仁治行絕異當是時山東赤地數千里其所治獨有秋五色甘露降其庭樹夫以一人能使數千里害氣不敢犯轉灾爲祥則以造命屬之君相非矣造命或一家或一國或一天下權位有廣狹心力無高卑法華云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非雪巖卽雪

巖義也丹霞之山有雪巖焉予嘗私取以自託雪非巖體而巖有雪名物之質至清色之至白莫過乎雪稟氣之至寒被於下土螟蝗不作麥禾大有人之心五欲爲其螟蝗百行爲其麥禾此非至寒無繇還其本來之至淨即羣趨於熟爛故況之以火宅文殊師利爲諸佛不動智自然智無師智究竟至於一切智居清涼之山拔衆生於火宅與以清涼清涼之山不出於火宅公未涖仁化泰安有雪巖予已住丹霞即武林有雪巖及其下車而丹霞之雪巖與泰安成一合相即武林之雪巖求一合相不可得非清涼之山

即清涼之山義也一切人心無不有清涼之山仁化之人之清涼在雪巖懷抱雪巖之清涼在宦海風波酬酢奔走於百孔千瘡狐鼠豺狼之所縱橫嚌噉險踰火宅公以一心之雪巖散爲一邑之清涼之山不出宦海風波之內非此土安隱即此土安隱義也予託公此土安隱中見此土安隱之義順民情而目爲清白吏公不專以清白自著亦曰清白公之心之常然耳常然者無造之命爲一心有命而待造爲一切心而一切造皆歸於無造無雜無壞至大至久非稱壽即稱壽義也

辟地說

聞諸仲尼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故曰作者七人矣有辟色辟言而不必辟地者有辟地而不待辟色辟言者若夫辟色辟言而必至於辟地則宦海爲多幾有遲速之殊遇有隱顯之別勢有夷險之分則先擇後辟先辟後擇其事亦有所不可已也歲丁巳春或傳通府池公量移海南知崖州者予未之信謂公有賢聲久需次且奉加級例不應平轉未幾僧從郡城歸具言公治行有日予曰此非遷官蓋辟地也公判韶餘十年潔修慈令得士民歡心一攝仁化再攝樂昌誦德彌甚然孤立行一意所閱僚友皆落落寡合其庭可羅雀也公亦有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之歎度無以通要路結殷勤取殊擢卽不復以屬府爲卑渡海爲遠豈其有所擇而爲之闢可辟之塗以待辟者之自擇古或見廣今爲見狹以言則鮮正誼之謀以色則鮮善氣之養以地則鮮樂土之卜先擇後辟先辟後擇皆不能辭遠而諱卑其當大易乾之上九耶夫貴而無位卽以無位爲貴高而無民卽以無民爲高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卽以無輔爲賢動而有悔亦卽以有悔爲動蓋乾動而之夫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夬決也剛決柔也剛不可長化而爲柔以聽剛之決已亦乘其決而去之是故翻然退舉以示神龍之變化亢其位也悔其時也動其用也用所以善吾亢也而或以有悔爲忌動爲尤豈非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耶夫乾龍德也六爻之動龍德之用也德莫大乎用用莫大乎柔首者諸陽之會而剛之極也用九者每變而之柔柔不見剛龍不見首然則動而有悔其柔之至深用之至密者耶是行也公不以屬府爲卑渡海爲遠先擇後辟先辟後擇事無定而定於事之不可已不妨遞辟地之實而表遷官之名卽辟世之道愚過半矣予乃遞遷官之名而表辟地之實其猶有亢之相動與悔之見也夫

月愛三昧說

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佛嘗以一慈攝之菩薩卽能以上樂等與上怨得名爲慈不名大慈蓋以分別未盡成之甚難也昔阿闍世王身造七遮之二耆婆勸令見佛猶豫未果頻婆娑羅出聲空中而切諭之爾時佛入月愛三昧放光襲體惡瘡立愈生決定心頻婆娑羅忘其子之爲逆更爲善友故是愛子之習惟佛

無習是故菩薩修慈得極愛一子之地行在無緣大哉慈乎予法弟樂說大師天懷和易見人有善如己有得見人有不善如己有失所爲諄諄教誡務盡誠懇一出於愛人之至惟恐傷其情人卽不悛勤求方便無少退息其密行如是予性褊激不能容物亦嘗學爲容而不能容之習輒發之俄頃不能容者旣已成怨容者亦復生疑怨者怨其不慈疑者疑其不捨此予之過非人之過也師深入最上乘禪博綜經律融洽無礙天然老人鄭重付託在大衆中澹然無所崖異而卽之者必親親之者必信豈非自處處人表裏洞達無一毫髮之可疑故耶月之爲體能使衆生熱惱一切淸涼日有時而得畏月無時而失愛何也月雖至明未嘗以赫赫之威使人增畏師具大知見而泯其作用而泯其作用自名其堂曰月愛蓋欲入佛三昧得菩薩極愛一子之地故以一慈攝四無量心以四無量心行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能與衆生壽四無量心卽自性壽六波羅蜜則其用四無量心則其體與衆生壽爲因自性壽爲果慈與捨互爲體互爲用互爲因互爲果則極愛一子地與空平等地亦同一攝亦同一行然則菩薩能以上樂等

與上怨而不得名大慈者分別未盡則一毫髮有未捨未捨則不慈一毫髮有未慈未慈則未捨捨中無習慈中無緣得空平等地者不見有怨親中人乃至不見陰界諸入衆生壽命彼頻婆娑羅以一子爲一子猶謂之未忘怨未忘親宜大慈之名非入月愛者未易稱可耳今歲在丁巳仲春十有九日爲觀世音菩薩示生之辰卽師示生爲擬是說相慶一慈攝四無量一捨亦攝四無量一悲復攝四無量則可以一喜更攝四無量亏且奉師密行以爲模楷不敢雁行相畜其一切衆生喜見菩薩乎

負心說贈虞紹遠

世有求不負心而不可得者吾未聞其語而見其人則澹歸是也澹歸初爲金道隱時娶於方其外母出自虞氏虞之兄有立蒸翁與道隱厚復爲其子季憲結兒女親道隱長子世鎬其愛壻也道隱故寒士丙子登賢書卽丐公車之資於立蒸庚辰成進士京邸百費復取給焉既筮仕不能脂膏自潤居鄉亦不問家人產于是所貸積千餘金鼎革之際道隱執不仕之義屬有私憾於二家者稱道隱舉兵誣季憲助餉季憲幾死獄戶事雖白而家已破道隱轉徙閩粵江

楚從永曆庚寅掇大禍亦幾死獄戶道隱自念棄祖宗墳墓棄兄弟棄妻子間關故國一無所成而受盜賊惡人極刑倘萬一有生即以殘骸供三寶耳俄得編戍清浪衛抵桂林路阻乃削髮爲僧至廣州參天然和尚康熙壬寅開丹霞戊午請藏嘉興距乙酉去故里三十四年虞子紹遠來見蓋立蒸之孫季憲之子也貧甚殆不能糊口持舊券五紙計七百金見還予語紹遠子稍能自活吾以子高誼迴向福田可不置謝今子或不能自活吾豈能即安憶吾當年詔獄瀕死發願出家尚不顧祖宗墳墓兄弟妻子何暇計

及所負之債吾義不借法門爲負債地然以三寶物償俗逋破盜戒與者有罪受者不祥惟衣鉢所餘爲己物庶幾無礙吾性不喜蓄積孑然一身四顧無可償者即應還俗更營生計吾今年已六十五持金道隱舊銜出不可援投誠之例得官故鄉無一椽田無一畝無本領爲商無力傭工則還俗亦未能償即不應還俗以吾數十年修行一言一行之善可迴向者悉以迴向虞氏祖孫父子福田吾佛祖龍天所共證明但恐世人不易信耳紹遠食貧而能見諒不欲失三世交情且信有迴向功德之理即此一念具足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淨解脫之因成就福德智慧之果更無毫髮可疑吾若因此置紹遠於無事甲中義亦不能即安但空鉢之顛倒衰年之拮据落日停車寸絲絞水聊盡吾心不如紹遠自性清淨解脫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展臂無難操契而取之直截簡易耳嗚呼人豈有求負心者至于求不負心而不可得在澹歸籌度已窮即金道隱亦豈夢想所到況立蒸翁與季憲當時綢繆之雅無不期保百年龜爲卜策爲蓍又豈豫知有今日哉雖然吾於紹遠實滋愧矣因掇筆而爲之記後之攬者或有感於國破家亡死心學道無兩全之勢而有獨屈之情如此也

兼山說爲查勉齋給諫題額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止而獲身如睡被魘行而見人如眚生暈止不見行行不見止止不見止行不見行一見即離名曰出位查子勉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小築如圃非以爲高前無推者後無挽者中無住者故未嘗動而未嘗有不動此兼山之體也殊塗百慮不妨錦上鋪花一致同歸切忌眼中著屑

一切非天說題徐節母李太君誌傳後

天下無不可造心力有強弱而從違異應一切非天觀於慈節徐母李大君益信當鎮南公之歿太君召族黨釀酒而誓假我四十年必爲夫子葬父母以全子道鞠子以全父道育諸孫以全祖道其後無一言不讐者太君自造其命以造徐氏兩世之命立取於一時數語定耳或謂君相造命一切人皆可造命何必君相哉雖然同一命也李太君造王太君疑於不造何也吾法一受菩薩心地戒再發願又再發誓王太君譬之受戒而未發願與誓者李太君既受戒更發願與誓則心力之強弱分矣同一心也發不發強與弱復從乎緣王太君一爲未亡人守身則守耳撫孤則撫耳涉緣不深見其事亦不甚重李太君爲未亡人女爲未亡人婦已而身爲未亡人父早夭勇早夫早夭賭人生之至脆家道至危涉緣既深見其事至重則所發之心至強同一強封股露禱不得於其夫一時數語而得於其身與其子若孫何也鎮南公之玆業已定太君之子孫生業未定也且其夫未夭所涉之緣亦未盡既夭矣此十月遺孤復何有生愈脆家愈危則事愈重心愈發而愈強愈強愈發故曰法不孤起從緣而起同一緣也又

觀乎其根下根者緣强而心弱緣弱心亦弱中根者緣强則心弱緣弱而心强上根者緣弱而心强緣强則心更强根亦王太君所同緣則李太君所獨也身世非身世心者其身世一時數語太君之身世定矣一子定兩孫定四十年之算定鎮南公之夢也太君之去也皆此心之影現於身世之始落於身世之終見爲無言不讐言者我讐者亦我豈有從旁從上下執其言錙銖規畫而讐之者哉不得已而名之曰天可也諉之於天不可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始可以言天矣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降者天作者人也不作者人之過作而悞者人之過作而不應天之過應而悞亦天之過此其家再世囏貞而不降之祥則天有過況若李太君以其强心而造命然則所謂天者謹守人心之範圍分寸而不敢越而世之人復曰某也或從某也或違則盍反而問其心之强弱矣

守口如瓶說贈吳瓶菴

古之人有不言言必有事事有理理有象守口如瓶者言也守口事也口之所以守所以守其口理也瓶其象也守之事有內有外外不爲物所干內不爲習

所漫其入有度其出有數此守法也外之五塵色聲香味觸也內之五根眼耳鼻舌身也皆有習漫皆有物干而所守在口何也眼耳鼻身入數雖多出數少而鈍也口之入在味味僅敗愚口之出在言言足以敗智也守之道外不動於味內不動於氣與義也其取象於瓶何也瓶之爲用有汲有貯有施其爲體修腹環口而細頸所以受綆也口敗則不受綆不可以呺然之腹汲也貯有水有漿有酒其口不密不潔者犯之必敗也貯久而不施亦敗也施於所受復有大小小者注短大者注長惠其口則散漫狼戾而多寡無節也修身者亦然口與腹商無過不及以善其入也汲之深取之盈則身不可不下也必有以引之有以受之腹修於口所以受頸細於口所以引也皆藉口以爲樞機是學問之方也入而藏有采集之義貴在潔府或蓋或塞或以封無汙無雜以善其中也其施之也無驕無吝因人因時而爲斟爲酌也亦有施之口修且小干受之之口所以善其出也皆口之用守之能也吳子雨岑蓋有道之士易而稱瓶菴其指在愼言諸君子所以發其蘊亦盡之乎言何也吳子已免於外物之干矣懼其或中於智者之患也賊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者守之易賊在內者守之難愚之患顯而其見智之患隱而不自知所以守其施者非局於言也吳子又慮其滿而溢也則所以守其汲與貯亦非局於味也凡有愛皆味也小人之味在利君子之味在義味者貪也爲物所干習是用漫執我而不虛者也吾心之體虛其用無不出乎虛入乎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竭吾子取以自命而不竭將竭復注將滿復酌一觖之用四海水而不窮口之所以守日新之德也吳子亦非謙也人於天地之間眇然一觖也履而入而身心安也其可以觖乎其能用也觀觖之象三才育萬物無大無小貫一切事未有不兼言內外者理如是故也至於決塵修口亦環頸亦細守其出至於意根則專言內矣兼五塵而爲法塵兼五根而爲意根則其所防亦兼言內外也前五識外賊也六識內賊也無外賊則內不出無內賊則外不入防城者絕內賊則外無能爲雖專言內可也五塵之入數皆鈍五根口之用獨利出數多皆以意爲之王防意者守口之要也則專言內可也吳子所以修身而進

德者審於是予交於吳子知其審於是爲卽象以著理卽理以著其事庶有當於吳子之指也

敬與說贈翁康飴

翁子康飴訪予半塘未幾餽畫扇湖綿焉予與康飴交淺卽不予餽未爲失也可以與可以無與與與傷惠予不避傷廉而受之何居與之途有四有敬而與之有畏而與之有憐而與之今之世無敬與要路有氣力能生死榮辱人則與之惟懼其不重且多也其與之也至敬不謂之敬以爲此畏之所積也道德文章稱老成人古之所敬漢落不合於時則

敬不存焉或有求必副酌損益從其寡與輕稍可以已卽已故曰畏有敬無畏有敬妻妾子女所私嫟愛而與之至以身殉愛中有憐貧病多難忽動其惻隱或憐而與之憐中或無愛與之途有四今也惟二康飴之與其猶存於敬也夫以予漢落不合於時既無足畏猶不近愛劣不墮憐道德文章稱老成人非予所自處康飴以予爲庶幾三者之遺風乎則康飴故有敬而與之之遺風也敬有所申則畏與愛有所詘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不能使之降色蛾眉善妬狐媚工讒不能使之醉心則浩然之氣可以塞天地貫

古今矣予故不避傷廉以成康飴之敬康飴之敬成推而放之不重外不輕內不溺於嗜欲不屈於威武立朝濟世樹立非常豈特無傷惠之疑予亦未始有傷廉之過也若夫憐中無愛寧復有敬惟吾法門大士發同體之悲於一切衆生尊重如佛卽利樂徧四海不自以爲功能福德如虛空無由測其數量彼權衡於取與間銖兩尺寸於其無爽方斯眇矣如來所尚二田一曰敬一曰悲畏與愛不存焉此物此志也夫

擊鐘說寄汪魚令

寓壽聖半載應荅文字頗多客問予所獲潤筆故不寂寂耶予笑曰此禮非吾敢講久矣魚朝恩鑄大鐘於章敬寺集朝貴每一擊注十萬緡客未有過十擊者有人至二十擊始已此非注鐘蓋注魚也吾亦如鐘不幸而懸破落寺過者皆得擊之牧羊兒至投以瓦石鏗然作聲一笑而去君豈能問有無多寡於此際耶昔之人爲父母請文必備物以將敬蓋不敢薄於其親今率不然知禮者來請有一拜旣得文來謝有一拜拜無受法或有餽以別名致豈宜責實執古誼而繩之輒揶揄以爲市道夫治國之文重

亂國之文輕貴人之體賤騖末者其情浮惇本者其情摯家法整則禮盛世澤淺則禮衰事有固然亡足怪者客唯唯而退雖然中書君老且禿不任吾用況善病以文字相嬲疲薾欲臥其如鐘之不能拒擊何惟汪子魚令無一字之索然吾來有餽去有瞻使皆如是則老人可以佚居而無患矣吾於是有歎焉因客之問荅而及汪子之厚也系以絕句

赤體重圍戰老兵寸絲不任攬滄溟人間都似汪魚令倒載干戈定太平怪哉今日破落寺裏鐘不擊自鳴若在魚朝恩名下稱牀獻瑞又湧出一大寶藏矣

鄭漢中高士募田說

庾征西以錢千萬爲戴安道起宅安道有盛名月犯少微安道不欣而謝敷欣於是有吳中高士求欣不得之詣征西不爲敷起宅又不爲敷造墳豈非失卻一隻眼然安道不絕於世而征西之風遂無繼者此鄭漢中之田不得不出於募也募之法出吾儕家與道家或謂漢中攙行奪市二疏請老漢太子賜黃金五十觔上亦賜三十觔賀知章請老唐玄宗餞以詩流至於宋之君好以詩字爲恩寵間舉隱逸僅賜粟帛或爲其所居題額稱盛事矣人情紙半張具窮秀

才活計卻被官家攙行奪市吾僧家道家活計爭得不被漢中占卻也昔有鞭驢赴闕應不求聞達科者邇來孝弟力田竟成絕響今當請諸貴人復此一科以漢中爲首舉何者無田可耕而至於募可謂盡力矣田在墓前又是廬墓一大證據可謂盡孝此科復則漢中有頓放有措置當無攙行奪市之嫌僧還僧道還道秀才還秀才官家還官家人情紙半張先從唐玄宗追論務使漢家制度永永遵守更須奏聞上帝不許月犯少微拚命作高士謝敷既已無端又累戴安道削色幷使庾征西退心皆山林中大不便事

卽病是藥說贈林定遠

一事至非具朗識不能通理非具辨才不能達情世之人如面牆不則立一隅伏卑徑而仰視與三方俱闇也有所陳說節間未中首尾失勢蹄涔投石動濁靜膠使黃河到海凡可以礙吾流輕重巨細無不摧蕩蓋識以發其才才以行其識此宜相兼亦有不能相兼者林子定遠雲間用世士也環堵蕭然親串之以事謀者踵相錯其料事如登峯遠矚旁側立盡如遊刃於節間或累日多人解紛不可得少以數語多則百千語波瀾橫從人之情與我之理浹洽而一歸

於正然而定遠病痰喘每陰風晦雨一發至不能就
枕婁妻未有子不復娶愛定遠者謂有此病必有此
藥予曰此病卽此藥矣奚其藥今夫盜賊虎狼之所
出入挾弓刀結伴黨而行不則避他道去女色之爲
物慘於五兵烈於百毒日殺人而甘心就之不得又
從而思之比於思歐刀思飲酖爭笑爲狂而不知自
笑何也且使一病雖瘳變症雜出七方十劑兼投生
於此死於彼定遠以一病當一藥消四百四病卽一
病盡定遠之七方十劑奚其病雖然定遠窮定遠天
才淵秀益之以學詩古文詞逸出流輩縱不俯首文

戰若諸昆辟大吏記室足以分餘潤自立定遠又以
病不爲定遠窮定遠益病夫記室不能自王藥而代
人病王人賢可以陰行德不賢不長惡不逢其惡與
其子弟賓客家奴稍崖異計日月給館穀一揖出矣
屈意爲之啜其汁同其病不可復藥卽定遠之窮猶
夫定遠之病之爲藥也定遠名家子席世業衣食可
有餘以銜國卹不負祖父志忍而窮於此病復成之
歸潔其身定遠之藥卽定遠之勿藥也設定遠擁妻
子踞田庫支柱門戶酒色之梏財勢之痼利害得失
之憂蔽其靈臺親串以事謀不克全心徧照非然者

有內顧非然有外虞非然有所奪於在牀在旁慷慨言而不敢囁嚅言人不之聽雖有辯才若避他道以去去而爲別用識日以闇行日以汙定遠之變症方且雜出若然必置定遠於無用之地而終耳孫臏坐輜車中爲計謀使齊橫行天下世有用定遠者彎弓躍馬則已病矣坐而算事勝無病者百倍陰風晦雨隱几而呻唫其智溢於囊表且移定遠之病爲一切人之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一切人無病一切人勿藥定遠之病定遠所宜爲天下之大醫王也可以藥治病可以病治藥可以病治病可以病治無病古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玅於醫有用藥矣無用病者此岐黃不收而吾法所繇獨絕也

積而能散說贈謝楚畹

己未冬十一月病癖下謝子楚畹過而問焉曰是濕熱積於膀胱也其證小腹急痛先服六一散次出末藥二方寸匕投之良愈甚哉積之爲害乎雖然善不積不足成名惡不積不足滅身積何害害於不善耳物之不善莫甚乎財積惡者多積財散財多積善則惡以積而成善又以散而積也金剛般若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故曰東方虛空不可思量南西北

方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今欲積幾虛空爲東方虛空積幾虛空爲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以何法取於何方置雖有神聖無從下手則積者會著所妄有貪著者虛空所本無善與惡俱不受矣謝子家財曩可四十萬自革運來盡散之今遂無立錐地倘所謂積而能散識妙於虛空者歟人之心卽如虛空而不得云虛空卽心虛空非心虛空無知無虛空之量心卽心亦不得云虛空無知無虛空之量心有知亦無心量有知無知俱無相故執塗之人問曰知作何相拭瞥楊眷而視之不可見也而不得云無見執塗之人問曰見作何相拭瞥楊眷而視之亦不可見而不得云無知有相無相俱如虛空故故楞嚴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不能及一落於見卽不落於見前見離後見後見離後見後見不能及前見後見幷不能及後見無論前後見當見卽離當見卽不能及故譬之火之燄前燄離後燄後燄後燄復離後燄後燄燄不能及前燄後燄燄不能及後燄無論前後燄當燄卽離當燄卽不能及故見如是聞亦然聞見如是聲色亦然盡十方三世無非虛空積者無下手處散者無下手處則藥與病俱息矣謝子

抱君父之痛以忠孝自矢蓋曰積而無盈於心不安散而有濟於事而心安此其因不同於虛空然謝子曰吾聞雲棲之言而信夫雲棲者吾法淨土一門也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佛土本淨以心不淨見土不淨虛空故淨不積故如虛空由謝子積而能散之心推而窮之所積不可得即能散者不可得所痛之相不可得能抱之相不可得窮於無可推而謝子之心如虛空者出矣此太虛空積塵垢不可得積金玉不可得而謝子忽與雲棲同入極樂世界七寶聚中求其所以散之不可得求其所以積之不可得以爲幻則一切皆有以爲眞則一切皆無非得妙於虛空者不能予以爲謝子贈因以自警焉

順性起用說壽蔡母計孺人八表

一切衆生身中各有母出生智慧福德行願之子一切衆生身中各有子能成就慈悲喜捨難行而行難忍而忍諸波羅蜜以承事其母此吾性之本然不同世間男女世間男女從迷起情從情起業三緣合而母子成吾法亦教以孝蓋卽色身見法身卽世諦入第一義諦悉由緣起雲間蔡子餘煥謁予超果之西來以其母計老孺人八表壽言爲請餘煥嘗留意性

學云每於靜中得忘似合無知之妙予謂此依境而現境非可久於靜得之於動失之皆病耳夫吾性本自靈明活潑本是清淨解脫順性起用千變萬化而無知之妙初未始動豈分心境而二之哉即如計孺人以母德著於蔡氏少而篳門燈操作老而合飴弄孫酬應宗鄰訓飭子婦僕御饑而食倦而眠喜怒哀樂恬然秩然一旦忽然曰此過動矣幽之一室絕視收聽以稱頤養則垂白之母必有失其常者使瞽不聞聲瞽不見色而曰吾母無恙纔一聞聲纔一見色而曰吾母有恙豈非不孝之至耶吾性亦然根塵同源縛脫無二相見無性同於交蘆無故而生心分別作力取捨惡其楞嚴大定之體母不能生子子不能奉母如焦穀芽如石女兒如吞炭爲啞斷頭求活其罪等於弒母古今大孝必如吾佛成道以度其親欲成道者必先見性見性者於一切時奉其母得大隨順得大安樂得大自在受用必不敢一毫造作矯揉以傷吾母之本妙此之謂順性起用亦令儒者視無形聽無聲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皆入正知見大涅槃海餘燄倘有意乎以是爲壽孺人年八十非性八十從此以前有無量恒河沙計孺人合爲一壽同是一

身從此以後有無量恆河沙計孺人合爲一壽同是
一身從此以前以後有無量恆河沙蔡餘煥有無量恆
恆河沙計孺人合爲一壽同是一身從此以前以後
幷其現前一切衆生各各有無量恆河沙計孺人蔡
餘煥一切出生一切承事無不與摩耶夫人釋迦世
尊合爲一壽同是一身法如是故非强爲故

大雅堂如幻說

嗣文傳陳君子采語語澹歸請書大雅堂額幷跋數
言曰此石齋黃先生題贈陳給事大樽者也澹歸唯
唯跋而歸之陳君彥達曰大樽無此堂子采悞也子
采曰大樽有此堂彥達悞耳嗣文數日不見澹歸曰
吾乃疑於欺澹歸澹歸笑曰大樽有此堂則彥達悞
大樽無此堂則子采悞吾兩人猶之鏡與匣歟鏡出
而照主人過其前曰此是某匣觀者曰此非某鏡豈
曰汝是某則照非某則不照耶匣開而鏡出匣豈曰
某若是則開某若非則不開耶鏡與匣無知嗣文與
澹歸即有知受人之語一以傳一以聽過客不能勘
土著之眞僞出世人不能較世間事之有無故而
逆詐留而詰之亦奚取焉且大雅之堂黃山谷書杜

子美兩川詩於石楊素作堂眢州非大樽所創大樽
雲間所共有也子采獨承之雲間不允則子美京兆
產也山谷江右產素蜀產可以公之不知誰何之人
而況子采雖然當山谷之時子美往矣大樽之時山
谷又往子采之時石齋大樽亦往更數十年澹歸嗣
文彥達子采復往未測堂之存亡誰究名之然否名
如幻堂如幻人如幻是非如幻悞與不悞亦如幻黃
面老曰此不足笑黑面此不足瞋彥達子采忽
以二赤面相持而嗣文更出一青面自顧回視澹歸
之面猶蒼蒼耳物或獻狀本不啻痕鏡無改容匣先
變色是澹歸不爲鏡妖而嗣文爲匣怪也噫可以付
之不聞不見矣

貞桂堂說

易稱乾剛坤柔就其分位指其全才陰陽一體非截
然有兩用也陽無柔德則動而不能靜陰無剛德則
靜而不能動天地之化息矣坤用六利永貞貞者持
久之道非至堅且忍非至剛不能諸
不具論六四之豫當雷出地奮而其占曰括囊无咎
无譽四近君大臣之象也通上多疑臨下多妖夫射
侯非有怨於人其羣起而思中之非特不入以難亦

且引人以利故六四之動以一陽爲括囊之具不蘄无咎先蘄无譽一若無所短長使上不疑下不嫉可謂至密予嘗悲夏文愍公以忠掇禍近於負氣而疎然不以懼禍而不敢負氣固豪傑之本色也裔孫山侶屬際式微安貧守道意致渺然不輕交一人不輕與人一言自然有五嶽起於方寸之槩要以自處退而不言進處人遠而不言近此能堅與忍可與行持久之道者矣桂者凌霜不凋味辛而氣烈山侶表之以貞蓋得用六之指凡用九皆用柔用六皆用剛世以天地閉賢人隱謂括囊宜遯而在野不知四之近五而爲大臣也上下不交曰閉君臣之間有陰中之者君子與小人相持於不敗之地以待元化之自復莫尚於密山侶他時標大位值叢姦繩祖武以建格天之勳而不至於掇禍其在此乎

徧行堂續集文之二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傳湧　編

序部

姚嗣昭太守壽序

有虞氏南巡奏樂於皇岡之山韶之郡於是得名自始興別爲郡而後雄韶分則官於雄者思帝德而歌南風亦猶行古之道也有虞氏居姚墟於是得姓苗裔徧海內自耕稼陶漁舉不墜歷山雷澤之遺則官於雄而爲有虞氏之苗裔者歌南風而繩祖武亦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其家之學也南風之詩以解慍阜財爲指歸慍者民氣之鬱而不達者也大利大害惟賦斂與刑罰皆所以竭民之財始於慍而終於竭其財始於竭其財而終於積慍則土崩瓦解之勢成有虞氏所以治天下者治一郡之準繩亦治一身之方藥也人之一身解慍以爲疏衛阜財以爲益榮財阜而榮以充慍解而衛以通則周天之氣行而天閼之塗塞故治一郡而歌南風之詩可以養生可以祈人永國命可以偕斯世斯民而登於上壽也予友姚使君嗣昭簽仕別駕於雄以慈良通敏蜚聲嶺表卽擢以守士民安之若五絃之琴自四千年前發響於皇圖者繞天峯凌水至於今不歇使君爲有虞氏之苗裔官於其祖之時巡而奏樂之郡而生於孟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直南方而合於南風之月令歌南風之詩貽孫謀追祖烈使君之家學於是乎不墜矣使君一爲上官所齮齕羣不逞者奉要指而思中之卒以清白亡驗事得雪使君復蒞雄不念舊惡如大空之被焚割也無鋒痕餘跡之存者曩之上官旋挂吏議行李之出其境遇顛沛周之如受汲引之恩于是四方賢豪長者聞之以爲使君無忝於有虞氏之苗

裔有虞氏少長家難起敬起孝庭闈允若不念有鼻之愆干羽格茲不念有苗之逆其天覆也如是屬者滇池弄兵據楚甸垂五載今天子擴天覆之量一以不念舊惡爲指歸若曰夫令吾民之氣鬱而不達惟賦斂刑罰二者爲中關亦惟良二千石一地爲樞紐其視民如傷屢見於告戒而奉行常不至使君夙夜思所以解民之慍阜民之財而先以不念舊惡爲之鵠仰合大廷咸有一德豈惟良二千石黃霸守潁川治最入爲丞相當是時漢宣察察爲明故下被之功多上格之德少予所爲使君慶益有進於是者人與

位則具矣其望在乘時使君年僅强仕其爲未來之時甚長其乘之也愈久藉令如有虞氏之壽以壽吾民壽吾國勝殘去殺夢醒尼丘誓通鷲嶺則今之扶杖而禱之老僧更爲使君百歲以後之扶杖而頌之老僧聽皇岡之琴音三疊而起舞未覺有兩世也

曲江何明府壽序

古之君子出宰百里未有不家視其邑子視其民者後漸不然下視上如寇讐上視下如草芥至於今極矣民極於困吏極於殘此今之君子所宜用心也心在撫字法在催科心在教化法在刑罰逆之無以自

存順之無以存民或爲之說曰催科不擾卽以催科存撫字刑罰不苛卽以刑罰存敎化雖行乎不得已之途而德比於義盡仁至此亦古之君子所爲擊節也余友何子鳴玉曩爲丹霞兜率檀越領袖諸天余曾貽以護世說蓋仰承慈氏如來之意以斯世斯民囑累云頃來令曲江自曲江至丹霞者皆稱其有家視邑子視民之風曲江南北孔道大兵大役一有徵發吏因緣爲姦其費過倍民力自困鳴玉憫之取足常調而止不以私吾身脫有勢位相臨寧忤其指不以病吾民民爲之歌徧德焉余聞而喜以爲於余護世之說尤有合也今十月四日鳴玉得五十初度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當坤德之數之全易之數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河之圖五與十俱顯洛之書五顯而十隱非無十也地之爲道乘天之五以生而不居其成卽其所成分而爲四以畀水火金木使各得天數之五以自藏申與子得辰而藏寅與午得戌而藏巳與酉得丑而藏亥與卯得未而藏藏者所以爲終終乃有始始以爲生與成大化之造全生則不終全殺則不成水火金木體相生而用相殺相殺而不害其相生者地能以其成數與之其在坤之謙曰含章可貞

無成有終章也者土德之已成也有而不居不惟自
含其章而已使水火金木各含土之章而後可貞不
然則不可貞也全殺則不成全生則不終也故天有
四德以貞爲本人有四德以信爲本歲有四德以土
王於季月爲本土德之所以全則地道之所以大諸
佛菩薩示出於世以生爲德不以殺爲道一切心法
取喻於地能育能載非有二義載其所育育其所載
自取於無成而代水火金木以有終余卽以五十相
乘之數引而伸之爲鳴玉壽蓋始終不離於護世南
天門王爲帝釋臣爲南洲主常以銅柱鎖諸夜叉偶

宥衰老數輩岳瀆之神奔而相告遂復錮之此南天
門王之勇也所以護此洲之民則其仁也鳴玉不私
其身以不病其民不惜作勢位相臨之指非所謂仁
且勇者耶曲江僅東震旦彈丸黑子籍隸南洲南天
門王護此南洲不間於慈氏下生在鳴玉心光中鳴
玉仁且勇在南天門王心光中一切護世諸天與鳴
玉在慈氏如來心光中彼此相印非有大小高下遠
近之殊譬以八卦別爲五行以五行全歸地道以地
道全歸天德以天德散爲六子成變化而行鬼神不
出於坤之謙之一位此一位具有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底於無窮曲江天保之誦聲過梵天亦不出丹霞兜率閣中一聲金磬古之君子之所擊節今之君子之所宜盡心爲復何在余惟以斯世斯民爲鳴玉囑累云爾

仁化李雪巖明府壽序　代

傳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人各有心未有自戕其體者人各有體未有共賊其心者百骸安靈臺適然後能卻疾而臻上壽而未俗之君民常至於自相戕賊其禍皆積於守令以君道全歸天子則爲之臣者灌輸錢穀結斷刑名一若居於君與民之間而已無所與隔膜之視愈遠愈深君德虧而民生瘁臣節敗而國運替夫君子之言壽不專一身寧承乏玉峯日迴環於心體之誼內省不遑乃者仁陽諸父兄不遠數千里介書幣來請曰吾邑屬有天幸獲邀神君凡戴白之叟歷兩朝所見聞司牧以百數無若今雪巖李侯侯操行絕塵奉其身與家以儉爲師一薪蒸之細不取民間時方多故俸入悉捐衣無齊紈室無官燭至無以具觴惟脫粟一盂而窮簷糟糠不及之是懼卒有徵發未嘗以小人之脂膏望君子之腹如大兵度嶺役夫四百金例皆折解侯以地近梅關計

日裹糧往返所費減十之七郡城派修八百餘金亦折解侯上言邑自任之計旬而畢所費減十之八當是時侯方奉檄入秋闈以是謝不往忤大吏意不顧訟者至廷雖婦孺得盡所懷與人言傾悉肺腑樸眞之氣溢於面或嘗以暮夜立斥遣之宵人破膽即金矢之贖鮮有入者其廉潔無私不畏强禦一意爲閭閻祛恤若此吾儕小人所見聞水深火熱一旦熙熙如登春臺誠不自知何福以邀天幸侯每有拂衣之舉吾儕小人不忍不留非以是重爲侯苦願以侯一身之苦成一邑之樂亦不自知何道以報侯德今者

屆懸弧之吉請合萬室之歡心人減一歲爲侯增歲亦猶古之頌億萬斯年之道也予聞之南向再拜稽首曰信若所言仁陽之靈臺適矣君子無所樂得行其志是爲至樂侯以及物爲志所言一準所行一準天鑒下民不容以善事上官相格則疏食飲水侯之至樂故自存也諸父兄之留豈重爲侯苦藉令侯報政得上考入爲天子股肱耳目行使沐浴膏澤徧於四海其任勞任怨蓋有不止是者若以侯一身之苦成一邑之樂未若以四海之樂成侯一身之苦也侯一以及物爲志故將受之而不辭今

而後其無復有拂衣之舉乎仁陽之人人減一歲以增侯歲予且令四海之人人增百年以享侯之年萬物熙熙咸登春臺仁陽以一彈丸囿於其內而不自知卽聖天子恭己無爲之化惟侯是賴故曰惟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心以爲天子體以爲兆民爲之臣者以天子之心爲心以兆民之體爲體則灌輸錢穀結斷刑名皆無隔膜之視君德全臣節著民生豐豫國運靈長豈特侯一人臻壽予請率天下之爲令者法仁陽父母孔邇之歌賡聖朝明良喜起之頌諸父兄藉手以進億萬斯年之觴亦無負矣

劉煥之總戎六袠壽序

友之投分不同有一見漠然不相關者有傾蓋如故者有澹成而久者有易合而離者有聚相歡散而不相思者有思而可忘有思而不能忘者此存乎情入乎性兼乎學也少年俊駃不知生之有涯山之高水之深世事之變幻不可測以爲吾儕欲見則見耳交臂而過轉盼而不相聞終其身而不復聚者不少矣年既老閱事多則欲別而不忍不得不別而思思而不能忘此情也不入乎性兼乎學則不正入乎性兼乎學存乎情則久予以戊午夏將出梅關元誠劉子

這書使邀予話別予辭不往時予年六十五猶有少
年俊駃之氣既出梅關思吾生之有涯山之高水之
深世事之不可測未知吾儕欲見之果可見乎則愾
然而歎臨風而長謠有所不能忘元誠子俊駃胸有
所欲吐不及茹時則霽月光風時則震霆激電予甚
似之近乃稍自鍛鍊不甚發予奉達磨一宗元誠子
方樹尼山之壘以考亭爲後勁而身當前鋒與予角
不肖相下元誠子於友道醇篤氣至豪用心至密節
負之終始以禮予澹然無所能周而然則予與元誠
子情不同學不同性同而又不同其相思而不相忘
何也人故有厚貌而深衷有坦率而不中節有渾渾
噩噩而求一語痛癢次及理有及於理不可以
月光風震霆激電發揮於大空而無所留礙則予與
元誠子不同而同宜其思而不能忘予益以是歎天
下之人之才不易得也今歲元誠子六秦予留滯吳
門衰病日進未能走數千里作十日談也未知相見
之何時相思之不可解解於何地也即以予之思爲
元誠子之壽廣居之燭影海幢之梵音飛來之山光
水色俄而聚俄而散聚而未始有聚散而未始有散

予不在湟溪元誠子不在虎阜一舉目而見而不出於此見而不入於此見非吾兩人之眞相見也歟

傅竹君中丞壽序

上壽於所尊貴有愛有畏有隨愛者其指私而溢畏者屈而反隨者浮沈而各不自知則情至而文不至抑情與文兩不至蓋義所不收也予於數千里外念竹君傅子攬揆遥致頌禱獨出於情之表而以義相取文之不至亦知免矣傅子謫蒼梧當吳三桂之叛陽與之合繇粵西率兵走韶陽出龍南輸誠闕下奉命撫軍規取八桂以趨潰黔或有獻疑傅子逮事永曆今之輸誠得微不類予以明三百年一綫之鼎繫於六詔三桂稱親王猶吾威宗舊封身請纓而戕永曆則明之寇讐耳傅子守慶陽發三桂反謀三桂劾傅子謂爲永曆報仇相怨之口相知之言故傅子所快心頫首傅子論大辟決有日矣今天子不謀諸左右大臣特詔赦之使傅子與三桂合助清之叛逆忘明之仇讐一舉足而兩義皆失於是傅子枕戈待旦以報康熙之恩者報永曆之怨予所爲以義相取者此其一慶陽極邊洊遭兵火不堪賦役傅子竭家財以償三年不克繼乃爲遺黎乞命不得諸督撫請於

朝通政駁之併加劾奏人無不爲傅子危者傅子不顧遽奉俞旨慶陽一郡歡若更生予所爲以義相取者此其二世之司民牧者善事上官以保其官破民之家以保其家殺人以保其身歸過於其君觀慶陽之事則九重之內未嘗不愛民未嘗不從善今天子之知傅子傅子所以報今天子之知豈待活之大辟之後哉三桂非永曆之讐傅子亦不得與之合況永曆之讐哉傅子嘗稱摩利支天威靈或以摩利支天獨愛傅子夫摩利支天以愛衆生故以義取傅子不過如予之取傅子予特無摩利支天之威靈耳豈有

二義哉傅子所至杖仁義以救民水火其在龍南殺所謂沒耳王龍南信豐始興之民戶而尸祝之統客兵能與主相安有膽決能爲人所不敢爲蓋敢於爲義敢於讐不義不敢親於其身爲不義其事尚多予爲取二端爲傅子勉凡爲大臣能結主知則易於自恃多疎忽位尊而事緐則耳目易有不及門下士愈衆則賢不肖易亂皆足致謗爲見嫉者之資常不能永終福祿或致功名不就予所數千里外寄頌禱於傅子非有所私賢傅子之守慶陽單之善王之善也今天子之君道也不與兩朝之叛同其叛傅子之臣

道也以義相取於斯二者畧其細舉其大一歸於善提薩埵之愛衆生摩利支天之天道也

李微京六十壽序

世界既分人天爲貴仙者人之終而天之始也修煉道成爲上帝所召因其器而畀之職則君臣禮緜治明統幽之務劇矣太上有訓行善爲先鍾離權以點金之術授呂巖巖不受曰奈何累五百年以後人權以爲一言而具足三千善善法能持五戒修十善即生天中其先以止觀入繼以願行輔自六欲至四禪示作天王非若仙官籍在臣位故諺有之天上無不識字之仙則好學能文者一得之天上無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仙則立身行道者再得之若操契而取也予遊橋李橋李人爲言李先生微京蓋學仙云微京天才英絕擅場藝苑抗節不仕稟老氏之三寶策其進修植仙之基蓋髣髴嚴固而不拔矣世有入山采藥求不死之道者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此吾性之本然自古至今無一人一物而非長生者豈更求不死哉微京故不區區於鍊形與齊年之老妻教子弄孫不事王侯其所交皆牆東辟世或逃於空谷而不返者則隱君子耳古有白石仙人

不願飛昇曰君臣禮緐治明統幽之務劇也亦謂隱仙微京豈其同流耶微京見蓬萊水淺惻愴於桑田滄海之變使之際平世遵王路出其雄文一戰而覇濟時澤物乃其志所豎立豈屑爲白石仙人則令微京修煉道成上帝見召應命而起不爲隱仙與今日之爲隱君子未始有二道也許旌陽拔宅而上鳴雞吠犬在白雲中黠鼠被斥出腸自洗人或有陽爲安靜陰則鄙穢如鼠之晝伏而夜盜者耶微京亦必斥之於是與其齊年之老妻所謂錢孺人同德而竝升家雞爲鳳家犬爲麟白雲縹渺之際令子平原遙與

予語吾翁以忠孝仁義好學能文爲帝所鑒信如子言天帝釋坐善法堂燒衆名香誦摩訶般若阿修羅率其屬遁入藕絲孔中父子簪筆獻玉階萬壽之頌併得聞摩訶般若見性章句捨此岸登彼岸超越羣仙臣位之上亦不日遂矣

陸話山明府壽序

英雄不能不用其才用才不能無地所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生於境而能用境則惟英雄大如小用小如大用逆即順用順即逆用在境之中出乎境之外時復以跌宕縱橫自喜范少伯從勾踐棲於會稽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逆而用順事大而小視之整暇有餘及其沼吳扁舟
遠引順而用逆屢散千金致千金耕漁措置小而用
之復如經國蓋其才所寄而發不可以或止子房佐
漢功成辟穀從赤松子遊不自窮於大巧以小自晝借
四皓久遯商山忽起爲漢太子定位不以小自晝借
逆而行順非無識者所能知是六子皆仙才也當湖
話山陸先生少有逸羣之目登文場建旗鼓四方作
者從風而靡遘世變思有以見其奇上測天時外度
人事中以奉太夫人退而耕於野用逆以順用大以
小然而干將莫邪氣見於斗牛之分矣鍾會曰叔夜

人中龍也不殺將爲患先生遂中輩語出一綫之生
於九死盡破其家儀舌故在超筆重收捧檄而令汝
川仍於順中得逆汝川故成都極邊兵火之餘積土
爲坐釜在堂炊烟眯目水跡交股蹉跼治簿書大
吏之符健兒之甲馬芻糧子遺之民之賦役手口俱
敝種蔬自給負米待飽彈琴賦詩無戚容無梵慮卽
於逆中還順爲其邑披荆棘闢田疇生聚教訓壹規
久遠復於小中現大人謂先生之才不可測宜益以
自喜然太夫人襄事既終謝疾不出寄其才於治家
居業物產下至盤匜匙箸無不創營新條井井亦於

大中現小予嘗登半雲閣遥望俯窺於萬室塵氛極高曠之觀乃所取裁在湖光山色間一尺一寸此即小中大大中小依境而見才心之同然非先生獨有惟先生獨用耳於是先生年且七十矣精神足於內膚色壯於外兩丈夫子綵衣玉立含飴弄孫復擁少姬抱三歲兒稱地行仙地行仙何足道四皓年八十餘鬚眉皆白衣冠甚偉前爲漢高壽漢高大驚重託之顧戚夫人此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以子房之才在帝左右帝不之忌而目懾此四人此四人既定太子未嘗終客建成侯所蘆中之龍雪中之

鴻信其才之不可測也震澤之莫釐或云即古商山醉李有街至今稱角里先生八十歲時安知不出而圖吾君保吾子孫黎民耶然欲以是盡先生即先生不受英雄必具神仙之骨神仙常示作英雄以發其跌宕縱橫之才至大之事無不小至逆之境無不順至正之理無不遊戲麻姑入蔡經家撒米成丹砂王方平笑曰姑少年吾老矣不復作此狡儈少伯泛五湖子房祠黃石皆以老成人自擅而子房鮮腆倨侮呼四皓撒米比於麻姑之少年四皓亦甘心一見其奇不欲使天下英雄疑其無才幷不欲令後世疑神

仙無用則先生今歲猶是麻姑未按行蓬萊見海水之淺也先生壽量豈可計乎

唐潔菴八袠壽序

予與潔菴唐先生交在癸巳甲午間越二十五年再過毘陵故知凋謝殆盡予亦衰病侵尋而先生壽躋八袠矍鑠如昔不可以不慶也一切人不足一人有餘則慶之予非慶先生之有餘蓋以先生能善用其不足爲可貴也世當減劫物少乘福先生傷心於易代之事歲當貢棄不就予是閉功名之門終身於貧士而僅得此壽則予見夫世之有功名者之多不壽也華封人之祝一曰富一曰壽一曰多男子先生於是歲辭貢即於是歲舉二男子終身於貧士終身一男子而僅得保此壽則參先生對大廷據賢路其化爲異物必已久矣甚矣先生之善用其不足也今夫世之人能用有餘不能用不足且有不能用有餘者不能用有餘則不足大至能用不足則有餘大至先生以富貴爲不義而取一貧士既得義又得壽復得子子得賢則先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亦近利市三倍夫兩有不必易兩無不可易不能而不爲誰與易能之而能不爲而後成其易也則予見先生之才之

足以取富貴而有餘也是以謂之善用其不足也先生介而狹中人有不善必面折之不少假詞色火之性騰上必速水之性亦速然而趨下富與貴世所謂上也貧士下也馬周火也騰富貴而上故不壽先生水也趨貧士故壽抑火以附物而明薪不續則息莊生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自恃者剛恃物則柔是故水爲至剛之德爲乾之嫡子而火爲之妃世之所恃震耀目前一身爲火而以君相之遇爲薪薪欲盡則烈焰中有剳然而長鳴謂之火笑不知其爲啼也啼已而薪不益則漸而息矣此以知恃於外之不可久也夫水起於濫觴微流而希聲前後自續晝夜不舍百折而必趨於海此其可久者取之己而足矣先生亦取之己而足故不采薪於功名之塗研池一滴具有四瀆雨露之施不藉於天溪澗之助不藉於地無己之體日新之用可以終古如一朝則予所謂善用其不足者卽先生所自見其有餘也有餘在內不足在外不美於外之有餘以用其不足則先生內之有餘亦非區區與元會運世較有涯之算此不可以不慶耳

周文山別駕六袠壽序

經以履常權以蹈變不知權亦不足與履常權所以爲經也天下多事如聚大火取士大夫五金而鍛之眞僞純駁立見此中無用權之時亦無能用權之術蓋有百鍊而不變其常者必歸之精金圓覺云既爲金已不復成鑛亦吾性常住不遷之比也予友周子文山官龍城制撫藉其才識爲民所親當孫延齡之叛文武諸吏士無一得自拔者周子外署蒼梧之屬邑奉印潔身而趨端州方是時粵東之政由平南一切遴委視于寵賂有以善地啖周子不應周子有太夫人在堂八十餘矣周子每抗書乞終養制撫每不許及是始得請歸里爲太夫人朝夕承歡溫凊饑飽必敬必戒既而奉諱愼終追遠必誠必信於是周子內問諸子道而子心安外問諸臣道而臣心安此周子所俯仰自喻以爲得其常者也壽爲常義常爲性義忠孝者性之所有不可以忠孝爲性譬之於地松栢經霜而茂蒲柳望秋而零穀則養生毒則害物一聽其所下種故分別不行非無分別一切有分別而分別未嘗行亦譬之衡銖兩什百較然列眉衡無心焉以待之權權亦無心以待之物物輕見輕物重見

重物亦無心以待權衡三無心合而忽有上下其手則狡儈之爲也嗟乎何世之狡儈之多也聚天下多事之火以鍛狡儈之五金烈焰赫然八面俱作儈不能有其狡狡不能有其儈而此常住不遷者挾光質而獨存是故火者權之至威至神者也不得無心之權合於至平之衡甘以其身爲物任狡儈之輕重天下靡靡流而不返必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禍矣何也以行權爲蹈變必借變以弄權相率而趨于狡儈皆不知權之爲大經著也經者常義常者性義性者壽義周子於是直已未春爲六十初度一甲子之終卽一甲子之始始而不終終而不始常道所不收也人生於世歲月日時過現未來電逝水決最爲不常於其中間不能無事事不能無變尤爲不常如權在衡閱無量輕重與物俱變現而不與物俱汨沒者誰爲爲之是不可以悟常住之理耶予故取周子之在粤東西涉變而不失其經者爲壽亦世諦亦非世諦庶道德之交有所仿焉若僅曰無心而任運則未有不至于流者也

張會亭長者七秩壽序

家無貲富位無貴賤數無修短惟以不俗爲得其生

富貴壽考攝魂於阿堵物間埋魄於裙帶終其身不
知文友之好則已入於三惡道矣天上無不識字之
仙至於色界無君臣之繩束無夫婦之鄙褻羣居而
遊行皆以友道相見爲三界中勝流然澹泊少文故
未若人間之樂也吳門張翁會留於己未秋九月得
年七十其同人語予此翁處市廛而好藏書凡名流
至無不結驩花辰月夕尊酒論文折疑領異自少壯
而嗜之至於今不厭庶幾能不俗而得其生者乎舉
天下無玆者惟以得其生爲不虛生舉天下所謂玆
生特來去耳惟以不虛生爲好來爲好去譬之於客

偶然過吳門有時而去吳門之人指數某某可憎某
某可愛可思客不取憎於去後玆不取憎於生前謂
之不俗文者雅之都居友者文之聚也喜藏書而結
驩於名流乃能免俗可以窺其變盡其樂者人而已
矣洞庭女郎求人間書法以爲至難其所邀一無名
措大耳李長吉有名於時帝成白玉樓特召之豈天
上才人亦自不多耶從此去三洲富貴壽考雖勝南
洲而皆樸畧南洲之文推東震旦蓋能窺文之變盡
文之樂則南洲才人不可以不交也交南洲之友翫
南洲之文不美勿利而況三洲況三洲一

龍窟則會畱翁文友之好超越一切信爲得其生矣若東坡所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活得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乃與木石分混沌之寸陰又是畱翁所不取也何也文友之好一日之樂其直一百四十年會畱翁七十歲已得三百五十二萬八千年也

晏迪先鍊師六袠壽序

未有老與孔儒與道合老與孔出而儒道分周之末秦漢之際迄於今道術多岐有流而爲事天者符籙齋醮興焉有流爲立命者吐納服食興焉於是老子清淨自然之理茅塞而逕荒孟子蓋常救之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修身所以立命孟子者孔子之嫡胤亦老子教中撥亂返之正之功宗也予浪跡南海於劉中丞所聞施度師屬臥病未之見越一歲平江之吳君季延張君穎堅以儒見又八歲度夏半塘則度師化去久矣兩君時復相見因曰今之主穹窿者爲晏鍊師迪先云施以才勝晏以德勝施遨遊王公卿士間豪俠蓋一世晏不出戶庭抱神以靜物皆自正施禱祠通幽顯趨者如鶩晏不廢科儀而精誠孚召有出其上鬼神將自聽予聞其說以爲此道家嫡胤又撥亂返之正之功宗也方士談神仙往海上

求不死之藥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藥何名復何形哉不死之藥取之己而具藥之種謂之心惟善用者得之故曰綿綿若存則存其心之本無也心之生謂之性不善用者失之故曰用之不勤則養其性之本有也三彭之仇一貪爲其母不知其本不死外求長生以夭壽貳則禍福貳得喪貳毀譽貳開貪門走惡道破善法無所不至修不敢離身身不敢離心上眞較勘功過嚴密清虛來滓穢去與天爲徒爲帝所重豈吹噓制煉金石草木所能冀其萬一今夫海外三神山隨潮上下帝使六鼇戴之至靜者行於至動之中時有浮沈而不底於陷溺此吾心吾性之本然也山以表智海以表行二鼇戴一兼悲與願如車二輪如鳥二翼無分別智錯於有分別行必以能分別慧揀之挾悲願而發故時有浮沈不底於陷溺彼廼曰諸聖仙人欲免漂蕩震懾之苦訴之上帝帝遣六鼇而命始立則事天之方又益腕而起由於未識一心若識一心則三山吾體大海吾用六鼇吾力上帝吾眞宰人心所同然無一毫髮假於外求者鍊師今歲甲子方周二君索予言爲壽壽者不死之藥之別名耳鍊師取之己而已具寧復藉予添足哉

徐鹿公六十初度序

天下有爲人者無有爲己者無有爲己見不撤則人之情必不周爲人之志必畧力必有所餘而不盡此吾法門大士行度生道所以貴無我也世之豪傑未證無我之體有合於無我之用者無有爲雲間徐子鹿公少而英上以文心俠骨自擅既長際革運於忠孝節烈操觚試劍望氣吹篪之客無不交至爲所累屢集於棘不顧蓋其先文貞公遺業盡廢故居被奪伏處墓屋風雨飄搖東西支柱妻子衣食不給不悔今年已六秦爲人之志終不衰予以天下無忘己者庶幾鹿公足當之也昔張子房以五世相韓破萬金之產快心一擊卒不克未嘗須臾忘立韓卒不能復乃從赤松子遊與黃石俱葬彼豈區區以輔漢自衒夫有爲人之心則智與力如百萬師晝隨旌旗夜隨火鼓無不曾指使聲響荅法門大士亦然智周而益給力盡更出與人則己愈有無我而我無窮用有不全體無不亡鹿公能一內視可以渙然自信其本來雖然猶有辨世間出世間本來一也世間豪傑用以入世即有業出世間豪傑用以出世即無業業者貪與殺之所成也以貪致殺以

殺遂貪雖復忘己爲人亦使所爲之人同趨於陷穽而不能自拔則爲人皆等於殺人自戰國以來殺之禍至秦而極楚漢爭衡肝腦塗地始皇東遊漢高帝觀之曰大丈夫當如是項羽觀之曰彼可取而代也是以貪爲因子房始於爲韓寃之輔漢治辟穀謝人間事復畫策定太子以委四皓於功名無結戀焉卽遊於世間超然出世之士與世間跡交而本不合三毒旣絕其端四誓亦泯其相蓋得無我之體彼子房者未得體而已合其用彼赤松子故無恙也鹿公有子房之志無子房之遇赤松子亦無恙

赤松子亦生於堯之時上爲雨師以澤及天下鹿公與之同生於堯之時不爲雨師澤及天下之道取諸今之爲人之念而足用世之豪傑爲出世間豪傑之用特一轉耳蓋莫先乎絕殺因絕殺因莫先乎得無生得無生莫先乎觀一切生觀一切生非有生以妄因從妄緣行妄法成妄業亂起亂滅如空中華堯舜所讓湯武所爭豎亥步之爲通仲尼語之爲博了無來方寧有去所而世間豪傑迷無我之體執有我之用邀空華以結空果同趨於陷穽而不能自拔此法門大士所不容不遮者也等一金也善用之而增不

善用之而減人之本來不然善用不增不善用之亦不減特一轉耳宋有奴挾其主陰事橫甚張詠假之爲馭出野外斬之而還此鹿公所首肯也法門大士於殺戒有遮有開殺一人足以救一切人弁足以救此一人則殺之殺一切人以救一人或殺一人即不敢殺也世尊爲轉輪王時殺外道之誚大乘者外道將入無間察其往因立起皈信即生天上世尊一殺而予以天之樂天之壽謂之同殺事異殺因得不殺果鹿公果能深究此豈惟今六泰遠而六十劫至無量劫無我體無我用變現而不可測迩照而自足一切衆生與法門大士譬於久而各不自知非鹿公本來自有之壽歟鹿公曰吾未得無我之體予曰子已合無我之用無我之用不求而獲無我之體不獲而無所求也求之即無量劫不可得不求則一刹那未嘗失非鹿公所以自壽其本來者歟

陳階六七泰壽序

人生於世如陳公階六之生於楚州楚州不長有公公不長有楚州當其之官家中無公當其居鄉官中無公當其無則若亡當其有則若存而世以爲實有實無也今庚申孟春廿有一日公登七泰禮宜稱壽

公之壽溯前無始濬後無終以七袠爲公壽薄矣雖然散大地爲微塵卽微塵現大地多未始增少未始減以七袠爲公壽未爲薄也壽者恆而已矣恆者時而已矣波斯匿王曰豈惟年變月遷日化刹那刹那念念不停知從變壞世尊乃以三歲觀河至六十二見無童耄以表性非生滅孔子在川上亦歎逝川川而逝不捨晝夜者何物川而不逝不捨晝夜者復何物觀若不變河亦不變川若逝在川者亦逝而世以爲實有逝實有不逝也公叅藩隴右值大帥應叛造次顛沛皭然不滓安然而出安然而歸此亦公之時而不失其恆者矣一切人皆有安然出安然歸者而以爲實有造次實有顛沛也予與公昔同門莫逆稱酒徒稱狂客稱才人各不相下一朝雨散各懷面目各成面目公於世間安然出安然歸予於出世間安然出安然歸使公爲世外不能使予爲世間不能而同一安然出安然歸世間非世間世外非世外而人以爲實有出實有歸也澹歸者階六之蝴蝶階六澹歸之莊周也當其分時各不相見當其合時各不自見當其自見各不相知當其相見各不相到蝶以是壽周則長周以是壽蝶則短合而爲壽周無周長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蝶短分而爲壽周有蝶短蝶有周長而世以爲實有長實有短也於是千里寓言以爲公壽花間栩栩者老且病矣輕夢方還大覺自復不妨於蘧蘧起處滿引三巡使澹歸亦霑薄醉耳

若千兄七袠壽序

大經云斷未來相續謂之殺然則未來不斷謂之生生謂之壽壽謂之孝壽何以謂之孝也父母以相續爲道其性曰仁天法之立萬世之命聖法之通萬物之理王者法之養萬物之情皆用生而不用殺壽謂之仁仁謂之忠忠謂之孝仁何以謂之忠天生民立之君使其臣分治爲君之臣賊君之民命曰內寇弄兵於潢池以賊其民命曰外寇嗚呼今天下之內寇何其紛紛也民者君所恃以自存敢於讐民是讐其君也幸而不至於叛逆欲其不二心不可得矣故曰仁謂之忠予兄不波道人與予同庚辰榜是歲卽令莆陽其所以子愛其民如一家之利害一身之疾痛疴癢蓋不敢賊君之民以負吾君凡以仁効忠不廉則民力匱不明則民氣鬱不斷則縱姦不勤則失時不和則僨事不信則民無所一視聽措手足故以百善法從一仁以一仁入百善法始稱天下之完人其

攝仙遊也一如莆陽政成奉內召國變作伏田間不敢有二心以負吾君惟我叔父青野翁義方之敎端以直當易簀時猶有命曰若再造可期汝曹酹酒灑墓前以報今且四十年無可報者然持此安貞之節歲時伏臘無忝爾所生故曰忠謂之孝臣道也子道也妻道也地道也一也凡爲人之妻稱未亡人年及六十至七十有司聞諸朝旌其門今也稱未亡人於故國則新國所不旌也朝廷之所不旌者草芥得而旌之道隆則議在上道詘則議在下議在上者則榮於當時議在下者竟於後世吾所以壽吾兄亦猶春秋之事稱天以臨之也爲人臣者分治一方使萬姓之身心樂樂利利相續不斷其名曰忠其用曰仁其體曰孝蓋奉親之訓以報上承君之德以撫下親道也君道也天道也一也乾元稱大坤元稱至爲善之長無一善足以相長雖廣成猶存盤固未往求一日長於兄而有不可得然則不以孝爲壽以壽爲孝又安可得哉

送徐健菴太史赴闕序

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皆許子將所不詣雖然子將特我見未融耳蓋恐出周通之域

遂不窺廣峻之藩可謂自守高士非英雄也古之人有言爲泰山而高不如爲平地而大卽吾法門行菩薩道喻心如地如其含藏一切長養一切持載一切則世出世間成已成物可以識所自處矣健菴先生昔訪予珠江閱二十餘載頃過吳門相見殷重有加先生旣登玉堂兼負公才公望顧於物外陳人衰年多病者護念若是則道廣亦奚慮乎難周也春秋之後王侯卿相爭養士四公子冠其羣蘇子瞻云是天民之秀傑者藉以客處之使不失職暴秦與逐客之令相終始至儒生無一爲用卒亡其國漢初流風遺

俗猶有存者周亞夫決七國之勝獨喜得一劇孟鄭當時以列卿千里置驛除舖如公孫弘亦開東閣容俊賢光武保全功臣致鄧禹等皆閤門養重楚王失道士以曳裾相戒上不好客顧厨俊及標榜於下激爲黨錮魏晉以降此義蕩然惇大者能包荒不能延攬清謹而居高位善避形跡保一己之望實天下無事類以否高養避一旦有急人不知誰用事不知誰謀雖百盧懷愼千石慶何益興亡之數今天下多故先生赴闕蔚然將相之選矣將相者羣材出納之淵府其道宜廣而不宜峻且必有格外之人應格外之

求信陵所從遊或隱賣漿或隱於博或隱於屠嘗
復齊柄惟得市義馮讙平原十九客脫穎於目笑之
毛遂施溢萬人報惟一士亦必具格外之量而後可
用格外之識也龍門自表懸楊見異風裁太整足以
澄清流品繡藻升平不足以救時今何時也余於用
世君子左袒廣而右袒峻聖賢爲體英雄爲用彼高
士者無與焉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能以天下與人乃能爲天下得人能爲天下得人必
能以天下與人易則俱易難則俱難如曰吾爲天下
得人即不必以天下與人何者無物有知
無知有物勢不兩存此理定矣然則非格外之識豈
能擴格外之量下格外之求收格外之應哉先生行
矣予還臣山隱顯殊途衰壯殊色予亦恆以此意作
菩薩行道之助緣往覓人而愧拄杖之短也於贈
言也發之先生曰此吾度內事若無多言

首楞嚴直指序

大覺能仁成道十日即說華嚴以衆生住地煩惱爲
諸佛不動智如將寶位直授凡庸故非二乘之流所
能諦信當時聲聞在坐不見不聞然而最後拈花則
金色頭陀獨得別傳之囑慶喜繼之爲西天二祖雖

登位於刹竿倒卻之時而發悟在擊鐘驗常之際則楞嚴一經又宗門之法印也古今疏此俱擅所長吾師天然昰和尚宴坐丹霞以三月成直指適届示生之期甘露降於叢竹今釋受而伏讀青蓮發筆端之瑞赤珠映意地之光微眹不啻是跡皆剗言言本色不借華詞其不可思議之玅實有與諸家迥絕者彼皆悟門各得然而見量未忘往往以詞害志執藥成病原其所由不過能推非心離塵有性而已夫能推是妄離塵無體此如來語也如來不云性眞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耶眞覺無功根塵何咎

極其轉名不轉體之致未能迷悟併銷而迷悟不銷則常光便隔妄即不存眞復何在當下覺了已落紆回故爲之直示曰非別有一眞在緣慮之先影像之外也若謂分別之心與塵俱滅則無分別晰不與塵俱生各成一物於何立界故爲之直示曰但據其所謂全性者捨分別而更有不知其所謂分別者捨全性而必無也於此不明詎稱圓悟所以破心破目無罪加誅有正有倒將名作實體用上下析見見於現前人法後先失空空於頓覺斷而得顯因緣自然之戲論滋深修乃可成諸佛衆生之分疆愈遠倘能豎

掃同時始信果因俱幻是故法性海中本絕思惟四十九年不說一字若云此謂權此謂實此謂見此謂修此謂圓融此謂行布纔成實法便非了義乃至性覺必明妄爲明覺依經立解寧不較然然於性覺生取心則明能生所無如其與妄俱來於明覺生捨心則所必障明無如其幷眞俱棄遂使覺與所明如來語下二俱有過安知明與無明如來藏中一亦不存故又爲之直示曰覺明不礙性覺之常然性覺豈傷覺明之自異悟理之士亦可以立地冰消矣而每至險崖輒生前卻者蓋聖境不捐故凡情競起也識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惟一乾慧則流轉四生名爲亂想洊登玅覺名爲極果皆是分別不契本然故又爲之直示曰捨亂想必無乾慧亦猶捨乾慧必無極果遂以亂想爲乾慧似有悟迷至於乾慧而回觀亂想悔不安住尚若遜其所不及者然後知迷之不可得也迷不可得悟亦何爲能仁成道之後適還其衆生之初泯法界量現法界身說法界事顯法界理若作聖解即受羣邪縱將寶位直授凡庸亦恐凡庸不應重受彼聲聞在坐不見不聞正與破顏微笑同一玄賞今釋豈能更有思議於吾師不可思議之中耶謹因讀疏之餘隨見隨

拈因月有指非月所取若其全經旨趣則一總論已化爲無縫天衣一切衆生於一原題全現出無見頂相開卷了然無塵不破此即枝中覓本委上求源不妨引而伸之作鈍根之助耳

幽谿別傳唐谿論議合刻敘

四聖六凡同一法界五時四教同一法藏達者未嘗生心分別而小機之士干戈相待此如來所愍也天台以圓頓極則爲教家上乘然自唐迄今或隆或替永明遣使於高麗始成全璧瑯瑯致靭於長水無介殊宗具至公之識方解護持非至高之稟不能負荷

于觀於幽谿別傳唐谿論議不恨今人不見古人殊有古人不見今人之歎也二谿師資道契蓋得電光三昧於初一刹那親見緣生三諦耳此一刹那中人以上之至微即中人以下之至危微而不疑危而不懼全體俱見不出第一念故是下根所難全體俱不見不入第二念要非中根所及以此振起絕學不輕授受不謂之至高不可矣檗巖禪師以宗門爪牙作教乘干橹爲之左右不遺餘力則永明瑯瑯之風可續玄同可復門戶可消不謂之至公亦不可夫有所爲而爲之謂之私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公此儒者之

深論也天下豈有無所爲而爲者哉不爲己卽爲人爲人而不爲己謂之公爲己而不爲人謂之私天下豈有爲人而有損於己而有益於己謂之爲人而有損於己謂之爲人天下豈有爲人而有損於己者哉爲人而有益於己者哉爲人而不爲己者哉爲人而有損於己謂之爲人天下豈有爲人而有損於己者哉爲人而有益於己謂之爲人而不爲己者哉爲人而有損於己謂之爲人而不爲己者哉爲人而有益於己謂之爲人而有損於己者哉爲人而有損於己謂之爲人而有益於

日矣天子特貰其死斗母亦爲陰相於獄中蓋與傅子新相知也天之求人急於人之求天是故十善人多則天喜十善人少則天憂此自天之盛衰所關也正人進則國昌正人退則國亡君之求臣亦急於臣之求君天子之心與斗母不謀而合則傅子之心宜有不介而孚者豈預有所徼幸於萬一哉斗不可不禮以傅子之行行之雖不禮斗母固將佑之不以傅子之行行之雖禮斗斗母其能違道而歆非類之享歟昔南蒯筮叛得坤之六五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有其德則可不然必敗蒯以叛而得柔順中正之占理奪其魄如雷如霆而卒不悟求仙者期於飛昇先務作善上帝之側其無十惡五逆之徒明矣是書與斗數幷行其以太上感應爲指南乎若言數而不言理則黃裳元吉之辭足以悞世之樂爲南蒯者而有餘矣

戈旭寰重刻文昌化書序

尊文昌者一以文德一以武功世亂尚武世治尚文而司命之權貫治亂而恆一以是奔走禱祠則三說者皆失其本矣上帝好生必求端於仁不仁之人卽具文武絕羣之才適以助惡皆有陰禍爲上帝所重

譴君今之時流通化書發文昌之本指意在斯乎萬物芸芸同一法身業力相牽末由自主或化而之天樂盛苦微或化而之人惡道純苦無樂誰爲出苦樂之外者出苦樂且置誰爲入苦樂之中而自主者九十七化徹體相示假於飛鸞不爲典要村媼牧童白之易曉帝豈得已哉小兒狂走呼號無狀使縉紳先生莊坐而歌商頌聲出金石抑北向讀孝經以諭之兒不能解有素所習乳母持果餌操鄉音說乎居嬉笑怒罵之事忽然心開不則稱劉都護怖而止啼呼桓君虔斷瘧此非可較大義深淺優劣取其方便饒益而止兵戈劫起民不聊生瞋業熾然精靈黨盛天籍日耗此帝之憂也戈生光動領袖善士重梓是書其必勤功天厭矣要以勸仁而誡不仁則神武不殺修文以來造命之權斷在人心帝特鑒觀而分別之豈能上下其手則讀之者不徒騰說行之者不徒爲己庶幾善承帝意也已

徐開臣曆書序

內而聖外而王治天治地治人一以貫之耳今之學治人之法十不得二四治天之法幾絕矣治曆者治天之先務也舜在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實明其理實見諸事而後謂之在豈委空器于術家推測已耶弟令羲和世守其職後嗣忽焉威侮五行怠棄三政致煩夏后氏之討而曆學失傳迄於周東遷以後史再失閏卽以夏時冠周曆僅一淆訛後儒聚訟數千年而莫決何也無識無才復無學也夫有學無才舉之不貫有才無識擇之不精有識有才而無學辯之不確疏卽模稜密亦附會移古人之成言就一己之曲見穎禿硯刓耳聾舌敝各矜其勝而天象無私卒莫可掩子輿蓋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甚哉故之不易求乎嘉禾徐子圃

臣三長竝擅二筆難供曾遇異人授以太古元術專精二十餘年作長曆原理考古定法推驗辯證諸篇凡五十卷皆先賢所未發後學所未聞亦如賈胡探海獨得神珠鵞王咪水全吞甘乳以爲極廣極深而本於至易至簡要而求之亦惟其故夫同一故也或求之而合或求而不合或小合大違大合小違則存乎其識矣命斗也置閏也建朔也較若列眉則歲差不移一線日至印如畫契則交食刻分周天度數莫逃寸影立乎四千年以下定三代年表于竹書推諸八萬歲而上得四子眞元於邃古天之禽星地之分

野人之司命日之纏月之避照五行四餘之遲疾隱現迎刃而解布算皆勻本於春秋參於書訂於詩會於禮通於樂統於易緯於史衆證既明羣疑盡剗然後八斗之才翻瀾墨海五車之學鬬富石倉遂令兼照之識挾日月而行天縱其無畏之膽奮雷霆而出地豈非曆學絕而復續治道晦而還昭一大際會哉故學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而後能治天以治地治人一以貫之不出於損有餘補不足或以天積氣耳有餘不足豈人力所能强齊然而古之聖王斷然於此施參贊之手若網在綱如裘挈領則斗運以爲宗斗運分明而千歲之日至求之卽得孔子所謂辰居星共卽故之眞形耳圃臣曰斗之所指連亘五辰首尾四正動成三合卽辰居星共之口訣耳觀斗運而順帝則頒國紀因革損益時而措之無不宜之嗚呼此特後天而奉天時具有先天而天弗違之制世儒猶未能謹察其微況乎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耶雖然論古之非所以成今之是存今之是不以掩古之長使陰用其法而陽去其籍則今之厄亦古人懸九鼎於一絲之際也圃臣之作其有憂患乎是非長短殽然竝著還諸古

今今之理得而古之事無失此之謂至公夫公所以治私也窮而在下未有一世之權而傳之千百世之後旦暮遇之則繼往開來之責盡矣釋隱憂銷顯患而非以爲名斯君子之所深取爾

刊正正字通序 代

方正學語廖鏞汝讀書幾年尚不識一是字其言痛切可以一日三省夫一字必有一是則字字皆有一是不出形聲點畫之外亦不在形聲點畫之中卽使無一字不識而有一念不是則不可以對天地質衾隱徵庶民俟百世雖加之以不識一字之名而不敢

辭者理如是也正字通一書廖太守百子刻於南康此張爾公之書也爾公西江名宿年老食貧百子請以五百金易其藁藁已入而金未出爾公下世百子擅之卽百子之利與名俱得爾公之名與利俱失是路見之所不平也予鎮連陽得板於其家乃爲表爾公之名正百子之實百子之實在授梓爾公之名在立言爾公可以無怨於百子百子可以無罪於爾公矣予未識爾公曾交百子非有所私輕重心術之微一發於眞僞而事爲之顯交爭於名實百子不可欺天下後世容可自欺授藁出自爾公百子豈能强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酬金出自百子爾公故難强求爾公全不負生交而百子半負死友予斷然刋正所謂南山可移此判不改者也雖然貧老儒生卽有此書一旦溘先朝露終亦蠹殘鼠嚙安能公諸四方將毋此書之靈假手於百子以傳耶百子未酬爾公已爲爾公酬劒劂氏矣豈可謂百子非爾公之益友哉予不敢自詡爲爾公之功臣不妨自附於百子之益友倘於百子生前面相規正使之翻然得此一是更無餘憾今也一似翹百子之過而私重爾公者則予聞而稍後疑有莫之爲而爲者耳

沈云凡四書便覽序

沈子云凡見訪於德藏愛其意致閒靜疑若一無所事者豈子旣熟云凡進云有小楷四書下兼本註上列講義高僅三寸而贏同人欲授梓以其便於省覽卽名便覽冒數言弁之耶子以縉紳亦名便覽學也祿在其中矣此旣稱實何礙同名倘皆爲終南捷徑則庠序宜有愧色亦自談言微中耳云凡工書坐皐比恐荒舉子業夜歸其家了之此豈一無所事者有事無事觀其懷抱作是書時好動不能趁忙不可惟一無所事乃爲此等事卻令人作縉紳便覽觀又似

入南柯國裏小樣朝廷一般禮樂征伐極忙極動皆出於此甚哉一無所事者之多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徧行堂續集文之三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傳湧　編

序部

王憲長仲錫詩集序

辛亥春扁舟出淸遠峽抵珠江向所號畏塗者估客篙師行歌相荅若徐步康莊曰此憲司王使君之功也使君剿盜密得渠魁蹤跡輒掩捕立置之法以故奧援不及援蔓引不及引山海宴然耕鑿不變威惠甚著余聞之以爲是將相之選也人不能爲將卽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以爲相劉淵謂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蓋非篤論隨何說下九江王陸賈使南越皆賢於十萬師周勃入北軍灌嬰按兵滎陽卒安漢室開代來之治天下文章孰大於是余聒使君披清風傾快論儻不傷道嚴不遠情及讀其詩則天眞爛熳入無鉤棘出無牽率以言乎今古之際則依俙絶矣使君福嶺表十餘年詰刑理財治鹽清驛靡不迎刃而解一本於此心之明斷人各有心同明同斷既明矣必無此照明彼照不明既斷矣必無彼事斷此事不斷然而麤者障於欲精者障於理全體或虧而大用俱隱使君之能用

蓋不爲二障所虧也宋廣平鐵心石肝人疑其能賦梅花梅花也鐵心石肝也豈有二耶杜工部自許稷契其在蜀中無海棠詩一似經世者不以韻勝正是理障小范老子守邊作漁家傲數闋述塞上征人之苦歐陽永叔誚爲窮塞主永叔送王尚書鎭平涼取戰勝歸來玉階獻壽之語曰此眞元帥事亦是理障夫高談大體深入下情有用無用相去霄壤使永叔而爲元帥發揮將畧其不能如窮塞主審矣余序使君之詩及此所以全推明斷不致畫限文武其尚有非將相所能爲者乎故未出使君度內置之不足復

道耳堅素堂詩集序

癸丑冬余將之庐山止龍護園入夜有剝啄聲則戴子怡濤與池子儀伯以朝正北上步屧來過剪燭共談凌晨便發怡濤語余至章門一詢王東白氏及十二月訪之出怡濤手書并詩坐間話溧水山居之勝兩家相望過從之樂余爲神往曰他日六尺孤笻一雙不借幸假結茅寸土也歸舟讀堅素堂集當風雨連旬之後爽氣忽發西山霽色兼回南浦擬跋數語時値遷籓江舟俱斷洪波片葉從樵舍抵星潯幾於夜行晝伏未暇也甲寅春大病久不復蹉跎至今始得追逋思詶昔念蓋古人論交不獨以其才論詩必及其品隱者見其密行顯者傳其美政有春華無秋實則君子薄之怡濤通守高涼清惠之詶冠十郡兩攝廣州於大兵大役之際上不廢事下不詘力謳歌荅響悉與其心聲相應一切法無不出於心者一爲行一爲言言與行不一是心與心不一也人豈有兩心哉世之人植本不貞逢緣則毀芟情不淨逐物斯汗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怡濤以此治心發於政與其詩非有二道聞樂知德則卿雲

復旦賡有虞氏之歌第操此元音以往耳嗟乎時方多故戡定之畧亦不藉恢張謝安風流一歸鎮靜靜者堅之所由成白之所由生也余老矣不及觀怡濤功業所底聊序緣起以告采風所謂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倘未先朝露一泛彭蠡過金陵舉章門舊事卽以數言對溧水山川之靈亦自喜非生客耳

光宣臺集序

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女偶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夫有道無才則法海之波瀾不大有才無道則意地之根本不清波瀾不大猶未礙源流根本不清卽速趨塗炭此潛修之士所爲輕視才而重視道也雖然道外非才才非道外菩薩之行願不極深純卽般若之光明不極圓現天下安有無才之道哉我法兄阿字無和尚得道於天然老人間以其才溢爲筆墨幾於排山倒海浴日吞天予嘗私語以爲雷峯門下故稱才藪卽其所至皆已卓然有成若夫氣格雄傑思理深長入境都盡出路愈多山顛已涉海濤忽作勢欲斷而仍連義將顯而更隱予以推兄不爲他人輕屈一指也學士大夫埋頭故紙數十年所造有至有不至兄幼而遭亂失學自十七歲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始侍老人執役之餘篝燈自力大法既明世出世典一日洞然探幽接爽爭奇競秀專車之骨節節明瑞燒尾之雷聲聲天鼓皆不從伊吾講貫而得之豈非多生所蘊之才發於一旦自聞之道之驗耶才有二或偏於立功或偏於立言則杜甫卓午之笠讓績鄭公韓琦無口之瓠歸文永叔矣兄經營土木量度米鹽酬酢公卿調攝僧行晝夜不遑尺寸不失而尋丈以計毫素日長此一異也言有二或以手爲口或以口爲手樂令之清談潘生之文筆用不能兼勢須相借兄說法則草靡衆喙論事則風生四座奮舌而出燦然成篇援毫而書快如面語又一異也然則具萬夫之稟爲古今之通人以道發才以才發道行鋒車於八達之塗直趨實所言昔爲兄屈一指今既信矣二祖少逼墳典兼擅老莊清涼才供二筆灌頂日誦萬言法眼於講席推爲游夏皆以鼓吹宗教而用文集傳者鏡津石門或鮮內篇要以法無內外因時立度則光宣一集置之一大藏中華嚴十地而上眞俗已圓事理咸化讀者當自得之言中言外予所論不出於文亦不取其出於文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皆二見也釋迦四十九年惟鼓舌端稱爲文佛天上無不

識字之仙寧有不能文之佛兄之著述無盡亍之讚歎亦無盡故爲波瀾不大者加菩薩行願之鞭不爲根本不清者助世智辯聰之難也雖然世智辯聰與大般若光明果有二乎倘能親到一回更不稍生顧盼則街談俚唱鳥啼花開皆四無礙辯之所縱橫懸示聖人之道聖人之才或有或無一輕一重總爲二見始堪與此集俱入不可思議法門耳

東塔爲則範禪師全錄序

菩提薩埵之道莫大乎度生莫先乎觀時法無一向乘其敝而救之因勢利導是故縛於義律則摧蕩者以逸格爲尊流于縱任則浩嚴者以端本爲上居今之時欲救今之人必垂愍於撥無因果者乎世尊昔於楞伽預指其害曰受貪瞋癡性非性夫性非性者性之正也貪瞋癡性非性論性之正也彼已受之矣無性而有妄受即受而有妄性則有妄業有妄報究竟不出于性無性之外然使一切衆生相率而入於塗炭則今之宗門等爲那落迦門此世尊之所悲菩提薩埵之恥也于是今釋以請藏至嘉禾謁東塔爲翁和尚和尚於吾洞上一家猶父行也直心直行無一毫髣髴矯飾對之冷然意消信

有所謂目擊道存者矣既讀其語錄雙眼圓明四辯注射知見正而不落知見波瀾闊而不混波瀾蓋長夜之慧燈橫流之砥柱救時之法主也今釋子斯道晚進顧嘗竊竊私憂以爲三災之起先兆于法苑古之作家了事之餘涵泳大乘以資內衛旁通世典以破外堅今則一知半解劃地指天害詞別字題箋染翰疎於本謂之穀饑置于支謂之菜饉此一災也二障猶存賊深藏腑八風相扇禍侵肌骨逐昭靈而轉著狂陽守默照而滯者錮陰疾起一夫疫傳萬宇此一災也爭利方強盜名益甚操戈於同室則住持即是戰場按劍于異己則邂逅無非陷穽白拂在手黑烟蔽空洗兵難於借雨提刀捷於折草此一災也慧命既斷器界將空使據法席傳寶印悉如和尚獵夫之藥可不戒而遠師子之蟲庶勿藥而消乎潙山之語仰山祇貴眼正不說行履良以失足之咎非盲即醉不屬冥行則遭鬼攝世未有白日青天雙眸炯炯而墮坑落塹者和尚以眞參不走時蹊此眼正之力非藉行履爲淘汰者而或失潙山之妙指恣情顚倒誣潙山以流弊刻意操持各見迷源全成兩截則乘度生之願出救時之手見其

所見聞其所聞亦可以忘言而自得矣

自牧心長老語錄序

從上說法隨家豐儉豐無有餘儉無不足有時直行有時婉曲直非麤疎婉非纖密秖是將當人一著子活脫拈與當人而已法立弊生乃欲以俳四儷六攢花簇錦釣虛譽於文字間既已癡絕卽廣談宗旨貫穿義天徒益多聞畜爲過悞亦或眞有悟門尚存氣息遂成實法漸至流布不得稱本分宗師甚哉此道之難乎予浪跡雲間獲交於今超果自牧心和尚得承其謦咳豐儉適宜婉直兼濟秖是將當人一著子活脫拈與當人無欠無餘蓋天蓋地根之利鈍會之淺深復自有恰好相應之妙眞從上法施主也師再住超果一住法海各有語錄今其門人合而授梓稍有所芟予以善知識一言之下抽釘拔楔使百世而後猶有聞塗毒鼓而喪身失命者豈賣菜求益之比哉昔臨濟將示寂謂門人曰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濟曰汝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嗚呼自拈花示衆倒卻剎竿以來一印相承千燈競爽無不以此爲末後合同符

驗若非親到此地不能親行此令若非親行此令不能施本色鉗錘稱本分宗師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於超果一得見之故不辭衰病而爲之序

杜史閣集序

學士大夫初爲讀書應舉之業皆以利言帖括者取利之因科名者取利之果敗德亡身破家滅國相尋而未有已蓋失其本矣學以明明德爲本明明德以致知爲本致知以格物爲本格以何爲物物以何爲本請循其本平天下之道始絜矩而終生財其於聚斂之臣深惡痛絕卒章之中三致意焉若類於事顯而理麤非也好惡者心之所用之精隱者也其本無不在利一念初萌無中忽有即已塊然而爲物卑者暗高者偏立言措政率成顛倒治天下與治心寧有精麤隱顯之殊乎朝廷之所取才學士大夫之所尚或經術或詩賦各彼其彼各此其此要皆入心性以爲宗一失其本則敗德亡身破家滅國其流禍亦無彼此古之人達而爲君相窮而爲士必先絕利萌於一念利絕則物消物消則體空體空則照明照明則好惡均好惡均則立言措政各得此之謂知本之儒鳳城佘子善將爲諸生即能清苦鍊行既舉進士不

改革布之風所作詩古文脫去蹊徑抒寫靈妙一以薄嗜欲飭廉隅端學術而移風易俗者指歸心性蓋儒之知本者也明之世粤有丘濬海瑞陳獻章獻章以理學顯瑞以清節著濬以文章稱濬之相業未能光大瑞不爲藝林樹幟而獻章無爵位以表其事功余子其欲以一身兼三君子之長乎夫知者萬物所同具致知者千聖所同趨今或少談見性輒謂流入禪家是詬千聖而誣萬物以自誣也余子發憤其爲儒者雄以格物生因地心以知至成果地覺外而王內而聖坐而言起而行寻所加額以望非猶乎今之人猶夫古之人也人無今古亦共信爲大人爾豈於太虛空中畫此方而爲同割彼方而爲異哉

姚子水眞六十初度僧伽詩冊序

人之所嗜一也有至癖者寧別無同寧冷無熱寧怪無庸昔之嗜痊痂以爲味似鰒魚彼猶以鰒魚爲眞美使痂與鰒益陳則痂必敗矣孟子亟稱膾炙定不足以奪羊棗之愛蓋無可並之物無可分之情始謂之癖世之稱壽者錦屏繡幛玉軸金泥奉王公大人之崇銜以相位置姚子水眞六十初度獨謂海幢解虎錫公乞諸僧詩且曰必得澹歸爲序余語錫公僧

者乞兒之正宗澹歸爲之領袖如破席邊如破椀足如破竹籃之耳水眞既取之癖公復助之癖何哉錫公數請余數病未暇丙辰冬錫公病亟令其門人抵余書吾死不失信於水眞余愧且歎世有姚子生結乞兒以爲命復有錫公死要乞兒以爲信豈非嗜之至癖者耶唐有李侍郎少失其父求之數十年得諸乞兒隊中老矣侍郎迎之歸色養備至一日語侍郎吾久與若曹處意甚念之汝能相招成一會故養志之孝也侍郎唯唯盆具肉缸具酒籮具餅羣乞兒畢集其父欣然團坐大嚼既醉飽連臂踏歌出門風擁

而去侍郎羞恚杜門不能見人使姚子有貴子持錦屏繡幛玉軸金泥奉王公大人之崇銜以相位置姚子亦不顧且與澹歸羣乞兒飲茶腳食餿酸蔬腐百家盞飯連臂踏歌此羣乞兒各各披破席邊把破盌足提破竹籃耳挾姚子風擁而去姚子以爲騎雲馭氣不足比其樂則生結與死要悉具心心無間之力置之下劣可置之尊貴可置之非下劣非尊貴可上而之諸天不能置此尊貴下而之惡道不能置此下劣中而之一切人不能置此非下劣非尊貴卽將自置何等澹歸以此癖心成此癖文序此癖詩使姚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別開一癖世界集此癖主賓操此癖物行此癖禮頌
壽此癖壽命錫公捧腹絕倒吾始不失信於姚子則
二十五有之路斷矣

廖夢麒詩序

平行坦道而至於公卿此壯夫之所羞也雖然天亦
有過夫以動心忍性爲大任之資今與之坦道則勢
必平行是惜大任而薄待其人也乃其人欣然受之
而不辭則人有過廖子夢麒傑出韶陽之士其詩蒼
秀骨重而神不寒復登作者之堂向雖食貧有廬可
居有妻子可保丁巳秋直大亂故居蕩爲荊榛妻與
子先後病死一身無寄蒼天有意於廖子廖子其將
受之抑辭之耶受則不能堪辭則無可避不能堪而
無可避亦走絕地而求出路之時也久服黃精可以
飛行有聞而悅之者誘人入井覆大石其上僅留一
穴以驗之或教之若併心目注視穴口心不異念目
不異矚未幾飛出誘之者大喜以爲黃精之驗遂自
入井服死其處走絕地而求出路者亦然墮而入井
飛而出井不得墮亦不得飛不求亦不出廖子於此
上可踐聖賢之域次可監豪傑之功下亦可發文士
學家之蘊今試舉其下者史莫盛於司馬遷詩莫盛

於杜甫遷有奇禍甫有奇窮所遊歷皆半天下以其不平之氣與名山大川相爲激蕩譬諸瀛海風濤吞吐或凝爲怪石或散爲神燈魚龍畫鬬魑魅夜嘯素旗玄甲鼓歌樂舞千態萬狀不容測度必非止水細流之所能變現也人心之奇未始有盡不研不深不鬱不透不虛不廣不化不靈文與史小道豪傑之濟一時聖賢之開萬世事異而理同廖子之出路在絕地中則受其不能堪而辭其無可避也以不能堪而不受則不足以無可避而不辭則不足以成豪傑併聖賢豪傑之心目因時而措之立德立功吾未嘗措意其間不得已而終於立言遷之史甫之詩廖子專車之骨雖同而有不與遷甫同其神理者是之謂不以天制人不以人累天嗚呼天之過皆人之過所成也天豈有惜大任而薄待其人之心行坦道者如涉畏塗涉畏塗如行坦道而已矣

研隣偶存序

戊午新秋舟次南昌候蕭子孟昉於郡署之寓閱研隣偶存爲之心折俗薄時危賢者所宜匿救是故有不言而無益於人心有損於聖教其獲罪在千百世孟昉爲文原本孝弟發秋實之深仁執春華以大

義高而嵩岱廣則江河卽小品點綴亦復濯水歌清
遐石成供邪辭艷體放遠無餘蓋救危時匡薄俗之
所爲作也士稱三不朽太上立德次立功再次立言
結繩而上得之傳聞造字以來播干簡策德不可見
因言而見功雖成非言不知其所以成然則言者德
與功之聚形之鏡續發之膏歟孟昉喜交遊躭山水
伉直敢言義氣激發每以是賈怨或疑其近於豪俠
遠於德其才夸達四應可立功而恥爲非時之進學
且益成文益工不肖結集傳之其人今所存散佚之
餘親串所從臾也若以三不朽讓之古今而已無所

取譬之雲霧香靄風雷震蕩中微露一鱗一爪人指
爲眞龍卒欲見全體不可得而後思其奇亦孟昉之
不恭也雖然龍之全體具於雲霧風雷非有俯視一
世之心姑以鱗爪見稱凡流凡流自不見耳用大者
體隱體隱則用妙人之目於體見用龍之鱗爪於用
見體慾其不見而不許其知則一鱗一爪皆龍之仁
之所發義之所裁孟昉之不恭孟昉之用也世趨日
卑功不足論下巧遁言上巧遁德彼以德爲無可形
似卽原本孝弟俱屬之功故爲渺茫無涯之言未易
窮詰然則無功無言於何有德孟昉讓三不朽而無

所取亦救危時匡薄俗之大指功在千世德在一身
姑以一鱗一爪舉全龍之體用而兼收併放蓋可進
於道矣

陸筠修文集序

事無大小皆有中邊則有當然之理理有中邊則有
當然之情情有中邊所稱作者一目了了如其當然
而起如其當然而止邊無有餘中無不足而已矣邊
若有餘如蛇添足中若不足如兔缺脣夫當然之理
當然之情乃人心所同然而一出於文遂有能與不
能何也照體不明力用不利也懸一鏡於此鏡既明

矣妍媸巨細繪素遲速之狀無不影現必不於影內
減少許於影外增少許然未至之先安少許於已去
之後留少許也刀以斷物爲能刀既利矣必不於所
斷外多少許所斷內少少許未斷之先格少許已斷
之後粘少許皆如其當然而刀與鏡未或虧焉則其
明與利未嘗動也明逐照而流利隨用而往則鏡失
其鏡刀失其刀以其不動而常有至足之明至足之
利斯亦合同然之妙耳見之者驚爲獨能蓋寧讀筠
修先生之文而見先生之心照明而用利同一事也
他人或添足或缺脣先生於理之中邊無不盡情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邊無不盡以爲盡則事外無有餘以爲不盡則事內無不足讀之不見深不見大不見奇而能深能大能奇者有含毫注思終不得一回明白痛快先生乃如對家人談家務耳人之心力自古以來不動自今以去常明常利而學者每苦不足於是始借喻某某物如某某事如某某人又不足而借事古人今人有某某事古事今事有某某說終不足而借詞某某局效某某篇某某句某某字效某某法夫神龍行空不資螣蛇之霧壯士展臂不藉十夫之手刀不求利於他刀鏡不乞明於他鏡吾有心吾自用之而至足豈假於外哉然則有意於見深見大見奇至於借喻借事借詞皆逐照而流隨用而往者不可與論心卽不可與論文世之欲識先生之文者先識自心若識自心無不明白無不痛快無一絲毫隔礙自然合其當然無有餘不足之憾始能讀先生之文始知予言之易簡而眞切也

過叔寅文集序

蹈虛易妙摭實難工先正衡文之篤論也雖然虛非全虛實非全實實能生虛虛卽尅實虛能生實實卽尅虛虛尅實而虛復生實實尅虛而實復生虛虛實

生尅如環無端則蹈虛之妙妙全在實撫實之工工全在虛而文之能事畢矣當湖過叔寅先生主盟文苑于於癸未獲拜下風及今戊午已三十六年更得相見先生年已八旬出其文讀之所謂年愈老而筆愈壯筆愈老而年亦愈壯者也年不老則閱歷不深筋骨不健筆不老則浮華不剷神采不新譬之天行既健日月常新日月非新而無舊色天無行相不見弱容故先生之文氣必春容體必碩大入理必深遠出情必委折敘事必詳整遣詞必醇雅蓋具兼長而擅作手初不藉蹈虛逞妙之而能用撫實見工惟實中全虛自有空明靈動之意鼓之舞之以盡變也世論皆謂地實亦皮相耳積微塵以爲地一塵非衆塵衆塵非一塵衆塵似連而非連一塵似斷而非斷水之波亦似連非連似斷非斷火之燄亦似連非連似斷非斷天之氣亦似連非連似斷非斷而獨以地爲頑質可耶地惟妙於虛故能特載一切生長一切含藏一切金石至堅疑於無間可入而有理有脉自疏自通則蹈虛全實撫實全虛難易之分無從立界此于衡先生之文之逸論也雖然文豈不以人重人豈不以心行重哉唐太宗出良弓數十以示匠者曰木心

不正則脉理皆邪君子小人各負材力各能立言然有因言而洞見其心亦有因行而重棄其言者矣故小人之文傳者頗少先生宅心易直制行方剛方革故以來家無四壁或至糊口不給而蕭然無動於中不降其志蓋得地道之永貞時措而力行之發而爲文無不與其心相應然則由文辨文其識也淺由文辨行其識也深先生豈徒以文傳哉先生潛心聖學直入奧宎予因論文而極言地體之虛一切法無不虛一切法無不實是爲工於摭實後之攬者一進而識其文再進而識其行二進而識其學庶幾無負於予與先生劫餘重見之緣也夫

陸芳洲集序

古今賢達無不從大般若中來所云定能生慧則其入手慧復生定亦其得力也慧則明定則斷明則無理不徹斷則有惑皆遣惑遣則羣疑悉剖謂之智鋒理徹則一照無餘謂之靜鑑明亦成勇斷亦成智於以行其無緣之慈同體之悲謂之至仁蓋用世出世之本全握於此不獨立言吾友陸子芳洲弱不好弄長而篤學讀等身之書騁絕塵之足一魁南畿名滿海內中遘世變掃跡賢路屏居荒郊蕭然自適古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之外無私交石鄉之北無共席其爲文也理窮要眇事備委折構局如堂度必峻壯遣詞如冶鍊必精堅世之古文自擅者亡敢窺其堂奧蓋有入事不能入理入理不能入事者矣夫理無失照則事無遁情局卽不作而成詞亦不移而具芳洲之理定慧相生譬諸大地不動今古密遷雲物無窮春工若一所謂卽定之際慧全在定卽慧之際定全在慧以此治文以此治世皆大般若威神搏象搏兎同一全力吾故悲芳洲之生不逢時也芳洲既不逢時時亦不知有芳洲於是以明斷之才併於著述文之幸非世之不幸

耶世之亂由於不明不斷不明故內有讒而不見外有賊而不知天有災異而不聞民有疾苦而不達不斷故是非鋒擾賢不肖倒置利害易受四民失業萬里喋血古之人務治其心使定慧之體自復明斷之用俱章至仁之德被羣有以爲功而芳洲僅試其智勇於行文悲夫雖然文非小器所以載道求工於詞擇而後出如披砂得金耳選局之勝鎔液無痕敘事各協卽缾盤簪釧冠珮璽冊契法宜時若乃入理之妙則一切寶隨意而雨靡不超軼人天彼藉還丹以點鐵霑華池而化薑且爲下乘芳洲自少及今同人

稱爲靜者蓋定慧之基固矣世以沐猴之習遘旋火之輪不能自立懼將焚焉未能成器何由載道則學芳洲之文者先學芳洲之靜乎傳之其人非其人莫與傳也藏之名山常住不遷斯芳洲於大殷若來處嘿爲顯示非其傳人亦未之或見耳

陸曠菴集序

人之貴賤分於骨肌膚毛髮皆稟於骨而見榮者也骨不論剛柔有貴剛亦有賤溝則貴濁則賤純則貴雜則賤高簡則貴濫則賤和則貴雷同則賤深隱則貴浮露則賤渾成則貴刻鏤而巧合則賤詩文亦然凡貴者必矜非矯厲絕物之謂也見其人風流蘊藉謙以自牧別有凌雲之姿耳目不得而狎玩以柳下惠之和三公不能易其介斆之者或流爲不恭此之謂矜貴蓋于讀曠菴陸子之集眞見所謂矜貴者矣曠菴之爲詩文皆生於心之不容自已其心所不能强者未嘗强爲其未作也不輕與人以人其既作也不輕與已以出一則伐毛粉澤外盡再則易髓臭味內脫三則鍊神則清虛之相俱消無論一章一句即一字不比於雅必芟削列一友生標一時地名位近於不雅不用其集而法之不發乎情不止乎禮義

不苟存其慎也如是蓋慎而後可與言矜也孫與公才爲晉望劉夫人且曰亡兄門未嘗見如此客將知門有雜賓賓有雜語則知主人之有雜心蓋不雜而後可與言貴以曠菴高才不踞龍門之津奔走天下其結契簡嚴蓬高塞戶而神志渺然常若朱霞天半然則貴果不在於位名果不在於聞也司馬仲達行視諸葛公壁壘歎爲名士有以知其令簡而法嚴令不簡則煩煩則人將自犯法不嚴則縱縱則人將犯我行師之道等於行文吾於曠菴眞見所謂名士舉大將皷旗以授之故非晉王所能妄覬耳

李赤茂集序

夏子季思持一編相示曰此吾友李赤茂詩文也赤茂才高學廣心行俱端師且識之予曰子非輕與人者子所與必可人吾已識之矣季思去取閎之籌燈乃盡則有季思言而未盡者夫天下不患無才學而貴識與膽膽者識之所生而能成識識如眼膽如四肢亦如相撲也見其敵所長所短吾有以勝之或一手或一足或一指之微頭之險肩與背之無所可用迎機而用相與活潑而奏其功才亦如人學亦如物有識能謀膽能決使彼人治此事此人治彼事或彼

此更易出此物爲此事用彼物爲彼事用或多或少以某數始以某數終無少猶豫需改卜者宜使不使宜出不出出與使遲至於僨事才與學能成膽無識不能成才學山者見之障也立於一面則蔽三面登山而及於高高止一面亦蔽三面據坐於山之巔則四面俱盡矣識之能如眼之能而楞嚴稱眼於一千二百功德三分闕一鼻與身如之耳具一千二百功德舌與意如之今夫耳居於密室之內重垣四周上覆下載各有所隔十方擊鼓十處皆聞蓋無藉於境此宜與舌與意同爲勝根語言文字之勝則舌與意之能有識無識有膽無膽利鈍一分而勝劣極於霄壤此余於赤茂三絫而上獨取其識也識勝者膽勝識劣膽劣膽劣羣疑滿腹衆難盈廷有一人起片言立斷舍某某而取某取者服舍者咸服乃至一切不取發其獨見出於盡思共度之所不及豈剿說雷同可得並駕哉悲夫世之人何剿說雷同之多也每見一篇人爭曰此似某人某作以優孟待人而人以爲重每作一篇己亦曰應仿某人某作以優孟自待而己以爲重蓋曰毋剿說毋雷同矣又曰則古昔稱先王則古亦剿稱先亦同卽誰當取誰當舍者有將舍

典冊而不疑取蒭蕘而不懼有時出典冊蒭蕘之外而超然獨舉豈不存乎其識哉赤茂之識賤同而貴創同者人之所爲創者己之所自爲而非專取不同不同之中有赤茂在同之中有赤茂在復如使某某人出某某物成某某事其事亦同乎世亦不同乎世赤茂居堂上而令之某某人某某物堂之下而聽之耳此之謂識能生膽能成才學以復季思俾藉手以報赤茂

滋樹軒詩集序

古王者巡狩至諸侯之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則三百篇所繇刪也十五國之人聽一王之觀各不求相似今之人走一時之好惡無一不求相似于是見人而不見己見衣冠不見面目見悲喜不見性情蓋天下之習僞久矣心能入僞口能出僞筆能傳僞覿面而不可問卽一切事寧有可問者然則觀人者或觀其詩辨詩者亦先辨其人乎予過當湖猶得見陸先生筠修先生以前朝名宰官辟地牆東今年八十六矣神識精審支骨强固舉止語笑從容中節對之則盛世眞風故未散也不我遐遺示以滋樹軒詩靈不墮空摯不生著幽不響滯爽不色浮眞氣灌輸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字句內出篇章外從心所念從口所言從筆所轉別有風行水上雲曳天中之妙讀之則盛世元音復未散也今夫雲冠于山巔帶于腹瀰漫于足隨風所之升于晴空或東或西忽整忽散似人似物不知其所從來所從去今夫風蓬蓬然起于南海入于北海而似無有當其輕揚度于前溪微波徐興若先若後一窪一窿非斷非續水之于風不知其有所損有所益無所辭無所受雖然風雲之用大矣鼓爲雷射爲電注爲雨飛龍之所乘大力鬼神之所挾持跌宕不有大利必有大害先生之詩不登於明堂清廟紀豐功

頌至德惟家庭聚順之樂親串過從松楸封殖老農圃較晴量雨之餘旅次蕭騷民間疾苦復有言之不盡言盡而思不盡者讀其詩又可以論其世也今夫雲與風不爲垂天卷地震動萬物而爲春谷養和秋空散采濯纓潛掖蒨茂林一若無所爲而藏其用卽飛龍有不敢駕況於大力鬼神先生於是不失己故不徇物面目眞而衣冠非竊性情眞而悲喜俱親此自風此自雲耳此因時而別爲風雲耳彼曰彼風彼雲有是聲有是色有是作用有是體性人所祝可奔走禱祠有是威德竊竊然求其似而爲之哉大使

風雲自爲則不知使非風雲欲爲風雲則不能使是風雲同爲風雲責其畫一則不可使天與水與風雲相爲前期觀其後效亦不可斯所以爲無偏斯先生之人與其詩所以爲獨出一眞者歟

汪氏三子詩序

生人之樂惟文與友友兼四海文專千古斯閻浮提不數見者而得之一堂同氣尤爲至難夫地非一方人非一世忽然相遭雖一頫笑一食宿悉有其因況一氣之子同一德同一清與才則其來也有故其聚也亦必有故矣休陽汪子周士訪予當湖得讀其詩

暨晉賢季青之詩皆異才也人有才不能無所用常嗜進趨而三子澹于榮利攬山川之勝自置于一丘一壑才而窮且老則寄情于著書立言三子皆盛年未有落魄不得已之遇才人多輕忽或驕且吝三子謙下以朋好切劘爲事敦尚節俠才能致恩於其所勝父子兄弟或爭名分黨三子於一家倡和不獨爲異不苟爲同數者皆近於道然則三子之相爲友生相爲兄弟故已非一世二世矣詩者喜樂之氣之所現祥也比於八音協節而奏之則爲樂古先聖王以之治情復性平血氣格神明調四時豐物產於是乎

成治兵黷而刑濫賦斂緐數上急則爲怒下困則爲哀哀極而天地之中氣殆絕於是乎成亂亂世恆多詩人蓋乘救時之懷爲宣鬱導和之使人之一身脾爲中氣司化源習芬芳而好音樂木火者怒之出也木束濕而鬱火得風而過張則比於兵與刑才者水之府也水竭而腎敗則比於哀中氣傷脉絕而死今之時天地之中氣宜藉手於詩以留之則三子之所爲攜手而同生於汪氏者也所生之人與其地之靈先世一家之吉祥相應是故才而近於道不至於落魄不得已而後爲詩所以明夫詩之爲喜樂之氣而

比於吉祥也嗜於進趨趨時之所急不得緩於賦斂寬於刑而戢兵故非褰裳而避之三子若有不知其然而自澹者三子之正報全於喜樂而依報比於吉祥非一世二世之故則其湛深於風雅謙而下人遊名山大川置身丘壑愛朋好而敦節俠皆其夙因也夙因皆沿於習稟於願力夫願力豈有他哉志之所之沒世不衰則金石堅而水火不敢犯可以取必於隔陰之後絲髮無爽三子之詩有見高見深見潔且靜者其德也有見婉麗而多風者其情也有見磊落而恢奇跌宕者其才也有見慈見厚而一出於悲天

愍人者其願力也此豈枯寂自遯如吾法所訶焦芽敗種之所爲蓋同爲宣鬱之使則其言與其所行無一不舉宣鬱導和之令故不苟同不立異異非和也同亦非和或偏而入於鬱三子之來處與其行處其去處其究竟處不出於詩不直取閻浮提不數見之樂以自爲樂於是得之卽人所以自觀所以觀人不離現前而見三世之所攝至大至遠亦於是得之矣

沈客子詩序

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閣筆嗟其清絕然清或近於寒秀色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饑矣而秀或近於纖昌黎登華山不能下慟哭作書與家人訣山不厭高或近於孤危李長吉郊行小奚持古破錦囊從其後得句卽投其母曰是兒要嘔出心始已耳制作不厭奇或近於刻削當湖沈客子之詩所謂清絕不寒秀絕不纖高絕不孤危奇絕不刻削者也客子形神如白鶴凌空不能爲階庭近玩其詩如橫笛孤吹於空山月下雲無片翳風無絲擾其人其境不從人間來天之氣陽地之氣陰人生而兼之有英有雄英常兼雄雄不常兼英英者氣之包舉而輕升者也挾七尺之軀行於四海一身之外有光熊熊或圍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丈或數尺其首之光衝天而上騰亦數丈或數尺鬼神望而卻走謂之英絕凡詩之清絕秀絕高而奇絕者皆英絕之所攝也亦有好學深思英分偏少如楊子雲能爲沈博絕麗之文傷於遲重而澁此特雄耳肉不可肥骨不可重骨可重神不可寒神寒而骨重則無由包舉而輕升仙之爲道乘虛御風形神俱妙形不妙者非神之所能挾也若能捨妙高之頂宅於空居則身光踰於日月衣質勝於雲霞全神卽形全形卽神非塵埃中所得見而忽入塵埃自然有香若栴檀光若瑠璃之異客子倘從此來乎當復以予爲豐干饒舌矣

李竹西詩序

從嶺南攜出灰頭土面向雨宿風餐裏得到當湖意氣俱盡竹西道兄拏舟來訪忽見四十年前人疑其老矣乃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狀如將冰稜下人提在杲日薰風中坐地也虬髯客見李公子不覺心死澹歸見竹西御又心活讀其詩浩浩落落無一字不從胸襟流出刻畫之跡湊泊之痕至此一爐鎔盡矣人之心不能不爲境轉身更世變則江山寫恨花鳥助愁詞場詡爲能事竹西以用世之才屈於雕畝

性非枯寂而情無沈鬱此必有獨得之樂矣迫而問之竹西曰吾未嘗留事於胸中耳予爲之擊節不特可以卻病可以延年抑可以入道因自念一生多思善怒宜其少於竹西二歲而竹西甚壯予甚衰也茲欲向竹西行乞請以所樂之餘少分見施可乎雖有至聖能施境不能施心苦人之心入甘境而苦樂人之心入苦境而甘則未能易心但求易境予亦安能免下愚之誚也雖然竹西之樂半見於詩能識竹西之詩亦可深入其樂予故勸竹西付之剞劂氏予得抱一冊日哦之食於斯寢於斯譬如黃連樹中蟲忽然落在甘蕉林裏左齧右齧求一點滴苦汁不可得庶有瘳乎昔有老翁富而過儉偶聞達士之論歸與其妻飲酒食鵝炙夜夢健卒持官符攝之甚急曰爾何敢冒破官糧大怖而寤從此不復食肥甘恐予欲借竹西之詩徼幸於深入竹西之樂亦未必有如是福耳

施端臣詩序

端臣詩丰標韶令格韻雅暢時見出塵之姿自是烏衣巷中名士卻有磈礧欲澆處曾語予欲脫俗累從出世者遊頗恨未易撒手予謂此特磈礧未消境界

耳胸中無磈礧不能工於詩胸中磈礧不消卽出世亦不能自立然則僧與詩人正相反也端臣遭逢幸未如意故能以詩人思出世設一向如意豈但不思出世亦將汨沒於五欲之樂不暇工詩今藉手於不如意而工詩雖失相反之出世終得相成之用世於其中間兼得詩人是胸中磈礧大有造於端臣也端臣他日如意當益加親近益加供養而後爲無負於磈礧亍爲此懼出世旣與磈礧相反不如意而思出世者百無一能出世者千無一磈礧旣與詩相成詩人與用世又不相反不如意而工於詩者什之五工而用世者什之三用世而能出世者萬中無一則用世之途甚寬出世之途愈狹亍與端臣暫交臂而永相失能無孤立之歎耶斯言也不獨與端臣定詩人之價且爲端臣操用世之券端臣如意之餘知有磈礧者與出世相反卽無磈礧者當與出世相成舉舊思而化爲新思則亍猶未至於絕望也

陸嗣常遺詩序

嗣常先生獨占八斗兼破萬卷遘陽九之厄解弢掩室縱情詩酒意到筆隨嶽峙川湧不自愛重每逐烟雲散去先生之心亦謂餘此七尺且非本懷豈復乞

靈毫素求知己於後世耶夫藉君親以市利者小人也藉君親以市名亦非君子此編乃令子感恩從破藥囊中偶得之蟲穿魚蝕捧之流涕手錄篋緘時當省侍予獲覽焉筆陣排纂淵涵如入武庫如讀峋嶁之碑如望江沙古八陣圖其悲憤伉壯則呵壁問天鋼鐵沈井適可相方耳當湖陸氏稱東南才藪皆擢秀標妍齊驅王謝威咫之文華山巖業黃河溯洄與伯兄林士追蹤於楊子雲司馬相如觀先生之詩則芝根醴源故有所自予為表其大節因遺詩而教忠因輯遺詩而教孝則陸氏之澤益遠且大不敢掇春

華忘秋實也

徐且閑詩序

寄錫北寺徐子且閑過予不數數然每過則自歎其窮若有不能自遣者最後出詩一編觀之則劍沈圜土驥服鹽車宜其紫氣逼天白汗灑地矣書生餓且死猶詠梅花彼以詩致餓終不以餓廢詩貫休投贈錢武肅有一劍光寒十四州之句王門典謁欲改為四十州貫休云詩不易改州亦不易增拂袖徑去彼以詩去終不以不去改詩詩人之尊貴如是豐城之劍必遇雷煥太行之驥必逢伯樂且閑其善俟之雖

然舉世無一人知己劍與驥故自在也不幸而忤時以去貫休自在至於餓死梅花詩自在生死無變而況去就屈伸窮通之介乎李太白月下獨酌對影成三人何妨以詩爲且閑之影以窮爲且閑之月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亦未至寂寂笑人人或有以詩爲影不有以窮爲月無月無影無窮無詩忽將李太白牽入暗室中飲酒三斗疑於盜釀者太白不甘恐且閑亦未必甘也

王雲外詩序

儒而不能俠毋爲貴儒矣貧而不能俠毋爲貴俠俠而不能貧毋爲貴俠俠不能俠俠於富貴易俠於貧賤難所爲求仕一於百千未之或得也予從李公潛夫詩中得王子寅旭周旋於一窮獨守節之老孝廉依依不忍少疏以爲是貧而俠者迨至當湖寅旭來見出其尊公正始先生詩知寅旭之俠雖性成亦其家教然也先生古之逸民能文善畫膏肓丘壑痼疾烟霞若將終焉然當兵燹日熾則聞風聲而思特起條上便宜慷慨奮發卒不見用浩然而歸未幾北天折柱痛憤成疾旦死屬寅旭以皇明處士表其墓石蓋有烈士風其詩不走

而不能貧毋爲貴貧貧且賤富且貴各有能俠俠各有不能俠俠於富貴易俠於貧賤難所爲求仕一於百千未之或得也予從李公潛夫詩中得王子寅旭周旋於一窮獨守節之老孝廉依依不忍少疏以爲是貧而俠者迨至當湖寅旭來見出其尊公正始先生詩知寅旭之俠雖性成亦其家教然也先生古之逸民能文善畫膏肓丘壑痼疾烟霞若將終焉然當兵燹日熾則聞風聲而思特起條上便宜慷慨奮發卒不見用浩然而歸未幾北天折柱痛憤成疾旦死屬寅旭以皇明處士表其墓石蓋有烈士風其詩不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熟磊砢英多則荊卿之歌高漸離之筑如從燕市
遺音九山海水欲立亦詩之俠也俠而無儒術謂之
麤俠儒而無俠氣謂之細儒先生槁項黃馘老死布
衣而君國之憂友生之急切膚次骨具欲身殉未嘗
以有餘不足互相籌度故儒而俠俠而貧貧而俠若
連珠貫克世其家則寅旭肖之春秋譏世卿三世爲
將道家所忌郭解之俠不殺其身魯朱家之俠不名
其子而王氏兩世自嬗則以儒術爲之根柢不敢犯
禁亦不能赦貧卽俠之陳力疑未足耳於未足之中
有欲然不自足皇皇然欲足之思故其心力愈全嗚
呼古今俠士以貧且賤而不克傳者何限且無論不
傳當其時而已不克成矣則富與貴亦可重也惟富
與貴者不宜俠而復自附於儒以是累儒兼以是累
富與貴予故於序先生之詩發之今人爲詩好走平
熟自文其淺思寡學幾於枉形無骨束骨無筋然則
貧而不能詩謂之濫貧詩而不能俠亦謂之辱詩也

周青士詩集序

將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則文心俠骨道氣如鼎三足
缺一不可也獨文卽靡獨俠卽獷兼文與俠而無道
氣濁智流轉不入於非人不出於人余所交梅里周

子青士蓋稱具體矣青士有雋才值世變混跡廛市斥其贏餘納交四方其前乎青士者青士推而尊之後乎青士者青士掖而進之等乎青士者青士切劘而左右之於是人才奔奏風雅相命剪燭飛觴方舟結縞殆無虛日其家遂落至衣食不給則用研田館穀於友生相與考論古今是非成敗唱詶山水間花朝月夕屈指海內賢豪長者某某才而未有時名困於風塵者某某某宜共晨夕某宜遥相應求某爲舊所識某爲新所見聞某得諸同流某出自獨賞津津齒頰間不置旁觀竊笑聽青士之言當破散其家一

如青士青士不顧青士才思飈發泉湧可千言立就兼敏與工其論議超軼通自宿慧有獨出世諦之表者好與方外遊脫畧窠臼不責人小節不侵然諾不以炎涼易向其慈和喜接引能入草桓盤具有大乘菩薩風予遊屐半天下每見人執一曲黨同伐異排擠一切以自張其能不知其流於下劣爲可愍也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大故若是小亦宜然令以青士爲天子大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必無蔽賢竊位分門植黨之禍矣卽以是心求法器度衆生復可三根俱接四攝

旋行不致劍挺十方草深一丈世或疑青士好名亦知鄙夫患失無所不至皆由于不好名耶慈氏如來於往劫有求名比丘之誚然慈氏下生金沙出海地平如掌人壽八萬四千歲釋迦法中遜其福德蓋好遊族姓可以盡觀人之智具迎刃之解菩薩善巧方便一往而深融物情成衆美如水赴壑燈取影但辦樂善利生之願行歸於大寂滅幢則涉境逢緣皆無虛棄予敘青士集而敘其人貴於文心與俠骨兼擅壹以道氣爲本意在於此

吳孟舉詩集序

有天下士有一鄉之士蓋分於識量識如山量如水山至於妙高水至於大瀛海然後足以發其才識卑者才雖高僅成部婁量狹者才雖廣亦灌陂池若夫拔地隣虛羣峯如子吞天浴日衆壑歸臣人驚其才而不原其識量予於石門乃得之吳子孟舉耳孟舉之識不爲今人所誘亦不爲古人所凌其量不爲近之時地所囿亦不爲推而前卻而後之時地所動是故寄意於毫素不懾唐以上不輕宋以下不襲衣冠於經史不降格于里巷不腐落于秋實不剪綴于春華斷然自見其手孟舉之識量而莫能御其才

何也踞妙高之巔俯視其下四達皆見絶大瀛海之底旁探其津涯則八表俱迷彼識不尊事與理礙即有冥搜之思思欲通而嗣宗之轍已窮量不擴者情爲詞局有傾倒之力欲往而夸父之飲已竭矣然則爲詩不論識量而論才不論才而呴濡于事理詰曲于情詞皆逐末也于閔過黃葉村莊涉其徑則幽而深登其堂則軒而曠察其部署竹樹丘壑如閱數十百年之久妙合自然五月而畢耳當孟舉經營之次屬有風鶴邑人倉卒奔避孟舉夷然若無所聞指畫精審尺寸不失人以爲繫心無金遺其身家于于

此見其識定而量遠能使其才波瀾曲折層疊隱現與山水之趣爲一也古之人于所與遊或聞其言得其所行觀其行得其所言無多寡行無小大然明一語叔向識其君子謝玄履展之間郗超信其能爲大將則于于孟舉豈直詞章之學相玄對稱卿已耶石門之鄉有洲錢洲錢之族有于吳者孟舉所得姓也今其世碩蕃以顯而孟舉用雄才大署冠冕其家黃葉村莊又呂心文之五柳心文棄官歸隱小築此地竊比淵明故未失儒中二乘彼趙忠定實生洲錢方寧宗父子之變奮不顧身決內禪之策使宗社

危而復安皆自其識量勝夫無識者一顧盼而失先幾無量者再籌躕而得退步苟能置禍福于度外一發其才而乾坤立轉豈可望之一鄉一國之士孟舉勉旃吾儕相期於一切衆生皆憂皆虞之際以豪素爲寄而非以豪素爲歸也

沈宏畧詩集序

唐詩四分初盛中晚蓋論詩不論世也唐治盛於貞觀詩爲初運詩盛於開元大曆世已亂矣終唐之世無盛治則詩非工於窮工於亂也明之才爲制藝所耗王李鍾譚之徒抵掌而開詩運至於今益盛錢虞山以致亂之獄歸之此四子者爲詩致盛不爲世致亂而世之亂詩之盛不期而會不知其然而然譬之邵堯夫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杜鵑得氣之先者豈開氣之先耶吳越爲才藪遂爲詩藪沈子宏畧詩藪中之瑰異之材也頃士氣不振制藝不足以耗之率走於詩昌黎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觀於詩之盛而知士之不得其平世之亂也予生遭多難時復爲詩時得不祥之句故愛詩而愛詩之不祥者亦愛詩人疑其爲不祥之人也宏畧非不祥之人何以工於詩也唐之盛王孟李杜其著者孟以布衣早死爲不祥不

失爲祥餘皆當天寶之亂摩詰僅以節未敗獲終右丞子美流離秦蜀歿於楚太白乃至長流夜郎不謂非不祥使予甚愛宏畧則不願其工於詩無如宏畧之詩之已工也使宏畧不降志於福澤以王孟李杜爲祥卽可矣然王孟李杜祥而世則不祥此予所不忍亦非宏畧所忍又無如宏畧之詩之已工也詩之盛世之亂如形影隨不如形影似不期而會不知其然而然以致亂之獄歸之王李鍾譚是欲以王安石呂惠卿蔡京童貫之罪罪杜鵑也杜鵑不知其然而然王李鍾譚不知其然而然王孟李杜亦不知其然而然不能爲世間消此亂且爲詩家成此盛則宏畧爲詩之致盛之才予適逢其盛擊壤鼓腹其旁而太平野老之樂已具矣

金子弢詩序

寓錫精嚴金生子弢裒然來謁蓋吾家楚畹翁之孫也出詩一編相質溫柔敦厚得風雅之正徐吐其懷抱則憂時愍俗而不獲見用於世且自度見用亦未能竟申其志欲棄家從浮屠遊不忍割愛弱息或勸以從戎且唯唯且否否眉間精悍之色每於閒中忽露子弢前身爲山東沈總戎其生時楚畹翁巡鹽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蘆夢徵頗異子弢既長一夕夢見其前身之母又一日夢其前身之妻復一日夢其前身之二子忽忽愁歎以爲不祥大母始語之乃祖昔有夢徵秘不言恐以泄致夭今汝自見之故無害子弢雖文弱事涉名義奮不顧身謂生死亡足計者此猶馬革裹屍故習使一旦棄毛錐弄戟熟處難忘亦復何怪然生處宜熟熟處宜生沈總戎必自有皈心三寶之因子弢見佛菩薩僧必喜必依依不忍去倘擇於二者之間豈必膾炙哉古亦有云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今以大將軍屈首場屋乃能操苦竹鎗會家不忙豈非武人所祈響而劣得之則爲僧與爲詩客較親復爲總戎必較疎矣以子弢至性所發爲文爲武出世用世無所不可予爲詩序不主序詩蓋不欲其以詩人自了昔亦有以法師而立願爲大帥者遂果所願或訾其失足佛歸僧舍兵隨將轉別有重輕一聽子弢習氣之深淺而已矣

吳門遊草序

以馮子石良之俊才數不得志於時出吳門遊草相示則吳門山水無遁形有生色矣此山水之幸也山水欲自發其奇必假手於才人才人欲自宣其鬱復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AN, R.O.C.

遊目於山水才人顯用山水山水隱用才人則以才人之不幸成山水之幸淺而罪山水卽爲樂禍深而疑山水寧非下石耶今與石艮約幷與天下後世才人約凡不得志於時者暴足不遊山水遊山水袖手不作詩文則山水不得發其奇而假手之計卽必乞靈於富貴利達者富貴利達常鮮才人不能爲山水發奇卽必奉富貴利達爲才人壽則才人之計成矣石艮乃自播其詩屬予爲序是墮山水之計中也雖然山水之靈見石艮之詩而一喜見予之序而一躍倘有調停於帝之左右者乎則才人之禍庶幾其少息也

汪子倬集序

予以癸巳與汪子子倬遇於毘陵蓋同魏美魏美吾鄉所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也時子倬退然內內然動止訓酢一讓於其兄今戊午子倬過予皆在當湖讀其愛日樓集剛非露骨柔非縱筋樸以立幹秀以舒采盡作者之長不爲時流轉亦不爲昔經遂乃從而論次之雖然予與子倬兄弟交豈直以詩文相標榜哉子倬至性過人篤行孝友退然內內然豈似咸有讓者別來二十餘年猶前日也世之能詞章執

風義者沾沾自喜以爲至矣盡矣或抗激感憤不能容人至無以自容則量不足以受之今夫千頃之陂澄之不淸搖之不濁非若汎濫潔而易挹者大小之用殊也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聞者見者驚爲挾山超海之奇大人視之猶折枝耳海之中有焦石之寶百川橫流日夜注之歷億萬年而海不溢何也遇焦石而俱消也吾之性一焦石也才遇之而消學遇之而消功業遇之而消道德遇之而消乃至見性而見消成佛而佛消使有人焉享大牢而不消與飲勺水而不消大小雖殊其於病與死相去皆不遠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奈何有無量之量而較尋尺之長於衆分衆寸自以爲奇哉然則受有量消無量有受或不消有消無不受諺亦有之禍曰難受福曰難消世有受福而不能受禍者矣未有能消福而不能消禍者也故曰小人硜硜大言炎炎譬之太末之蟲一切能緣不能緣火燄之上緣卽消矣焦石者火之精純出於水而爲性海烈者也子倬之言胸無宿物眼有孤明迴風紫瀾春容以盡變入其中有至大之觀而不見暫溢之勢亦不能以一名名以一得得夫以一名名以一得得皆宿物也有物故不明能消亦無受無受則無宿東

郭順子之爲人淸而容物使人之意也消人之意消而己之意有不消者耶予所論次子倬之言蓋似其人言可襲而取人不可襲而取也人不可襲而取言亦不可襲而取於襲言得其不可襲之人於不襲之人得其不襲而取之言皆一見決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偏行堂續集文之四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　傳湧　編

序部

李灌溪侍御碧幢集序

山林之文與廊廟異通經術者辨理貴微秉史裁者序事貴核尚騷雅者託物賦景貴超各取所長臺諫之文與館閣異厲風采者不貴亢激崇名理者不貴迂疎樂辨博者不貴曼衍務去所短持世有作先觀其奏議而大端定矣灌溪李先生釋褐令東官以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悌著擢御史以清直顯初入臺條上八議皆爲烈皇帝對症發藥務以惇大誠信恤民隱養士氣爲指歸理直而詞和忠愛懇惻溢於行墨之表出按畿南論俵馬驛馬之害爭驛地加派爭類解留津糧備三關戰守區畫曲盡具有回天澤物之功卒以劾監璫陳鎮夷致遷謫嗚呼蓋天下事已不可爲矣烈皇帝天質英明然詳於細疎於大察遠而遺近每爲在旁之姦巧中而不自覺當其譴斥稍過羣臣悉袖手爲不終日之計逃責於局外徼幸於事後先生憂之昌言匡正勢成莫挽闖賊犯京師寃血灑塵枉矢集闕既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曲突徙薪之不用幷焦頭爛額而無聞可痛也弘光繼統不仇讐是尋而修門戶之怨先生官閒曹獨申正誼謂文武諸臣躬負大罪豈得高談定策之勳貽朝廷以幸災自利之誚蓋疾呼夢魘無如夢魘者已就於危亡也於是潛忠在孝視膳問安硯北呵冰牆東炙日當塗貴人式廬致敬或不能邀其一盼始終爲乾坤留正氣稱今古完人讀其詩文清眞高曠入理深置格峻措詞簡未嘗與文壇爭旗鼓而雕章繪句者自然退舍蓋有德而後有言能仁必能勇也先生外和中介是非所存持之不變以是轗軻宦轍當

崇禎之末士大夫如惠風瘴陌路君上草芥民間流於今尤劇孔子曰天下皆憂吾能無憂乎天下皆疑吾能無疑乎吉凶同患君子不可一刻與萬物交疎先生每聞官邪政濁閭閻疾苦詩書崩壞仰屋而歎對案忘餐雖老彌篤或謂此既易代何與吾事夫新故卽移天地猶吾天地民猶吾民物猶吾物寧有覩其顛沛漠然無動復爲之喜形於色者耶予故推先生爲一世眞儒於吾法中大乘菩薩種子久遠成熟以其勇發於仁不盡從文得之稟德而言因言達德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足以頑廉懦立薄夫敦鄙夫寬兼夷惠而比烈也

樹德堂詩集序

天下之元氣見於風俗一人之元氣見於詩以正爲鵠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法也天下之風俗雖壞一人自正則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其權不分上下使位天地育萬物全歸君相彼有君相以來賢者少不賢者多然而不至於崩陷滅絕必有致中和而不見知於世者矣其義不專屬詩而謂之見於詩者詩性情流露之最眞也吳門李如穀先生官憲副以漕事忤大璫拂衣歸里享高年稱人瑞少

喜唫詠老而不衰珠璣錯落每隨烟雲散去令子灌溪侍御搜輯手錄一千餘篇目曰樹德堂詩集予得卒業焉先生處剝運之極不獲大用正天下之風俗顧以回元氣之力寓諸詩不激梟以傷氣不琢削以損神不纖麗以喪骨浩然天眞一出於性情之至正蓋李氏之元氣全矣吳之元氣天下之元氣與之俱全今夫人之心無名無相卷之退藏於密舒之則彌六合天下自壞一人自成天下忽異一人忽同天下總而別一人別而總各不相知各不相到豈肉眼所識而一證之於詩眼以其正也先生嘗語侍御君一

生選詩枉費於烟雲花鳥玩物適情之上今當取其懷古言志關風化感時事有識度有經濟覺迷啓悟者爲我拈出更得見地之友共之此選詩法卽作詩法也先生居心制行恬澹曠達當其蕭然物表三公不易叶詩家之正宗其養心諸格言如寄荷衣籜冠於纓紱間與身在江湖夢遊魏闕者淨穢相去遠矣天下大器惟輕爵祿而置身器外者任之若在器中鮮有舉者故使先生藉甚保衡天下熙熙咸登春臺然尚德不在顯掄功在隱已居器外卽運環中徒以不見知於世爲先生惜非識元氣之樞機者夫不離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世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退然無異於深山之野人而和氣應之天下之元氣亦應之矣賢者不及亡論君子何者有翹然自見之心力與之角以蘄勝勢之在我益以怨而天氣乖益以尤而人氣拂和之所以戾詩之所以亡詩者樂之所以成也必節於禮先正其思思正然後禮得其節禮節然後樂得其和一身一家之元氣操天下風俗之樞機天地不至崩陷萬物不至滅絕匹夫匹婦皆有致中和之責位育之功而況士大夫予於序先生之詩切言之亦先生自處先覺以覺斯世斯民之本志也

濮澹軒詩序

詞家老手聞有桐谿濮澹軒過吳門始見之年七十八矣俊邁猶四十許歲也豪於唫境會所觸可悲可喜可愕一發於詩幾萬餘篇屬其友汰之僅存三百予以陟崑崙泛瀛海窮高極廣天下之人非力所及逡巡不前則以虎丘片石惠山一泓邀之欣然羣往矣澹軒斥其高廣姑以三百篇爲片石一泓何居之高而視之下耶澹軒不欲與鄉里小兒爭冷熱之觀僦居山塘委巷浙之盛澤有濮紬粵之人之所尚客

每歲收買抵金閶澹軒主之受其例所應入者以糊口間有贏則挂杖頭邂逅詞客拉醉酒肆中盡而後已已則杜門屢空不給意豁如也吳俗好事諸挾才藝貧而遊者往來如鶩聞澹軒名必投以詩澹軒雖食貧其所交率天下俊邁雖老意氣不少衰東方朔識蟲怪哉以爲憂之所結沃以美酒卽消今天下物力耗詘士之不能低頭爭冷熱者多貧而遊遊卽益貧常抑鬱無所聊於客舍祁寒暑雨孤唫善病則怪哉之蟲館其身繁其族類交蝕其心腑能抵人於死澹軒之贏錢共醉亦東方朔沃之以美酒之遺乎士有所自負生不遇時或隱於醫與卜與耕市傭舂時復露其一斑以俟世之具眼此皆攝崑崙於片石縮瀛海於一泓藏澹軒於牙儈之內譬如王績自稱五斗先生而日給僅三升美醞自救不了乃發贏錢共醉之興則片石一泓亦欲與崑崙瀛海比高絜廣然則後之攬澹軒之詩何必三百篇於一篇一句一字中見澹軒狂呌千言吞吐四方之全量庶幾具眼耳

姚彥昭詩集序

聞之先正詩不貴使才不貴說理用古多則損格傷時露則減韻予蓋學而未能則以爲此正坐無才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才偏耳才如大將用騎用步用舟用車用少用多用久練用烏合無不如意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思用趙人王翦代李信非六十萬人不可皆偏才也己未秋臥疴半塘桐城姚子彥昭過訪以超玉軒詩集見貽讀之頫首已見予意中詩壇大將彥昭於諸體製如馭衆長不見勢不足短不見節有餘出奇制勝所應有者一舉無不有所應無者一蕩無不無世謂才以法爲轡勒非也才全者德不形而法自具騏驥千里歷塊過都緩急所宜不假鞭影才偏而力大豈免跅弛力小而偏遂成疲薾孟浩然五言近體僅能秀出七言已弱無論古歌行蓋詩流之下駟郭林宗云奉高之器譬諸汎濫淸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淸撓之不濁吾無以測之矣論人如是論詩亦然予於彥昭之詩復見彥昭之人龍騰豹變殆未有以測其涯涘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伯不至於北海若之門長見笑於大方而況納之牛跡先正之言用之卽程不識不用之卽李廣過而問諸韓淮陰李衞公岳鄂王都無是說此眞大將也

顧空山集序

平世之士沈隱於詩酒者多放逸危世之士沈隱於

詩酒者多廉隅蓋以執義爲上安貧而恥進則悻倫
務本其表端其影直宜矣當湖前孝廉李公潛夫行
遯九峯不入城府一時仰其高潔於是志節之流聞
風興起亦有雲合景從之勢則顧子空山其一也空
山天才秀拔善屬文超然塵埃之外從潛夫遊能詩
居親喪盡哀葬其大父母父母兄嫂盡力嫁其妹盡
禮以是家益貧志度益冲澹而自足時復逃禪時復
取醉與同好結社爲唱和之樂甚樂也世之部署丘
壑縱橫觴詠或不能簡束倫物則遺門內之慚潛夫
主張風教而空山諸子等末歸本文質相宣謂非彬
彬君子耶商之俗端毅以有立其亡也夷齊獨伸大
義若提火鼓頑民從而應之使正氣皎然不淪長夜
周運式微東西分邑赧王入秦無一士可藉如痿痺
待盡求一指之動爲難蓋戰國趨利之風所漸也漢
承七雄之敝以羣策羣力爲功故曰尾生孝己無益
於勝負哀平之間吏民集闕下頌莽功德者數十萬
人光武中興乃有不臣不謁之嚴光周黨於是人敦
名節雖黨錮禍烈而于野之戰百折不回繇此觀之
成一代之士風則山林之功與雲臺競烈亦故樂爲
空山表微意不在詩酒若如來教諸比丘少欲知足

可以得道則空山澹遠之姿庶幾近解脫乎不可說世界日用威儀無非禪者有託而逃則未逃以前復在何所豈可向虛空中畫地爲牢削木爲吏又在空山一剿絕而已矣

姚均裳詩序

別均裳姚翁三十六年彼此不相聞頃度夏半塘扁舟來訪各出意外遂得讀其韻語天眞爛熳自然有烟霞散采金石宣音蓋置身於一丘一壑間非塵俗中所能頓放也邵堯夫安樂窩中別有天地美酒微醉好花半開便覺羲皇去人不遠然生于太平無事之日載小車而觀化歷行窩以班春此福故不易享均裳裁值盛年河山鼎沸自縉紳以及細民破家亡身顚連道塗者何限而吉祥之氣獨有所鍾依墓結廬澆花種樹與虎丘片石作忘形爾汝之交天籟一發山鳴川應月舞影而風歌律七十餘歲心逸日休不減堯夫太平無事之樂此福尤不易造夫天下有福一人獨能享之者半存乎時天下無福一人獨能造之者全握于己均裳乃如第五天人一切樂事不因境有直以自力化現無不受用具足則雖移均裳於三災間作之際猶然有兩部鼓吹七重行樹交光

相奏豈止與地行仙頡頏於小年小知而已哉

見山詩集序

寓半塘次法華樹南和尚儼然造焉挹其深致知爲雅人出見山詩集相示詩復雅譬如扶輿靈秀之氣結而爲山其間一泉一石一草一樹無不助靈獻秀者詩家之論僧詩不可有僧氣惡其蔬筍不可有僧氣忽有官人氣亦自不類惡其蔬筍而好其酒肉又不類矣僧之詩妙在不熟有時似熟正得香初花半妙在不整有時似整依然疎影橫枝妙在不足有時似足不妨雲外封泉內湧復以不陋見勝耳古德云似卽是是卽不是此作詩三昧也詩人之詩未嘗不是而常不妙蓋必有超然於意言之表無心而獨得者夫無心而獨得豈可恆得哉余與見山之詩適相遇於天機鳴呼道人唫詠直寄與耳聽俗士之去取劣得數章位置於豹流閩秀之間亦不雅矣

答朱望子送別詩小序

望子與予契闊三十七年今夏重見於半塘喜甚有四詩秋杪予欲入臣山望子送別有二詩引東坡怪石供例以前詩當前供後詩當後供予以一肩收佛印參寥兩供予則貪矣望子之情較東坡爲重何者

東坡以餅易石自然餅俗石雅望子以詩代石更覺詩靈石頑且喜佛印是住院長老耳設如澹歸入臣山天寒路遠行李內添卻數百枚石子加以古銅盆一石槃二亦累墜不小則東坡之賺佛印又不如望子之恤澹歸也石之勝有皺有瘦有透齊州之石無之望子詩才高妙蹙疊之波方其皺巉巖之骨方其瘦玲瓏之致方其透尺幅山水萬里爲遥望子覘予厚矣雖然窮居士窮比丘冷對冷硬對硬不知何時是了則吾兩人全體俱是怪石望子供澹歸澹歸亦供望子不合和予唱汝今入傳說石言於吳作妖作

祥幾成禍事

陳彥達詩序

情交於境而發爲詩情不極其鬱勃則詩不奇境不極危且險則情不鬱勃詩推盛唐以老杜爲冠唐詩盛而唐世亂老杜當其阨涉危險之境蘊鬱勃之情以發其奇雲間吳日千高行士也詩宗盛唐不落中晚一語吾友陳彥達推服日千稱士林第一流其爲詩宗日千欲劘老杜之壘而奪其軍一何壯也境之極危險納於死地流離道路窮且餓老而無所歸老杜兼之老杜中年潦倒獻三賦試集賢得一卑官遂

陷賊中僅完其節彥達值革運棄去青衿薄糞鱸鱠長少以老雖食貧不至荷鐮同谷拾橡秦川猶有做廬足以容膝則老杜之境之危險深於彥達彥達之情之鬱勃宜淺於老杜而詩之奇何以相及也老杜窮於服官耳麻鞋得見天子轉徙劍外尚聞收京賊退之喜彥達拭目傾耳於老杜所望不可得今且老矣此一鬱勃不淺於老杜則老杜四危險亦不深於彥達宜其詩之奇之可及也彥達性逼脫好飲酒妻死不娶無子以猶子爲子能敬且順老杜終日瑣屑於老妻稚子間既多苦趣時陷重坎垂白一子殁欲

歸襄陽故交零落輸心於少年輒遭掩口亦飲酒負氣狹中卒以客死則彥達於情之鬱勃善自寬於境之危險善自減其天姿勝老杜遠矣董養水與彥達莫逆好謔呼爲九製以其祁寒暑雨長在途中覓友生共談讌蓋得蒸曬愈良云予謂此彥達期願之徵也人之通脫者天機所發過而不留則懊熱自輕人道陰陽之患無以中之彥達爲詩至百餘歲宜有過於老杜者當是時予已化去不克見姑以今日之敘作後日之驗可乎雖然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忽而老忽而漫爲詩至百餘歲或有不及於

老杜之懼更當勸請日千久住世間作敲推之助也

沈友聖詩序

君子內行修潔外輔以文謂之成德世趨日下至以文人無行相標榜奚怪乎三災益熾卒莫之挽也雲間故稱才藪然所尚忠孝大節士林正議不甚假借沈君友聖尤挺勁若寒松之秀於霜林雪磵君家孝友世嬗自其曾大父完微公大父孝水公始著然年皆不永至尊甫坤仙公式弘先緒丁末造抱道以終君淵源既長進德修業如河赴海不待增而廣不待濬而深性疎朗意有不叶語無回互人或目爲狂亖以狂不可辭君蓋古之辭而不蕩者也若廉而不劌直而不訐抑亦兼有三疾非今之太上之民歟君嘗遊金臺顧侍御一見訂布衣生死交未幾侍御巡鹽兩浙首修式廬之敬傾動其郡人吳司業梅村爲君助喜曰生有此遇獲陸賈橐中裝買田宅給妻子可以杜門著書矣君顧笑吾自照鏡面如楪子大豈容有此與國君同食肉而終彼所謂大祥者安知非吾之大不祥耶侍御力爲之地君力辭卽侍御亦詘其不情侍御歿君徒步數千里往哭之石埭姚令六康嶺表名士延君修邑志其重君若臨邛令於司馬長

卿也君一無所關說令置兩童子於獄君聞其冤試以文憐其才將入解之晨起方飯或報令坐堂皇復取兩童子嚴訊君投箸而起行不能成步長跪縣門者大驚吾令君上客豈有激其怒者疾入報令令大驚疾出掖君不起曰吾爲救某某令曰先生以片紙命之敢不釋柰何自輕君曰吾不自輕誰知重此二人者令疾釋童子送君寓立還其家當是時君義聲重天下令知其憐才且恤其冤愈益重君君之名益重家益貧世之人之謂之狂也故宜君有俊才豪於唫爲文千言立就然不關於綱常名教不輕作也人亦不敢輕有所請好與成後進率以內行爲本采春華遺秋實輒動色相戒人益以是嚴憚之所著述凡若干卷予爲之序於文畧於行詳行取二事卽君家學敦本之義不敢以卮言穢其素業云

沈雪峯詩序

沈黃門雪峯雲間節士也尊人雲升先生總督兩粵以少司馬里居抗守郡城不下清城陷死於兵君抱家國之痛間行海上思有以用其智勇久之勢無可爲乃還託服緇流有會卽朗唫無人輒慟哭其詩一出杜甫悲天愍物沈鬱頓挫不啻神似然以王孟之

清標兼高岑之爽氣蘊藉風流獨見本色不復以恆
似爲工此其所擅場也名姝蔻含爲妬妻所毒得救
不死既改適人亦不從曰欲得能詩如沈雪峯者竟
歸君君家破窶飧不給蔻含盡所有佐之十許年蔻
含沒久之君亦歿君雖忠義激發而天姿雅澹自然
超越風塵之表間語同志凡爲雲霞必無渣滓公等
眞爲雲霞矣笑指其子曰吾柰何有此渣滓耶一坐
咸仰其高韻予謂雲霞不得有渣滓然雲霞不得無
雲霞君烏知渣滓之非即雲霞蓋不屑留種世間而
已悲夫悲夫用世之士兼以寃憤則必火焚礁觸霆
擊潮驅君猶烏衣巷王謝家風也謝玄能破苻堅之
衆使八公山草木皆爲晉兵君厄於氣運終不獲稍
申其志事之成否何常直所遇有幸不幸耳杜甫自
許稷契時人未之許也至於今目爲詩人甫以長安
庶僚潔身歸國以救房琯竄老迄死不悔立身介然
合則留不合則去即依託最久如嚴武時露崖岸無
側媚取容之態君不獨重其詩予亦不獨以詩重君
藉以表微報徐子鹿公之命鹿公於君爲生死交此
序其所屬也

張嘉樹詩序

雲間張子嘉樹直母夫人之變哀毀過情九日而殞士林識與不識無不咨嗟出涕各生敬愍尊公帶三先生輯其遺詩蓋有不可不傳而不忍見者老淚欲枯亦今古傷心之事也嘉樹少稟異質書過目輒成誦工古文詩詞旁及字畫皆有逸羣之妙與其才奪其算故疑造物之夢夢予謂不然李賀騎馬郊行小奚奴背古破錦囊隨其後得句即投之年雖不永爲帝所召賀至今未嘗死也賀僅詞客不用於人而用於天若嘉樹之才本以不至性獨行之孝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必千歲厭世哉世之人知有人壽不知有天壽不知有本來無盡之壽即順俗而指爲死不過離合之際情所宜鍾耳語有之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夫有鴻毛之輕而死者無泰山之重則不仁有泰山之重而之死者無鴻毛之輕則不勇嘉樹生不虛生死不浪死故以死孝爲重於泰山則輕於鴻毛兼仁勇而斷彌留之一息當其痛不欲生九日一念惟知死者之可追不計生者之可戀即垂白嚴君有不遑顧況於既亡後之弱息況於幸存後之浮名夫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天合之感勃然而興矣工詞章負疾倫紀往往而是文人無行爲天下薄讀嘉

樹之詩而後知至性獨行之爲風雅之本也思無邪之指未墜於地豈非以鴻毛之輕成泰山之重嘉樹於是不浪死若夫死而不亡則嘉樹別有生有以識其不虛生也則造物者夢夢而嘉樹不夢夢又以呼天下之夢夢則嘉樹本來無盡之壽之所變現非天與人之壽所得而盡者也

王子武詩序

才以乘運運有足不足之時君子深觀其理則至足之數全操於己此福德之淵海也雲間故稱才藪名家以百計今所推王氏最盛王氏之有子武玉立秀出比於五常白眉乃益驅史館甄居孟季之後得以奉農山先生色養益肆力於風雅或不能無足不足之疑夫君父之道以臣子之才爲天下用不私用其臣子故君父有交相讓而天人之數應之士大夫一旦服官東西南北惟君所命堂上二親有思而不得見見而不得久者矣曹丕爲魏世子賓朋滿坐設問曰得不死之藥一與君乎與父乎賓言與君或言與父言與父者不敢堅邴原獨無言舉乎詢之原聲色俱厲曰父也四座屏息亡敢更措一語今也王氏有三不死之藥二以奉君一以奉父趨庭舞綵對客揮

毫每進一篇農山先生爲朝夕喜子武天倫之樂事故人間福德之淵海也子武之詩典碩而清舉流麗而法幽而能與情俱出宕往飈發而能與理俱入建鳳樓傑構踞江山之勝時有卿雲五色籠日月而覆其上正恐富貴爲來逼人耳柳汁染衣杏香襯馬遂與孟季連鑣天路將有所愾然而深思欲歸子舍竊浣厠牏不可得至足之中能無不足之歎乎則子武繇後思前繇今思後寸陰是惜小不足之中已操至足之數矣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救趙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兵凶戰危猶不以閫外之勢傷門內之情此亦君父交相讓者而人子之心從可知已天之所以與人重於三樂輕於王天下益可知已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最不可必子武所深自幸而蘄相保又可知已於戲王氏之盛非一世再世而盛也子武曾大父貞簡翁潔類井丹正齊王烈門下士有服中見者家爲設飯翁曰汝於禮不當飲酒卽舉觴自釂予以知王氏之家學淵源若子武之詩之才則藝苑英流發揮無剩不待老僧饒舌也

張洮侯詩序

雲間名宿有張君洮侯人稱爲窮孟嘗以其食貧而好客云澹歸曰今之孟嘗窮古之孟嘗亦未富也四公子中春申最富孟嘗最窮楚地盡百粵象犀珠玉之珍甲於天下楚王春申所立獨筦國柄自擇封於吳登龍斷而左右望殆於一網打盡故最富平原與趙王昆弟而友愛信陵與魏王叔姪而猜疑孟嘗雖爲齊相君臣之間數變每不能安其身食邑於薛邑人不足供客使馮驩收責驩以所收椎牛釀酒大會薛人盡焚其券孟嘗如雪上加霜意豁如也愛驩不衰食客不少懈故曰孟嘗最窮雖然以洮侯較薛公

一布衣耳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家無儋石之儲而好客古孟嘗卽不能與春申爭富亦不能與洮侯爭窮則窮孟嘗之名故宜洮侯獨擅矣洮侯爲人浩浩落落論議風生或相擊難必申其所見有盡敵而止之槩其詩亦浩浩落落自申其所見盡敵而止計工拙於格律聲調間纖穠刻畫非其所屑也窮與詩相生相成亦兼擅亦獨擅古孟嘗既不能與洮侯爭窮又不能與洮侯爭詩僅以一薛公傲布衣無論洮侯不受薛公亦不爲何也薛公非富貴人也人見謂薛公富布衣之詩亦富薛公貴布衣之詩復貴是造物者

以洮侯之詩當薛公也詩可以當薛公則薛公不足以累孟嘗於是兩孟嘗皆得擅窮名而不相讓彼爲富者惟恐有一人損其毫毛不敢好客故布衣好客尚已王公而好客亦必具有窮氣骨窮心眼而後能之窮氣揚窮骨剛窮心達窮眼闊彼爲富者閉戶搖手不欲聞而況於見乎故以出孟嘗之窮而入春申之富春申之食客文信侯之著書麾其羨財市名而已同爲竊國之行卒死李園之手豈得與三公子並稱哉

陸林士雜曲序

林士才高學廣今之子雲極其思致可以草玄可以反騷可以獻賦乃降意作曲子其微奧仍是玄幽靈仍是騷博衍仍是賦惟尖新一派爲填詞本色錯綜流露別開蹊徑都不從人間來白樂天詩使婦人豎子皆可解如郭恕先拉負販儔共飲曰吾所與遊皆若輩耳林士曲子卽學士大夫俱不易解如西方化人謂周穆王宮室陋而不可處侍御者惡而不可近酒肴腥穢不可食飲攜之遊其所居莊嚴珍異無可比無可名狀此皆一肚皮不合時宜也或以度曲宜便伶人林士尚不欲便於學士大夫豈問伶人然使

學士大夫不解與伶人何異蓋以林士之筆不夢如椽則降意於此故自感慨不少司馬長卿著犢鼻滌器市中計其嚬笑舉止飄飄悉具凌雲之氣若待賦大人而後識之已滅卻一隻眼矣然則欲識林士不必玄不必騷不必賦達磨泛海漫詞度柳樹貨郎兒偷乞觀卽漢武帝恨不同時之針芥長門千金之賈卓文君亡奔之琴心也

單質生詩序

余至雲間過白燕菴晨露未晞寒風四襲徙倚於竹邊亭下思單子質生之遺韻不可得爲悵然久之有詩貽其嗣子孝求蓋質生之歿已十餘年矣白燕菴者我國初袁御史之故隱袁有詠白燕詩一時傳誦人稱爲袁白燕早年乞休歸老於是質生每誦故國飄零事已非之句爲泣下葺數椽奉佛自御一衲花朝月夕悲歌慷慨一寄於詩詞質生天才本自超逸遭國大變感憤旣深沈鬱頓挫之風更與筆濤墨海相激盪宜其賦詠之益工也質生性冷峭不能俛仰從俗又好議論時政得失郡守心銜之適有狂僧稱朱氏某王子頗扇誘羣少年事發守訊其薙染所在曰善知識所守遽曰是單質生耶卽列其名上變與

淨慈豁堂嵒公俱繫金陵獄卒無左證會有持公義力解之者乃得歸然拘幽三年郡守已破碎其家矣昔高皇帝懲元季官邪所以治貪墨吏者至嚴吏惴惴救過不給毋敢以私意魚肉細民而況遺老故楊鐵崖諸名宿皆得優游嘯詠終其天年蓋不獨懲貪實以勸義凡爲元臣如劉青田功在佐命不得爲宰相宋濂溪眷禮不終危素至謫守余闕廟故忠節之標庶士興起建文坐享其成今此道不講吏得摧殘無忌舊搢紳有中人之產率不自保東南半壁取之近三十年反者四起朝而秦暮而楚又因以爲利此勸懲道失亂之所繇作而不止也故英主有大畧無務以勝國之節士爲新朝之頑民使君臣大義深切著明夫君臣大義二主之所共深切著明無所益於勝國之亡而能爲新朝資觀感則正人心厚風俗其功直與佐命等余序質生之詩表其大節因有槩於官邪而歎取舍之極不定也若質生以節而掇禍則人臣之分所自甘耳又何道

顏修來詩序

鷲峯氏以正法眼囑授摩訶迦葉大闡於震旦復聖顏子尼山氏之正法眼也早世無傳書然予聞顏子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書傳於海外其國誦習尊信或攜以渡海率有風濤之阻沈諸水乃已卽熟讀而歸至此一句字不復記迦葉之宗不訖於西方顏子之教不畫於中土抑何相似也世謂顏子有書不見於經傳疑其近誣顏子稱德行第一爲天上修文有德者必有言豈直退省之私宜與尼山氏道妙相發若南華重言十七所引正自不少必謂顏子無書亦疑其近謗頃者復聖之裔修來吏部以詩名獨冠十子與予相見於雲間獲攬其樂圃集如聞咸池之奏於洞庭之野也吏部君方當用世寧蘄以詩顯詩則有蘄以吏部君顯者

其對揚祖烈蓋承尼山氏之記荊乎夫詩德之成政教之合而樂之文也顏子問爲邦尼山氏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皆受命之君更姓改物損益因革事其戒以放鄭聲遠佞人又易所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不易之法也予嘗讀而疑之尼山氏有王天下之德當其時春秋將爲戰國殺運如燎原不可以撲書社七百之議起顏子首爲子西所忌顏子亦王天下之才也一君一相三年風行薄海諸侯相率而朝之伯魚不足傳尼山氏爲堯顏子爲舜允矣於是乎早世而尼山孤王天下之勢卒不

得就世有英雄而不聖賢未有聖賢而不英雄者三代哲人未嘗以王天下爲諱迦葉一宗猶奉別傳之旨顏子單行海外不爲尼山氏作副車亦英雄之槩也夫以至聖玄鑒傾注於陋巷一人得地則子西畏之如彼聞聲則莊生重之如此後之豎儒一目爲通穎謹飭少年竊措大耳豈不寃哉昔齊桓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予爲吏部君雪六十七世之祖之屈不專序詩吏部君天才英絕其詩沈鷙深入出以簡銳兼有得雄之力進而作輔朝廷舉直措枉奉大君之命銘鼎於復聖廟中模樂章配雅頌不讓簫韶九成顏子欣然其來格曰靡靡之音吾家其免夫其無負尼山氏昔之記荀之言夫則詩故有蘄吏部君而顯者於樂圃觀始不於樂圃觀止也

趙二火詩序

趙子二火秀蘊八閩有絕羣之目少年時爲詩語必驚人以古拘險削爲尚後劑以雲間婁東之法入盛唐作者佳境杜子美云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嗟此老倔强顧降心於一穩字可異也養生者至安與和而穩用兵者至整與暇而穩居室者至完與美而穩二火居九峯三泖間日益困并作客但不得穩欲走

四方走四方有友主爲客客者虬髯公也有友客爲主者張建封也二火旣無此遇匿其全主之名遺詩爲客交於賢豪長者倒屣爭迎復據全客之實遺詩爲主連類呼召諸賢豪長者適館授餐至於第宅奴婢金玉錦繡無所不讓使二火享其全主之奉友主爲客友客爲主不出於詩詩之足以重二火如是然二火之所出也今人未嘗無所出不能成其所自出譬之劉景升兒子豚犬耳生子得如孫仲謀江東亦穩然則二火之詩穩二火送窮之文又穩矣

廣東通志序　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天子御極六詔歸我版圖率土大定武功旣章文德用顯乃命儒臣修大清一統志下郡邑各徵文獻彙於行省上於京師於是廣東通志亦粲然告成某屬以官序颺言簡端嗚呼人爲天地之心詎不信哉中古之世百粵爲荒服最遠秦滅楚始置守尉監趙陀乘亂擅國四世漢武用兵內屬爲一至於唐交廣節度或爲宰相迴翔地自餘守令以處遷謫宋之初吏多土著包拯守端州請一切銓注士流中朝憚之南宋以來遂稱善地歷元暨明人文蔚興與吳會抗衡瘴霧潛消毒螫不作雖曰天時豈非人力哉嘗陀

劉隱之屬皆自北產而官於南宋明末造播越至此欲苟延一綫之脉卒不可得然其故家遺老衣冠文物往往萃焉足以移風易俗世其親賢以傳樂利今之地猶昔之地今之人非猶昔之人一治一亂一質一文相尅相生能事在手搏捖造化人爲心天地爲身轉氣數而不爲氣數所轉類如此矣齊州四方之東也嶺表東方之南其卦配離於五行爲火火水妃也乾再動得離而爲同人五動得離而爲大有則見龍飛龍應之陽不取於陰孟不大坤再動得坎而爲師五動得坎而爲比陰不附於陽不至我國家起北之東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囊括坤維成大一統之盛邇者滇池逆命師武臣有不習之利維茲南海上下交孚忠順不失合黃裳元吉之占不迷方於南前坎離逼乾坤位卜年卜世萬代無疆則今之人非猶昔之人今之地亦非猶昔之地何也重離之照發自北極必虓炳於南垂也是故屯蒙未啓有虞氏即奏九成於黃圖之麓有開必先無微不著逮四千年際我新朝稽古右文之化一統志成而廣東之志亦仿條理以成始終其若如響後之攬者識搏捖造化之能事其權在人無容以七尺一隅自囿於古今氣數之域

而爲其所轉也是書總裁爲某官某分修爲某官某鼓吹休明具有勞勩某藉手觀成其敢辭弇塞之愧

賦役全書序 代

賦役者治天下之本計民命之所繫也其要不出於三征雖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將以養之非朘民脂膏以自養任土作貢因事効力一如不得已而受故曰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嗚呼養之爲職而忍以殘之爲心哉間嘗疏觀古今賦役之制輕者必治重必亂亂必由官邪治必由政舉政舉者期於措刑官邪者底於用兵然則攷其賦役而人事得失國運修短皆可見也粵東南極海西北走江楚踰秦嶺而控潮陽跨雷門而挾瓊島地方數千里爲五嶺壯然其賦不能當吳會一大郡蓋近山則磽确鮮收瀕海則風潮多患逐末則田功半廢善盜則村落時墟亦其勢然也尉陀建國漢唐分使民夷雜揉羈縻之意猶有存焉劉龔稱帝殘民以逞市吏竭小販而漁富民充大官之肉宋祖滅之害未盡剗今之雜稅皆其遺弊也勝國之初留心恤下稽覈戶口不取贏餘或有元時萬家報存數千戶者以戶計丁以丁履畝於是開屯田而減民戶之賦役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百年餘既庶且富播遷之際兵冗將驕誅求日甚爲我畝民然攻戰未已石糧承役或費至五十金而贏百金而縮不免益深益熱之歎今上御宇歸其任於文臣吏知奉法民稍息肩六詔首逆需索紛紜額外所取倍於舊章官吏貪緣爲姦所科復倍於額外蓋粵東之民至今日而困已極矣頃者賦役全書告成試一悉心考證何者爲古法而簡何者爲新條而繁何者恤民力而得外藏何者益國計而生內蠹尚有昔非經制近入章程舊是可已之追呼今作不刊之舉劾興言及此宜有痌瘝而況塗面自營啜汁共飽流毒在下歸怨於上耶予願與仁人君子朝朝夕夕如上帝臨如大君命不敢稍踰分寸以負朝廷愛育黎元之指吾民庶幾有起色乎予與氏曰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是猶有畏心焉今也懸其籍於八達之衢人人而讀之而爲吏者視正額如故紙奉橫取若雷霆則是書也僅託於愛禮存羊而已夫爲天子養民之臣而遂爲天子殘民之寇顯有人非幽有鬼責其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重修韶州府志序 代

中天之治文教始顯故仲尼刪書斷自唐虞其間有

紀言有紀動而禹貢一篇山川土田氣候物產指掌畢盡十五國之風陳於詩七十二國之簡冊定於春秋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六經之成其五皆史經之體也謹嚴史之體浩博浩博者所以爲謹嚴史者經之地志又史之地也韶爲廣東壯郡某下車首索郡志闕佚而不修者閱八十年兵火之餘典章耆老畧無可考顧四境之流移未復習俗未變守土小臣拊循嗅咻之不暇僅於退食辨證是非別加朱墨蓋日月一至焉猶未就理適奉省符下郡取各屬乘刪定而獻諸京師簡大清一統志財擇恭惟我皇上誕膺天曆統一區宇山海大荒之經威德咸被其俞輔臣請豈欲誇耀百代蓋將昕險易察貞淫一道德同風俗不出九重之內而四目四聰明達無不遍縞伏自念於天下有嶺表嶺表有韶陽不過太倉稊米聖天子邇有不泄遠有不忘韶陽雖微土地人民政事三體皆具獲備諸侯之寶列於王庭固千載一時也乃檄下六邑令刊正故藉網羅新見取向所朱墨未竟者彙而次之爲七志論麗以三十九條述二十四義例成十六卷雖學術謭陋有愧於浩博然附列郡之末當謹嚴尺寸之地非僭非濫亦其分也語云兵莫強於

秦財莫富於隋地莫大於元維此三者非吾君與相所藉以弘宣文治卽必有載筆爲史取義爲經者守土小臣幸得觀大成以對揚休命使百代而下猶能賢其賢親其親樂其樂利其利則卜世卜年軼三王而比德唐虞克鞏皇圖於至久至大某藉手於今効細流納海之貢死且不朽

新修曲江志序 代

曲江舊無志以其麗於郡郡之志皆邑志也新昌潘尹復敏發憤創始五河凌尹作聖繼之體裁備矣今天子治定功成可儒臣纂修一統志之請部符既下韓瑞首被郡檄續緝成書既竣事俯首知幸亦戢心知愧志之難不殊於史古之作史者老於承平之世討論卽易生於變革之時蒐訪亦難合八方而爲史恢詭譎怪動人之視聽卽易畫一隅而爲志簡狹孤陋擴己之聞見亦難則欲曲江之書與天下並駕其不足以爭一日之長者勢也雖然曲江古爲荒服由西漢始內附二千年前有虞氏不鄙遺其山川民物停和鸞攝袗衣歌南風於皇岡之顛他郡邑未敢望焉今之去漢又二千年奇材異能間代數起閱其志不必如簡狹孤陋所云顧韓瑞戢心知愧者奉職無

狀未易以解慍阜財之風承有虞氏之德音以仰荅
興朝也論者謂韶陽僻遠久安然自崇禎初洞寇入
犯殘屬邑以及內地攻圍郡城十餘年間驅除再四
僅保孑遺蓋與中原河北亂機相應至於負山阻海
大創羣孽近在康熙三四年間其先大調發大搖役
瘡痍未愈喘息未蘇民帖席而臥亦未有幾時冀以
生聚教訓速奏上理其道無由韓瑞安敢黼藻太平
遽爲曲江慶今所披圖按籍戶口之息耗土田之荒
易輸將之先後盈缺阨塞守禦之堅瑕風教淳澆人
才荅奮古今盛衰瞭如指掌故可不言而喻矣夫地

之開闢屬有時會昔者鳥言卉服之儔不識上國冠
裳而有虞氏翠華貢止使一泉一石猶得分大聖人
之榮名今天子軫念黎元固將跨百王而越三代則
以有虞氏之遺民附輶軒而納諸天闕爲明見萬里
一助解慍阜財之風不出宸居行於嶺表曲江亦首
被之韶石羣峯更爲百獸率舞韓瑞船逢其盛歌九
如稱萬壽四千年前四千年後隨踵至而比肩立使
後之志曲江者取爲故事第一自今日始能不俯首
知幸

新修仁化志序　代

今上龍飛之歲混一天下東西南北無思不服風被十年化理淪浹乃命儒臣修大清一統志部符下省取郡邑成書以獻於是太守馬公檄行仁化討故牒編新紀具如五邑之例應瑞待罪於縣三載兢兢奉職懼不足稱任使幸際大典俾遐陬僻壤獲從圖籍之末覩光闕庭敢不盡力顧仁化於韶人材物產遜他邑遠甚曩爲令者或患苦凌忽棄不志自明萬曆司馬暐始創之於今八十年中更兵火故老遺書漫無可攷懼不足備綱羅貽聖作明述之誚又伏自念地有小大事有繁簡而理無異同如人之身修短肥

瘠美惡殊矣五官百骸未有或殊者應瑞所治亦有人民亦有社稷有政有教皆在同文同軌之內豈庸以簡小自弱且地連江楚獨當二面尉陀所恃以控制上游勢不得輕由唐建縣千有餘載迄於今儉樸之俗不遷而刓敝稍甚吏與民望九閽不啻萬里劣得繪形勢指畫事情引陳詩納賈之誼如親見古帝王於巡狩雖小國諸侯無倦清問豈庸以簡小自置則斯志也文不足而質有餘即珍錯非倫十畝閒閒桑麻相映野老雜坐較雨量晴麥飯菜羹澹而有本其猶元魯山連袂歌于蔦之遺也謹訂訛刪冗拾遺

續絕別爲八紀三十條藉手報郡備大一統細流抔
土之納述其時義以序

烏程金氏家譜序　代

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蓋先人之靈
爽聚而後人繼志述事之能於是出矣譜之義亦然
然不敢以僭且濫行之也廟之爲制親盡則祧而況
於非其類者李知誥養於徐溫以得位乃擇唐之諸
王爲其上世卽己亦不知其誰何世皆笑之狄武襄
既貴有持梁公告身并族譜以獻者武襄謝而卻焉
君子嘉其不僭不濫得尊祖敬宗之正也粤東閩帥

金公國瑞少丁不造兩尊人早歿其於會大父大父
僅識名字耳矣所爲譜舉遡三世而止卽姑蘇之族
不敢輕合蓋其愼也春秋譏世卿魏晉及唐乃重門
第然則孤宗崛起寧遂爲甘借崇韜之氣燄若元老登庸諸胡帶合不掃土盡耶
以不知誰何之祖宗視不知誰何之子孫非類不歆
與爲人後者不齒則國瑞之致愼於此首清僭濫之
源卽開嚴正之教可以承先可以啓後余於是乎烏
程之金氏之久且大也

袁重其負母看花圖序

袁子重其負母看花時年六十一吳節母八十八矣病足不能出戶外午月櫻葵盛開重其負以就花徘徊翫賞喜動顏色久之語重其汝亦老矣力將不勝重其呼婦子設牀褥進酒盡歡是歲季秋母卒悲哉此樂亦難常乎此人間所少之事即人間不可少之圖也欲爲孝子則宜貧賤使重其富且貴張筵陳樂叱女奴輿太夫人坐豈復船親以石建之孝每休沐竊從侍者取厠牖自浣萬石君恭謹尊朝廷義不私其臣治褻務建爲之不敢使知之比於竊云淨飯王毫世尊身自負棺四天門王爭相負世尊不能獨負其父於死重其乃能獨負其母於生推人子愛親之心寧直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抑亦聖不如凡雖然非父母之所期於子也楊夫人已老雞鳴而起作粥一釜以食婢僕曰毋使饑寒而服役子孫更諫更請代不聽楊夫人好行其慈無以成子孫之孝蓋壽而康耳重其之母病足而後重其得以成其負也舜之父頑母嚚而舜得以成其孝然則推父母欲成其子之心無病不如有病賢又不如不賢雖然非人子之所期於親亦非親所以自期也至不足之中有美焉至足之中有不美焉足不足境也美與不美存乎心心

全則足不足皆美重其所足者母賢而已不足於富且貴而有此美不足於聖而有此美不足於母病而有此美則美不美果無與於境也人能自信其心行之加力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豈爲異事予以庭前之花爲補天之石則重其之蹙蹙於庭前負其母徘徊翫賞而不倦者非立極之足歟其果有待於斷耶否歟

翁母表貞集序

乾用九坤用六六以剛爲用九以柔爲用剛不能柔柔不能剛謂之無用世論婦人以無才爲德非也天下豈有無才之德哉乾坤二卦疑在初與上乾之姤陽在下者亟於自用變而柔則勿用矣乾之夬自處於無用聽其決而去之不去則亢知退知亡知喪皆以不用爲用也柔者陽之才也坤之復柔變而剛以履霜爲前車之誡孔子曰由辨之不早辨也柔而無斷則不辨剛故辨斷故早坤之剝在野一龍與羣陰戰嫌于無陽蓋義憤之所發也幸而勝機亂世反之正不幸而敗其血玄黃不死亦傷聖人尊之爲龍不言吉凶此非吉凶所能繫也外則忠臣內其節婦乎用取永貞柔者不能貞貞亦不永然則剛者陰之才

也由坤六變而深觀之未有不剛者坤之師動而直以方剛則不疑其所行坤之謙無成爲柔代終則剛坤之豫堅忍之至至于括囊坤之比陰變而陽以居五位則體始正四陰下之其象爲裳陰不剛則不貞不貞故不終用順以健乃可大終發才于德其用不窮斯翁母浦孺人所爲克成其節也夫守節而無才雖米鹽瑣屑之務叢脞不理況能教育遺孤以啓後胤更襄大事仰妥先靈枝梧于震風凌雨俾無外侮耶是故配德於坤之六動初矢死而決志撫孤蓋其辨也坤之復也直方者不疑其所行柔則疑矣坤之師也其夫子不終伯氏亦不終而代之終代之者爲未亡人也坤之謙也緘密茹荼疾言不出諸其口遽色不見于面坤之豫也主母而居主父之位上下順而服之坤之比也其猶未至於戰也則時之爲乎然而其血殷然漉必膺之汁下報九京坤之剝也嗚呼凡爲忠臣與節婦者必有大戰義與欲戰敬與怠戰戰之又戰以成此功歲月逝矣思不及終譬之尉遲敬德解衣投地出其瘢痍悲夫此皆鋒鏑之餘爲之君者不禁流涕而撫之矣婦人之才不越閫內雖有旌表聲色泯泯翁子振公乞諸詩文壽于金石剛柔

錯而成文故報之以文子爲出九六互用之義盡六爻撥揮之情配節母永貞利用之德尤重其才夫以無才爲德是以無用爲德也土木尚可乞靈韉韝猶堪執業天下豈有有德而無用者哉

表貞冊序

有子而不孝不如無子不幸而寡且無子則慈之道必有所寄寄於後母其常也庶母乳母之分卑卽盡孝與不孝尤不可定南六鈕君爲其祖姑沈節母表貞非其子而行子之孝何也南六生而無母節母實鞠育之節母寡且無子以其慈寄於南六南六卽以其孝寄於節母此施報之不爽者然事出於母子之外亦情深於施報之中矣奇南之香有生結有死結有飛結生死二結在本樹飛結離本樹而結於他樹其香特異母與子聚而孝慈比於生結母無子子無母其孝慈比於死結祖姑行母之慈內孫行子之孝比於飛結南六之爲節母表貞慈孝之香流而特異此非超於生死二結之上者耶予嘗於詩餘識沈公際飛想見其人未聞其家世節母之慈南六之孝不比於正風正雅別成

一母子之局其亦詩之餘乎世或謂詩餘不如詩蓋未知有子而不孝不如無子之義者也

印確序

予於字學不習古文然篆法隹惡意所揣摩畧得三四蓋與楷法同一理也嗜古或拙趨時太纖恃天資者手滑執成格者神死譬於刑官妙得法外意印者以刀爲筆亦近於刑記曰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爲刑有律有例例爲時律爲古以意而舞文守令而不察於情皆非能治獄者郤子又節妙於印章目其所集曰印確則有一成而不

變南山可移此判不改者矣今之人有意見奇至詭故不經矯之者常過於正正不見正奇不見奇神行乎其間而後入化諸葛武侯作八陣圖於蜀江平沙之上徒見卵石漫漫六十四葩卒無由測其門戶桓溫曰此常山蛇勢也春江水發轉石奔雷一切蕩然無復存者及其水落沙還而漫漫卵石不移一步不失一拳是之謂確然則奇正無形始叶潛德六龍之德不出一潛識此意也可以學易可以用兵可以能文可以經世嗚呼又節之學之行亦從此達矣

贈任石攻寫眞序

將軍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眞只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丹青引傷哉其言之子美蓋自道也曹將軍挾其絶藝不可一世子美爲下一必字則不佳之士無容邀其一盼矣更下一亦字則雖佳士或不能邀其一寫及其尋常碌碌行路悠悠不擇而貌之又下一屢字則不一而足士處窮途欲放出一雙青白眼睛人旣不許己亦不能豈不傷哉乃寻寄錫德藏有鹽官任子石攻偕周印臺儼然造焉請爲寻寫眞寻愕然辭謝不可得石攻其以寻爲佳士耶尋常行路人耶石攻傳神之妙聲滿東南其非飄泊無聊丐斗升於窮途明明甚其不以寻爲尋常行路人明甚若以爲佳士則寻故一衰朽禿子無所短長石攻擇人之眼未應太濫抑有所聞而悞耶抑石攻以無擇爲門庭耶抑石攻炎涼之念已消特相尋於寂寞之濱耶寻則屬有厚幸然因是而歎石攻之識量爲不可及也曹將軍飄泊時所貌者幸皆尋常行路之人耳設遇一佳士忽語將軍云何前倨而後恭將軍故當措身無地則將軍可憐之狀不在窮途其至尊賞識意氣如雲未免因勢而高則隨勢而下亦自因眞果正不如石攻平易廣大隨地隨時人尋我

我尋人無可不可總不見有一人兩截之痕爲清淨解脫安樂法門耳或曰澹歸向石攻得一佳士之遇便與曹將軍分左右袒是亦未然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世間人行得去時只管行去忽然行不去著實可憐不妨借石攻之量作一劑冲和湯也

三友傳序

夏考功作三友傳一爲徐太宰寶摩一爲侯納言廣成一爲吳民部繩如絶筆郎自盡矣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生者既死死者各信其志考功與三君子非所謂死友耶死友之名張邵獨許范式蓋形氣雖隔而精爽能通精爽人所同有欲通卽無不通然而有受通不受通者是以難言之程嬰公孫杵臼有成約立孤事遂嬰必自刎以下報亦深信其死而不亡今之人汨沒於嗜欲生且不能自存安知其死而不亡忽然相遭寧復相識然則死而不亡而於兩人生前一言一行靡不昭晰非一人所能也考功下報三君子三君子與考功乘風雲旁日月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故有入生死不迷於生死者矣考功殁陳給事臥子有報考功書未幾遂以倡義死程嬰死而後報

臥子生而先報要以無負此死而不亡者死友之精爽未與生者通生友之精爽已與死者通息壤在彼即曰有之然則朋友者人倫之膠漆乎考功之子存古作大哀賦悲憤激烈卒死於義方其就讞金陵吏憐其才而弱諭意指欲有以生之存古笑不從至死詞色不撓此又與納言二子爲不約之友者孑過雲間沈子友聖持傳來以序相屬友聖出考功之門有高才重氣誼家貧介然自守非其意所可雖以名勢劫之謦然不顧蓋無一不與考功諸君子精爽相通因念世尊云衆生不信後有謂之邪見後有者千死萬死而無一亡衆生溺情菩薩顯力忠孝節義行於二者之間亦有來處似同而去處忽異者所貴在因地因地正矣貴乎善發而善收孑特爲未死者言若考功之文自足千秋又何藉孑言也

尊敬錄序

輪王御宇專以五戒十善教人其報分止于生天報盡即墮惟識本來常住不遷之法則當下解脫若以一心念佛迴向極樂世界親見彌陀得無生忍是直截方便第二之門不則無論悖本敬宗是世間善即請大藏建精藍皆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也

解脫根器大須剿絕今人於家鄉水土如蚖蛇戀窟妻子眷屬如蝸牛縮殼卻云我過此西方萬八千世界生蓮華中敢保渠語語分明心心鶻突耳簡君麗初久染法味今年六十六與予同庚能於數千里外聞有佳山水古道場必贏糧隨喜且欲北行問那羅延窟訪嵩少直抵清涼山庶幾不戀家緣有解脫之風矣頃出尊敬錄屬序傳爲家乘流通善法可耳若以是盡麗初之長則麗初不肎若麗初以是自盡其長則予不肎何者六十六歲前予不姓金公不姓簡再過六十六歲予不字澹歸公不字麗初如何是常住不遷之法於此不明一鉢千家孤負山雲水月于此得明波翻影落交還陽燄空華定不向簡家墩殼漏子釘椿搖櫓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偏行堂續集

文部卷五

之卷七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徧行堂續集文之五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傳湧　編

文部

祭海幢都寺解虎錫公文

歲在丁巳春正月之九日住丹霞某遣祭於海幢都寺解虎錫公之靈嗚呼公與予俱有奔走叢林之願力時兼世諦而行顧各自信以爲不落世諦也公老且病於叢林不肎一日卽安至於死而後已予亦相信以爲有死而猶不已者也公病篤不挂雲寓書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姚子水眞壽冊序死不敢失信予甚愧之今力疾呵凍成文遣義監寺具蔬茗之供讀於塔前以成公信嗚呼公死不失生者之信予生豈負死者之諾其有出生入死歷永劫而不壞者耶生耶死耶生不生耶死死不死耶不生生不死耶生不生不死耶死不死耶公其能立此四法門蕩此四法門獨來獨往而不留朕跡耶予序水眞全提乞兒之宗亦下劣亦尊貴亦非下劣尊貴亦立亦蕩亦非立非蕩公長予三歲先予而逝予日老且病坐丹霞丈室不能教人更欲終奔走之役與公相抵於死而不已之道披

破席邊持破盌足提破竹籃耳連臂踏歌風擁而行於生死大海中生死中無處著此生死亦無處著此不生不死則予與公爲眞相見眞相知眞有不落世諦者予不爲公灑淚而公爲予軒渠一笑更聽予所作僧伽詩冊序於公意何如

祭金璿海司獄文

嗚呼君是善人庶可家食偶以微名塵此素德於五千里之外爲四百病所入無財操藥無子易簀蟲唫敗垣蟬蛻朽木蕭寺曆骸故鄉寄哭悲風易隕斷燈難續蓋定分不可如何而幻影無由更逐嗚呼君故

不應就此官乎誰教誰育愍茲荼毒禁其株蔓緩彼桎梏寒欲爲之布絮饑欲爲之饘粥囊底看錢餅中剩粟歎濕沫之無幾擬呴濡而不足上不能藉之展手下不能資之果腹或指以爲人畜而不知其非天鬻嗚呼君故未嘗負此官也稟三寶之威神挾十善之羽翼截流而度決疣潰癰乘雲而升鏤金版玉見蓮藏之千華脫忍土之五濁既無去來安有延促況刀兵之劫支離朝市之形飜覆君之死也等塞翁之失馬吾之生也倚琴張而編曲倘能聽此一往勿復

祭棲賢石鑑覲和尚文

維康熙歲次戊午秋七月十有九日同門弟某謹以香燈蔬果上供於棲賢石鑑覲和尚法兄之靈曰嗚呼緣不勝而勉爲擔荷者弟與兄是也當其擔荷卽不計緣及其緣不勝不能不顧擔荷則力愈勞心愈苦矣弟曾與兄坐玉淵潭上請兄棄此一席兄固疑擔荷之道未盡也弟入嶺復寓書謂古人亦有散衆之事何必住院若徑來丹霞不少虛堂倚杖二三兄弟舉古論今亦震旦中不易得之樂未知兄意從違而江路已梗阻矣丁巳秋中弟退院自計瓢笠過棲賢當邀兄爲汗漫游作登臨語笑之侶未幾聞兄病

未幾聞兄長往傷哉數之修短緣之勝不勝病之險易非吾輩所宜介介弟所不能已者蓋自悼也弟喜山水而無饒益之緣喜博覽而無講習之緣今欲與兄結一寂寥放蕩之緣又不可得乎緣不勝者強有力宜混跡勞侶文弱則佐叢席掌牋翰不則閱大藏經典不則教習童行如此而已勉爲擔荷徒自勞苦明知其勞苦無益而言擔荷爲理所束如博士弟子不甘告老死於頭巾之下弟嘗戲語兄有頭巾氣他日按行棲賢壁壘有不當意必更以一巾申罰兄今避罰而去弟即自戴一巾何者有堂頭不作而作村落訓蒙叟豈免下劣兄當爲一笑吾輩豈於聚散緣中作兒女子小不忍之態者哉尚饗

斗母殿上梁文

伏以德無不報天恩況出於君恩願有必酬業力全歸於道力藉莊嚴之夙誓作付囑之新標從君子與人之路而來入天王賜我之門如是恭惟九天雷祖摩利支天大聖圓明道姥天尊主宰一元提衡萬化本非名相跡是威神四首八臂而象卦之數齊彰踞豕乘龜則語默之途坐斷寶印通符身心俱寂靈旛

建節文武咸宜陰陽在手行於日月之前章癉如心
權出人天之上居其所而用藏衆星共北注爲流而
仁顯萬派趨東五戒十善先導輪王六度萬行率由
開士網羅世上英才如田下種成就人間祈嚮似火
傳薪卽今西粤中丞伊昔慶陽太守竭家財而償兩
稅班春亭下三年固國本而訴九閽安上門中一奏
外不問開府內不問銀臺君是待民之主生不顧强
藩死不顧弱息心爲成我之天直道而行廑門斯闢
感金雞之特赦屈玉獬以遥臨見聞屢挈諸天中消
息潛通于意外敢信一丈夫之作難因悲萬姓之如焚

乍張拳而出險正局旁敲忽灑血以輸誠同牀各夢
臣心欲展帝眷方隆沙場在望顧高天厚地以何辭
寶所非遥卽尊道嚴師而共貫做靈樞而營紫極擇
勝槩而得丹霞鐘鼓宣音門牆修敬華岳無隣豈俟
片塵增益春暉可荅聊將寸草殷勤定寶鼎於一尊
獻玉階之萬壽占茲穀旦升彼虹梁雲開五色欲聞
雅唱于都俞聲震六方莫惜善酬於頌禱

兒郎偉抛梁東有腳陽春問木公上帝好生無二義
由來霜雪自居空
兒郎偉抛梁西獨運威明萬法齊大用不會虧劍戟

可憐牽率舞荒雞
兒郎偉拋梁南萬里神光一顆寒車下七豨無點黑
雪蹄霜鬣散冰蠶
兒郎偉拋梁北屋角且休尋睡鹿不見如來現北天
三洲齊唱歸元曲
兒郎偉拋梁上一座文昌兼將相斗宿鄰垣是尾箕
孫謀祖德肩相望
兒郎偉拋梁下力盡東南徒有話喉舌天邊不把關
自然鷹眼隨鳩化
伏願上梁之後五兵不試六律俱諧長蛇封豕各息
凶鋒威鳳祥麟迭呈瑞采捧一輪無缺之金甌還於
天子灑千道如流之甘乳飲及庶民身當五百之昌
期坐致三千之上客白茅錫嘼綠野徵歌松風麥浪
不圖夢到三山月珮霞裳共許神遊八極家傳經史
國有圭璋左文右武分廣廈以安居秉耒提戈閱高
年而拜爵燦爛神光燭地慧炬同流鬱葱道樹參天
靈山齊壽

祭李灌溪侍御文　代

嗚呼公之父母吾邑之五十餘年邑之子弟老者死
壯者已老少者壯未生者又生生不識公聞父老之

謳思爭欲騎竹馬相迎於數千里之外越數十年之久如一日也豈吾邑之民私厚於公抑公所以致此者不以人合而以天合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如穆者猶得挾山水之孤笻一見於碧幢自去冬及今秋公年八十二穆亦七十三矣齒髮未衰神明益茂且穆自信猶可追隨卽某某等同客吳門皆得見儀刑聞謦咳或竊誇於稠人廣坐以爲是吾邑五十年前之賢父母先朝之直臣今之逸民而乾坤之碩果也乃竟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乎嗚呼哀哉山頹梁壞哲人其萎不惟穆等之不幸亦吳門之不幸而天下人之不幸也穆方將渡浙江揖天姥涉天台雁宕之勝手圖口詠還質於公今不可得矣邑之客而歸歸而復至已識公未識公者欲持馬岡片香荔枝薄醞一獻子弟之勤思又不可得矣乃僅與未歸之客陳詞執爵彷彿公之聲色而無從也嗚呼哀哉公生爲正人乘白雲而歸帝左右理所必至穆等何敢持世智以測福德之海公精心禪學直透上關一月現千江之影微塵入徧界之身溪韻廣長山容清淨蓮華敷座寶蓋垂珠葉落鳥啼幻場畫藁無一不見公儀刑聞公謦咳不出一切相而得公相不得公相

而得公無相則穆可嗒然忘言有以承公之降鑒也
不者重入娑婆廣施悲願穆等仍得從子弟之末以
投父母之懷生生世世不違法屬公亦當粲然一笑
有以慰穆等之忱信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漢狮水部文

維康熙歲次庚辰越朔廿有五日甲寅方外弟某謹
以香茗果蔬之儀因丹霞僧使致祭於故友汪水部
鏞石先生之靈曰嗚呼予與公相見於丙申之冬別
於乙卯之春二十年間珠江錦水予無定跡然每聚
首未嘗不詼諧傾倒兩無間然也別後遽丁世變聞
公往來禪山頗多逆境予以戊午請藏出嶺遂成疎
闊今春丹霞僧使至猶見公手札諄諄於故交零落
期予入嶺再得晤言及詢起居則云已長逝矣嗚呼
哀哉公長予十歲精力三倍於予兼修內養予每謂
公期頤可必若予弱植善病宜先公死而公乃先我
死乎人生如行舟不能全得順風少壯者能守風帆
檣無恙老者雖欲守風而不可得則覆沒隨之諸天
壽盡五衰相現世緣欲謝一切逆境或頓現或漸現
頓現者速死漸現者老態日增病勢日深死期日逼
予雖少公十歲自去夏患跗腫涉冬脾氣大憊今春

殆將不起僅留視息老態已日增病勢已日深死期已日逼公與予皆以漸死予即後公而死世壽已不如公矣況公之學之識之品之行皆卓然有成重於一時可傳於百世亦復何憾公嘗習五禽之戲欲以鹿戲授高問羲鹿戲者閉氣握固而三跳問羲曰錢也無安用跳公與予語而笑之然世之能跳者富貴人處順境耳貧賤即不敢跳矣富貴者常以跳而速死惟鹿以跳而長生一行爲人有錢則跳無錢則不跳跳爲錢之靈不跳非人之拙錢不可久跳亦不可久則惟一赤骨力地現前而已公解跳予不解跳同入此現前赤骨力地不但鹿之無錢有跳者是世間善友即問羲之無錢無跳皆出世間眞言也公試爲予一笑聽之尚饗

兩淮運使李玄白墓表

神宗御宇庶政廢弛黨事塗炭橫決正氣銷阻馴至今日南北交訌戰守失據蓋用人乖方非一朝夕之故覺連門戶弊成資格予觀於兩淮運使玄白李公益信公敭歷仕版自令如皐守邵武縣車鹽使皆外吏也水部駕部名爲京秩而南則冷曹當時清要甲榜若固有公不獨以資格限竝

以門戶芟方壬子公登賢書予尚未生逮壯稔聞鄉先達指目東林品望無不推重公有驥服鹽車劍沈圜土之惜未嘗不咨嗟瞻眺想見其爲人則尤致恨于銓政之繆而黨局之禍於古今無已時也公爲治以廉明强幹不避勞怨自矢而才足以濟之故居竇地而能潔居勢地而能整居廢墮之地而能振居凋瘵之地而能起屬者剏運未復一綫之危以繫九鼎非逸羣之才不任今所號爲甲榜暮氣滿盈資深者守醇謹容嘿養體狀類風癉而新進喜事囂然躁競所持以倣物古文詩詞務爲寶器與劍戟相撞間有談兵士羙塵飯不死卽走喪師辱命則肩廊廟蹶疆圉雖濟濟多士若逃於空虛無人之境藉令得公而大用之理財則惟其治鹽筴者半歲未嬴百萬金錢如川赴壑詰兵則推其令如皐者翦海濱數十年逋寇無復遺種用人則推其驅除豪右擊斷猾胥者退小人進君子衆賢彙征帝心上格民生有喜其濟則鐘鼓之靈萬有不虞而推其慷慨友生之義上報主知熱血所灑能使風雨晦冥雷霆震蕩叛臣虓魄强敵寒心然而困於資格擠于門戶窮于下吏無繇張膽明目發揮王路則如公之才者用舍之數不如公

之才者長養成就之數大槩可見矣嗚呼無事則計資格資格不足以代韜鈐有急仍持門戶門戶不足以當邊塞舉軍國而奉諸寇讐此羣臣之負九重亦百餘年來晏安厝火不知徙薪於先事之患也治疾務早使良醫卻走而後求瞑眩之藥慮且無及矣公之子若孫皆好學能文尚廉隅有父祖風不遺後進屬爲文以表墓道予方感憤顛蹶而歎訑訑之習不可以復挽也於是乎發之

疏部

重修韶州府學疏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予涖任韶陽蓋在攻守方棘之際不敢以軍旅未學爲辭既而謁宮牆閱俎豆破壞荒穢同於礮擊意甚傷之賊退謀所以崇飭舊觀者或獻疑曰先務爲急軍實是尋未閒暇而及此得微以迂遠見議余曰夫亂臣賊子惟弁髦典彝詆諆學術而後敢爲不忠不孝之事使家有絃歌人知禮讓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臣子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恭謹不遑豈復有弄兵而煩摧蕩者是故耀武已亂之後修文未治之先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先務之爲急莫急於此舉矣王者之制出師則有受成振旅則有告馘皆在

辟雍九伐之法終始稟於文教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兩軍相當哲王賢將造次不離典學則馬上得之卽於馬上治之豈待末央端拱之後乃可稱詩書奏新語耶凡我同心無分兩局高墉闕外廣殿肅內左右起翼前後備體官邸以尊師儒學舍以訓子弟闕者補廢者起必敬必嚴毋撓毋蠹俾有苗未格而兩階干羽之舞已合新宮與九成簫韶同其敷奏則吾郡遂爲今天子治定制禮功成作樂之先聲余與諸公可拜手南山遥進無疆之壽矣

薦陣亡將士建水陸道場疏

佛教東來而升濟之應始顯譬之金雞竿立貫索垣空理存事赴如函合蓋蓋十力之不可思議也爲國亡身肝腦塗地旌卹之典雖行沈滯之魂未拔自晉唐以來帝王將相皆作大佛事以慶之明高帝建水陸道場於鐘山萬乘親臨千僧將事則有佛光五道直貫天中宋學士濂之記於今傳誦自六詔變生四海鼎沸生靈塗炭不啻百萬近者詔陽三月攻圍殺傷不少皆吾君之赤子也風卷青燐塵銷白骨每一念至摧心隕涕乃法鐘山之遺範轉經修懺施食放燈冀藉三寶威神使十習因六交報日照冰融火出

木盡入解脫之門登清涼之域蓋局有廣狹而心無彼此雖在韶言韶不過大地微塵而以心印心卽現微塵大地由一郡而加被之粤東西江左右湖南北浙閩川陝下逮滇黔凡在橫死無不善生則吾輩此舉如一燈之燄散作百千萬億燈光明徧滿自本及末尋流得源寧與諸君子之心上契佛心全成不可思議境界求一相異相俱不可得矣幸各隨喜勿悋勝緣

檢白骨疏

掩骼埋胔王制所尚亦猶當平時行春令耳攻戰之餘遺骸遍野烏鳶狐鼠咂食已盡荊榛未長風霜相薄燐火微明啼呼間作此仁人君子所不忍見聞也今將選苦行僧以念佛三昧消其往愆助其新福必藉工力備器具給食用敢告同志相與有成昔人築京觀以旌戰功識者或譏其忍西伯葬枯骨之被發者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吾卽其主也士大夫具萬物一體之懷當隨處作主使不失所無間幽明無分親怨以一坏土入平等法於上帝好生聖王泣罪若合符節則回殺運迎和氣悉從慈愍一念具足無遺此事貴長養急戕賊戕賊則保一身而不足長養則

位天地育萬物而有餘燕之人以五百金買駿骨而千里之馬一月三至死尚見重生益難輕倘能於未盡之遺黎常作白骨之想則吾民庶幾有起色矣

重建會龍下院疏

世間法講恢復祖宗之遺業也出世間法亦講恢復十方三寶之常住也韶城被圍吾會龍下院遂遭殘破世尊不僅苔龍象直欲雷號雨泣豈非信者發哀之際乎大樹舊爲院主職宜恢復信得言侍者念其獨力難任相助經營其於法苑庶幾忠臣孝子之選矣人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不知求孝子於忠臣之列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乃至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皆非孝也士有百行無一不歸於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爲戒十重四十八輕無一不歸於孝故以如來爲法王菩薩爲之法輔弼忘身宣力亦吾法之忠臣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生有榮歿有哀千百世後載在祀典與夫佛道未成安獲五利聖凡異界而理事同倫然則世間法本忠孝出世間法亦本忠孝世間法敘功勳出世

問法亦敘功勳不立功勳何以成忠孝乎諸子行矣
持此言以質諸僚力危疆者當必有水乳合也

資薦陣亡將士幷一切橫死兵民疏　代

伏以如來出世惟一大事因緣菩薩度生不爲化城
止宿肩荷旣無上智手援便有多方矧當殺運之行
豈免當人之報倍宜增愍普與流慈乃者嶺表二年
載罹翻覆韶州三月橫被攻圍嬰城設帶險若懸絲
戰野稱龍蕩而失水志士有所不忘見危受命勇夫
爲之作倡許國遺身勝負雖分死生各半熱血灑地
浮尸蔽川夜啼寒月之魂霜低白草晝暴秋陽之骨

雨暗青燐火中熱楮不聞幕府謹呼江上投醪罔見
沙場醉臥傷哉弟子愧此丈人雖旌卹之有加愚沈
淪而莫挽未了一生之業果誰知歷劫之生因敢叩
三尊不違四誓轉法華經窮子得珠而富禮梁皇懺
香光無火而明施斛食以補饑瘡泛河燈而開黑路
凡茲方便咸藉加持復念叛逆陸梁生靈塗炭或死
於兵或死於寇或死於役或死於糧貪官汙吏上下
手以破家悍卒姦民眞僞牌而造獄服牛乘馬齊陷
三災竭澤焚林全輸九族皆上帝源流之自出卽吾
君心體所相關登一子之地上樂等與上宽行無擇

之檀施大同於施佛性非善惡理絕親疎均望哀憐併歸提獎伏願八寶來天車軸下洗兵之雨七輪應世毘嵐吹偃草之風干羽舞兩階三苗革面車書大一統六詔投戈存而益遠克昌奕世子孫死者不亡各現隨身宮殿倘信惟心所造愈深同體之悲識常住以不遷匝千華而竝踵仰申迴向俯賜證明

重建青雲禪院募疏

曲江之靈溪有青雲禪院肇跡前代閱明末兵燹佛殿僧寮蕩然無存予過其地修竹茂林溪聲山色若互相迎送者顧而樂之主僧一孝請爲丹霞克下院此地傍山而不孤危俯村而不喧雜據座秀出面勢廣衍亦靜修之勝槩也吾法於三寶所崇嚴有新而舉無故而廢院之廢已四十年矣爲一孝輩祖業而不克重興則一孝之過爲丹霞下院而不克率之以重興亦予之過也乃題數語以告諸護法檀越倘有不吝相成者香臺湧地寶樹參天他日杖履經過指點新規慰此初念庶幾無負山靈歡喜之意乎

龍護園盂蘭會募疏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親恩昊天罔極此古今人子所共有之心也僧伽持冊勸修福善或爲人所揶

揄惟盂蘭一會則不然以父母人所各有報父母之心人所共有不可得而揶揄也穀自有芽得雨而生琴瑟自有音得指而發世尊斯舉其仁人孝子之穀之雨琴瑟之指歟龍護定一院主欲舉斯會請予一言乃復以予爲雨與指予卽聽而爲雨與指亦世尊之雨世尊之指也雨加於敗種無芽可生指加於腐草無音可發是仁人孝子自心之穀之芽琴瑟之音也予何有焉

丹霞錢糧小引

嶺表兵火支離仁化再罹蹂躪丹霞二百許衆無論

四事不全卽過堂粥飯亦難飽足此供養主所爲不能已於發心也叢林爲一切人天福田則諸檀越其業主也供養主於此竭力而耕之秋稼如雲穰穰滿家非力耕者所能有而必歸之業主彼耕者踵門而請曰某地宜開某種宜給某時宜種怠而未應不惜再三皆効忠於業主而非有所私今或視爲秦越之人之肥瘠而責耕者以多求豈知福田之爲家業歟予老且病不能力耕獨懼夫業主之有田而棄之至於蕪穢不治也爲發其踵門而請之義而遣之行

爲老和尚慶生疏

丹霞菩薩戒比丘某稽首和南仰白釋迦牟尼世尊彌勒世尊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世音菩薩此某年十月十四日直本師天然昱和尚示生之辰當山清衆恭啓法筵禮千佛名祝無量壽以化身中之淨滿行成佛後之普賢欲請轉輪先求住世蓋爲衆生致禱必蒙諸佛冥加福慧非所能增慈孝固其各盡伏願十方三世俯賜證明四聖六凡同圓法界丹霞菩薩戒比丘某稽首和南謹白

募建正氣閣疏

吾山主鑑湖公欲建正氣閣於竹林巖蓋取文文山作歌之指奉諸死忠於明者始北京之變終於雲南三百年君臣義統全旦盡矣此鑑湖之創舉亦天下人心之所同然也昔元世祖既殺文山大風霾晝晦七日咫尺不辨乃遣使致祭贈之崇秩空中卷其木主去嗚嗚有聲易以宋故官始霽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夫生不爲其人死豈爲其鬼元之君以是諂宋之臣而宋之臣不受則生王之位尊不如死士之權重也鑑湖南陽抗節不入州府數十年其爲此閣上以妥諸君子下自處於晨夕香燈之役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諸君子得鑑湖以爲賢主鑑湖得諸君

予以爲嘉賓非鬼之疑吾知免矣賢豪長者能樂助而共觀其成見義勇爲挽人心之日下比於斷鰲足以立四極其功亦不在女媧氏後也

爲公絢禮懺疏

住持丹霞菩薩戒比丘某稽首和南敬白本師釋迦牟尼世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賢聖僧彼有浙江金華府義烏縣故鴻臚卿金光於某出家以前聞聲相思入粵而後晤言相悅住山伊始繼廩供僧造寺未成捐財勸衆曾講一家之好兼行四事之檀昨遘閔凶良深嗟惜今此春時黑月七日歲已一周謹憑清衆虔啓法筵禮懺十二部施食一壇少申資薦伏乞本師釋迦牟尼世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賢聖僧不捨慈悲特垂哀救俾金光已往德尤重重銷殞將來福善倍倍莊嚴無墮於世智辯聰具信此法身解脫怨親等樂存歿均安仰冀證明普同迴向

觀世音菩薩栴檀像募疏

優塡王遣三十二人以白栴檀造釋迦如來三十二相遂來震旦作大佛事今所稱瑞相是也世界劫燒雖七寶莊嚴無不變滅惟栴檀像爲天龍擁護常住

不遷卽一切造相至尊至貴推栴檀第一矣觀世音菩薩乃正法明如來行成佛後普賢之行故持觀世音名號與持六十二億觀世音像與造六十二億法王子名號正等無異則造造一切像至尊至貴又推觀世音菩薩豈非兩殊勝成一樹比丘請以栴檀造觀世音第一會龍院主大殊勝者敬告諸護法檀越以此殊勝一念入觀世音菩薩第一義中復以此殊勝一念入栴檀第一義中此殊勝一念各各元有第一義常住不遷勢力豈非合兩殊勝成三殊勝合三殊勝成一殊勝者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此物此志也

龍護園乞供衆米疏

語有之千年常住一朝僧若是久暫之相懸逆旅居之秦越視之則有以一朝之僧壞千年之常住者矣雖然無千年常住不能存一朝之僧無一朝僧不能存千年之常住抑猶之二時粥飯也人之壽百歲以爲久二時粥飯以爲暫食粥飯者咽咽無住而能資生於百歲一朝之僧人人無住而能持常住於千年行路者步步無住而涉四方之遠讀書者字字無住而盡萬卷之多修菩薩道念念無住而登三藐三菩

提之極地則一切勝法千年之常住一朝之僧不出於二時粥飯定一院主乞米爲二時粥飯計卽一朝僧千年常住之計諸宰官長者以千年常住念此一朝僧以一朝僧施此二時粥飯以二時粥飯說此一切勝法卽老僧可以掩室而無言矣

重修崇福寺大殿疏

超三界而獨出度衆生而不有大教旣來梵宇日盛毀之者禍非佛爲之禍自性虧則禍臻崇之者福非佛爲之福自性復則福集故乾慧無福亦不成慧癡福無慧亦不成福蓋一舉兼貫而兩足稱尊矣石門有古寺名崇福者肇於梁天監中閱唐以來屢有興替其替也地與緣離其興也人與時合間攷舊記寶殿三門等制成自慧照慈辨諸大法師夙稱弘搆復有左右兩浮圖後一藏閣千石鐘樓九品觀堂頃者鐘旣遠徙堂非衆聚經閣以前浮圖之側踐爲馬肆羈爲役夫之牢併殿中梁棟蠹蝕欲空金容剝損圓光零落敬信者過而哀之此亦已替將興之會也夫一切善業爲之則成預計其難成而不爲則終於壞吾法建立惟論願行之堅瑕事理之當否不論時勢之難易愈易而愈不矜愈難而愈不退莊嚴無量塔

廟供養無量賢聖於菩薩之道未之或盡也造像而現三生建閣而期再世雖閱無量劫菩薩之心未之或移豈可計時贏詘以爲進止哉嗚呼此內護外護交有責交相與以有成者也內護惟僧衣食起居於如來白毫光中各私其寶各長其子孫而置祖父於棟折榱崩之下可乎不可耶外護惟王臣淸信士女苟可以行六度奉三尊增上將來福德則舍無常之財取有常之果自當竭蹶恐後若祝聖所存風雨飄搖漫無顧恤於世間法且云不敬況出世間法乎故因寺僧之請代爲之請非有出於自性之外也性自淸淨或有染汚性自廣大或有褊小性自堅固或有損折性自成就或有墮落則不修者自棄於性外而修者自復於性中殿吾之居佛吾之體崇與毀吾之得失豈再計而決哉由此推之馬之踐踏役夫羈管之所狠藉其可已乎千石之鐘昔之僧所以拔幽冥之苦叶地藏之悲願其可還乎三藏庋而不舉奚以流通般若其可延十方慧業苾芻而共閱乎九品之觀西方極樂所由以歸其可奉主法率淸衆六時行道乎此非屠沽兒所能改絃而更張之乎其亦有信有後世痛心於速入塗炭卽自覺而爲覺他者乎

重修松老橋疏

行空以龍行地以馬橋者以行地而發行空之勢以行空而通行地之窮也澤國之聚其法用水涇以行堰以止橋之制兼止兼行行以疏其滯止以留其散凡郡邑之多橋梁者類有功名傑出之才以世其家亦因果所不誣也按石門舊志橫跨於塘之橋十有一首列松老蓋弘治間徐華所獨建華於是役鬻田五百畝乃克竣工豈非素封而好行其德者其稱松老疑亦卽字而名之越六十年告圮隆慶初朱令公重建又百餘年矣復將圮議者欲采天池之石雙蓋以輦之度其年當久於往昔數倍而移舊石以築塘路所謂後起者算勝增上則德長爰擇篤信苦行之僧號雪凡者董其始卒然則人與時與地三緣俱合此橋之成可計日而待矣石門自宋南渡人才蔚起趙忠定輩照耀簡冊於今數百年上者立德立功立言下者旣庶旣富旣教亦以用水之法結靈秀而開福澤橋之有裨於畜洩理卽較然若行旅鄉井勢所必由待舟而濟枉道而至違期損力利害所係亦復不小是舉也與吾民以樂利橋之成毀之數有盡而相續之人之心無盡其德報故當與天壤相敝耳予

願有事于此者固其下飭其上密其宥慎其收支規
千秋之局於一念迴環之頃念念不渝若農之有畔
射之有的彼往來舟車出於其上下非特石門一邑
之便也總而會城別而支郡縣有志於利濟其忍惜
不堅之貲自處於寶山空手耶嗚呼人之靈無一事
不具行地行空之妙執而吝則不能行空浮而費則
不能行地苟識建橋之理推而放之卽自性乾坤從
一念以至念念無不永久還所固然如壯士展臂不
假他力當不至河漢吾言耳

佛報恩經講期募疏

世人喜詡佛則以爲無父無君然亂臣賊子或在有
佛之前有儒之後不可歸罪尼山而乃移獄鷲嶺此
非惟不知佛正坐不知儒耳孝經不云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耶身何以立道何以行何者爲
身何者爲道不得已撫倫理以對問之生平大相刺
謬亦足悲矣夫身從迷性而有因身有情緣情有業
殺盜淫妄相續不休流轉七趣無由自立以其不能
立故有傷生以其不能行故有倒植如來出世獨闢
教門入佛知見廣度羣有是立身行道之大者次則
修十善持五戒濯磨黑業漸臻上乘今以爵祿爲顯

揚則李林甫秦檜之徒豈不兼擅會子以事君不忠涖官不敬交友不信戰陣無勇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皆爲不孝蓋與修善持戒之指互相發若所云喻父母於道則佛度其二親證聖果生天中是也故曰能知佛之孝始知儒之所以孝當湖陸鶴田侍御深明此義曾於山雨逸談聞之吾杭是開法師疏佛報恩經化城主人是岸請爲結期開講予謂此一度不但講佛報恩經卽講孔子孝經報恩是孝故卽講一切戒經孝名爲戒故卽講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乃至六度萬行菩薩行處戒卽心地法門故卽講最上大乘直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地卽性故我輩入凡入聖無始無終皆承此性威神性有生我成我之恩知性名爲知恩立身行道卽爲報恩不知性名爲忘恩恩有身不立有道不行名爲負恩若遺親後君背聖教干國典不能出鐵圍城一步豈得親近如來超越三界然則此講主請主總向明倫堂上橫出一枝歸於一路若僅爲佛辨誙抑末矣諸仁人孝子各助道糧供彼聽者一飯時詎不爲舉贏想當首肯也

棲賢寺乞供衆錢糧疏

江西爲天下之窮省南康爲江西之窮郡廬山爲南康之窮山棲賢爲廬山之窮刹棲賢之窮四衆而益下角子和尚吾法弟也居此窮刹作窮主人十方麕至皆窮衲子譬如一身赤骨力地墜萬丈冰稜內出身無路遂成死漢于是一鱗際朗二上座請克化主其占宜南方亦如金寒冰冷運行火地則有死中得活之妙辨首座云莫道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獰似虎拄杖活如龍草鞋拄杖利有攸往不獰不活坐困則絶堂頭卽身化主卽道道非身不生身非道不成角子堂頭示超乘之才馳弄丸之辨欲使十方衲子皆於死中得活舉元功而歸諸二化主澹歸從旁喝下曰檀越不救貧餓裹起蓬塵汝往南方不得拋撒一粒米一粒一粒是汝堂頭腦蓋骨二化主持此言告諸檀越諸檀越笑曰元來出家人性命總在我手裏孔子曰爲此言者其知道乎咦且休鈍置了角子漢高帝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

壽聖禪寺重建大殿募疏

偶過吳門寓錫於棟石草堂登禮大殿梁棟蠹蝕欲盡石垣已傾風雨所薄聖僧之肩頂漸生苔蘚見而悲之寺名壽聖宋英宗治平間賜額肇於東晉道生

法師自虎丘退居地也雉聽法華脫生爲童子出家於此歿於此葬於此有見異光者尋之青蓮花生其上時聞經聲義熙十一年撤國材以建塔屢毀屢復閱今一千二百餘年矣故長老聲衍公重搆毘盧閣竣工擬營此殿未經始而化其嗣法長老古方樹公欲繼先志尚以時詘未敢舉贏也予謂世間法有所舉則問之人問之時吾法不問人與時惟問之我我問心心問義世間法既問之義義問心心問我我復問之時與人故有所待吾法一問之我卽無所待古之人六十年三舉而成一像更五十年再來而成一

閻人與時變而此心不移一刻不差一念若菩薩願行久熟蓋有疾舉而速成者人與時不可測度我又可測度耶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不敢私於身而薄其所尊與親佛者吾所尊與親殿其宗廟也尊與親日夜露處吾偃然夏屋而食且息焉則義有不安心之所不能卽安者也吾嘗過文廟見其狠藉歎士之不如僧今觀於壽聖殿之零落爲僧滋愧世之人同居而異爨則共有之門與堂求其啓閉之時灑掃之潔有不可得者舍我而問之人雖同爲子孫者不應壽聖之殿不可問諸同居而異爨者有一人焉

獨起而任之時之遲速可不問也何者吾心定而時不定未有以定心從不定之時者以不定之時從定心吾心定而時亦定矣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計世法之賢且能若是況吾法中信其有死而不亡者乎諸檀越能識此意則已定之心未定之人與時一點首間舉無不定蓋無待之理皆取之我而有餘矣

興福禪院閱藏供緣募疏

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在一微塵智者破一微塵出此經卷此稱性之談也碎三千大千世界爲微塵各各微塵俱攝三千大千世界經卷此轉經之法也南閻浮提人狹劣所傳極少至東震旦僅五千餘卷曩也梵夾今也方冊曩也寫今也印得經愈易轉經愈難精藍之有藏本者類以香花供養庋之高閣何裨流通興福主人聖予覺公愍之爲發弘願鳩諸聰敏好學者作閱藏勝因日給之費約募萬衆爲緣所取於人者儉所與人者奢且使請藏建閣最初外護若息齋金太傅內護若其祖證研尊宿福田日治慧命長續甚盛舉也三千大千世界經卷於興福一微塵中轉大法輪閱者供者萬餘微塵各出三千

大千世界經卷復以萬餘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各各微塵俱攝三千大千世界經卷稱性轉經譬如兜率菩薩住母胎中十地菩薩下修供養身吹香風飄金色雨一切衆生霑雨一滴皆證十地轉經稱性不假多求大目揵連追佛音聲過東方不可說世界去不可窮往不得返至心稱念本師釋迦牟尼佛世尊卽時還在祇桓精舍本座之上亦復如是

記部

重修鎭海浮圖碑記

塔廟所存天龍翊衛良由恩在分衣檀會獻地罔敢侵陵尺寸自虧道源功德之母楚石琦禪師乘多生願力特創浮圖厥名鎭海鹽官無此壞卷波濤人爲魚鼈矣蓋以慈建者也有廢斯舉有舉無廢嘉靖天啓一再修葺今將復頹嗣高張中翰胎易而新之蓋以孝建者也胎有賢母陳恭人三尊旣歸二嚴彌飭一方利害同體安危曾發弘誓未行而歿於是乎繼志述事斥其遺產獨成二級率先同道遂畢勝緣母以慈發子以孝收嗣我大心化彼瞋業臻於等慈仰合能仁氏惟慈與孝名教所重亦攝第一義諦貫於有爲功德之中蓋以出世法世法同建者也是歲丁

口季秋獨斷方決卜廿有八日鳩工其前七日卽有放光之瑞始則青白一綫直上繼而赤燄亘空經時乃斂後一日復有二童子立於刹鋒濯磨寶頂又後七日匠者登塔探金剛柱形猶木也質已成灰衆心大駭頂珠忽欹風濤遽作水冒塘面胎且鑄鐵以代采造之期兼旬未及則有曹石芩上舍夢兩羅漢語之我從天台來護此塔與汝有緣故相告耳上舍方病寤卽勿藥夫以久腐之材承至重之器欹不輒墮俟鑪冶之竣適更新之會然則聖僧示夢神龍變相佛光表法奠安斯邑成就萬行彰明較著亦甚矣梵網以孝於父母師僧三寶爲至道之法胎之母慈以致孝胎之爲子孝以成慈一切檀越各行其慈各致其孝亦使環瀛之族戢其悋心軌於正道於兆民見慈於三世如來見孝如赤珠幢一光有衆光有一離亦不異合亦不同豈非人具足之心量多中現少少中現多聖亦不增凡亦不減者耶嗚呼鼎鐘綸綍非孝也有功德于斯世斯民歸於其親是爲大孝琦禪師深悟上乘不獨善其身居天寧環堵中而爲此方澹災集福萬世之利誰謂出世無益胎中翰痛心罔極不私於其家向鎮海浮圖內爲琦禪師續此

濟災集福萬世之利誰謂奉佛無倫哉是役也主塔老僧冰衲嚴公實奔奏其間持始末而乞予記皆吾法門守先待後之儔卽普賢行中一毛孔事有遊之歷劫而無盡者亦不可以不傳也其餘施財効力名姓有秩視諸碑陰

重建東湖報本塔記

報本浮圖據當湖之東南直巽方四面絕水芥浮一洲六十畝而縮耳余以戊午冬十月訪大音禪師師攜登浮圖已成四級宏麗堅緻有堂皇軒朗之觀無枝撐迴轉阨塞之陋蓋新安作手洪鳴岐聞遠昆弟所擅場云時風日清美四顧瀰然西北雉堞內外鱗次萬家東則湖光千頃南望九峯黛黛眉螺髻秀色撩人湖之濱村落連延蘭槳若閒出晨風夕月野烟漁火景物交影於鏡中丹青得意於色外信一方之勝攬也報本創自嘉靖癸丑之夏司寇胥峯陸公出獨見所經始越隆慶丙寅之秋告竣佛有殿僧有舍萬曆辛丑大銀臺津陽陸公復範紫銅七如來建閣以覆之鬱然稱檀林冠冕順治己亥初夏浮圖毀距其成九十七年時丁革運兵火之餘守僧散逸雖斷磚零鐵不復可問歲庚子有掩骼比丘金明度居士蔣元

初出家發願重建諸薦紳士大夫懇其力小任重弗克終請湛兮法師主其事湛公周咨審勢謂基不大不足任重築不固不足經久擴以倍計加新椿以二千餘計辛丑夏編密石焉陸君慎幾出其祖莊簡公者司寇之子克襄報本於三尊弘護不倦爲吾法門大士者也一級甫迄湛公化去繼踵宣力於二級復辭去於是大音禪師受陸侍御鶴田及邑人終事之請師罷參天童混跡衆園一衲三十年人咸歸德年近七旬精力如四十許人爰有堅密院主爲之輔翼皆以菩薩心行菩薩行自癸丑秋八月逮己未秋九月而報本浮圖五級落成復鑄剎鋒寶珠踵事增華高廣有加瞻仰騰歡歎未曾有嗚呼寶地興廢雖曰時爲之豈不存乎其人哉人之職任興而不任廢任之道貴專而不貴散報本初建司寇父子獨肩其任四年而就暨其重舉則閱四僧歷二十年由庚子至壬子十三年以三人成兩級癸丑至己未七年而一人成三級則外內護專與散之驗也外護雖專自家政之餘僅能注心力於事半授終紀綱勢不俱親及其既壞後之人推窮於前車綢繆於後轍慮之周審之固內護者又朝夕而親涖

之與工師無間湛公一級十餘年善作之難等於善成之不易菩薩行願功不必己出名不必己居古之人經營一像畢竟三生時不論遲速即以一浮圖而閱四人人亦豈分彼此哉世間法有創業有中興後起之勳常藉手於先發陳涉與蕭張竝稱世家即項羽不妨本紀司馬遷之識故與後世史官趁趄於行墨間者違矣予敘中興報本之績大音師資其建武之一德乎九仞雖崇不遺始簣前此者新市平林而湛公亦伯升之比也小中大大中小同中異異中同無不同報本浮圖剎鋒上現梵網重重涉入之義斯不愧於普遍向耳

彭節母賢孝傳家記

大孝終身慕父母古人且難言之彭翁明南爲其母顧孺人乞言於予猶孺子泣時已七十餘矣距孺人亡已二十餘年有同里陸方伯表其墓道邑令相繼旌其門采入邑志顯揚之意已可慰矣復求諸寂寥衰朽若予者何耶人心日下天合愈漓近者搢紳之家或至父子併命明南少孤於詩書澤淺而至性過人若此然則學而能故不如不學而能耶明南云某六十四歲甫得子欲使後人克念艱難而思光大推

明南之孝知其子之孝如燈取影且勤勤示教利喜若此然則不教而成故宜深念夫教而後成者耶爲未亡人撫孤遺往往傷慈孺人兼秉義方有以成其子子復訓孫以報其母皆獨子又老年子不忍以姑息之愛貽羞禽犢若此然則教而不學不可以其不學而遂棄之不教耶嗚呼彭氏之家於是乎可傳可法矣夫表其親而子之孝見非明南意也表其子而親之賢益見則寧之事也於子孝而得其親之賢其親不賢而得子之不孝亦教天下之志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徧行堂續集文之六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傳湧　編

傳部

蓮橐道人傳

蓮橐道人者屠子夢破所自爲號也夢破製棺皆刻蓮華曰百歲後吾以藏吾身亦等於橐焉耳盡大地一蓮華此身此心一蓮華也何必橐盡大地一蓮華此身此心一蓮華也何必不橐死忍土者橐中全穢生樂國者胎中全淨死無穢見生無淨見華開見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悟無生忍以無量世界爲一蓮華回視未開方斯已眇聖無大見凡無小見能從此一橐消之夢破去人遠矣夢破楚之孝感人其先分自姑蘇幼有神童之目稱長好遊足跡幾半天下所至名流才子無不交登臨佳山水跌宕詩酒無不傾盡值世變有所感憤焚筆研削髮爲僧既以先人似續仍返初服仗劍從軍一李邵武旋棄去復從所好則江楚閩粵三吳之遊益壯交日益廣名益起夢破外熱而中冷好面折人之過抵掌談文章氣節精彩奮發立身持大體其於人問荅往來稍不當意必不自貶損以相從人或以是畏之或謂操是術以遊今之世恐掇禍夢破不顧亦卒無毫髮患難今六十餘歲矣世間禍福要非趨避可免何事毀方瓦合藏頭過身夫貴賤貧富智愚賢不肖一期夢幻人不能以一橐消之及其不得已而就木又安能以一蓮華消之耶宜夢破之獨取而私擅之也昔海雲比丘觀十二因緣生死大海見大蓮華出於水中有佛結跏趺坐爲說普眼經海雲云我從彼如來聞此法門受持讀誦憶念觀察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書此普眼法門一品中一門一門中一法一法中一義一義中一句不得少

分何況能盡有人能識此理於彼蓮橐亦生死大海中一漚一漚中一分具無量無邊普眼法門夢破於彼受持讀誦憶念觀察不越一漚一分而盡十二有支化一切智海忽然擊碎此橐橐中道人全身跳出千載而下庶幾旦暮遇之耳

敦烈鄭公傳

節有隱顯不得其時不得其主不得其位則隱而不傳傳與不傳非節士之所計也彼故不屑於論時論主論位論吾義之所是而已孝子所爲盡心仁人所爲章教無不因時時至而主與位俱顯遂有不得而隱者揭陽敦烈鄭公死於潮州城陷之日越二十餘年而長君遜始以傳請亦時爲之也公死於郝將軍之舉義郝將軍舉義以應明晉王入粵敗於岡城潮州繼陷郝將軍死之公亦死或曰敦烈生非其時依郝將軍而死則非其主未嘗受任使於義旗之下亦非其位夫節士獨與時抗豈不識時以爲時固不識節耳公以本朝衣冠爲共主非主於郝將軍位無定人無定人與位當其時亦無不定君有君位卿有卿位大夫有大夫位士有士位庶人有庶人位公立於士之位以奉共主主正則位正位正則死正死正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時亦正公之戒遜曰大事難濟被髮而生不如束髮而死時雖無定而定於位與主立功爲立功之時立節爲立節之時以時從義不以義從時節士之抗時皆因時也公死士林痛之志郡者傳其文行不敢傳其節公既自處於玉石俱焚之中而俯觀亦無所置辨時乎時乎豈公所屑計耶公誓死先遣陳夫人攜諸子匿山村夫人以未亡人肩保世亢宗之寄而公委命於共主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鄭氏之家可謂克全忠孝執信不移者矣公諱科偉字璿夫既死郡人私謚敦烈云

舵石曰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分言之非也身如鴻毛死乃重於太山身如太山死乃輕於鴻毛身即義義即身輕則俱輕重則俱重人有一生惟成一是乎於敦烈傳其一是析理多紋事少婦人從夫一信於國一信於家各成一是共成一是合而言之亦有俱輕俱重之道蓋竊附於章教慰孝子之所盡心也

故王孫雪嶰道人傳

雪嶰道人者寧獻王九世孫也玉牒賜名議涛就舉易名公頠字燕西丁國變從母姓稱熊非熊弱年高

簡蕭然自置於一丘一壑間每晚江人靜操小舟一葉酒一尊縱其所如零露輕霜嘯詠自得興盡始還朋輩亦呼爲顚生侯公廣城較士異其才枚之冠軍未五月鐵騎入洪都乃前髮走龍江旋入匡山卜居五峯下布袍棕笠冬則幅巾絶跡城市貧甚不開口向人人與之不拒亦不謝人不與之極困克然若有餘善病雖至危毅然若强有力喜讀書手鈔數百卷雖至博退然若愚無所知山居二十載卽比隣罕識嘗遇奇荒絶粒閉戶棲賢覩公疑其死入見之有饑色而無戚容韻歌相荅豁如也南康太守廖公文英請修府志更修白鹿洞志爲幡然一就甲寅郡被兵公復病噎太守倫公品卓迎之授館操藥情禮備至久不愈還舊隱丁巳歲除大雪命酒敕家人盡歡示偈云閉也閉不得忙也忙不得不閉不忙恁麼得橋上人騎牛橋下人害跌雨雪病中身埋頭煨榾柮今朝臘月三十日門神土地聽予說且待新年好時節重提起兩袖清風度明月笑語其子若遇明眼定有指教此平生行樂也戊午春病甚不以屑意且曰彼病亦留餘地以俟予養然三世皆不滿一甲子予今年已六十爲過分矣于是供嘿終日夜未嘗須臾見

其欹側花朝前一日端坐而逝

贊曰雪嶠以山林之姿生於貴胤遭時不造遂其高尚使得際昇平獻身朝廟必以清直震動一世而與巢許同生夷齊同死惜哉然聞其風者百世之下頑廉懦立遠於顯者之功此不與趙孟頫輩較優劣於出處蓋性所故有事非理御也時如大冶藥汞入之而流精金入之百鍛不變金無避鍛之心怨鍛之色亦未嘗躍冶自矜吾每善益鍛每鍛益善何者不變之性金所故有耳易稱苦節不可貞節豈有甘者耶甘與苦判於此心冥則安不冥亦不貞嗚呼雪嶠之節所謂苦而可貞貞而能安者矣

方子春先生傳

方先生子春諱坤若試童子數不利年三十餘爲予家塾師予五歲從授句讀一年辭去督學使者吳公之甲奇其才拔冠軍特超增補廩名藉甚予十歲與亡兄宗穎戲爲詩文先給事卽令學制藝方先生見之曰是子當以文名世非今年師所能教也宜易師先給事曰吾已成約矣豈敢背約方先生曰始作文者一年候卽三年不能轉必易師先給事不從方先生復寓書曰今年師吾中表且吾所薦吾豈不愛所

親顧念郎君美材恐悞之公不知悞之可也吾知之豈忍悞之吾必不令公有背約之憾事在吾耳方先生說朱先生曰子寒士金氏館穀未豐吾有豐於金氏者盍就之朱先生曰吾已成約矣豈敢背約方先生曰吾不令子有背約之憾事在吾耳于是別薦吳先生先給事易西席朱先生易東家如不相聞者吳先生好奇初會稱賞于文先給事持所評示諸親串皆大駭先給事不悅每會必令錄數本遍質前輩皆曰此師必悞汝子矣先給事益不悅餘半年方先生來見于文驚曰吾不意此子速成若是因舉大白爲

先給事賀先給事益疑告以衆口所訾方先生笑曰公所偏質者老儒耳此子且以文名世不僅取科第若信彼老儒當白首死牖下耶公毋惑人言先給事疑乃解越一年延方先生高視闊步能以跌宕發人才思一日會題或問子產全章于於三子畧點過獨以伯氏虛己讓善急公誼而忘私情爲論屬藁未半先生見之令速成篇大加評賞偏示同人曰吾所不如汝曹善觀之先生旋以病去遂卒于得此指每作文必縛題不爲題所縛嘗曰碎題使完完題使碎板題使活活題使板發昔人未發之理造昔人未

造之局道昔人未道之言初猶格格如生面人數年以後心手俱熟自成一家矣予每念此未嘗不服先生之才之識且感其相成之德也或曰有子之筆則可不然邯鄲學步耳予以人才不甚相遠悞之一年三年不轉今之人無一年不悞則舉一生而壞之復何足怪予不敢自謂不同於人惟願教子擇師者奉方先生此語如耆龜也

楊二癡傳

予有與孔定南書瞿伯升梓之浩氣嗆中不載楊二癡事二癡名藝當文忠授命衣衰絰桂冥錢衣上號哭於營市見文武將吏叩頭請收葬凡兩日見聞者感動皆爲泣下令備棺衾以斂予所遣僧三決義公持書欲投藝適見問其故索觀之曰傳世文也然吾已得請更上書復爲道隱先生多一事汝但同吾斂瞿公卽於義盡矣藝藏此書歸遺瞿氏瞿氏旣梓不復及藝藝亦不言藝少年落魄曾遇所爲松仙者頗能知人休咎善醫藥文忠撫粤西辟置幕中狂戇無所忌諱人爭避去目爲癡藝卽自號二癡予戍清浪道桂林文忠迎余居小東皐一日藝語余昨在留守席八人無一人有首者予曰公視我何如藝曰汝自

是過鐵人各大笑而去文忠就執家屬匿藝所居山中有魏糧道者發之藝亦就執幅巾寬袖衫抗論不少屈定南將吏更奇之爭與交藝辭還山相率挽留藝曰吾不惜居此但幅巾寬袖衫勿易服乃可吾往來山中任吾便若相拘制吾有死耳皆唯唯王撫軍一品病危甚羣醫袖手莫措乃置酒延藝藝出藥與之曰席未終當愈席半果愈一品大喜拜再生之德甚厚藝每至直入臥內一品左右用事者素驕貴藝奴視之應對稍偃蹇輒唾罵積不堪一夕醉復罵左右故抵觸藝拔一品牀頭刀曰殺此羣奴奴羣前奪其刀請一品殺藝一品曰彼活我我豈忍殺彼且楊先生醉汝曹奚爲明日一品好言戒藝藝笑不爲屈彊直如故一品北歸挈藝出粤西至淮乃別藝還里浮沈不事事人或探休咎或言或不言言或中或不中卒莫能淺深之澹歸道人曰松仙吾不知何許人二癡吾不能定爲何許人吾傳之不昧吾心耳已以吾一書掩二癡之義吾爲竊名瞿氏爲負德二癡故有烈士風薄夫敦懦夫有立志兼擅其功于百世而下吾豈直爲二癡表微凡可以維挽人心隱情蔽善皆昧心也若王撫軍豈非不昧心者哉

前封文林郎蒲田縣知縣青野府君封太孺人

宋氏傳

府君諱鏡廉族姓金氏世籍德清生四歲而孤稍長承母命以伯兄習舉子業府君治家人產早作夜思外服田疇內課織紝營宮室畢婚嫁上承歡寡母能色養稱孝事兄給甘毳市書史安形而專心稱弟教三子稱慈於是仲子濼以己卯庚辰登進士筮仕出宰府君就養莆陽之官舍所朝夕訓濼惟淸惟愼惟勤濼以考最內召予府君官如其子錫之敕命亡幾南北統再絕府君所朝夕訓濼惟忠義毋或失足玷名敎而羞二親越四載病將屬纊語濼與洙倘藉社稷之靈國當再造汝以一杯酹吾墓田遂就瞑又三載封太孺人宋氏卒孺人與府君同德相敬府君之孝弟慈于孺人見婦德濼之淸愼勤執義不渝于孺人見母德歲戊午距孺人卒二十有九載濼手行狀屬今釋立傳今釋與濼同庚辰椓濼野服林下今釋員顱方外相別已三十九載矣禮先王誼以尊名節以壹惠惟一字二字盡其生平不取細謹乃爲次其大畧而論之曰四民之美不出門內對揚天子休命臣道爲大臣道有正有變依于時無負于國爲大古

之邦君自稱孤或云寡人或不穀今守令視邦君信哉其爲孤寡不穀也令坐堂皇羣胥史眈眈欲啜汁歸私宅門下客僕妾眈眈欲啜汁雖兄弟妻子無不啜汁亦見封君盡汁而啜者幾不可情告理諭孤立寡助無由自穀傷哉其稱之也際事會之變胥史各鳥獸散門下客僕妾不預痛癢兄弟妻子爲至親以熱中故圍繞涕泣請避冷求死不能遯跡不可加以在堂之逼舉生平而棄之者多矣然則莆陽令克君於其治克臣于亂非二親之淑其何能淑節以定諡論世而表之惟國事爲大則門內之美畧焉雖然道豈有門內外哉理得於父子而君臣各得理得於君臣父子而家之索外嚴正內貞順相與有成孺人之婦德盡而夫道允矣俾其子克子其夫克父由父子以克君克臣嗚呼夫婦人倫之始也夫婦失而四倫爲天下裂人道之正非以情欲主名世之言造端者尚辨之哉

敕封孺人金門旦惠沈君傳　柔客宋氏附見

傳嫡而附以庶法之正也嫡與庶生常不能以同居死不能同域其可以同傳有以知嫡之賢也而不賢則不安一賢而一不賢則不安今也同傳而安亦有

以知庶之賢也金門沈孺人諱淑字且惠清溪望族十七歸於若千明府若千成進士令莆陽孺人內政清嚴未嘗以衣食玩好隳其素節猶昔寒士之婦之風知足則知止少費則少求鞶帨銘焉故能順賢舅姑之志相賢夫子之事及其守義丘園隱約畏人集棘茹荼備同艱苦無幾微見於詞色寒士之婦之風終身如一日若千稱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蓋無媿丈夫矣孺人中年無嗣視妾媵如姊弟行視其所出如己出于是有武林之朱秣陵之宋咸以才藝容德著稱宋氏名清字柔客事若千二十有八年無一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忤意儉於身勤於家政婉娩以事上慈以接下生子倫奇穎絕羣十歲而殤柔客痛之既卒若千尤痛之行且爲倫立後云沈之歿宋之哭之如哭私親其賢不可忘益以見沈之賢之不可忘也澹歸道人曰予性不喜婦人謂其陰賊近三惡道蓋貪一妬一貪之屬二財一色一貪爲特起妬其從生也亦有習氣清淨墮於女流以情緣一綫未斷故財之分存十之一二色之分或二或三則妬之分輕矣此宜去解脫不遠於是不登上壽而或至于中道散去亦以了此一緣斷此一綫不俟多方然已纏綿閱數十歲甚哉情

之可畏乎生禪天者無男女根初禪有喜在故有火災二禪有樂在故有水災三禪有出入息在故有風災至四禪始泯盡無餘此世尊所入涅槃地也情雖至微猶存乎息不能免三災況麤重雜穢不堪見聞而下愚甘之如舐蜜於刀忘其截舌悲夫四十二章云色惟一耳若其有二普天之下無能爲道然男女之根從迷而生因根有情情隨根變因情結業業逐情深業還生根根復滋情如旋火輪不得休息古之聖王防其流而不反爲之制禮既文其外亦節其中蓋萬有不得已耳而世儒奉迷情爲正道可不謂至愚無知乎嗚呼予合傳二女美其不妬由於不貪二者清淨之因解脫之果一女不學而能而有所不知衆生於一切處皆有清淨解脫之妙亦有所不知若干於此不窮其賢之所從來徒思其賢思復起情情起今生業牽來世則二女之美遂爲酖毒其孤負二女孤負己靈抑又甚矣

汪孺人小傳

余轉徙嶺表既以戍卒得度遂得放浪雲水間遇客問湖山風景里中父老子弟安否或及往時士大夫誰爲不變塞者乎客舉數指屈之竟則曰若孝廉汪

君渢兼有賢孺人所謂能相夫以成其志至死不變者也余曰何哉客曰夫汪孺人蓋錢太守之愛女也母恭人柴世貴且富汪君素寒士孺人歸之不自有父母之家有以竿牘謁汪君者輒勉汪君謝卻之脫簪珥供具皆盡天下適大故汪君齒齊民不忍上公車錢太守從林下綰銅墨綬百里汪君疏食不給孺人甘焉無幾微枝求見于辭色其母憐之好語孺人汝奚不勸夫子出就官卽一上公車百所須吾能給汝孺人曰兒寧餓死不能勸夫子出就官且一上公車也孺人竟死不食其言若是者奚如余曰信如客所言能相夫子以成其志至死不變孺人當之矣因系之以贊

贊曰寧截而手無涴而口誰非鬚眉而一衣食可移墓不生桐祭之以薇嗚呼女之夷齊

貞順汪母陳太君傳

杭之汪氏有賢母陳太君編行道人爲立傳昉私謚之法稱曰貞順順婦道之正也太君之順有自下上者有自上下者自下上太君以順成其子若孫太君歸於汪舉三丈夫子五十而稱未亡人不蘄以貞著其貞也其在革命之際乎窮

則貞太君教其子以正終窮變而通貞以育元太君教其孫以正始嗚呼三才四德備矣順奚以自下上新婦而出移臼徙薪之言是也人必笑之太君廟見之夕姑病驟發亟摒摩而無澁容以至性合未制之禮順之本見於倉卒不學而能若竭力於疾篤救於垂焚可學而能也撫前母之子浩屢舉孫不育至於讓寢室割裹衣爲嬰兒之服壹意多方以求其效見於瑣屑不可爲典要而得其至情教其所出嚴而有文可學而能故曰順自下上也順奚以自上下汪氏凡三世克承太君之教子若婦孫若孫婦同室而居未有一言之間一色相違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宜爾室家父母其順乎太君居於上以享下之順其子若孫奉順而上於太君非曰善則稱親自施而自食其報亦羣食其報故曰順自上下也明室不造太君教其子無失其身指重於孝廉颯颯與澂澐惟隕越是懼太君躬率其子流離轉徙深山大澤草衣木食之不給樂於甘旨孝廉歿撫棺一慟許以無負生平若錫華袁子之貞惟母之貞家之貞則國之貞也諸孫崔起策名天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元之所以始貞之所以終於是太君年且九十七矣不俟百歲歸

從其子及其夫子謂之貞順不亦宜乎徧行道人曰予曩爲介歸錢作傳稱爲女之夷齊錢順其夫蓋順夫之貞至不食其父母之粟今者聞太君之風則錢又能順於姑也內則則家無與於國男兒負國恆出於家范滂蘇軾之母一語正終一語正始北堂之護化爲松栢陽不專剛陰不專柔槩可識矣洛書於土有五無十寄成數於戊辰未丑與四行以有終其在坤之謙曰含章可貞含章故無成貞故代終妻道也臣道也地道則母道也汪氏之母道以正爲順不以順爲正卽用六之義亦盡矣

張母陳恭人傳

鹽官鎭海浮圖之重建緣起於張母陳恭人令子皜亭爲予言先恭人長齋發弘願於千華座下勤行功德皆出自減衣損食之餘凡濟人利物惟恐傾篋倒廩之不速也蓋素樸少欲自其天性慈悲喜捨則多生菩提種子熟矣臨終無絲髮係念合掌端坐云有旌幢前導焚香捧節而相迎者其樂國歟抑諸天歟予曰樂國爲勝諸天則劣若乘菩薩願輪而生卽十法界現身俱無勝劣此辨在當人掌握中耳傳曰恭人出自名門歸於螺浮給諫事尊章至孝相夫子至

敬操作雖細務至勤以密佐官邸引大義至動色相戒至端且直身先節儉教子至慈而不廢嚴切御下寬接族鄰有禮蓋全德以發其才示生僅六十六年不及中壽任勞茹澹處富貴而不自享悉推其餘以闢福德之疇所謂信有後世疏觀於域外者也吾法門勸導供養惟在出世間若菩提薩埵滅度一切衆生無一衆生得滅度者豈有世出世之異哉稱性而行世間善出世間善皆無相三昧有相有作雖磨頂放踵於三寶皆小果有漏之因今謂平道塗治橋梁鑿井設厠爲飲食于路賑饑飯囚償宿逋排難解紛不涉三寶謂之世間善功德未勝固也然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豈有一人非三寶數一事在三寶外者哉鎮海浮圖是三寶相而恭人因地乃在一方陸沈捍患則事全於衆生邑先有龍王祠歲久傾圮恭人竭所有以新之亦不爲一身家而爲瀕海之民祈福此卽建塔權輿自性眞三寶也恭人慈於其鄉嗚亭孝於其母咸歸無相道場世或以佞佛邀福文其慳惜而殘民以逞闢然行之不疑聞張氏之風亦可以悟矣然則吾緇流勸行檀度偏于有相三寶亦名爲私而況私於身私於法屬違因錯果之攘攘

者乎澹歸曰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寂若無或歎爲眞宰相事夫稱性而行饒益羣有從大般若中出生卽大般若中迴向雖發大勇猛起大方便如夢中渡河一覺俱息初無所迴向之人以其適如其無所從來而來適如其無所從來而去强名曰迴向耳誰爲收斂誰是發揮作實法觀全成障礙恭人未斷後有能識此意更於別峯相見布大法雲雨大法雨直用直行皆入如來智慧福德之海何用予傳若爲一切衆生作則恭人稱性而行予稱性而言後之人稱性而觀稱性而學譬如是浮圖處則重重建立非浮圖處亦事事圓成此皜亭不廢請傳予不辭作傳之指也

查母陳太安人傳

予於順治丙丁間寓錫東官東官士民爲言查令君有賢母朝夕以子愛潔廉爲訓當是時嶺表雖定山海伏戎軍興孔棘徵發旁午持符檄集琴堂王使如王督撫使如督撫令如家臣民如逋寇用財如泥沙勒限如風火惟令君不激不隨壹化以誠信公鮮廢事私無竭澤士民稍稍知賢母之教戴令君如母戴令君之母如令君予聞而異之及令君訪予篁溪則

春和披拂飲人以眞醇非是母不能生是子非是子
不能順是母宜士民稱道不絶也未幾母忽遘疾士
民奔走禱祠乞靈於三尊百神凡七晝夜勿藥有喜
予聞諸四方稽諸百家所傳有爲令君禱者矣未有
爲令君之親致禱若是虔者則益異之令君報政得
內召邑之逋萬餘金母誡令君汝不能以一官惠百
姓忍以百姓殉一官耶亟稱貸以償勿以瘡痍更加
鞭樸令君奉教來別予有出東官難到家難入都難
之歎予以詩紀之康熙己未予來鹽官令君以給事
中奉母封太安人諱持行狀語予曩者東官之蹟師
所稔知惟是待罪掖垣先安人手書面命以國是民
隱入告爾后若漕徵利弊鷹戶擾害指掌激切促使
上聞悉蒙俞允皆非某之言皆先安人之教也予復
異之古之孝子善則稱親給事豈猶今之人哉無美
而稱之孝子不出於誣則以令君之美信安人豈以
給事之美疑安人哉士大夫幸出而圖吾君寧有甘
心殘賊或庭訓不嚴熱豔相尚失其初志婦人淺識
往往中之母后垂簾故爲家索使得漢之明肅宋之
宣仁嚴延年范滂歐陽修之母與聞外政則大法小
廉民安物阜可翹足待何必須糜普陀大士三十二

應現命婦大家身行菩薩道安人豈非現身之靈著者哉予於東官見而知之于鹽官聞而知之不舉小節以爲安人具大丈夫相不可域于內則索之男女之間也

贊曰諸葛公以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爲聖爲賢自儉素始今之俗已奢矣一衣冠用中人之產四五一宴會用中人之產二三一饋遺用中人之產十百民力幾何上下交征不奪不饜是故治一國則亂一國治天下則亂天下然則仁人克謹小節蓋以成大節也安人所自成以成其子之大節終其身服勞崇儉本諸小節嗚呼出世之法至於結業亦惟飲食衣服臥具藥餌間立身行道由於發源得其歸宿可以善小而不爲惡小而爲之耶

米忠毅公傳

予以丙戌冬僑居衡陽客有談僞弘光事者曰妖僧二萬餘矣賴巡按四川御史米公擒以屬吏事乃定予曰彼羽翼旣衆米公何策以擒之哉客曰米公初爲南臺顯仁慮其識己幅巾頫首而見公紿之曰上

登極臣待罪上江未面天顏顯仁喜下手出面越日公以計先散其兵於城外再越日用獻馬爲名從壯士四十人直入手擒之遂伏其辜予曰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燕趙景從幾危光武使當日有膽識如公者滹沱之冰可不合也成方遂單車詣闕京兆尹叱縛之故易易耳予于是每念不忘米公爲中興將相首屈一指丁亥冬十二月公死節沅陽予時匿辰溪山中聞而悲之蓋國統將絕則寶臣先殞此中朝氣運所爲非公一身家時命之厄也又三十二年與公子順寧守三岳君重見於吳門示以行狀且屬爲傳

乃得備睹歷官异績謹論次其大者公諱壽圖字子輿別號青砰以崇禎戊辰貢元筮仕令胙城調繁新鄉新鄉陸運遠抵天津民苦重累輝縣蘇門之水近百里可通而勢下久有事於遷率弗效公密濬濠造簍囊若干一旦治具招邑薦紳乘舟迎河不踰日水大至復議造運艘公豫告罪于邑薦紳策馬行二十里計其丘陵苑囿之材可爲舟者伐之再踰日木大集出私財以成民皆不知及見始驚爲神賑荒有法兼活隣封且萬餘口練鄉團步兵三千騎三百躬自獎率與河內令王漢遥相應隱若一敵國寇不敢犯

方是時四海多故當宁掮髀深頗牧之思公以疾惡如讐中里豪郭士權蜚語下民之愛戴不敵要津之齮齕賴先帝獨斷僅得南臺所彈劾權貴斂跡貪墨吏望風解印綬去識者謂風紀司存猶公常分未足盡其濟變之才也甲申三月闖賊陷北京南大司馬史公議所立公首言天下無事當以親天下有事當以賢而馬士英擁兵奉福邸公與史公獨不署不預定策功遣按四川四川爲獻賊蹂躪輔督遐愞不任事公召曾英奬其百鍊之剛畫江而守卒保川南於復命之餘剪妖僧之禍丙戌夏五月擢公副院撫貴州則閩廣交喪獻賊從川北奔遵義由黔入滇公率孤旅控烏江復移黃平收散卒招流氓荊棘漸開聲勢方振而以新君之命解官赴召僦居於沅恭順三王徇楚至武岡大帥劉承胤迎降沅守將張先璧不戰而走公正衣冠坐堂上就執見孔有德不屈絕食二日有德好語勸降終不屈遂與愛將於守方及其家三十餘口同時遇害故御史鄭問玄從有德軍中爲公門下士備棺衾公第三子璁匍匐出草間奉公殯於雁塔梵次訃聞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芷江伯謚忠毅六典如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嗚呼公初令胙城流賊窺境卽指天自矢城亡與亡
積薪灌油於重樓下扃鐍杜夫人及三子瑛琦璁其
上戒曰賊入卽舉火邑薦紳吏士環泣叩頭幸爲公
子計似續堅弗許探騎至四望氛埃蔽遮棗棘叢密
疑有伏從他道去公不死於胙死於沅已去之撫軍
封疆釋負可以委蛇辟地而卒舍生取義不蘄苟免
蓋大節性成克終如始無愧中華須麋男子矣
澹歸道人曰查顯仁以丙戌春扇動黔楚至遺璽書
飾讓位之說是秋八閩失文思帝殉焉徵公擒顯仁
散其黨則東南半壁搤腕勸進猶行復辟之禮羣奉

一妖神廟嫡孫斬焉遂絕然則丁亥以後有明三百
年一綫之脉公所存也厓山舟覆宋始書亡此古今
同有天下之公義明不亡於崇禎之甲申而亡於永
曆之辛丑公豈非陰翊翊國統一大勳勞哉公不幸爲
殉國之臣使直景運發其雄才於朗識行以膽決則
其樹立當有驚世絕俗者世多以成敗論人卽史家
所述畧於勝國務矜本朝則傳信之筆故宜還之草
莽之通人也昔張巡守睢陽李翰謂其捍蔽江淮有
不可見之偉績令唐祚遂終誰辨之誰聽之然則大
書特書昭回冊府巡亦幸而與唐俱存其忍俾公存

明者與明俱亡予故自附於表微以荅三岳君孝思垂諸米氏家乘嗚呼巡死南霽雲等皆死之予聞於將軍守方身長七尺力兼百夫侍公於沅不去慷慨同難不亦與霽雲比肩稱烈丈夫哉

楊總督傳

故保定總督楊公死節於汝寧朝廷議加卹典有御史以私憾論公輕進一死僅足塞責議遂格公同鄉孝豐令羅君西溪慨任事之難而吹毛索瘢之易也掇其大畧屬予爲傳公諱文岳字斗望南克人也年十九舉於鄉二十四成進士以登萊巡撫擢總督保定與督師丁公啓睿同討李自成戰屢勝擒其渠魁一條龍遂決策大戰於朱仙鎮兵敗啓睿死之公退守汝寧賊合圍數匝援絕力盡城陷被執自成脅公降公奮罵不屈遇害自成欽其義烈以禮殮公致祭而去部將孫尚進扶喪還蜀蜀之計偕者遇諸塗曰公死忠不宜以賊之殮辱公爲易衣改槥面如生公歿之歲元旦夢至一殿上案牘山積吏士林立曰王久去此今乃復還趨走禮謁如新視事則公之去處故未失公來處也其在朱仙將戰與其子書爾父辦賊至此期一舉廓清使天下重覩太平不幸而敗臣

死君子死父妻死夫要不負一人字而已蓋受命之初有死無二成敗利鈍度外置矣世之人方以吹毛索瘢爲風采然而兩都陷後瓦解土崩求一浪戰者渺不可得反面獻身恬不知怪公既無忝於幽明問之素心而足豈復與碌碌風塵者爭毀譽哉嗚呼人臣之誼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故曰濟則社稷之靈不濟以死繼之死矣猶曰臣無狀亡以稱陛下任使則一死塞責公所自言而非旁觀袖手者所當言亦豈使臣以禮者所當聽哉羅君之爲此歎不特敬恭桑梓揚清標峻其以伸任事之氣撲空言之燄定國是維名教率於此寓之不可無以發其指歸也公任工科直計典外吏於京朝例有饋遺受而不辭事竣悉還之封識宛然其不屑以皦皦要名若此生爲重臣歿爲明神宜矣

朱息園傳

引繩切墨不可以待豪傑之士然其見義敢爲未始出繩墨之外蓋識能辨義而才足以發之如健鶻決雲猛虎嘯風凡鳥獸望之而懾亦未始在繩墨之中也予友朱子公是持尊人息園長者狀來見予初聞崖畧及此乃得其詳歎爲豪傑惜其不大用於世爲

低回憑弔者久之翁歿於乙卯得壽七十二歲當七十一歲時江楚俶擾寇躪婺源翁身率族人捍禦其外預捐家財賑貧民潛消內變故郡邑瓦裂而月潭遠近方數十里獨晏然人謂翁老且矍鑠有馬新息之風翁長於兵事先崇禎辛巳歲大祲羣盜蝟毛而起翁以諸生習擊刺彎弓躍馬於健少年場稱冠軍癸未鳳督馬士英潰卒肆掠將及新安翁摩厲以須會爲樂祁團練所殲士英歸怨千金公聲劾之罪且不測翁憤合諸鄉鄘抗陳於南樞史公可法史公引義力爭事得白金公聲始宥官庶常請纓自効後殉國難其子望門投止無敢納翁留之家周恤甚至翁初不識金公翁覩世亂度毛錐不足盡濟時之用思以兵事奮其志與金公合金公歿於乙酉翁亦以是秋遁跡顏公山山爲宋提舉汝顏公祝髮地翁十一世祖抗節不仕者也翁見義敢爲不獨與金公合蓋亦其世澤云未幾東南故家奴樹黨叛主所在橫行翁家羣奴謀乘宗祠長至之祀圍而焚之翁翻然曰吾不可守隱服坐視不救卽從山中歸預祭畢門外劍戟林立翁久以恩信孚諸健兒里亡賴聞聲輒斂手至是出叱之去羣奴盡靡翁密語當塗誅其首惡亂

始定主僕之分始明新安之禍肇於辛巳延及乙酉藉翁才畧公私僇力屢著保障功至丙戌劇盜數萬焚劫其里殆盡翁復借兵殺渠魁十數雪桑梓恨甲寅之役所謂叩囊底智猶發新硎皆揆於義所當爲距如脫兔及其居武林遊京口與名流賦詩作畫登山臨水汗漫于玄玄空空間蕭散高寄莫能測其靜深復有守如女子之槩嗚呼天下未嘗無才顧有遇不遇耳漢文帝謂李廣惜乎子不遇時使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然廣遇武帝終不得大用不能立功絕域是眞數奇翁之不見用則翁有所不用觀其

周旋金氏父子見義敢爲未始出繩墨之外非數奇也豪傑多俠以武犯禁則流入於姦雄故繩墨未可卒出使翁快於義所當爲豈遜新息而矍鑠之姿聊一覘於故里生不遇時亦宜有擊節悲歌壺口盡缺者矣

周公濟長者傳

長者姓周氏字公濟諱家楫吳之篤行君子也閉戶讀書不爲干祿之學以靜退自勝然意氣豪舉家雖貧見人饑必食之寒者授以衣死不能殮必給棺人有冤抑奮不顧身必得直乃已人謂長者有三友已

好讓於人之是非則好爭治生如極貧濟物乃如極富學務進身務退也歸心大乘晨一香夕一燈日所食飯一盂指淨土爲生處世壽六十有六去來之際蕭然獨脫予聞之文點與也吳之俗喜逸遊走浮名而尚雜說較諸十五國如忉利之歡喜園國有國風國之中有家風國必藉家風爲砥柱吳之靡肇自士夫差然泰伯延陵季子之教浹于人心故未絕也長者之祖有太常公爲興府教授凡得官藩邸若教授率歸老其家公獨曰此君命也君子受其職則思盡其業豈可委諸草莽耶遂謁

興獻皇獻皇異之令授世子經甫五歲公抱之膝上句讀寫倣必誠必敬世子年十七入繼大統公以師傅舊恩官太常禮重逾等將大用公遽引年歸故以篤實恬澹爲家風其後人多隱德則長者學行有由來矣甘蕉生曰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周太常知止足豈出二疏下哉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此後死者之責也二疏子孫猶間請老人爲遊說置產太常子孫世履清眞長者克嗣之長者之子大千亦杜門自好有父風則太常之澤雖百世不斬可也

高天奇秀才傳

佛號不稍懈至死請葬於母之旁此其驗二僧以崇
嚴三寶爲願行護塔寺如眼目秀才於泮宮營葺雖
食貧捐助特厚人迂之不顧此其驗三同行同學坐
視其勞而獨逸非僧法秀才於親友劇務身肩之至
委頓不自惜此其驗四僧有過相教相誡展轉相勸
必三諫秀才勇於規切此其驗五世之言五倫君臣
爲首蓋以禁暴止亂爲功或輕於親而後其師師若
友主禮敬至重授業者老生宿儒長被疎忽秀才於
其師卒哭極哀歲已久言及之必流涕僧之法惟師
是尊遠至數千里亡數十年每僧集日灶香禮敬不

敢畧此其驗六或以秀才六驗惟遠肉食爲僧習氣餘皆名教所有寻以儒者卽有五驗聞不食肉嘗爲異學故以不肉食領五驗則五者皆僧習氣人非果地不能無隔陰之迷秀才幼時忘佛及母卒以孝母故信佛此從緣而種發也卽移出世之種從世間之緣緣異而種不異其爲持戒僧持戒而純淨之僧信矣念祖疑其不修壽則持戒而純淨之驗此其七也蓋世間之愛深則迴所修於祿位名壽福消而德亦消出世之愛深則世間依正二報受用俱淺秀才三十而脫屣於祿位名壽之場寻以是賀其所往也高

氏世爲法地金湯不以寻言爲河漢故以是爲傳而歸之秀才名洪謨法名興指天奇卽其法字云

金節母張孺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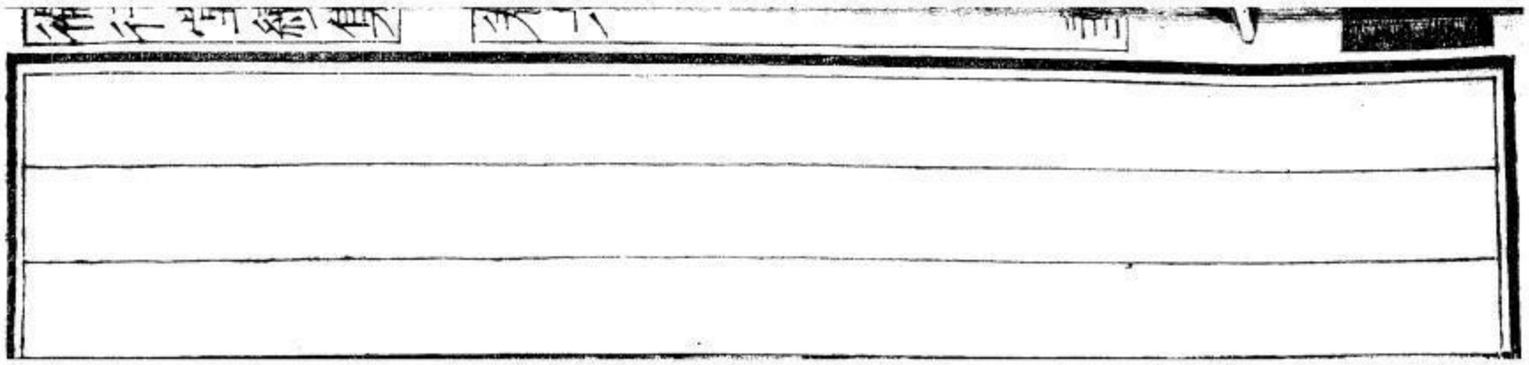
寻同堂兄文仙諱坡早沒嫂張氏撫兩遺孤三十年賢潔之聲著於宗黨其次子世鋐致書云鋐無似不能爲母表揚惟叔傳之數言庶幾不朽寻以世鋐猶有不忘其親之風也文仙少年縱宕頗事花酒遂落其家嫂能習澹薄忍勞瘁所謂境愈苦而節愈甘足爲金氏閫則矣世鋐已歿亦請爲傳寻謂此可無傳然世鋐之友于兄弟意復可嘉寻先世敦

尙素樸自守一輩始見浮薄守不幸讀書成進士羣從子弟趾高氣揚習貴介之習然家皆貧守官復不終漸還其初惟守二子中天長女適朱氏者至無行生三女賣諸八姓以是構訟守惡之不許見遂極口大罵掠寓次菩薩像書籍而去守長子世鎬客死臨淸有一子其妻虞氏歸母家欲改適羣小從叟罟利爲嫁一老翁合婚之夕虞氏立嘔血未幾死聞世鎬遺孤之死絕可疑先給事家傍地已賣去僅墓前一池有砌石世鉞又賣之焚世鎬世鎭棺不與其同房長兄世鐸及其遺女相聞皆世諦中怪事觀於虞氏之改適而死而吾嫂之撫其子下報其夫可風也觀於朱氏之婦之罵父而世鎬之不忘其母可風也觀於世鉞之不顧祖墓棄其同堂兄弟之骨而世鎖之欲爲兄立傳又可風也守語世鐸吾已出家不應猶是金氏之人金氏之人亦不應以吾爲一家之人若眞欲爲一家則家法所宜申卽關國法恐大費一番鍛鍊吾不欲爲乃因世鎖之請旣表其母之節亦兼章善癉惡二義俾世鎖藏之爲金氏留勸戒於後人

或於家風不無小補云

沈節母徐孺人傳

節母徐孺人者望出鹽官歸當湖文學沈麟瀕麟瀕
二十三歲而亡母年僅二十一生子彪甫七月摧隕
之至將以身殉勇姑諭以死易立孤難之指乃幡然
節哀進藥一志於門戶踰五年姑歿又五年舅歿家
業蕭然喪葬如禮教其子彪以篤行聞及見諸孫四
曾孫五凡守身四十六年如一日霜清玉潔宗族鄉
黨無間言澹歸道人曰采風之史職在表微郡邑大
夫畢訪幽隱小婦守節逮三十年即具奏聞得邀朝
廷旌表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也近世或不然其得以
列名上聞者多出强有力之家自學師以上悉有所
費每經一衙門胥史瀕索即秀才里老公呈公結非
酒肉饜足無由而合夫人子所以報親惟力是視惟
寒畯無財不可以爲悅耳於是沈節母苦節四十六
年不預例旌傷哉負也予以庚申由雲間扶病至東
湖彪請爲傳彪不能求之顯者而求之枯瘠老病待
盡之僧良非得已予既諾之而危悸甚恐一旦先朝
露無以副彪報親之誠也乃力疾疏其義畧歸之嗚
呼此予於當湖爲絕筆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編行堂續集文之七

丹霞今釋澹歸　述

侍者古止　編

傳湧

讚部

畫佛讚

百千三昧不到一三昧不到百千三昧撞著露柱沒有汝會放倒刹竿沒有不會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阿彌陀佛讚

幾多人向西邊覓十萬八千纔一息五色蓮花驀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開忽見日頭東畔出咄

又

一念不住是無量光念念不遷卽無量壽箭發雨點
風吹石臼鐵甕不收芥籬不漏衆生在前諸佛在後
亦無成就與不成就

又

無人來接閉眼漆黑動憚不得有人來接開眼著賊
走入荊棘若還不說到底不識南無西方極樂世界
釋迦牟尼佛

又

只知接引衆生不知衆生接引立在十字街頭不怕
彌陀不肯

觀世音菩薩讚

四心無量用之莫窮方其不用如聲在鐘此名定相
皓月當空千江各應未出吾宗男身入定女從定起
生滅寂滅聖凡同體何必神龍有首無尾色後聲前
白雲萬里

又

寒時寒殺熱時熱殺烈火燎毛疾風捲簷九鼎沈淵
一絲柱塔甘露楊枝醍醐毒藥放下淨餅何處摸索

大王長壽萬民安樂

又

據坐悄然如意在手一指指處有何堆阜聲塵自空舌根先朽莫令天花外揚家醜

又

見有生滅卽非寂滅見有寂滅卽是生滅入流忘所境智同脫花落鳥啼恕龜傷鼈應物現形無是非月水中不出天中不入我有悲仰豈殊慈力稽首白花如此一室

又

或定或慧或慈或威一心地載四角天垂無緣忽現有類斯隨堂堂獨步浩浩同歸非耳所聽其音如雷曠劫之業當下全灰配德配名愈完愈虧禮拜則已擬議何爲

又

以是灌頂四海不多如以江河置於網羅以是餉空一滴不少尋源虛無觀瀾浩渺至人得此無所得故凝冰焦火彌天甘露人以底受我以口藏天風海濤盈耳洋洋

又

傍見側出明敲暗打正趣菩薩東方來也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稽首小白華山更不稱孤道寡

又　陸氏童女侍

西方之色也大悲之行願力也一切人清淨所由解脫之德也爾幼而具成人之則也長齋繡佛多生之淳善業也欲去而招人以別其化不怛也宜七來七往無之而不自得也歸於大士之側也朝朝而夕夕林下之風水中之月也證於甘露之滅也以童女身而得度者威神慈攝之一也

又

寶鉼一寫銀河注大地掀飜欲流去下方湧出罔明來此是吾家灌頂住

又

一切聲是佛聲刺破耳門一切色是佛色擉瞎眼睛根若有塵根被害塵若有根塵作怪塔上風鈴俱不鳴兩箇瞳人一腦袋我兒拜我兒拜且教磕出天靈蓋塞壑塡溝纔捉敗

又　大集洲都寺送藏還丹霞請

大士晏坐聲出雷霆童子繙經思入窈冥八字打開無捺無撇鈎鏁連環亦不斷絕莫於其間立主分賓

風日相守江河愈新嗟爾未識八功德水殷勤問取
蓮邦長子忽然舉手指地指天阿難門外已是重宣
不得西湖而得南海紫玉臺前敲金弄凱大集來欲
藏事不得往遊西湖以

又

蝸角乾坤蠻觸民一時幻作兎毛塵眼睛鼻孔天衣
縫綫腳鉞頭轉法輪

大士羅漢讚

二俱不是一無非水北山南信馬蹄月淨黃花連翠
竹露滋石骨透苔衣

普賢讚

普賢毛孔歷劫出不得一毛孔不遊普賢毛孔無
一刹那出得一毛孔普賢自家出不得一毛孔手中
貝葉有何言兒童立坐後花雨落庭前

法華經塔讚

當湖善男子李天衢書妙法蓮華經七卷爲
七級浮圖徧行釋今釋隨喜讚歎而說偈曰
以此一經成一塔別即是經總是塔成此一塔以一
經異即爲塔同爲經一點一畫無非塔大地熾然俱
火發一木一石無非經微塵浩浩談無生有人見經

不見塔不愛譬纓愛落魄有人見塔不見經不惜須彌惜眼睛有人經塔一時見背後瞳人坐在面有人經塔一時忘渾身雪點梨花鎗老胡當初不肯說四聖六凡齊喫跌我今說了又留題鹿宿屋北雞啼西進前燒香退後拜繞塔轉經還不快如塔如經如是持曉風殘月綠楊枝

血書佛名經讚

一點一滴全經全血是經非佛非生請以此舌作須彌盧十日並出大地俱無剪以此血作四海水因緣十二花生碓觜還以此經作妙天鼓白鳳纔歌青鸞便舞眞公語我我見已泯雁過橫江不留餘影以此智鋒化爲利刀卽筆驗彼吹毛筆筆見經不落宮商刀刀見血不落中而得落處卽於落中不得落句諸佛之名諸經之王衆生之相寶網交光佛有衆生衆生不住衆生無佛佛亦不去佛有衆生作用無礙衆生無佛受用自在此筆陣圖二王所寶鑿破鬼頭吸乾人腦

達磨讚

西來作麼這白拈賊纔到江南便過江北鈍置自己九年面壁搭殺他人三更立雪將心來安了不可得

假藥眞方分文不值賺了滿地兒孫放下皮鞋一隻
咄

富 居士眞讚

世之良業惟士與農不幸而達或終於凶利在萬民
如秋有穫利在一家如穀有賊賊穀猶可賊民柰何
君子固窮曳縰高歌允若富公帶絰秉耒寧不遇耳
勿遇以詭孟光擇配操作而前偕隱之樂之死靡遷
誰持窮德而易通命堅松瘦栢得也獨正嗟彼顯者
視諸國門慶少殃多危乎子孫無馬可騎亦無得失
寄謝塞翁百慮一息

康完有眞讚

抱玉而不得售吾玉尚在豈以足貿愛珠亦不可求
彼珠非實豈以腹留五經紛綸素業自敦育此英才
遺於子孫引彼三爵卣然而逝得全者天無求者世
目艷千金足躅上駟生食死烹五鼎殊致則雖不飛
而不鳴故未嘗側決雲之腦折摩天之翅亦不可謂
之不遇也

祖振先像讚

挂乘風之帆駕破浪之舟不入大壑膠於細流燕雀
相賀蛛蟺難酬沒而猶視生未陳力有才無命龍騰

蠖屈各有其時非意所及嗟爾子孫植基固存馳霜蹄而致千里搏風翮以達九閽未可艷花實而忘此本根也

黃端四像讚

往者若是今則如斯今若便非來復爲誰遊戲塵勞無所不可青天朗月卽我離我觀棊局外借箸席間捉刀凜凜袖手閙閙溫室有樹雖親不泄三君一心得之貴密幽燕老將鄒魯儒生物偶過鑑權常在衡仁義籧廬皆是方便三十毛錐四天寶殿讓人賢聖屈已英雄子房後先黃石赤松日且隨行金非出井世間出世現此員頂

公絢遺像讚

佛性無斷兵解有殺清風兩耳洪鑪一髮眸子已空頂門忽鑿七山波湧五湖葉落以此噩夢生此大覺凡存楚亡人愁鬼樂不生不死誰強誰弱六眼先生虛空振鐸

輝生持此像索讚蓋在公絢歿身之後可謂不以生死存亡移其情者爲點筆題之若知有死而不亡則大寂滅海中故無庸置吉凶趨避之見卽親厚之痛怨讐之快落得冰消瓦解耳

高念祖像讚

是宴坐者非楚貴而越險慥然其有所思惟先人之志事是尋思之思之限於其時然則澹澹然遠慮而憂深霜雪其侵川原其沈風生葉隕石泠泉鳴皆悽然有恫於其心卽悄然而無言吾已聞忠孝之遺音矣

王嵩渚像讚

斗牛之間復有紫氣非寶劍之精鬱久而發於地也必有珠藏玉蘊厄於時而不得見其異者一嘿一語一出一處物鈍而人靈區區於得主則雖豐城之獄將開華陰之土待拭早已化爲神龍凌霄而去矣此非雲間高士王嵩渚也耶

蔣松如像讚

地之精天之氣人之神三緣成一合相始爲眞不市名不營利以濟貧是道人非方伎如先民芒鞋竹杖欲何往一點微塵一點春

沈克齋明府眞讚

垂手放光全歸祖父結跏趺坐交付兒孫白拂何言當門落齒天花動地退步知恩止水一簾居心湛湛春風四座及物溫溫鎮鄒劍下將迎立斷虛空藏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攝受無痕判案成山峯巒萬仞揮毫簇錦桃李千村
且道是文士是禪客是名臣逢人換眼沒處搜根明
月清江是非不著毒蛇古墓凡聖齊吞

汪晉賢像讚

一見之緣氏山巔再見之采石江邊神遊八極之表
身在五城十二樓之間隨風珠玉落紙雲烟嗒然其
忘言浩然其無與傳入人而未始入于人出天而未
始出于天若有眞宰而不得其朕爲問貌姑射之仙
祇從自性尋三寶瞥起本來無處討掘開地底更非
天由得門前渾是草問君閱過幾春秋八十年中得
自由分付兒孫勤早起青山不動水長流

周母華氏眞讚

世界壞時此性在地還載著天還蓋卽今相見不相
知兩彩曾看一手賽壺德當年解坐家秋光可敬春
光愛塵塵堅密莫他求一百八珠輪得快

王　像讚

四十二年前四十二年後對影成三人誰取復誰受
兩眼相看兩甲寅兩面光華我面皺打碎青山作綠
波一漚全海俱成就生老病死是耶非火風地水無

窠曰後代兒孫識得伊杜宇三更啼白晝

朱山立像讚

非松非泉習習驅濤卽雲卽壑泯泯泯干霄當其現處微風不度當其隱處全體忽露出世世間何用名模同今之人與天爲徒曳杖逍遥渺無所託汝欲致問我亦不答

張濟宇八十翁眞讚

此無量壽卽無量光金剛正眼吹笙鼓簧八十年來八十小劫生住異滅穿雲漏月默存片石下視寰中須眉父老筋骨兒童出有峯巒處無窠曰帶索行歌

瞠乎其後江山如舊日月長新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不是俗流亦非道者小子識之先生來也三千學士十八高賢維摩室中寶掌路邊行地行空一來一去纔著眼睛便成破句

高寓公先生像讚

德純忠孝才擅文武擲筆登陴猛如虓虎投戈講藝燦如繡組惟皇鑒之龜山失斧誰從長夜震此火鼓一覩暫見以報死父十年同貞以訣生母豈云萬邦遜彼三戶叱起青蜆疾呼帝所悲風四來碧鈎滿塢汝則醉耳攜鋤闢土敬俟其醒露子月午龍孫劍枚

天壇首俯嘉實是登鸞歌鳳舞

姚總戎采藥圖讚

采藥何必埋雲卻聘何必絶食外通而内塞馴其性無鍛其翮故非關角之硯非化血之碧然而犬不能焚水不能溺金石不能礙禽獸不能賊人將索之高陵深谷以爲可望而不可即豈知夫塵埃咫尺之間早已交臂而不相識耶

傅子雯像讚

沒搭撒林君復來奚落趙師雄我有千年活計汝只一夜春風從旁轉出傅子雯喝道一箇鬼窟裏一箇夢魂中爭似我人人俱見日日相同噫原來也是箇影子卻憶醉端攜手去醉醪三盞入鴻蒙

題徐檗菴小像讚

高松流水之間據石而坐眇然如有所思浩然而無所挫雄劍欲鳴素琴難和童子不言其義皆墮蓋嗒然遊於聲光之表素之千人萬人而不得見其一个者也如何是一个過

俞念依像讚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洞垣之見也柳下惠至清伯夷至和伯夷不恭柳下惠隘皆

非皮相者所知念依先生當貢不欲與不肖
人同貢寧不貢其入對大廷卽賢者欲一見
其文一爲之地斷斷不可故曰坤至柔而動
也剛至靜而德方以剛爲用者必以剛爲體
若無此德方之體雖千動萬動求毫釐之剛
豈可得耶今之人以盛德爲鄉原宜其風之
日下矣讚曰
生鐵心肝春風眉眼日親日疎日近日遠護前七寸
退後三分首陽其質柳下其文通身有藥通身無病
全火全冰無人可信

朱公是像讚
君家考亭篋得遯卷舌藏身得無悶耳孫公是稱寄
菴棲廬宿海收風帆數奇自歎凌霄翮酒後悲歌壺
口缺吾所大患吾有家如蠶縛繭魚行沙遯五之動
之於旅其妙用賓不用主南海北海聲蓬蓬過而不
著如虛空羣龍無首誰得比遯之同人化爲尾乾元
用九飛亦潛用遯於旅藏於淵八百主人千年田天
涯何處不作客枝上寒蟬抱枯葉
公是別來十餘年邂逅吳門近號寄菴此得遯之
旅也漫發其義卽爲眞讚觀於此而天地萬物之

情亦大概可見矣

梅聖占像讚

砥柱亂流之中電激雷怒疾趨於下而不予從予拙毋汝工予異毋汝同獨戰萬古不與天通此非一世之雄也耶

賀客星眞讚

不與人同繪素不與天同舉措裁今則大義爲尊論古則多文以富百丈飛泉神龍隱而孤唫千尋壁立跛驢望而絕度嗒然忘言迥然獨露豈非遊物之初反己之故者耶刹那刹那念念密移往不重留來不預期但一月眞無是非是纔說未生早成兩句吾將與之虛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行無求而止無憂亦得妙於隨流也

張心宇長者眞讚

抱神以靜使物自正告天不愧與人無競其生也淳樸以遊非富貴所能移其歿也吉祥而逝即人天之最勝宜爾後裔享其餘慶嗚呼昔者入廛兼詩書之本蘊今者入廛專仕宦之捷徑予於翁慨然思盛世之遺民而以未得見有恆爲不幸也

題張穎堅像讚

予與張子頴堅交在珠江爲令祖容宇翁作眞讚既別八年浪跡吳門頴堅聞之驚喜時相過從每以志感今有請尊親銘傳如呼小兒遲卽加以聲色過而貌然若不相蒙者頴堅之厚蓋其孝也廣州汪太守聘頴堅記室頴堅顧力勸其乞休太守唯唯否否頴堅遂告辭太守將倍致館穀頴堅曰吾以道義相成耳豈爲利動哉襆被徑歸此一事古賢人立朝入本傳中稱僅有頴堅生平大畧可見矣乃爲題其眞曰

清直勇三人所難兼耶爾記室具此風節是可以爲天子大臣生乎今之時行歌而貧薪覩一斑識全豹隱得其忠顯得其孝我傳神不傳貌

史露生眞讚

帶索行歌踞石繙經開卷自得杜口誰聽乘月斷岸臨風遠汀夢中了了醉裏惺惺一以爲披帷之名士一以爲入社之遺民蓋屈於今而信於古人眼白而天眼爲之青者也

張爾就眞讚

擬德於玉擢玉於竹散竹於墨格韻天然一見決矣

不由比類而知爾就張子格高韻深時復寄意於墨竹書法詩法一徹永徹崑崙之玉流入三河是同異非同異一斑全豹切忌換卻眼睛漫次元韻以當舉似自是眼中難著眼空庭月落是耶非不離三寸霜毫外千尺如來丈六衣

金斐公眞讚

揮毫多士之先折節萬夫之後神砂一點丹未九還寶玉三成記當重搆是故豐於德而儉于名贏其才而縮其壽以爲有天耶不於其身以爲無天耶於其子孫君方排闥闖升崑崙夾二曜而竝馳超衆有而獨存豈羨夫一粟一肉旅進旅退於金馬之門也

端如上人眞讚

世法休熱佛法休冷一毛頭現十法界影互奪互成寶刀不官端公英英儒心俠腸楚存非存凡亡非亡老當益壯柔而能剛咨爾孌奴妙香一炷結蓋成雲飛花作雨眞旣無來幻亦無去已傳爾相未出吾宗波閒藻月嶺上松風三千里外切忌重逢

徐華國眞讚

風吹雨作黃金麗一點沾衣登十地三十二口一維摩一維摩失卻鼻無情說法如雷門白拂舉起翻

乾坤莫怪文殊錯選根自到毘耶遭剪舌蒲萄朶吞新卷葉

三笑圖讚

合卽三笑分卽三敎此圖未知誰通大道卻見亦樵姓陸我曾點伊不到便應鶴氅金冠直上十洲三島逗取王家絕倒落下石門詩料忽聽大地胡盧圍作一圈栲栳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全憑三勝流搨得廬山藁

陸珊瑞少年行樂圖讚

卽今相見已成老卻看少年還古董普天之下不曾逢三十年前讀書種此道今人棄如土羣鬼空爭黑漆桶自家壯色尚無情颯颯寒風透毛孔

李善友眞讚

一念不異覿體金剛名山蹴踏上乘宣揚善與人同德與天忘有爲之業無爲之幢完空碎空非妖非祥來如去如非存非亡咨爾子孫本土他鄉非眞非似萬法全彰舉頭便見日上西方

吳昉公眞讚

謂之韓王孫則已老謂之臧丈人則已小千尺絲綸萬里流渺然此意誰能曉一釣將再釣相赤甲獰龍

隨手上恰纔貪餌便吞鈎太公望久難輕放魚笑人
人笑魚柔柔曲曲竹竿舒釣得江中明月著全身罩
在一輪虛

沈健翎眞讚

展此一卷書豁我萬古心靈芝冠衆芳百卉安足珍
白雲帶絶巘黃葉飛空林冥懷有一士清唳托孤唫
噫誰是知音

沈坤仙眞讚

惜乎其不遇時而遊於神農虞夏之間矣當其存也
見而不知其歿也聞而思尋得其形無繇寫其神也
爲之歌陳子昂之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
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嗚呼庶其似之

趙天行眞讚

是儒之巍巍堂堂者而覈空空譚玄玄不作傅大士
亦非陶隱居宜爲白樂天三教任其提衡九重觀其
揮麈顧乃托野服於癃仙然則常住不遷之性與人
爲善之願既已漸入而逾堅矣清涼之山菩薩一萬
梵網之座學士三千豈猶曰有餘於才不足於年也

姚讓水眞讚

其志潔其行方不離一室千里翱翔心休小草契結

長桑物貴知希無尤無怨人憎孤立疑狷疑狂獨嘯歌時清音烈於山水誰來往者白日夢到羲皇豈似陶潛忽返聞鐘之駕便同張拙連登失巧之堂夫夫也故宜浮之江湖而樹之無何有之鄉者也

沈蕊雪眞讚

絳灌能文隨陸能武快哉沈侯人中龍虎有天與才無地可用造化小兒非意相弄造化曰不然才非吾能用非吾權一切惟心而委於天誰知吾之寬有蘇無衛有衛無蘇半蘇半衛君其能乎君曰不能則吾豈敢吾表君心君遮人眼畧露機鋒飈馳電卷

蔣眞讚

峭壁千仞蒼松百尺骨勁神寒清霜襲月胡然而有春風披拂境繇心變萬緣何擇見公之貌知公之德口不置斧胸不栽棘和積其中喜溢於色三惑俱微六交靡及宛如攜手載民之國應時而來爲物作則既返淳風即歸眞宅影堂老人非生非滅是爾子孫克家消息

許長者眞讚

不同者狀不異者家前則鷲峯後則龍華我以老病適來於此歲方洊饑盜賊蠭起孰能如公損己益人

此心佛心無著天親苦樂兩輪不移一線莫矜九品自觀一念詩禮發塚未解裙襦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竊財據理竊位骫法薦公於天有問無荅

陳子威眞讚

謂其欲隱耶蓋勢之所窮謂其欲顯耶非道之所終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奚以有克然自得之容乾初之姤確乎不拔九鼎大義維於一髮遺其同憂安其獨樂則起百世之風者故足昭日星而持河嶽也於是倚彥達之指而爲之歌曰觀彼梧桐兮可以知日月之閒兮梃生泉石之間兮有烈響而無淺韻兮寧灰身糞下而恥見異兮蔚孫枝以待陰陽之所定兮彼威鳳之擇而棲兮夫固以爲得其正兮君其息景而無悶兮同其德不淫其性兮

吳高士眞讚

是猶神廟之生民也見異海起紅塵家雞爲鳳家犬爲麟今已揖讓於磻谿釣玉之濱矣顧有太息而未忘者兒時竹馬天上班春桃葉渡頭元在晉桃花洞口各通秦噫爾是何人

李因培眞讚

士人一妻一妾分日當夕然少艾多偏矣一夕與其

妻宿妻有怨言士曰我身在他那裏心卻在你這裏妻曰我讓你底心與他那裏只要你底身與我這裏此婆子可稱辣手今人影上用緇形中用素同此伎倆澹歸翻轉面皮連因培無立地處且把鉗錘交還婆子放一線道說偈解嘲出家是畫在家眞纔要翻身怕失身莫向畫中誇得意在家全是畫中人

高太君眞讚

育嬰堂裏眞綱紀識得摩耶應化身男女聖凡俱脫卻頭頭磕著古能仁

令子星源爲育嬰堂作大綱紀秩然有序以知母

德之深長母於星源有母道星源於一切嬰兒有母道喚星源作摩耶喚一切嬰兒作釋迦牟尼祇是一摩耶事俱非分外

節士李求菴眞讚

有今之古處之士不阿人不阿鬼神醇以忠孝還諸君親其忠維何祖宗所知之臘其孝維何父母所受之髮露香以告則有終身之憂背葉而墜蓋無一日之樂嗚呼天亦不聞紅雨繽紛黃塵細細雖賚志而沒於蓬高浩然之氣早已叱雷電而決風雲矣何也此心之力不與運數爲詘申可以考鐘伐鼓獨往獨

來於九閽者也

隔角老人自讚

拋卻羊頭去尋狗肉無端踏著野豬兒三聲大笑三聲哭忽然豎亞摩醯眼便去橫拈櫛栗木咦你伎倆元來只如此麼直饒聖凡情盡也不免入驢胎馬腹

偈部

寄汪漢翀

每歲寄石栗漢翀云大似納租今年石栗爲避亂人夾生折倒少有所獲近火先焦無由遠寄亦似兵後佃丁多半欠租耳

夾生折倒馬牯栗抵死淴卻豆皮宗豆皮宗與馬牯栗不到精窮不得通窮裏通通裏窮問取河南鐔石翁三跳前還三跳後大家跳出鐵蒸籠古人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何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暖烘烘爐簷歸卻又不然有我一爐紅榾柮分他滿把綠蓮蓬然雖如此一團茅草裏更有極大西瓜此是天然白虎湯最能清涼熱惱

達菴程君發願莊嚴無數宰堵波供養舍利丁巳至前得於凌江隨喜余亦以所藏分奉題此贈之

一念纔生法界彰大家有分莫囊藏神頭鬼面誰驅使全放全收阿育王

請藏乞路費偈

請藏卽有江南行曳轉東枝向西走忽聽宛人唱鷓鴣坐中悶煞江南叟江流和尚儻來僧青草扁舟落人手破瓦窰中風色寒兩眼相看生百醜解開布袋在長街不見其中應見口渠若無時我也無你若有時他也有何消遣道贈驊騮便去離亭折楊柳馱經又趁朔風歸恰好面南看北斗

重建會龍菴緣偈

不妨壞果便成因臘後春風次第新纔見會龍知萬法解鈴須是繫鈴人

示大樹蔭院主

浩浩紅塵長說法只是有頭模不著不如總不模頭時眼與眉毛一齊瞎

示豁大藏知浴

從來明膽互相生腳底何由著眼睛著得眼睛無腳底一團烈火萬年冰

示一峯輪侍者

不見金輪第一峯元來長老絕行蹤卻從十字街頭

看無數山花似錦紅

示倚北辰直歲

天下竝無老實人倚北也來索我字水溝切忌不通流屋脊莫教生雜樹

示修已敬副寺

終日忙忙那事無妨騎聲蓋色作麼承當火也防賊也防蟲傷鼠齩曬焙收藏出入分明製造精良開門七件仔細商量本不酬因誰載果也憐特地賣生薑

示超宗越侍者

踝腳老僧行不得口裏巴巴偏要說喫盡山頭冷飯團便要開言無氣力無舌童兒無足仙撞倒釋迦與彌勒卻須問取玉川翁底事口寬肚腸窄

示三一西堂侍者

此地無銀二十兩一三三一話俱多端能踏倒須彌頂綠玉河通白玉河

示致和侍者

鎮日要歸歸不得如何是汝眞歸處山前有箇古寺基笑煞趙州不知住

示自破義監寺

此義自破不覺話墮腳跟絆著行者孫眼裏掀飜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達磨直饒做得好當家供養祖師三百箇一頓痛棒
更須領過人人面目不相同總教鼻頭口上坐

示置荅問侍者

汝有問時我有荅一聾一啞天機發眼前無柰好春
光百鳥啼時百花落

示無漏果買辦

是鐵俱堪成巨斧須知易放卻難收空囊留下纔清
淨莫向空囊更點頭

示聖無化主

左徵何事不全聰汝不爲王也是公萬籟喧騰元寂
滅觀音立地失圓通

示亦汝柴頭

木落霜清透體寒許多白骨照青山一堆火裏全身
隱又被羊皮襖子瞞

示十想足侍者

不會說法退身而藏汝要學我觜上生瘡藥燈纔照
便清涼不知舌本瀾翻意須信黃河到海長

寄劉仲良二偈

冷風蹙斷白眉毛切莫輕他爛米包肉上蓮花開不
得免來肚裏剝羊羔

七穿八穴也無妨恰好追隨破錦囊護得過關書板去入關經藏又生光

破院中寒風切骨乞得仲良蒲包緝爲長幃以禦之予詩所謂救死饒一半者也今發書板過嶺更乞百枚供稛載之用此請藏本錢不憚多求輒拈二偈以博一笑

示佛六庄頭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殺者死友不殺生交死友臟腑生交皮毛人王帝子撒尿痾矢骨頭骨腦招財進寶巍巍堂堂捨飯尋糠齷齷齪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琢石得玉人若不笑我也不哭哭者如鈎笑者如錐鈎之莫去錐之莫回俱胝一刀雲門一棒雙鵰齊落天下天上

示三圓知山

我唱鷓鴣詞爾現鷓鴣身口中飛白雪腳下起紅塵鷓鴣之飛必南翥此飛曾爲我所許似言行不得哥哥此言復爲我所訶一訶一許兩不受大家面目天生就一許一訶如合符南瞻部卽北俱盧爾腳不如我腳好衲僧元是無根草我座不如爾座高下有地神名堅牢燒香勤禮舍利塔四花六動休客作

示時出與知客

時而不出打汝脊不時而出打汝頭出與不出總不得籬間燕雀常啾啾打我脊也不出雪山老子狂心息打我頭也不休尼山車馬偏周流我是迴關轉軸手只喚時來隨我走時與不時二俱是大蟲面上有王字時與不時二俱非左持芍藥右當歸聽我矮子歌勸汝莫蹉跎殺得螃蜞哎哎叫引得鬍子哈哈笑

示眞淨直侍者

南高峯與北高峯兩處無明一齊發銅砂鑼對鐵刷帚面門鼻孔俱倒塌任他魚鼈競頭爭放下干戈便太平過得經完無點事現成天竺古先生

示慧機定知衆

我住丹霞逾五載汝爲知衆亦長久人人說是好采頭怎生合著無明叟猴愁樓搜頭狗走抖擻口普賢毛孔一線開大家攜手遊去來無量劫中遊不盡誰知只得一條街

示大洲中維那

大洲不會划龍船我有大洲龍船記長桅五道十輪盤無數兒童搬雜戲暗艙裏面轉機關外面人稱不思議不思議會也未大家中了連環計淨名無語響

如雷三十二門都緊閉眼睛從不見眉毛有甚逢迎
與迴避鐵鍊纔將龍口繫門上蜘蛛頻打噎一聲鑼
鼓震天時好把繡旗颳到地
題片鱗巖示禪修知山
震霆激電趁罡風萬朵山河掠地空留下赤鱗纔一
片至今無處覓眞龍
李世輔字公左世弼字公右
分陝而治左周右召二人同心有物自造嬾殘半芋
本分草料鬼谷全支呵呵大笑草鞋裏面一任跻跳
示體圓居士
紫玉憑將綠玉擎白雲無意有逢迎石獅子在長街
上不用黃金貼眼睛
贈巴學士
記得中丞同話處現前悲喜一時俱尖時圓相依然
在看取珠江片月虛
各異文元不異手無人識處有人逼金壺一點空中
落學士亳端墨瀋濃
今昔之感
會與劉持平中丞同坐海幢論各國字體一回重見便有存亡
爲李岡齡字三垂偈
生子當如李亞子三垂岡上百年歌揮毫更奏從軍

曲馬首青山入路多

馮文龍法名古吼字別慧偈

領取文殊分別慧出林獅子驀頭騎一聲吼處野干落頭作阿梨七分枝

示何直用居士

三毒轉爲三淨法元來祇是一精明轉與不轉俱不受火熱冰寒掉臂行

示開源初度

欲識黃河源須窮星宿海點滴不將來自賣還自買雖然不值一文錢下面拄地上拄天打得大人餹餅破山川日月一欒圈

示乘銷辭去

拗折拄杖著上草鞋汝信汝卽得於吾何有哉雪寒同向火風暖獨登臺兩道眉毛八字開何曾移入眼中栽

示古忠

瑕瑜不掩是名忠爛熳天眞背面同一片長空無界限錯教門戶不關風

示不二

乞我爲書忠義語古今郁得二心人端能脫屣閨中

物大地元無一點塵問如何是閨中物荅云大地元無一點塵

示功亡盡居士

識盡卽功亡非耳聾眼瞎根塵日糾紛瞎卻也不惡

示朱仁所居士

一念全成五分香不存餘念是金剛自家寶藏渾無盡始覺泉源般若長

示若木童子

扶桑枝上天雞叫赤日隨潮湧海門識得目前無異路長將眞智照重昏

示雲一童子

二十八人年最少通宗識量冠雲臺水深火熱誰能救轉地迴天待爾來

贈蕭瑞郊

我得如君八十一君年又是九十七四條歡喜結眉毛三十六年只一日提起筧橋兩故人蒲柳偸青看松栢瑞郊與予相識在癸未一聞過此亟來相見歡喜之狀溢於眉端瑞郊年已八十一矣精健異常可喜也筧橋姜程亦予故人亡已久矣

戴雲吉五旬初度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留下一籌不用閱盡烏飛兎走卽此不用一籌從來不涉春秋莫問未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事塵塵刹刹俱収

爲夏林山侶易字一枝偈

貞桂堂中無雜樹千枝萬枝只一枝今古不遷常住義卻道天行有四時

金門李節母請法名古甘字苦菴所以表貞也

叔雲乞偈爲題此與之

苦節不可甘甘節在苦處心境一時消同行不同住長齋繡佛前坐來三十年心心既不二火宅抽青蓮以此好回向曾隨刀兵劫極樂黃金臺一子等相接簇起兩重光不分存與亡花添錦上短炭送雪中長鑊湯爐炭裏衆苦不能到眼底本無砂頭頭通大道

寄示程門女

生身父母見也無益不見無損我在者裏攔街打滾有時滾到杭州忽然見了沒些齩嚼沒些面目見與不見著甚要緊從此以後更不思量我不說你忤逆如今鎮日思量我不說你孝敬當下撒手何等乾淨若冒承當是大根性

趙山子索偈

踏遍千峯與萬峯烏篷漫槳白波中有時招起紅塵賣點點雙行亡是公

遣告智篁笻侍者靈龕

戊午十一月十八日智篁笻侍者化去予以三寶事滯留當湖不能躬往秉炬爲題一偈令大集洲都寺宣之

我以請藏行爾以侍行死各不私其身相對莫相倚爾性本孤潔雖癖我亦喜出家三十年嘔血已兩紀既不偏衣食併不受藥餌身弱心愈强力盡然後已八月至精嚴覆舟忽墮水沈綿抵仲冬三月不能起昨聞後夜餘危坐索盥洗齊整僧伽黎蕭然如蛻委爾不復俟我我不復送爾虛空皆畐塞孰能迴避此不從嶺表起不從禾中止一堆烈燄內非事亦非理十方宰堵波無此亦無彼情亡境自謝留盼非我子平林卷北風聲聲絕首尾冷色隱孤檠攬之不相似忽然筆端光爾相故如是

留別侍者 隔角老人絕筆

入俗入僧幾番下火如今兩腳梢空仍舊一場懨懨莫把是非來辨我刀刀只斫無花果

楚詞四章贈巢孝廉端明

我所思兮松楸小築兮層樓朝朝夕夕兮告無罪於先猷志在孝經兮行在春秋濯纓兮清流課子弟兮

服田疇吾遺汝以安兮汝勿遺我以憂相羣龍之用九兮泯六爻於無角之潛虬求仁而得仁兮斯已矣何怨何尤

我所觀兮民生挽天河兮不可以洗兵下縱橫其銖衣兮上芒角其貫城私卷土於四盡兮公析骨於三征轉溝瀆而塡谿壑兮兩相待而一不盈吾欲叩帝閽而夐絕兮長太息於空庭掩吾室兮對孤檠擁吾衾兮聽寒更笑杞人之徒憂兮地誰陷而天誰傾吾碧瞳其未濁兮猶足以照映夫河清

餝吾舟車兮欲遠遊而無四方彼紫泥之海兮不足以汙吾白霓裳況紅塵兮蒼茫匪薜荔兮勿垂吾牆匪躬耕而穫兮勿克吾糧匪古之與徒兮勿登吾堂瞻故閭兮墮嚴城而摧傷太行巉巉兮黃河湯湯信美兮非吾鄉馳峻坂而蕩惡灘兮胡爲乎他邦委銅駞于叢棘兮隕玉粟于秋霜吾拭眥而不忍視兮對土室而謝玄黃

我所悲兮春秋絕筆于獲麟魯非其地兮孟孫氏非其人違時而動兮亡厥身抑先見於焚書坑儒之暴秦兮垂涕泣而霑巾見諸行兮蠖屈而不可申託諸言兮激羣吠之狺狺彼亂賊之始而或懼兮終不足

與圖新蘭有鋤兮桂有斤投清流兮白馬津思壹鬱
其誰語兮惟三代之遺民遺民往而不返兮渺獨立
而無隣遨遊於無何有之鄉兮逍遥寂寞之濱風同
條兮水同鱗月殊景兮山殊皴琴一曲兮酒三巡戴
天容吾老兮履地容吾貧猗嗟名不可以巧得兮反
太古而還淳

銘部

陳彥達脩然齋銘

處處交肩時時掉臂見即有人行如無地誰於世間
得出世意文而貧不爲才累介而鰥不爲節繫蓋澹
然物欲之初交悄然華名之末際即時一盃脩然自
寄故能獨往獨來於狂瀾砥柱閒而一無所借也

黃幸子二益堂銘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醬薑茶始冰天下天上堅且益窮
壯且益老鐵鼓銅旗長驅直搗四美相成二難不見
遠慮近憂一刀兩斷

秘閣銘

海墨無盡莫沾一點中書君惺惺著伐柯伐柯其則
不遠

又

沒字秘書有字秘閣不打便招贓眞證確

硯銘

五物相傳不知好醜祇這不知天長地久鬧市裏輥

謹防剪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偏行堂續集

文部卷八

之卷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徧行堂續集文之八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傳湧　編

塔銘

海雲西堂仞千壁禪師塔銘 有序

或有道而無其才或有才而無其道或有道有才而無祿位名壽法性海中非因非果不以有無作勝劣解惟論其見諦而已予以戊申元日仰承本師昰老人大法相屬時同受者爲仞千壁知客僅四載而謝世法運衰晚法城摧頹遺予耄荒莫能埤益悲夫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夫公系出寶安溫氏幼探墳典未弱冠投簪拔俗初習毘尼於鼎湖止持堅確籌燈讀經伏几作字不舍晝夜遂致咯血迨謁老人許以入室屢呈所見不諾研窮益苦尋於丹霞侍寮一言之下知解盡脫得大安樂不啻疎山之遇明招地藏之爲法眼執侍彌勤好學猶故羸疾既深同參誡以節勞笑而不荅辛亥十月朔日分座海雲卽於十二月六日示寂停龕三日顏色無改雙眸炯炯仍有象王迴旋之槩四衆歎仰戊午二月二日奉靈骨葬於寺之南園別崇制底表有矜式禮也公旣得無上道肩弘法之任不遑應世以大放其才乃於祿位名壽若一無所與尋爲衆生惜非爲公惜三祖有道而愈疾公有疾以從道達本來空游戲生死一如園觀疾爲何物而以愈不愈分憂喜乎度生之願一方月隱多方月現公自知之不可爲不知者道謹因範監寺之請而爲之銘

大塊噫氣名爲風南海北海聲蓬蓬不容衆竅衆竅容大小修短無不從或如奔濤走長松或如寒月鳴秋蛩豈復有意存其中旁人側聽生異同如月臨川月隱峯旭日昭昭雨濛濛此方不逢他方逢當其逢時月非逼當其不逢月非窮耳根有聰亦有聾分楹

分莛無分鐘吐血禿丁宁語雄聖凡灑血浮青虹大
道本無汗與隆我以此意銘壁公還如綽棒棒虛空
玄石一片黃雲封天風海濤千萬重莫教湧出白龍
翁一鎚擊碎水晶宮月上西方日落東吾宗不立立
吾宗

一超道人墓誌銘有序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靈隱老僧爲宋之問出警
句或曰駱賓王也雪菴和尚掉小舟於急湍讀離騷
經每盡一紙卽投諸水投盡慟哭而歸蓋遜國之行
遯者吾法報恩亦有四種未嘗許人反覆背其君親
則鼎革之餘示跡於方袖員顱故如來所宜攝受者
一超道人姓李氏本名克茂字鑑湖號泛生系出唐
西平忠武王第十子憲世居陝之高平宋初遷吉水
入明遷孝感再遷南陽鄧州自高祖處士思明始明
生別駕柰柰生贈中丞泊齋翁繼先繼先生贈中丞
大醇生二子次爲道人長卽閣學文定公永茂也道
人生而倜儻有大志好飲酒讀書不務章句十八補
弟子員時中原盜熾結客講武能騎奔踶馬挽彊射
堅洞中百步外丁丑獻賊襲鄧道人率壯士三十二
騎出兩尊人於危城之中抵伯兄濬縣任庚辰復奉

兩尊人還鄧畏塗警衛晝夜匪懈屢遇賊輒先登奮擊亡敢櫻其鋒者辛巳辟地由光襄走武漢上湖南下江左叛將王永成縱掠白虎鎮道人連艘大戰自辰及酉卻之同行士旅得免於難乃僑居蕪陰甲申弘光改元道人預選貢授推官未赴調從文定撫虔旋侍親就醫南雄冬十月泊齋翁歿卜隱丹霞丙戌秋八閩陷永曆以桂藩正位號端州文定用推戴功大拜辭不入直讀禮於容是冬趨北流轉徙於鬱林博白窮山深谷間道人竭手足之力全膚髮分荼苦戊子夏僅得麻鞋赴行在所未至文定卒於蒼梧力

疾營喪歸葬仁化已丑母夫人嫂夫人相次長逝拮据貧旅不失典禮孝弟之譽騰於士林以堵督師胤錫薦授祠曹遣諭祭閩武陟可義歲除夕及庚寅春六日南韶俱失高臥三巖蓋將終焉辛卯扶四喪挈貌諸孤以還襄大事葺廬舍之久敝者治田圃償逋負教兩姪讀書有成畢婚娶謂可藉手告先父兄長揖人間乃遊桂林順流抵穗石尹初因汪水部漢翀欲得丹霞爲道場道人聞之欣然見施有把臂入林不越三年之約壬子始至仍居竹坡舊隱一衲蕭然緇白無不仰其高致道人有成言生則老於是死則

葬於是其猶子古冶乞銘壙中之石予以道人齒髮未衰神明方盛豈宜早計然予則衰矣行復出嶺唐司空圖作壽藏時邀親朋宴集其中則道人未死而予爲誌無不可者駱賓王草檄武曌閱之心折日爲文弱不能自奮道人角枝少年場具文武才有英雄之目經緯庶事無巨細井井有條坐而言起而可行未有尺土以展其逸足雖蒲團枯坐每及忠孝大節雙眸炯炯如寒星射人無芒角而有斂采其執義純固有必不容泯沒者常得僞造白錮渡鄱陽盡擲之水曰寧人悞我我不悞後人其于故國亦非深知重寄蘄以獻身成信無愧世澤維名教于將墜興起百代之風意蓋如此予初欲祀文定於雪巖他日竹坡後祠前墓開山捨山同堂別室於叢林檀越之報禮因義起未之或爽遂系以銘

二道互破非忠與孝吾法一心世諦惟肖嗚呼道人之於君臣如以大地碎爲微塵一一微塵一一大地各現戒相曰命與義總別成壞等同無異一法不立萬法全周求仁得仁何怨何尤金輪日湧碧海雲收

經翻片葉淚散浮漚儒不背君僧不叛佛義路禮門
永安厥宅語我緇流匪躬白業之死靡他視此作則

棲賢石鑑覩禪師塔銘 有序

以透脫之見地超軼之才筆發莊嚴接引之願不
獲畢展則歸之緣緣者一期夢幻才筆如生花畫羽
惟見地透脫乘一佛乘直至道場時有早晚路有平
陂人有作止此皆一宰堵波事此寺法兄棲賢石鑑
覩禪師大自在三昧也師系出廣州新會楊氏能文
章尚節義爲名流領袖初謁天然昰老人於小持船
甫拜起老人呵其盜法師愕然問故老人曰子以寺

從儒來欲瞰祖關入理窟資擊舌非正信也師不覺
折服始剃心受教歲癸巳老人隱庄山先華首還自
長慶師扣擊頗銳終以礙膺爲疑戊戌復見老人於
海雲悲喜併集庚子落髮旋入侍寮舉妙喜物格頌
於明皇劍擊閻守畫像守於陝西頭落處泮然冰解
壬寅春老人銘竹篦子授以大法偈云體露金風莫
可追相隨來也又奚爲暗明鑑盡無遮護獨荷全機
賴石兒復云他日有人問著但拈竹篦子劈口築殺
甲辰舉西堂領衆之棲賢棲賢爲老人匿影庄山地
破屋數間不蔽風雨師欲恢弘光大奉迎老人提唱

之餘筴米鹽營土木早作夜思勞瘁無倦戊申老人居丹霞師以慶生至適長慶再請住持老人命師代往僅半載舊住稍偃蹇曳杖徑歸棲賢閱十年每以祖庭未擴大器未成弘誓未踐拊心嘔血師素病怔忡屢發益劇至是且不起戊午春三月之閏老人自海雲復至師喜甚霍然似無恙者請以院事屬角子蘢和尚而身侍老人朝夕與同參談道論文以爲生平樂無踰此樂也俄中寒疾七日而沒蘢和尚經理後事奉全身塔於百花原委予以銘予於師爲同門雁行契甚驩不徒藝文結習嘗以師於吾宗有逸格之詣其說法高妙圓脫玉轉珠回洞上縝密家風允推克肖鍛鍊之下不輕許一人愍時禪販寧無紹續恥以非類雜我宗祧盈虧皆月流坎非水隨緣來往悉大寂滅場之所示現能識眞風豈存異見銘曰

岡城白氣干霄直上化爲神劍觸之皆喪全鋒敵勝道絕人荒不見見存誰見見亡汝若不會我即便去汝若得會汝即便住歸既無家入豈有門恰當舉起與舌俱吞半箇一箇漫勞卜度大好兒孫七賢三峽破茲實土藏彼幻軀各鳥獸散與木石居有沒字碑一大聚火倘遇知音率陀天鼓我銘此塔不許人開

CC-BY-NC-SA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WANIA, O.C.

兩枝花蕚萬古莓苔

官葬暴骨碑銘 代

大淸康熙十有七年歲次戊午春二月之吉葬暴骨於此嗚呼此皆吾君之民吾諸大夫之子弟膏鋒血鏃棄於山原吾不爲之主誰爲主者乃有丹霞之僧焚而聚之曲江之人獻鶴冲之地以葬合非京觀離非叢冢員非墓方非臺銳非塔所以志變也後之君子念此千餘之骸掩於一抔之土無歸無祀尚興惻隱勿加毀伐銘曰

既死矣何怨何親汝無知耶休於天均汝有知耶各息其戎心還於無爭雖不善死可以善生嗚呼

江母朱太君墓銘 有序

禮有定亦有不定喪葬禮之定也葬有歸其鄉不歸其鄉有合葬有不合葬從乎時與地厚薄稱乎財壙中之石惟名公卿或尋諸山林之軼士隨乎義所尚則有不定者存江文學奇偕弟運機卜葬其母朱太君於吳門不祔寅賓翁之兆且屬銘於予又衰病一散僧也其於時地與財子路氏之所恫心者乎其所尚則出乎世諦之外不可以辭按狀太君爲莘田朱氏女系出沛國適梅田寅賓江翁皆新安著姓也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愼有儀恭勤無逸于歸未幾卽以家婦秉家政上奉舅姑內睦妯娌外不失禮於宗黨下恤其僕御賢聲翕然寅賓翁慷爽喜結客座上尊中夜以繼晝太君躬不寢務盡賢豪長者之歡其教子敬愛師友澤於詩書與人豐而奉己儉持身嚴接物寬有不習而能者崇信三寶持準提陀羅尼精純一觀吳俗好治遊婦女子燒香入寺尤甚於春殆無虛日太君足不越梱姻戚之問自歲時伏臘吉凶慶弔外罕得見顏色聞咳唾者閨門整肅不墮大家風範予以如來四衆近事居其二若爲今日狂流

制砥與其通也寧塞太君之信而有則不獨女宗亦足爲法門標準矣太君享年六十有一距生萬曆某年月日卒於順治某年月日丈夫子三長奇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學生娶朱氏再娶程氏次雯陝西延安府清澗縣知縣出爲君實公後娶朱氏再娶汪氏金氏三運機杭州府學生娶金氏孫男十人奇出三承出四承衡承佾承供承侏雯出三承僑承印承侶運機出四承衡承徽承絡承復曾孫二其清承僑出其徽承佾出今以康熙己未八月二十八日葬於蘇州府長洲縣陽山西之瑞山嗚呼男女之形成於業好合繫於緣當其

生而娶焉修短有數散則已矣豈於既朽之骨猶存愛戀捨身受身卽陰陽之器無定未有男終爲男女終爲女者在迷且然而況於覺寺故以不合葬爲得其正非世諦外之人亦安得而是之銘曰

其來有窮其去無終神從形而不從同佛不受諂咨爾心齋則近而遠生於楚葬於吳豈猶相望於天都非男非女緣而聚散誰爲我且汝維永此淑清如山王之體不騫不崩化一微塵世世萬子孫富有日新引之無盡定於不定是其獨也正

題部

斗母閣題語

行於二曜之前處六天寶師之位斗母威靈非羣貴神所能望也靖公王子嚴事有素香火緣深比於聚順非一世二世可致與善若一與不善若失天之道聖之教王者之法本於人之性下奉而上臨之則王子之過去福德無方未來福德無方取足於現在誠敬無方而有餘矣

題鍾離仙

松針滿把落腮鬍兩樣糟奇一樣麤莫豎招牌來鬧市一拳打碎藥葫蘆

澄照堂題語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境風一鼓容貌汩然但不隨之其體常寂此照所由生也說寂之時照在寂說照之時寂在照繼升道社欲以澄心名堂予謂心本自澄何用更澄不爲境風所誘則全體大用時時圓現乃爲兼舉澄照幷題數語歸之

題博山無字爲海幢和尚

五十年前有名未呼作此一字此海幢催生之符也五十年後應緣斯現收此一字此博山慶成之宴也古今刹海情與無情若理川赴雲屯不能出此一字此衆生不二之門也三藏十二分教諸善知識舉揚祖令風馳霆震鳥啼花落皆大圓鏡不能入此一字此從上一法之印也通格機緣超羣體制一鑪盡劇連珠同逝縱橫於大千界上下於無邊世不見首尾不知去至虛空耳穴猶覺其多此一字此吾兄過師之智也

題瞎堂老人詩卷

此詩寄託高遠蓋悲夫逐逐於目前之繁艷者入山惟恐不深非復二乘種草亦以云救也或謂菩薩不行聲聞行乃執圓通而生二見三十二應豈猶有不

可現之身耶澤萌遇弟嚴氣正性冷峭絕羣老人一日雜書十二紙畀十二人隨拈其一此詩遂歸西堂寮琥珀不取腐草磁石不受曲鍼忽然而成取受皆有莫之爲莫之致者法海波瀾極寬闊中狹路相逢猝難迴避大抵如是

題仙山樓閣圖

十洲三島可望而不可卽往往仙凡永歎世人於塵坌中偶經高山流水之下見樓閣飛騰神觀竦越褰裳欲往能使解脫淸涼之意暫得一現旋被汨沒爲可惜也時披此圖時作此觀拂紅塵以金風降火宅之玉露畫家之力與對治法門正爾相敵則以能品發神功亦當爲五峯晉仙階一等耳

題素道人臨帖

素道人淹雅蘊藉胸中故自磈壘其寄意臨池得形神俱似之妙或謂右軍爲東晉第一流人物惜以字掩然畢竟有掩不得處使素道人以字顯非素道人所欲也身不用於一時字卽傳於千載片鱗寸羽足以結龍躍鳳翔之想亦令人歎右軍復掩則以掩爲顯以顯爲掩皆是絕妙波瀾不妨爲素道人痛洗磈壘耳

題聖教序後

聖教序臨摹甚夥展轉失眞雪松此本尚有典刑也譬如深山無意中忽見百餘歲老人雖五官稍見衰朽而神骨自然古雅無後進浮薄之態蓋其來處不同耳道流勝劣亦有來處不獨品題書畫而已

題三教論議圖

莊生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辯也者有不見也辯既有不見議亦有不見論亦有不見然則存而不論庶幾有見乎存亦有不見盡三教聖人伎倆或嘿或語不嘿不語全成負墮若總是負墮落得論議莫將六合內外打作兩截識得須下口萬事一切有識得口上須萬事一切無汝要有時渠不有汝要無時渠不無陰司裏美人唱一隻曲兒勸曹孟德道誰家一箇大鵝搧變做花豬唱鷓鴣唱得好時猶自可不好之時喚王屠老老大大一尊南華仙卻只是怕王屠何也

題五倫圖

倫有五中庸首君臣五濁惡世全是勢利建立蓋不得已也易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五濁惡世全是婬

欲建立亦不得已也君臣之名止於梵天君臣之禍極於地獄夫婦之勝止於六欲夫婦之劣極於畜生五倫從迷極而起從迷極中安頓一箇好道理如飲狂泉者以狂爲不狂復以不飲狂泉者爲狂可不爲大哀乎徽州客錢財有兩處使用烏紗帽紅綉鞋一切人性命有兩處抛撒公座上裙帶下公座上面目猙獰裙帶下面目靦覥靦覥者妖猙獰者怪善觀五倫圖直作千妖百怪會庶足當腦後一針耳

題山水圖

山水不能避人人不能就山水山水可憐人可憎雖然雅人入山水中山水不增而雅俗人入山水中山水不增而俗人不累山水山水未嘗可憐山水不爲人累人未嘗可憎也宗少文老不遠遊畫臥遊圖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正是鑽故紙習氣菩薩無量劫遊普賢一毛孔世界都不能盡無論臥遊圖無著處即遊盡名山大川與籬間燕雀何異山水到底不避人人到底不能就山水山水又可憎人更可憐以人之可憐成山水之可憎山水到底可憐人到底可憎不如向自身一毛孔中消歸畫者觀者兩隻眼睛落在什麼處咦爲他閒事長無明好箇虎頭癡絕

題牧牛圖

廉齋托爲此圖蓋有取乎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之語鐵橋卻似拋繩不顧古德又有頌云兩角指天四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尿識得此頌義始識得驀鼻拽回之義且不是救取鐵橋然雖如是老僧早已全身入草了也

題乾崔見蜂

此公欲啖彼公口張尾豎便有探囊取物之與官出堂兵下鄉不消更呈面目矣惟恐螳螂失蟬琴中全是殺心我爲題此墨池中湧起淚波一丈

題畫馬

方整不如方散眞出於整散絕疎親只將白鶴凌空意說與眼前無物人

滄歸云眼前有物說也不知眼前無物知也不得

題禾崔翻枝

山中有一僧於無人時自打幾箇筋斗又自笑一回老僧欲見之不可卻向枝上飜騰處驀胸撞著老僧既見此僧此僧亦見老僧爭奈大家輸了一籌與這崔子

題孟昉扇

孟昉爲蜚語所中畱滯洪都擬便道候之舟抵市汊早被連人押到且喜不差跬步相見懽甚卻胸中隱隱各有不得自由處孟昉日望研隣未得卽歸予請藏半塗又逢阻截咫尺彭蠡無片板可渡本無纏索不異拘幽入籠盼雲處陸呼水同此況味乃知世間出世間總不自由世間有世間累出世間有出世間累孟昉云事了卽瓢笠從僧秖是納悶不過語忽到此際一齊納悶莫更從俗也無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我兩人性快正須納悶始得

澹廬道雅題詞　七子姓氏　屠卜長　曹日永　洪彥特　喻芸庠　金元式　俞聖復　陸仲彪

當湖有澹廬七子皆耆年也皆於世界遷訛之際不求聞達又節士也易姓改物踰三十載計其執義年志方盛卒不爲功利所移蓋穉而克壯壯而善自抑者始以綱維名教而已及其談空空覈玄玄不主一先生之言自澤於性命蓋正而能通者其結契上不及搢紳下不及農工商賈謹守士林若奉王制蓋讓而有則者花朝月夕酒杯茶具得散帶行歌之樂今老矣人高其品而益下日進於德而益勤蓋達而不放老而不荒者其陶淵明邵堯夫之流歟二君子皆

謚節一曰靖一曰康明夫節之不以矯激而奇苦自見寂非山林喧非城市晦非逃名顯非竊位古之人不云乎常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識七子不求人識而爲諸賢豪長者所識已爲人識矣然不識者正自不少七子自視何等視目前之紛紛者復爲何等隘與不恭吾知免夫

題澄然水雲草

地力弱水水力弱火火力弱風風力弱於心有形而重者鈍輕則漸利無形則大利矣一切法無住水雲能發其相似之妙以其輕而利故旅泊三界者取以自命澄然法友復取以命其詩詩家或譚練格練句練字雖極工至於精金皆在鑪錘之間耳卒未有鑪錘水雲者無論水雲不受卽過而與鑪錘鑪錘亦自無下手處也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爭柰腳跟釘煞行到水窮坐看雲起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此一編詩通身是水通身是雲不見其眞而妙於相似於是得其詩而詩得卽於是得其人而人已不可得矣

題所上平南書後

此亦卑之無甚高論然人或相顧不言則言之者或指目爲高論矣書既上平南極稱有理遂發原藁改

CC-BY-NC-N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蓋人心之所同然無一人能爲不同者謂之至平至易陸子升初見而愛之持幅綾屬予手書陸子特賞其平易非謂其奇且難也識陸子此意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元是著衣喫飯事元極中庸何不可能之有若別有一不可能之中庸卻早落在索隱行怪一流去也

題孝節集

大孝之至未有過於我能仁氏慶其二親俾登聖地則東明日禪師救俗悟道以報一本亦無遺憾無剩義矣然猶徧徵詞翰重疊表揚或疑畫足添蛇蓋未知以病爲藥也友輿葉先生割股救母貞菴馬太君剪髮報夫捐此佳兒練斯白業果海因源不移點滴則以忘身獲法身卽眞諦成俗諦豈非名教外橫出一枝以筆墨全歸佛事耶斯集也爲孝作則爲節作則爲解脫作則出世世間自慶慶人如寶網交光天衣無縫嗚呼凡爲人子致孝之大小行道之優劣可以擇而處之矣

題朱孝貞傳

夫婦之倫生於男女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然則男女未合則夫婦亦未成蓋名至而實不至鹽官

朱孝貞一定其名終身不移其實發乎禮義止乎禮義而情行其中以禮義御情非緣情而立禮義嗚呼可敬也或曰夫婦之實不至則夫婦之名亦不至不字故奇字不失正此又發夫禮義止乎情者也譬之君臣仕則効命不仕則載贄而出疆岐之中又有岐焉豫讓爲之說中行氏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爲妻而夫愛之之死靡他其夫不愛之則背而去之可乎否耶爲子而父母慈則孝不慈可報之以不孝耶人倫之禍底於末流而潰決莫挽者君臣以勢相陷父子以利相結夫婦

以欲相牽必返諸清淨而後歸於解脫也夫輪迴苦業起自欲貪男女二根如火始然如泉始達閑之以夫婦捧土而塞狂瀾滴露而消烈燄卒未易絶今使男女未合而夫婦已成則發與止全爲禮義夫婦有名而男女無實則眞與俗皆入涅槃格欲未萌化貪未起梵行可以坐致斷德可以漸臻出世間登彼岸可以直往而無礙嗚呼五倫三界禍由男女二既不生一亦不立勢如交廬本無實性六欲而上無夫婦初禪而上無君臣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即孝貞夫婦一倫不以欲相牽而君臣父子以勢相陷

以利相結之患俱息可敬也

題節母丘孺人傳 有詩

丘孺人一生荼苦秖是單行不單行不足以見其才斷也予所爲心折者嗣子繼昌夭三年不言一旦聚族而立臨奇樓有守如處女距若脫兔之風復迎其本生母同居以便侍養決乎義協乎情各得其理所安而家之和氣從此聚矣若令子遠遊亡不及見豈其所恤譬如繼昌死斷而不續亦秖是單行凡節烈之女無不具有丈夫作畧不可以尋常兒女之態相測度也

健婦剛明能禦變衰門柔順得全昌曾憐似續當重坎豈惜終天各一方辛苦未亡人獨立綢繆易抱母同堂碧松繡線孤飛燕不化梧桐繫鳳凰

題胡張仲畫冊

蒼或不潤潤或不蒼既蒼且潤大似桃花源裏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只黃髮垂髫怡然自樂便覺羲皇上人正爾可親也張仲今年七十餘歲老骨童心時復露神遊八極之與寄興會所寄皆其性情非暫借長衡用筆作優孟衣冠者

題李孝貞傳後

有情而後有根有根而後有欲始於濫觴終于滔天聖人因男女之情制夫婦之禮所以爲滔天救也後之人遂以爲人道之正嗚呼情生於迷以迷爲正豈復有人道哉夫婦之勝至於六欲天夫婦之劣至於鬼畜若以無欲而生色界不惟無夫婦之情并無男女之根猶未出二十五有有升復墜吾法危之況推迷波而助之欲瀾也孝貞李氏以養父自誓不嫁蓋以貞全其孝者尹獨謂孝易而貞難人未成童情竇已啓孝貞世壽僅四十七閉情逾三十年雖號爲聖賢有不能强制趙清獻至懸二親之像於幃中以止

其作卽養父之誓不妨以孝全其貞孝貞故非步趨往喆者由其多生戒定執身不動執心不起故于本來清淨本來解脫之性不因知解不因踐履自然符合爾夫出世之障莫重於色佛不云乎幸止一耳若其有二普天之下無能爲道尹願以孝貞爲之標準無令隨情造業者逐逐流而不返也

題潘梅巖西廂意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卽今梁間燕子語砌下蛩鳴池塘裏蝦蟇叫各各以一音演說衆生亦各各隨類得解並無一箇出世拈香供養現住梁

間本師燕子和尚現住砌下本師蛩和尚現住池塘裏本師蝦蟇和尚者何以故非其境界故一等是雨餓鬼見是膿血阿修羅見是兵器龍見是珠閻浮提人見是水雨又見是什麼梅巖潘子讀西廂記獨有所見於一切衆生情場熱艷中下一貼清涼散譬如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說到羅襦襟解微聞薌澤也沒甚閒言長語能使齊威王罷長夜之飲領兵殺賊擒了王便休忽被衆生隨類作解自是根性差別不干淳于髡事梅巖故是王實甫功臣一切衆生慈母卻有一說路上有花兼有酒一程分作兩程行也得便宜也落便宜澹歸者裏喫飯三扒兩嚥撒屎一弩一箭正撞著五百年風流業冤便與一掌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發去座主家作使下衆生亦隨類得解不干澹歸事

題若千花月詩後

作此等詩不但天資聰穎過人亦須性情極耐煩始得予於此服吾兄之才之德也兄屬予書已久遷延及今乃克報命予性褊急自媿不能耐煩即於作字時且懺且學亦抵十年修行若欲效顰和此詩復欲妄想如此詩之佳直待打箇筋斗買草鞋行腳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畫馬

殊有追風之槩忽被人騎卻金鞍玉勒日致千里莫道伊不堪我亦不肖在此來閒日稍長山雲野水空曠無人豈免枝癢雖則馳騁一回爭柰芳觀者哂

題畫羊

絶壁平坡有水有草臧亦不管穀亦不拘此間益無岐路汝擬向什麼處去早出晚歸空鹿鹿自驅白石上青山

題楊公錫望雲圖

日日思親不見親不相見處見天眞若知相見無相似策杖看雲莫問人

題張抱一畫

不用高深只疎疎落落令人神骨俱冷譬如阮籍見孫登極其辯博以相扣擊了無顧盼兀爾忘言不覺意盡此蓋抱一自家澹泊寧靜氣象流露借他畫纂作頰上三毛耳掩卷之後亦有聲如鸞鳳振響虛庭金風颯然木葉盡脫倘即所傳蘇門嘯者非耶

又

居嶺南三十年見雪甚少長至前陰沍頗甚沈尚廬過我云若雪當以扁舟相迎泛湖觀之今展抱一此

圖慰三十年跂想亦不減東湖一棹矣粵犬吠雪吠所怪也怪亦各異有怪而怒有怪而驚有怪而喜雪中看犬且吠且走盤旋不少休此是怪喜然則澹歸喜與犬有何差別犬曰我只欠汝一管筆耳汝若放下筆時一種踴躍充盈與會恐不及雪裏盤旋四隻腳也

題陸話山家慶圖

還有一人未冇在且道誰人未冇素髭據坐話山先生旁侍令子周遶文孫西嶽崚嶒諸峯羅立可謂天倫樂事矣只尋過半雲閣話山出其幼子相見甫三歲尋謂話山眉睫間時露飛揚跋扈之槩決不冇秖恁麼便休後此以往更成一圖卻將此圖並展試攜紅燭照着面皮厚多少雖然三家村措大於餅中見粟紙裏中見錢黃瘦老婆見色秖合施與一聲可憐郭汾陽八子七婿諸孫數十人豈有傷人爲伊愁婚算嫁之理文王百子未虧聖德不妨話山拚著老頭皮掙紮耳

題陸蒙菴垂釣小像

一釣得周再釣得商三釣得齊用餌愈大獲魚愈小師尚父直寄意耳莊生云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斯蒙菴所爲自托歟釣不如莫釣莫釣不如莫釣莫釣不如莫釣莫釣莫釣眞莫釣釣不如似莫釣釣眞則兩所俱存似則一能獨泯觀此標格不獨與雲水俱長殆欲神遊八極之表然秖是絶跡境界不知盡大地人被蒙菴向船頭上一時坐殺噫千頃豈容呼跋鼈一絲時足濛春雲

題張抱一像

閻立本善畫痛誡其子弟勿爲蓋當其爲大官時內旨宣索爭呼畫師以此恥之秖是放不下大官面孔耳王右丞卻云前身應畫師自先說了免人再題亦是一著雖然丘壑在胸煙雲出手畫亦何負於人哉殷浩妙解醫術有一小人常給侍者其母病篤叩頭泣請浩爲處方一投卽愈遂焚其書於是永絶浩心行如此其平居不見喜慍之色僞耳謫所送甥誦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至於泣下咄咄怪事竟達空函所謂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者也司馬溫公云人不能爲宰相當爲名醫此是菩薩人語當湖張子抱一長於文筆有名諸生間兼探性宗氣志冲靜不減深山道流特善畫興到自娛不輕與人復以醫藥行其隱德此二者皆予所願學而未能者也抱一持小像屬題遠神深寄殊有前不見古人後

不見來者之致爲發閣立本殷浩之陋以見醫與畫之無負於人人患不能合清淨解脫本來之妙耳能合本妙則世間一切治生工巧技藝無不可寄意以遊大寂滅海況醫與畫他時設景不妨向杏林版屋中置藥具侍藥童遠山近水重重無盡爲華嚴地上菩薩搨下此一葉子非眞似俗故自天然勝絶

題沈尚廬像

無域外之觀不能解空無丘壑於胸中不能觀域外離間燕雀豈足與論大鵬之作息耶予至當湖識尚廬沈子以爲具域外之觀者也此圖置身一丘一壑中畫夜一百八神色靜專如未始出於一念見者便欲求之丘壑中不知尚廬於一念頃過西方萬八千世界親見阿彌陀復來東土萬八千世界不出一念彼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風斯下矣尚廬欲與予遊匡岳自許有濟勝之具尚廬工詩潛探性宗以靜慮之靈機發山川之秀色豈止登高不疲臨深不懾予甚許之若待遊匡岳而後知其能濟勝已蹉過尚廬不少予且從一念頃與尚廬遊華藏莊嚴世界海重重無盡不出一念到西方萬八千世界不待十念此眞吾輩濟勝之具也作解空見作域外之觀見作

一丘一壑見盡成籬間燕雀見非尚廬吾誰與歸

題覆千上人行樂

流水高山長松怪石十字街頭不少此物身在江湖心遊魏闕一失其寂不如向此圖中全身拶入

題徐克伯眞

譬如漁翁見桃花源裏人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及欲載往迷不得路若解向金閶問取克伯翁浩浩紅塵必爲汝說

上有千頃雲下有一片石翁爲添一句舉杯邀明月

翁爲減一句春風掃殘雪不添亦不減開花還落葉長在闌闌中要且無人識分付與兒孫萬里一條鐵

題陽坡種瓜圖後

陽坡種瓜圖梅君聖占所寓意也其聞東陵之風而起跡在遯世而情歸用世者乎秦漢之際羣策羣力網羅殆盡餘此故侯不爲人知遊於蕭相國之門爲相國畫策使釋冤於高帝當是時天下已定帝不復折節人材侯與相國皆老矣一以自全一以全其志不相薦引終其身懷奇不試畧見一斑而已抗節遯世要非冷人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或曰匏瓜在河鼓之東亦如南箕北斗寓夫有名無實不爲世用者生氣之發始於春東門也陽坡也與物老則酉不類瓜不可斂而藏天子樹之穀荒曰饑菜荒曰饉疏以菜而兼果貴於爲民用貴於及時而用然則聖占之意直於理有不可出耳豈甘心遯世者詩曰匏有苦葉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五色之瓜所美非匏蓋無樂乎不食陽坡纍纍固如是乎雖然匏可以尊可以享天地可以浮江湖於人共濟不可謂之不材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風而起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繫而不食不繫而食誰短誰長非優非劣箕尾之騎也用世也匏瓜之繫也遯世也兩昭回於一天未聞分野之次別名甘瓠宜矣

題顧雲馭像

爲人罵旱魃卻被旱魃罵打鼓弄琵琶說盡傷心話常啼菩薩賣心肝未知若箇能酬價啼不已笑顏生欲遣周顧告太平世上無人堪共語便騎白鶴往瑤京

題沈君輔像

道與之貌天與之情清泉白石共載同盟百八無患

相尅相生入息不行詩書之華歸於本根
道德之澤洽於子孫經之營之以勞其形獲增上果
在解脫門持不二心轉不退輪以死勤事如實如名
此足以稱吾法金城矣

題王孺人像

信得自心三寶地時時踏著未生前有兒至孝終身
慕不隔慈光九品蓮

題徐用王所藏冊

秀峯已示寂處菴已歸其鄉用王收拾翰墨彙爲此
冊可謂一死一生具見交情矣中有處菴與陳靜機
札賓主重重妙有映帶時一披閱則此三人者故未
往也澹歸題後又是一箇

題庄六仙掌菴

庄六朗上人結菴西山之介塢有石曰仙掌卽以名
其菴地有此菴地卽攝菴菴有此地菴卽攝地舉目
動步不離此義是卽是早已中了十面埋伏之計

題大雅堂

黃山谷書杜子美兩川詩刻石眉州堂名大雅子美
有高節非以一觴一咏自放者石齋先生移贈大樽
給諫大樽生不怍子美死不愧石齋陳君子采令嗣

旅萬高才世濟不欲但爲文人取其義以自儗蓋器識有不同矣爲發其指歸而書之

題趙雙白眞冊

曹子建云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趙子雙白作二十圖九峯三泖之勝四時之美物華人寶之盛置身其中無一放過可謂不虛到雲間矣雖然有行而到亦有行而未到到而未極其興會者乎圖始於讀騷蓋寄懷在雪菴急槳中流之哭更涉鄉思則一切快意全成不得肉之歎於是以尊盧彥會終之盡天下皆故土盡天下之士皆故人傾蓋如故傾蓋非新白頭如新白頭卽故日日過屠門日日大嚼日日得肉日日快意澹歸作此觀時總不到總到全畫是眞雙白成此畫時總到總不到全眞是畫若解全眞是畫方能全畫是眞此不可與門外漢道且聽伊喉急三十年也

題友聖陋室

於陋中有陋見無陋紛然於陋中有不陋見有陋宛然友聖秖是全身裏許不作陋見不作陋見不作陋不陋見如實解脫如實自在如實受用因甚到與麼地鴛鴦不見天池大北海空將河伯欺

全眞子題語

不用求眞惟須息見但有道理可依倚可把捉直饒立大功業擅大學問享大聲名皆是假金入煅即敗矣眞亦不缺但累伊在假中滾來滾去不得出頭此英靈漢子所以貴見性也

題莊生撒手圖

南華老仙秖是會討快活別無長處卻要學他快活智勇俱困始知逍遥之妙全在於遊遊則觀幻住則認眞認眞則死觀幻則活有活有死有眞有幻有遊有住物論所以不齊也住即是遊遊即是住眞不見幻幻不見眞死無活想活無死想周有蝶分蝶有周分可以養生可以處世可以觀德可以即宗可以應運北海之魚南海之鳥亦名曰忽亦名曰儵時相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立主立賓突然落在差別境界也須一回死卻始得兩把鑿子七日工夫不如腦後一槌更覺省力也

題張超然留別圖

不可不留不能不送子美所謂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也從今見昨正耐人思送若無餘留亦不足合二圖爲一觀賓主之心與境俱不盡矣超非非然非

是石谷所深契於張子其在不卽不離之間乎

題顧雲臣卷

南菊翁以高才挾絕技負盛名而有奇窮客歲赴京師奉天子英鑒一時傳爲畫栴中狀元旋以病請假歸窮如故是南菊之技能格天而南菊之窮天不能格也畫中人喚作眞眞與人爲妻爲人生子及其歸畫上眞子只添得箇畫子此不可思議畫境界卽空境界卽窮境界皆不可柰何境界僧問古德學人不柰何時如何德曰老僧也不柰何僧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也不柰何德曰老僧若柰何拈過你不柰何窮到不柰何空到不柰何畫到不柰何連天也不柰何試下手看幷占三偈以博一笑

此摹成於筆墨先天機合處本無傳林間重出丹青引闕下初稱畫狀元

畫中人卻喚眞眞子重添畫裏人是畫是眞都不到借君筆底現全身

怪殺名高不救窮窮兵未退病魔攻儘教撞破天門去只在空王手掌中

題吳馨上葬母乞助卷

孝子事親一祭祀之粟必求仁者蓋有不義而不食

者矣則仁者之粟固所以養志也此其事不貧者爲之況於貧者然則吳子馨上不能葬其親而有求於當世之賢豪長者亦猶行古之道也賢豪長者於此起一惻隱之心無少無多悉具仁人全體馨上奉此以葬其親一土一石一樹皆仁人之元氣所環抱結聚青烏家言陰地不如心地況集仁人之心地以爲地耶吾又有以信吳氏之後之克昌也

題萬竿烟雨卷

張顛醉中頭濡墨而書醒後自視以爲神蓋得全於天也竹仙萬竿烟雨圖是此境界若向此境界更著一隻眼睛秖做得座主使下

題張穆之眞冊

長松之下倚石倨坐羅浮鐵橋虎視眈眈婁水雲臣自處於伏肉以柔制剛以弱制强兩箇老頑皮共演一折妃橋進履黃石公形神俱似故是意中張子房既不魁梧奇偉又不似婦人好女卻出意外七十四翁喚作孺子一聲聲有唯無諾也被伊討便宜不少英雄作用有放有收兩人道得一半兩半道得一人更問取木公石丈

題忍菴

十不善道皆生於貪四忍之中嗜欲第一蓋心有嗜
即失其平狥欲而執理皆貪也譬如已不嗜進趨謂
之高尚卻有些子貧賤消不去胸中人嗜進趨謂之
汙下卻有些子富貴消不去眼中則客氣成暴怒發
種種不相當之言出矣仔細檢點枝葉是理根本是
欲推之一切無不然者所以修心之士深照於一念
起處耳菩薩六度其首言捨捨到不思善不思惡時
無不思之人亦無見不思之人方能成就忍辱法門
若有些子忍不得必有許多捨不得處若有些子捨
不得必有許多忍不得處即忍而捨即捨而忍亦親
證此虛空平等地而已矣雖然人不識心不但不能
證此虛空平等地亦不信有此虛空平等地如石壓
草如灰蓋火忽然移開石撥開灰一齊生發蓋得本
不得本之辨也

題畫

一披對即有凌崖躡景不落塵中之想其如濟勝無
具何便擬神遊則片片空翠排當在心眼前不冥去
爾後夢魂亦應清絕

題陳石民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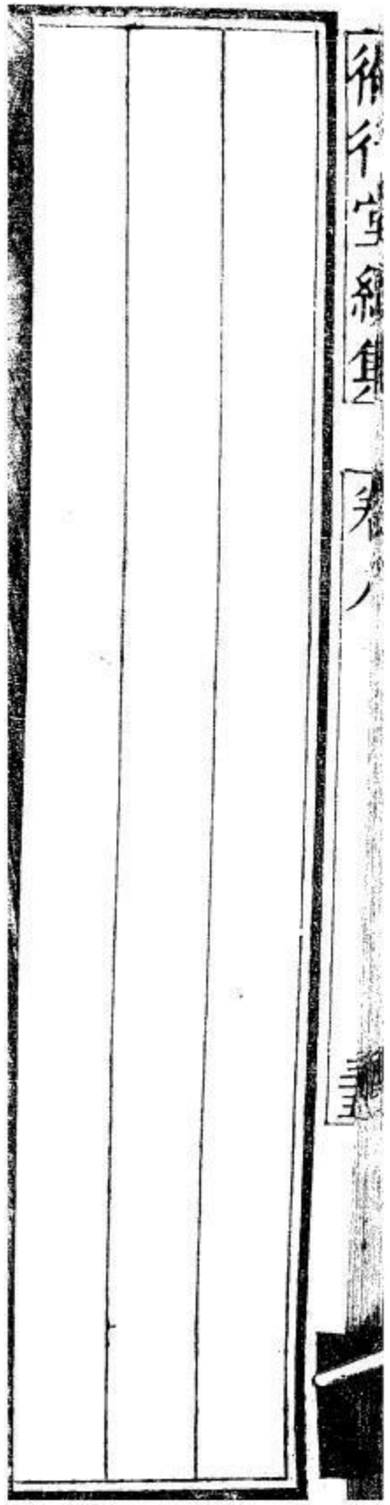
東坡爲賈耘老作枯木竹石一紙云吳中有好事者

能爲居士月致米三石酒三斗則與之不則令雙荷葉收掌以俟添丁之長想見盛時風流不墜陳石民以畫蘭濟金子車之窮所賣無算子車窮如故石民又亡則風流盡矣子車悲石民復自悲顧際飛乃分所畜以慰子車人琴之思人不可以無名位東坡負重望石民老於布衣好事者常具一隻勢利眼宜其多不敵寡子車謹藏此紙即賣亦不能月致米三石酒三斗不如長向此中與石民相見即與際飛相見則三人生死風流不至於俱盡也

題書法華經卷後

丁履純寫經孔文在贖經皆菩薩道中事分付與介先轉經傳之澄然世世流通無令斷絕則二子願行載多寶佛塔時時涌出也入息不居蘊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即今口喃喃又是什麼向蘊界衆緣裏贖來於出息入息中寫出一聲聲依樣葫蘆般若多羅仁者自生分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徧行堂續集文之九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傳湧　編

題跋 遺命附

題紫栢尊者墨蹟後

若道普微二義精持齋戒殺二事麤敢保大哭有日在卽今有種狂禪和會世諦撥無因果引得無限人弄觜頭說玄說妙裙帶下事捨不得觴酒豆肉捨不得家業捨不得貪嗔邪見捨不得卻道持戒是三家村婆子事心地品所稱身自謗三寶詐現親附口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空行在有中正指此輩耳無所不在謂之普不可見聞謂之微二義是一是二一切衆生同具此二義不同具此二義一等人識此二義誰親誰疎寧可不識此二義不可不持齋戒殺何者眞識此二義必合清淨本體必起同體大悲若也迷中倍人如蠅逐臭欲證解脫必無此理但自欺欺人而已尊實能於紫栢尊者三段語只作一句讀是眞持偈是眞見如來且莫問是何等偈是一偈半偈是百千萬億偈也

題丹霞化碗冊後

嗚呼今日法門久不聞如此言矣奔走因緣伺候貴勢如齊人乞播間之餘以醉飽驕其妻妾世之君子猶或恥之十一禪人爲大衆乞碗一藏乃常住三寶事吾法弟樂說和尚援大覺焚鉢之義憂憂乎其難其愼蓋不得已而始爲化主出此引想見其住山高潔之風也丹霞一衆能仰承此指身體力行足爲末流砥柱若紅塵尚有具眼則壁立千仞常在目前不妨歡喜供養庶幾無負作家相見耳

題石鑑和尚遺墨後

石鑑覲和尚字出於蘇詩出於王孟見地超邁說法

峻潔然一往蘊藉多風人之致一住長慶再住棲賢
惜緣不勝耳其病時執事僧强半散去瞎堂老人每
以致慨莊生曰狗子食於其死母皆朐若棄之而走
不見已焉耳不得類焉耳亦何足怪已未秋予客半
塘證十禪友自浙中來其舊書記也出遺墨索題內
有二詩爲證十而作大似倚門倚閭識此一念不與
海同枯石同爛其猶未至於人琴俱亡也放筆太息

題藥地和尚手蹟後

十方三世一幅丹青伏羲氏向白地上畫下一畫此
畫母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此畫苑也初動而
之姤其占曰潛龍勿用此畫筒也大衍之數五十其
用四十有九其一勿用一切用一切勿用直饒寫出
百千萬億此一寫不到者朗然而獨存新安方君望
子會及藥地和尚之門裒其手蹟成一冊首以畫終
以論易請序之書書卽畫畫畫卽易以爲不足畫易何
處非易以爲足以盡易何處是易秖如望子欲見康
流康流已不可得欲復藥地藥地已不可得有冊子
寫到處卽有冊子寫不到處冊子上見寫
到處冊子上不見一點一畫全用全不用更說箇全
勿用全用早是畫蛇添足耳

題茅鹿門先生遺墨後

鹿門先生之孫遘奇禍舉族幾殲曾孫融辨以出家免其兄頓修先十餘年爲僧於嶺表亦復有蛛絲馬跡宛轉迴龍之妙融辨歸里養母見此帖於吳門創鉅痛深之餘百倍寶惜宜矣盡十方三世同在夢中鹿門先生值盛世得一好夢其孫值厄運得一惡夢當其醒時夢中境界歷歷現前欲求其實已全盤付與落花流水矣卽如見此卷如見先生縱極精明秖是影迹畢竟先生眞歸何處噫識得是夢不能云無是夢且云有是夢不云不是夢豈可於其間別生枝節耶

題所上平南啓後

平南尚王屬爲料理年譜乃有此書亦且救得一半江北不知有弘光江南不知有永曆蓋其所不見者聞之蔑如也習鑿齒當晉世以昭烈宗室承漢正統魏受漢禪猶爲僭竊可稱眼正若以明室遺民置隆永於若存若亡而不知吳三桂身爲統領滅雲南弑永曆父子之爲不義烏乎可烏乎可

題樹蘐堂後

此以寄北堂之思也度諸從夫從子之義則勉中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念全體二人河山雖遠目前無間故可不疑於襟背耳

題逆順風圖

一帆上一帆下郯亭有箇分風話我今上下只隨風更無南北與西東大抵胸中無一事馬喜牛嗔俱嘿置

題弄胡孫

人弄胡孫胡孫弄人盡大地是者箇圈子如何跳得出去即此一圈非一圈猴兒乞子各安然儘教拽脫繩頭去箇箇連環腳下穿

題狗銜枯骨

前來食有羣豬此處骨無二狗撞著無限喜懽銜了不消抖擻更尋僻地蹲身齩得甘涎溢口雖然獨喫自痾幸不出乖露醜

題徐克伯所藏墨蹟

己未孟夏過金閶徐子克伯出此冊相示乃三十七年前筆也如異域人談隔世事濁醪一盞已無受處清磬數聲亦無發處惟章侯畫大士像一段因緣了了是道隱出家證佐耳克伯有取乎此蓋於世教具正知見要非漫然顧予學行遠不及石齋翁豈特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法之劣老子與韓非同傳正恐旁觀未免張目也

題甲午與聶樂讀手札後

此札在甲午寓虞山東皐爲謀食發時與樂讀尚未識面今已未客於半塘吾兩人始相見東皐已鞠爲茂草矣樂讀耐煩留此手札澹歸耐煩不死重見此札樂讀更耐煩索題此札地爲至堅紙至脆遇著耐煩漢令脆者得長壽報因甚東皐不肎耐煩持地菩薩豈不貴有願力耶

題陸陶如傳後

古者民有三疾必兼二疾陸陶如之狂兼廉與直或謂狷者必矜恐不能肆伯夷於周室君臣無一人足入其心眼豈可謂不肆耶讀陶如傳勿爲諱狂不狂不成陶如魏相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醉也無論贊我謗我引一大白顏延之曰其狂不可及無論人肎不肎引一大白孟浩然曰僕已飲矣遑恤其他無論醉後醒中更引一大白陶如少年不能飲晚乃可一二升蓋以此故

題李如石邑侯墨蹟後

朱邑曰吾子孫祀我不如桐鄉之民遂還葬桐鄉其民爭趨事雖衆情若一當其時必有起而綱紀之者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公如石令長洲長洲之民至今稱道不衰鈕南六氏復褎其遺墨入書畫舫中此亦桐鄉綱紀之別調也世之草菅其民者生不蘄相見死不蘄相思無親厚之痛而惟怨讐之快閱此宜知所自愛矣

題獨寤寐歌後

至人之寤寐恆一衆人之寤寐恆二以寤爲寤以寐爲寐二也寤中寐寐中寤亦二也必也其大覺乎覺則寤寐皆覺不覺則寤寐皆迷於迷中向裙帶底嘲風弄月本自流連强作曠達愈迷愈妙如飲狂泉愈妙愈迷如旋輪火此世智辯聰所以沈溺而不返稱爲八難之一也

題朱望子畫寄劉煥之

不得入廬山孤負畫者指千頃清泉萬斛雲殷勤留寄元誠子門前鼓角喧天卻是松風聒耳

題囑策前

范文正公置義田千畝以贍族人儒林詡爲盛事彼出將入相力故能爾寶安簡君麗初析產得田三畝銀二十兩入市辛勤成中人之產而營復祀田建大小宗祠立三弟無後之嗣子推及母之父母妻之父母之祭葬無不情文兼至其視文正公義田多寡之

數遠矣其心未嘗有異也文正出於儒者稱第一流麗初商賈耳豈可薄其質美而未學耶或謂文正得一佳地讓爲蘇郡學宮曰使我一家貴何如一郡貴麗初斤斤於其家補接風水亦應有大小之辨曰簡氏無赫赫名位則其祖居非大地且非郡邑之聚所宜建學使麗初得出將入相安知其不能爲文正所爲論人者豈宜以名位之高下爲軒輊予惟論其心則擴而克之乘權席勢要非難事耳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獨君相之責一人致則有一人位育一事致則有一事位育一時致則有一時位育者隱而在下者不能位育則適當暴君奸相發號施令則天之傾地之陷萬物之滅絕久矣彼陋儒之見烏足與論心量之無窮哉嗟夫人不可自視太小倘能識此心量則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自當與文正公同發此菩薩願行即各各種類俱可現身不作勝劣觀也若創菴請藏供僧奉神予方外士津津道之亦近於偏故不詳及

題福濟觀文錄後

西域婆羅門種最清貴其在家者讀治世典章事君治民方此儒者或出家則修仙術有證三果極之生

四空天方此道家此土道家以白日飛昇爲上作上帝輔君臣之分義至嚴以密吳門福濟觀郭君宗衡所以訓其弟子惓惓於報一人之貺集萬福康兆民理盡於是然吾聞之白石仙人得長生而不翀舉則周君北山似之北山奉部檄克郡都紀鬱鬱不得志僅數月引疾辭去蓋謂道貴清靜豈得爲官使僕僕郡廷耶都玄敬乃云都紀今之九品官授自銓曹爲北山者亦可以慰矣宜腐鼠之嚇爲莊生所致歎也夫道家者流超然塵壒之表然爲天仙爲地仙皆勘其行善多寡以爲階差故二子有雲霄之姿不離闤

闠其裔孫姚君玉緯畢志苦行若觀中諸大營建奔走先後罔不盡力蓋能繩厥祖武予友朱望子其渭陽也語予曰玉緯有福濟文錄之刻可無一言予雖未識玉緯倘酷似其舅無論都紀一席必不厝足即過而爲上帝所召亦當如白石仙人何者人天不同官使不別北山故自蕭灑若乃作輔玉虛護世利生君臣同德理事俱協宗衡焚修潔謹而深契水雲之趣所云物外詎出寰中則不爲隱仙豈曰不可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無想天中大有岐路八萬劫後寧免飄零玉皇香案前有時誦摩訶般若是何章句更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進而問之

題史露生自述詩後

史子露生自壽引東坡身無病而心無憂語以爲病不病者天憂不憂者人有不病而病不憂而憂者有病而不病憂而不憂者學識之高下既殊身心之苦樂遂別其論超絕予謂此非觀空不可次莫若巧居貧而善自寬則病不病憂不憂皆存乎人耳露生有詩自述六十年事凡數百言轗軻歷落人所不堪既能不怨不尤於前矣以後視前如已出夢以今視後還如入幻寧復有所繫情楊柳曉風芙蓉晚月引觴自命行歌相荅作箇常自在主人不更數地行仙之樂後之攬者識其憂而不憂之旨卽可得其病而不病之方二時服食可以延年可以度世正恐業重福輕無好湯使嚥不下耳

跋李賢持誦金剛般若經

一卷金剛般若著如許題跋畢竟金剛般若有受處否趙孟頫書寫李賢持誦其子行質付梓流通一味老實十分停當書寫者有書寫見持誦者有持誦見流通者有流通見纔露第二念則一念不得相續早成破壞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如二乘爲三

昧法酒所醉如見道人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寶惜不放化作生死業本豈況子孝父慈名根世相種種闌入從今截斷莫更塗汙

黎忠愍公傳跋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僅立言也立德最上以一質爲章變乃化化乃成黎忠愍者番禺文人之冠冕時相欲引爲館職公不許遂以職方監粵東水師援虔州卒與楊公廷麟萬公元吉龔公棻姚公奇胤同死稱五忠使公瓚筆木天亦必能死節顧僇力行間蓋欲挈二京以還共主功不成而忠乃成眞天下之至文也二儀闢六子嬗八音比五色間錯聖人化賢人隱四靈見景星卿雲醴泉芝草出玄黃戰玉石俱焚公以一身示幻於其間夢中之孔雀席上之黃牡丹蓮須閣之筆鬱孤臺之舌受箭之脇飲刃之頸生之名士死之鬼雄忽而冰玉潔忽而刀劍鳴忽而虎豹變忽而蜂蝶遊忽而雷電合忽而風月麗皆文人之心之跌宕而不可測者百世之下聞風興起尊王室翊聖教敷春華結秋實觀乎化成天下而始

識文之大宜公之不以一館職自許也余友徐孝廉
梆臣試於鄉闈牘已落李司李清方就枕聞戶外洶
洶若數千金戈鐵馬聲司李異之起篝燈再閱無可
復收者再就枕聲再作再起再置三就枕聲三作取
論閱之及表而悟金戈鐵馬聲故出此耶表爲山西
賑荒廷謝梆臣援据古今皆晉事無一語及他郡國
於是薦之得備梆臣博學喜談兵自號犂庭既有是
徵咸謂必以武烈顯未數年急友之病一日夜步走
三百里與其友同死或疑其不驗賑荒之表非金戈
鐵馬聲金戈鐵馬合犂庭之名犂庭而生不犂庭而
死犂庭以報君不犂庭以報友皆梆臣之文也功不
成而成忠影園賦詩掇壯丹狀元虎頭城死戰與四
君子稱五忠未知孰爲誓酒風人尚雅壯士矜正理
無彼此一發於雕龍繡虎爲恢詭譎怪之觀公乃不
愧番禺文人冠冕矣

劉氏族譜跋

山陰劉氏爲世胄冠冕然有小宗譜未及大宗既知
有此譜求之而不可得今乃不求而得之蓋得之書
畫舫中賄遺之餘也此非書畫舫贈遺之物豈其神
者呵護棄子孫之不材而歸之材者山陰後人宜有

敬且愛亦宜有戒勿更置之書畫舫中使爲贈遺之餘而入之不知誰何之手也

歲寒三藝跋

上古至今極天蟠地許大松栢化作一株七寶芭蕉被帶三先生剝了一重又是一重愈剝愈奇愈奇愈剝剝卽無窮奇亦無盡因甚芭蕉有此神異蓋是極天蟠地松栢之所示現根本不同也帶三先生曰吾秖剝取三重恐洩盡造化之氣不是膽量小直是憐伊造化小兒局量小譬如一身中八萬四千戶蟲氣生俱生氣死俱死耳七寶芭蕉笑曰幸我是箇肥漢得汝狠劊子手快心雖然我輩尚當慈愍造化小兒爭計較他蜉蝣朝菌

徐卓崙詩跋

逸羣之才遠攬之興蓋相發也驊騮千里必不肎與家雞家犬同棲同食坐老婆裙帶中妄稱風雅大似被窩裏誦阿房宮賦聲緊而小秖是豆大蟲子耳卓崙詩情清舉江山之氣相引而深此一回遊覽纔當發軔若騁其駿足爭衡八極之表則穆天子僨轅夸父投杖忽見人頭蟲向鉢盂沿上行豈知爲釋尊弟子神通第一大目犍連耶

俞右衡雪詩跋

別右衡二十餘年彼此須鬢老大吾近嫺作詩間爲唱詶所迫生枝敗葉雜遝併至付之一炬如見濕烟疑是杜子美赴江陵還衡陽衰相見矣頃十二月大雪右衡有詩相示風流蘊藉不減當年詠荔子時蓋其情愈深其韻愈逸其詞愈俊情者詩之種右衡則情種也吾以不及情故詩衰右衡多情故詩不衰若情與詩相爲無窮則右衡福澤亦與歲月俱未有艾不待占星望氣而得之矣

剩人和尚秋孌八章跋

阮籍胸中磈礧故須酒澆之秋孌八章則以長歌當哭消之也一切法皆消消刹那刹那消剩人和尚年年消月月消日日消時時肉身不壞雙淚忽湧拭之兩布巾如洗此老胸中磈礧到此方消塵理無幻眞幻無理更喚取鄧隱峯妹子尼來一喝推倒始得

跋施則威史測後

延津施則威不可一世獨向制藝中與予神合會三夢見焉則威夢見道隱蓋因中有想也澹歸不夢見則威蓋想中無因也高宗夢見傅說醒後即見傅說

傅說不知孔子夢見周公醒後不見周公周公不知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人人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特以情生智隔無由合其本妙澹歸與則威相見於管中一斑非眞非夢亦復如是黃辛子云則威今孟夏之瀋陽師於孟冬來雲間邂逅之交亦復不易以其所著史測一編相示澹歸云海內豪俊聞聲相思不得相見者何限彼此作一箇古人相待見其文字如讀古書未爲不佳也此非推開語則威於制藝見道隱澹歸已於史測見則威矣黝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洋心如王四國非文王也耶更欲向夢裏見文王醒後見周公多了一重妄想沈友聖與辛子則威又三相神合者謂予應爲史測作跋卽書其語遺之頰上三毛大家有分畫蛇添足一筆爲多

書錢舜舉畫卷後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白香山此語直用到臈月三十日不消回換古德云冬不寒臘後看何見事之晚乎或以秋花明媚畢竟帶三分黯澹豈知千紅萬紫全是雪窖冰天兩段不同總被蛙聲閣閣一時道盡且莫令錢舜舉聽得硬著翅髃兒飛入

花間去也

書楊楨山詩後

楨山楊公判嘉興府擢同知松江以歲荒停徵投劾而去此古循吏也貧甚不能歸里僑居此地不能謀饔飧時復寫山水易米有古高士遺風陶淵明令彭澤八十日賦歸去來貧而躬耕或至乞食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詞無畫可賣有詩足傳公以畫代田以交易代乞循吏傳中一幅隹山水得儈牛箍桶藁子皴出幾重遠景唐伯虎云閒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作業錢伯虎際盛世不得爲官宜貧而不貧所賣丹青常得善賈公爲官十數年不宜貧而貧所賣丹青常不得善賈高士傳中一幅隹山水得投香留犢藁子皴出幾重遠景則公一生行徑便是一幅絕妙丹青豈待解衣磁礴和墨舐筆始足供賞鑒家玄對耶雖然當今之世如此丹青手不易得如此賞鑒家亦不易得公乃託諸詠歌流連激楚分付詩瓢向五湖烟水隨波宕漾後有采風之家逢緣收取循吏傳高士傳兩兩映發又是一篇絕妙文字惟願世間有心有眼人且莫作畫觀作詩觀作文字觀也

書節烈合傳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傳凡三人節以爲其夫上事其親下育其子沈信志之妻幷無子兼撫已亡之伯已去之姆之子變中正節之至正烈以爲其夫守其身沈聖趍之妻破掠於兵自沉梅里一再挽之及舡厲聲大罵一中刃再中鎗以死變中正烈中之至正潘周嘉之妻上有垂白之舅下有遺孤計不及顧夫死於亥妻死於卯變中奇烈中過正抱石者過忠結纓過勇不食嗟來之食過潔有過卽有不及死而死耳孤立行一意豈暇避過哉人欲爲所欲爲事不可顧理亦不可顧今曰此不同於彼掠宜以上事視下撫子爲正是理也一顧

卽不可死矣性快人每不護前情深人每不照後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過而奇乃成死而死耳豈暇得正哉爲奇所用必爲正所轉不知有正亦不知有奇死而死耳豈暇求奇哉予直許其情深而性快節烈二名分而奉二沈二沈受之合而奉一潘一潘不受受與不受亦無彼此正中奇奇中正節中烈烈中節正中節烈皆受奇中節烈皆不受亦無分合衆生於法性海中各成一段波瀾如此予於波瀾中觀法性海如此

書鄒硯菴傳後

硯菴本是五臺僧以拒丐者寒夜投宿罰作讀書不了漢三十年人謂讀書不了所以行罰然則讀書而了便爲行賞耶讀書而了卽必取科第擁妻妾長子孫殖產業鐘鳴漏盡而不知止譬如遣戍終身不若五年滿徒猶有程限是故讀書是罰不了是賞讀書者硯菴一時失慈悲方便之過不了者硯菴多生承善根功德之力其病中夢師來召亦如賜玦遠謫之臣忽得賜環悲喜併集千今措大家爭恨讀書不了是猶以五年徒爲輕而求克軍終身拘囚妻解也曾巖云吾姪臨終放頂上光人或見或不見或所見形色各別予謂如來舍利復如是卽今一切衆生二六時中常放光人亦或見或不見或所見形色各別因甚說硯菴奇特此皆讀書習氣不除讀書種子不斷之故又如硯菴在五臺山守殿時有丐者見有佛見便落在差別境界成如是障礙有如是墮落耳讀書不了四字乃讀書人所諱言愈了則墮落愈深愈諱則障礙愈重特爲拈出救取天下萬世讀書人與硯菴同出一隻手然雖如是此老凍餒未免香火情深了也

書過氏解環後

叔寅先生解環大似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彼時更有鷸來不可得更有蚌來不可得更有漁人來不可得須是第一箇漁人先著眼先下手始得耳叔寅卻云兩君子皆大有功於周子斯爲名通之見吾佛一口說性相二宗彼此不許相難亦有冥權菩薩示作異道曲盡迷情互相擊難而後未剖之理皎然如日月行天然則爭而無爭非無爭而無爭也山峻谿深火燥水濕各相陵奪各不相礙是名平等世之人夷岳塡壑滅熱就寒黨同伐異結憾至死眞夏蟲耳

書吏隱傳後

此節士也何以稱吏隱爲吏不先具隱心則必爲灰中蚓唾中蠅矣吏有三不要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雖天子不能抑其强項隱亦有三不要也先不要官踰垣閉門而自貴次不要錢草衣木食而自甘終不要命封刀飲酖而自盡隱有平世有亂世隱平世而無三不要必爲克隱隱亂世無此三不要必化松而成桐矣然則曾君稱吏隱斯其所以爲節士歟雖然亦有隱而激者君以不激而爲不隨其德足以勝之也其攝威遠仁以解株連之網禮以化鬩牆之爭仗義起兵不蹈白刃之禍辭官歸里不縻危邦之爵吏

既隱矣不吏之節亦隱謂之隱德豈復恃其三不要以與一世爭名哉

書周芸齋血書貼黃後

芸齋先生刺血頌冤九重動色邀三百年異構三百年異變於已失後得時蓋有必得之理及其構三百年異變於已失後亦無或失之事天耶人耶鬼神耶芸齋先生心光所持非天非人非鬼神而天從人從鬼神從各各不相知各各相到人人具此心光聖凡等無增減發處不眞用處不純則感者同應者異故曰一切世界爲衆生妄想所結卽爲菩薩願力所持同在一世界中世界各異異在一世界中世界各同成與壞劃然是與非較然純與雜紛然皆不離乎一眞忠介公之世界以觸邪以養直以殺身成仁血肉俱糜須臾常動蓋以壞爲用不壞不足以爲忠芸齋先生之世界以繼志以述事以永錫爾類指舌可枯精誠不歇蓋以成爲用不成不足以爲孝人知成世界之爲世界不知成世界之爲世界同一莊嚴同一悠久也鳴呼王得勝何人倪文煥何人文煥以同朝士大夫報忠介公之身奪其誥命得勝以異代之兵子歸忠介公之誥命慰其子孫此豈可以賢不肖之數比長絜短者文

煥入忠介公壞世界中爲壞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壞得勝入芸齋先生成世界中爲成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成菩薩與衆生同此世界一則能自作主一則不能自作主一則同成同壞自信其成一則隨壞隨成併不知其壞而各有入成壞之中出成壞之外者此吾輩於心光所宜自重而不宜自暴自棄也歟

書姜貞毅輓章後

先生之於忠可謂純矣豈蘄以是爲重豈蘄以是重先生予不敢復續惟結髮讀書私有所疑於賢人君子者昔所稱四衙門被譴謫僅一赴任而止編戍者一抵衛所而止擁輿張蓋持大字名柬如舊體統不少抑損是不受命也或曰長官不以罪人相待爲厚耳輿蓋名柬乃出於己豈可云自待不薄耶予疑以爲非則彼皆號爲賢人君子以爲是其如君命何先生戍宣州必葬宣州必存荷戈遺像此爲人臣有禮于君不易之法也癸未萊陽破太公以一家殉甲申春二月先生始出都門四十餘日而北天陷南都有繼統一切昭雪先生謹守苫凷跬步不踰閩粵之際日跂老成終不以新環易我舊玦其純也如是予亦嘗致疑於末世君臣之薄也士大夫可殺耳解衣就

獄與盜賊惡人同其鍛鍊久而牽復氣燄逾張賢人君子不能誓死丘園使朝廷知有不可辱之節故凌侮日加勢位日驕道義日詘先生以戍卒終因於時勢然一官七尺視之既輕并不借晉宋南轅以規名爵則鶴舉龍騰故有灰蚓唾蠅不能仰睇者嗚呼觀於先生待其君之厚則後之爲人君者待其臣不可以或薄也漢高帝曰吾能尊顯之斯語也恐非大賢以上所宜受然則士大夫所以自待又當何如耶

書袁重其軼事後

史記列傳或取一二事事取其大者如見其人世說新語或取一事或一言皆取其小亦如見其人李君令貽傳袁重其之孝只袁碎按摩一節直欲攝入霜哺篇五十軸蓋筆勝識亦勝也張僧繇畫龍纔點眼即破壁飛去若知通身是眼則一鱗一爪無不破壁飛去矣或謂僧繇未點眼全畫鱗爪鱗爪不能飛去亦謂僧繇未畫鱗爪獨點眼眼豈能飛耶且置是論孝惟眞眞惟樸吳母改故衣爲其子上服不知數澣之已弊可謂至樸服以輕爲妙按摩亦以輕爲妙妙雖至重之按摩不能碎至輕之服一按摩輒碎宜有不按摩亦碎者然終身不近按摩可謂至樸當其樸時

世間成壞之理久近之數不入其胸次而一以守節一以致孝故節孝皆眞亦以是知六識分別眞作僞之媒而世智辯聰如來目爲八難之一有以也

書顧南寧傳後

出世世間之用不同然必本之澹泊寧靜行以剛斷嗜慾深則徼纏固見理而惑涉事而流此雖世間不能具丈夫之畧況出世耶予讀南寧郡守忍仙顧公傳信其爲近道之姿也公守南寧時江楚粤閩盡陷招降之使直抵郡城諸大吏持兩端先去部士民爭欲保其家環勸公迎降公大哭衆亦哭乃爲陳大義

條斬利害卒斬其使不下發兵討橫永之叛遂復其城言者劾方面倡逃罪愆及公欣然解官置不辨越二載事稍白以刑部員外郎召不就庚寅粤東復陷投跡空門張總戎聞其名迎之邃館授餐擬薦於朝公宵遁入白雲山白雲與鼎湖相去十餘里棲壑長老持律清嚴修西方觀公師之往來不間寒暑癸巳八月預知報謝先五日禮辭其師屆期端坐而逝公爲臣執義不屈所謂以剛斷勝者一本於澹泊寧靜公於南寧有守功復橫永有戰功不賞而罰僅以部郎用夫豈不知郡守之由部郎陟耶予遂事端水

四方之來者攘臂張齦某某有義旅若干某某所聯絡文武吏士若干恢復某某郡邑若干皆空言無可詰正朝廷不欲灰向若之意一切優荅之所要挾非部院四衙門不受公秉不伐之德惟自明臣節退然無求以四品勞臣復官五品終不稱屈亦未有爲公稱屈者此澹泊寧靜之最著也夫惟視爵祿幻而後視道義眞爲守土吏與其土同存亡爲臣不事二姓蓋義所當爲一以矜功一以市名則君子恥之入世者能以是爲恥卽可與出世吾佛教諸比丘習頭陀行少欲知足習阿蘭若行人中無諍習菩薩行忘身爲法至成佛道適還本有若作聖解卽受羣邪公於世間法甚眞故於出世間法亦眞宜其預知報謝端坐而逝歟予以是知不眞之人行於世出世間蓋無一而可也

書高虞部行狀後

嗚呼予讀高氏兩世行狀而歎世主之不可爲也先帝以英敏有爲之才值人心大壞至於身殉宗社有羣臣負朕之言殆於死不瞑目上訴彼蒼卽今高氏一家功罪二案故有陰中而不及知顯格而不能詰者矣悲夫悲夫玄期先生無可死之法其致之必死

之地者閣票僅擬回奏內批遽行逮問蓋王進喜之線索通矣先生之獄日急內臣之獄日緩則黃用之線索又通矣進喜之線索在鴛禍於黃用黃用之線索在卸禍于先生先生死三年之後僅足償代僵之命終不露設陷之機人知先生死於王希忠雖先帝未之覺也寓公虞部令寶坻有全城卻敵之功吳昌時敢借計典以報私憾及撫按合奏頌寃家宰李遇知復持部科之局徑置游移先帝出獨斷以爲功在封疆從優另敘遇知廢格不行僅調涇縣此何理也人君舉措失當爲大臣者上殿力爭可耳今是非功罪較然明白而朝廷之封疆不如部科之門戶一人之公正不如羣下之偏私遇知醇謹稱爲君子然則君子之心如此何以異於小人耶春秋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度當日之人臣不止於將直敢於竟悲夫悲夫當崇禎之初先帝不信內臣而桂工一案陰爲內臣所顛倒崇禎之末先帝不信外廷而寶坻一案顯爲外廷所阻撓勢成孤立無可如何不然以先帝之明稍知大殿寢宮各有分責豈致此悞其所以悞者在匆之委罪浸潤已深而法司之讞詞推波而助之瀾耳夫

封疆者人主一身所共爲存亡計典者人主所與萬方共其休戚審之平時核之一旦寶坻咫尺京師虞部屢承簡在非外吏泛然者比計冊進呈何以不知阿封卽墨之秋也除目進呈何以不知然則章奏之不經御覽或經御覽而以格例視之不復省察者多矣宜羣臣之敢於無忌憚論胥以溺而不悛也嗚呼予既歎世主之不可爲而益見人臣之不足爲也士大夫獻身成信生殺無逃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而死權死利之徒蝟毛而起卽高氏兩世未據要津非與

宵小有不解之怨特以孤立行一意不屑委曲將迎而一則罪生於分外一則功屈於分內奈何以不貲之軀逐無涯之知而爲衆射之的乎此達觀之士所爲脫屣功名而無求於世歟

書沈碩人行狀後

宋君實枚以其母沈碩人行狀相示讀未終三稱其善一曰視前母子女如其所出也子與婦歿視其女孫亦如其所出一曰夫亡子幼外侮踵至忍而不較一曰壽女孫之姑樂作拂衣起至不得辭終不視追悔不自已凡觀人之善觀其時之難事之所易忽而

後得其眞故曰君子表微碩人厚其前所出夫子猶存當其嫁女孫家產落且婺居恆情得委責焉昔有負長而提幼者幼其所出長其前所出也至遇盜而益見其難以其時難難故善也禦外侮健婦必以身當之小則爭大則訟寧百受侮不輕出形聲一臂耳爲逆旅所牽斷之以斧居室而守其身如未斷之臂事又難難亦善也稱未亡人終其世如初喪碩人斥鉛華絶足宗黨之庭女孫一強之聞梨園惕然心傷追悼其越禮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既除服鼓琴而不成聲或謂難或謂過踰祥已久赴慶禮偶聞而非習見檢束所不及情易忽矣忽更難難更善也人之制心不誠不純不底於一若碩人者誠且純矣一矣予以是復實枚庶不失表微之義用慰致孝之思不槩及其餘不取其膚膚與餘立言之所不貴也

書朱忠毅公傳後

予聞弘光僞福邸也福邸已被難其妃有弟與一內侍偕走詐稱福邸既登極內侍懼禍不敢言童妃至僞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東林之局遂使東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其後復有僞弘光甚哉福邸之禍與明偕極乎朱忠毅公初在

京師善水齋和尚水齋神廟所賜紫也公殉沅州難
前數日夢水齋來招之歸則公與水齋同一來處同
一去處剪妖僧以全神廟嫡孫延朱氏十數年之祀
豈陸法和所謂空王劫中有香火緣者耶太祖以僧
建義遂有天下道衍以僧佐靖難蓋能起徼幸之心
杳顯仁於明室若斷若續揷此一科亦足爲法門殷
鑒出世之士宜了世緣五代時雪峯有僧爲亂兵擁
立稱帝未幾授首唐成汭雖爲節度使不得善終元
劉秉忠庶幾克保功名然其陰行善深矣此事乘菩
薩願力現身則可若以貪爲因必以殺爲果忠毅此
舉又護法之標準不獨有功於世教也

書顧雪石傳後

雪石丁革運不謀進取曰吾祖父侍郎公暨伯兄太
守皆受國恩吾往見於地下不敢有靦面目也太守
抗節南寧殁於東粤雪石徒步往訪迎其喪歸門戶
支柱務盡心力家益落與其內子習苦相尚有榮鴻
孟光之風此世教所重也雪石自以無所建豎雖食
貧惟孳孳爲善且與人爲善有怨家屢犯之置不較
一日怨家自麗於法雪石更爲修懺摩端州之鼎湖
有崇梵比丘者沙彌侍之行每數里輒作數十里遠

每遇畜生卽駐步與授三皈五戒盜劫其母尼菴崇梵聞之爲集衆禮梁皇懺曰盜比丘尼淨財是人有大罪吾甚悲之人無不傳且笑予獨歎美以爲此菩薩種子成熟所發菩薩現行雪石其有不學而能無師而自合者乎以德報怨儒者不取惟登地大士入極愛一子地始得相應然非證空平等地亦不易到雪石卽從此待怨家一念擴而充之小三災過後諸天護世者出所藏五戒十善人相見相敬相愛遂轉減一劫爲增一劫或疑爲不經劫火洞然此土安隱一切衆生無不現前安隱特患不知若一徹知則三災起滅都不相到未嘗別有隱身法亦未嘗更有轉減爲增之法耳

書徐翁軼事後

人與鬼同一世界各爲其事而不相知或至於相見非有異緣則氣類近之矣吳門道士爲鬼所魅口耳鼻眼皆泥徐翁華國聞其聲大呼而入救之得歸以爲無鬼則値道士鬼從何來以爲有鬼則値徐翁鬼復何往道士之氣類近鬼則有徐翁之氣類非鬼則無滿世界皆人滿世界皆鬼鬼之惡見人甚於人之惡見鬼人見鬼則病且死鬼見人亦病且死蓋以今

有爲幻鬼未嘗有鬼人未嘗有人世界未嘗有世界蓋以本無而眞今有不礙本無本無不妨今有道士有鬼有徐翁之所無徐翁無鬼無道士之所有世尊謂三洲之人不如南洲有三事勇猛智慧佛出其所也諸天亦不如南洲夫諸天不如南洲況大力鬼大力鬼不如諸天況依草附木下劣之鬼宜其値徐翁而還所本無矣地力遜水水力遜火火力遜風風力遜心心力最大以其本無佛出其所出此本無智慧見此本無勇猛修此本無亦惟南洲之人能還其所本無予於徐翁見一斑焉

書周忠介李忠毅墨蹟後

欲再見二先生已不可得今者江河日下諂諛之內卽公是賄賂之外卽公非不能起天上人而正之則此一點一畫皆宇宙間元氣也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補天五石立極四足豈是異事用王具有正性宜其如水乳合如蓍龜襲也

書王石年玉筯篆金剛經後

用輕易心無師承之學供養法寶謂之善根輕鮮王子石年以玉筯篆文作金剛般若一點一畫皆全力行之自一點畫至一字一句一分一部合之不增分

之不減此心之所同然也心具三性善惡無記善有全力惡有全力無記之力荒忽昧畧世之人醉生夢死近於荒忽昧畧者多作惡者無論善有世間出世間出世有小乘大乘最上乘石年書學既勝用心復重於善法中四叅而上至金剛般若合一點一畫之力卽爲一部分一部之力爲一點一畫點點畫畫全具一部部部不缺一點畫大千世界碎爲微塵一一微塵現大千世界一一微塵大千世界復碎爲微塵一一大千世界微塵復現一一大千世界世界不可說不可說微塵不可說皆此心之同然石年

特善用耳經猶他力心則自力師子搏象搏兎皆用全力老宿目爲不欺之力於心自力少有滲漏卽謂之欺閱此經者先識此意能使人人面門顯出金剛正眼是眞供養

書隱求齋頌古前

予以甲午遊虞山謁豁堂晶和尚於三峯嗣文杲公時在侍寮歲已未借榻超果之西來堂是公脫白地也重舉二十五年前舊話欣慨交集久之以頌古一編見示皆自胸臆流出盡洗描摩湊泊之陋庶稱從上爪牙矣諸方坐丈室如逃於空谷見似人者而喜

何以至今不舉也凡事兩就則合一推則離即不輕合須有半推半就之態公豈能徑與一推乎審能如是則黃面老子亦當倒退三千里但恐沒飯又思冷粥耳

書名理微言後

事無勝劣惟觀因地陸羽嗜茶重之者奉爲高流輕之者令取三十文酬茶博士高下即從時轉清濁豈受名移唐子匹士深入名理則以事兩尊人先意承志爲因也孝子之於親統緣於無形聽於無聲即製茶一法不能視無形聽無聲必不得妙既無形矣何以用視既無聲矣何以用聽則當其有形有聲適合於無視無聽之微者豈可與麤人語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子輿之養氣輪扁之斲輪匹士所謂名之理全於此一也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徐則忘疾則助正者不徐不疾不能言之數也譬之推門既久忽然落臼當其落時求其第一恰好之時不可先得求其第二恰好之時不可復得正當恰好眨眼便過匹士得妙於十餘年因地既超於技用心復入於道今其書具在有能視于無形聽

于無聲者心手俱活意言俱親如其不爾無論犯疾犯徐卽慘澹經營求合於正早是刻舟求劍甚矣堂上之桓公餔糟粕而不知味者何其紛紛也

書王兩瞻先生遺像冊後

生死之權可以臨小人不可以臨君子以生誘之君子不欲生以死脅之君子正欲死則誘之脅之兩路俱窮矣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兩瞻先生素志已定雖有南面王樂不易此刀頭尊貴則殺之者特如僕妾事主謹視其所嗜而進之耳故曰君子得所欲小人亦得所欲君子得所欲其權長在己小人得所欲其權長在人小人生而無權君子死而有權君子之權由己而不由天立義而卽立命世有聞先生之死或叱咤於殺先生者或咨嗟涕洟於先生之被殺皆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也

書陳鏡非雁字詩後

鏡非筆妙寫生尤工蘆雁題詩盈百可稱雁史矣觀其思入杳冥氣凌霄漢雖復印雪有痕要自排空無跡或以慘澹經營全身裹許則法身流轉理故有之此趙承旨所爲未落墨而先現形也鏡非詠物悉從人事作觀蓋倫以性成文由義出言可法行可則於

一雁中偏焉此足度生未爲逐物也心無定相數取諸趣衆生異名而同體大士同道而異相馬中無人元是子昂大士中有子昂不是觀世音在一毫端自知轉變而已切忌趁快自墮撥無

書陋室銘後

遺教經云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山見不高卻見有仙水見不深卻見有龍勝負互爭人我角立此玄都觀裏桃花所爲致嫉也南陽廬何必諸葛西蜀亭何必子雲卽今普天率土茅簷之下破窯自推薄糜不繼者十分而九如我秖是九分中一家一人而已何陋之有祉先道社屬書此銘漫題其後不妨爲汨沒塵勞者作一服清涼散病還大衆藥出主人

書李長蘅巖壑秋高圖後

人不山居卽當舟居然成之既難住亦未易于來吳中遊且不能況復議住克伯出所畜李長蘅巖壑秋高圖森秀曠遠之氣侵入神骨層崖直上便欲結茅近水排空又思鼓枻幾令五情無主更想臥遊亦不可得乃知極清雅事無不仗色力財力挈起箇具臭皮囊予旣不會向大朽杉裏枯坐又不會三文錢買

黑撈波卽爲阿堵物禁持也須自家認取一半不是始得

遺命

吾去世後卽剃髮澡身外衣舊葛布長衫內衣舊葛布褲披茶褐布通肩袒衣露頂跣足便入龕龕取舊杉木板極薄者不用費工足以蔽形一時而已入龕訖不停龕不設供不請尊宿舉火侍者舉毘盧遮那如來號十聲卽下火次早撿骨不用鐔盛隨所在水清深處散投其中不設靈位不守七侍者卽日各隨緣好去其入嶺南者持吾遺命謁淨成老和尚及丹霞海幢諸刹此卽報聞矣吾生平以畜積爲恥今所存資斧之餘并隨身衣單書籍別有板帳除吾別有支分外俱現前侍者均分此僧法也汝等不得留吾臭皮囊作扶龕回山擇地建塔之局累諸護法隨處死隨處燒隨處散骨水中吾出嶺時便有此語非今日始作此語也若違此語罪惡同凶逆徧行老僧澹歸今釋手勤

偏行堂續集

尺牘卷十

之十二

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徧行堂續集尺牘之一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傳湧　編

尺牘

上本師天然是和尚

得大至捧讀手誨更領三頌筆墨之氣雖存意言之路皆絕直使形神俱解今釋諸頌縱有著到處只喚作著到譬如射箭箭箭中紅心卻有一箇紅心在箭中終非好手然此等境界決非學步得來恐三十年後乃好送土宜與和尚也日來了少應酬還山尅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容報聞暫此陳謝

又

曩蒙慈諭撰楞嚴直指敘未敢輕易頃始讀全藁僅得成篇老病昏煩豈足發揚妙旨於萬一錄呈法眼所冀摘示紕繆使知改正也此書乃和尚住丹霞所撰聞有謄眞本取去歸宗有所增刪幸賜發回俾今釋獲覩全璧又貯之丈室永鎭此山且欲稍集因緣付剞劂以公諸天下萬世也前屈樂說爲首座力勸不從蓋其意不忍竟離和尚亦恐被丹霞法席粘住耳不忍離和尚是其孝恐法席粘住是其高皆美德也豈敢强奪其志然丹霞一坐具地遂爲凶衰不祥之物亦可憐矣今釋前路無多然達昔年之重誓而處此者以方丈一日無人則不待分房已成子孫巢穴長慶歸宗皆此物也苟繫籍於法門豈可不爲凜凜耶規繩嚴正寧免怨望既自信其心亦置之不顧但存此空言使後之有正信者得援引以相規切則方丈或終不至於無人耳知卽歸暫附此白不盡

又

去臘得慈諭幷直指定本卽與樂說較閱發寫旣讀之但見其不可思議故非游夏所能贊一詞也領衆

宜嚴乃古人垂範不易之論至於今日尤足救時今釋老矣食少事繁加以多病斷不可久樂說解行相應終當以此席累之渠怕粘著伊所謂士各有志者何可抑逼然今釋或死或去倘於法門少有關切安忍不回心一顧念耶時事紛紛非目前所能寧謐和尚慮路塗梗阻或致流落故鄉今釋以爲每念不忘處乃是故鄉若和尚之粵與今釋之浙正他鄉耳年運已往前路無多葰子之緣遂絕俟入夏又看江舟消息也

又

雲根副寺來伏讀慈諭且喜且愧今釋無德無緣不能盡教養之職上煩憂念至分雷峯之油相濟未知此衆何福以消若乃擁堂頭之虛名自救不了又置之不足道矣人心洋散於今已極向來相從穿州撞府者既不束以叢林規繩亦徒長其世間知見忽然放出一副冷面孔豎起兩箇光拳頭非其境界無足怪者然早已揀定此著故胸中亦自翛然也仁陽石砦賊不敢攻丹霞開門以待之猶且望而生畏治亂不聞終推此地倘雷峯未免警柝之勞則杖履來臨儘可高臥通宵也今釋每有積穀之論而三年來糴

去千八百石舊監寺辭職又指倉中八百石抵債今年亂後田土拋荒佃丁强半白賴若無化主飯盌裂矣頃擬下山托鉢救住稻子蓋章貢應有戰爭南韶勢難休息大衆食輪不可不慮也螺巖眞色乃生曬茶色香味俱佳未烹時只不可看如面貌不揚之人舉止蘊籍談吐清雅正自可念幸試之

又

伏讀慈誨無可預料之事亦無用後悔妙絶今釋於請藏了後度夏半塘除飯米外更不經營有欲爲覓靜室者語之云第一要境界好第二不要我修造第三主人不著相以此來者皆望崖而返矣沒有住處尚有行處不可悞了行處又悞住處今釋卻似防後悔之極者竊歎服和尚之不可及也許逸老爲料理結茅之地殊感高誼若待今釋還山與工卽屬第二條不要蓋怕見木匠之病近來又發也然豈有現成住處從天而下到不如行處稍覺現成耳

又

不能再入庐廬侍杖履徒有結戀所耿耿者承和尚鄭重付囑無從覓一箇半箇以此負恩然法緣澹薄定矣惟恃願力問之他生耳古止雖於石鑑兄有罪

其在今釋則善始善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望和尚
宥其前愆開人自新之路此今釋臨終切懇千祈委
曲聽之傳孜是緊峭行門作事俱冥向前傳湧頗能
參尋向上不落時蹊惜今釋非煅煉手往往放慢若
奉遺命入嶺更至座下猶可供鞭策也惟古止居身
孤潔不失爲乾淨衲僧然而多病非壽者相僅足付
之一把茅中耳武夷竹杖一枝陳章侯山水一幅留
供此杖天下無第二枝此山水天下無第二幅僻見
如是未知和尚玄賞又若何也法門秋晚老成凋謝
惟恃淨成作狂瀾砥柱幸倍萬保練以副人天之望

臨牋悽斷不知所云

與海幢阿字無和尚

兩得手教具感吾兄惓惓關切各職離心已非一日
然欲掀翻窠臼豈免淆訛但放下面皮與之厮挨就
中亦有識道理冇轉變者固不礙其玉成若怙終不
悛聽其去留於教人之心亦無負也寬嚴二用未可
偏枯威令稍行局面稍定自當濟之以寬不敢違明
教耳海幢營建方在半途吾兄精神要大於身亦值
得種種勞頓若弟薄福德人折倒久矣石吼還得些
刻書之資尚自分派不下常住有無弟近掩耳不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六十年來所作所爲何但十年一變忽忽變變得好忽忽變得醜皆足供撫掌之資也風便幸示近耗以開懷抱

又

久不得信甚以爲念記汝住山已有成行忽然知非立地放下仍歸老人懺悔亦自可取頭巾跳不出道理道理亦跳不出頭巾卻有不戴頭巾依舊跳不出者道理之利害如此豈可獨屬之頭巾耶然在記汝此舉不得不把頭巾捉正矣山中無事日爲人理是非并自己俱落在是非裏幸是光頭不則勸鬧底樽了髮毛也筆墨之興日來已盡佇俟大序開我懷抱餘不多及

又

顧家船子來知吾兄正在忙中不暇作柬忙乃叢林好消息第雖極開卻被不甘心諸公廝煎廝炒亦在忙中又是極窮極苦之候惟有睡中銷繳耳編行堂集刻成前許大敘尚未擲下幸於去僧歸時賜蓂弁首爲光壯也丹霞近無監寺亦復不設兩序有缺但補一知客餘俱不補到得難解交時自克監寺走一兩回耳緊閉山門睡覺職事僧尋是非但向道老病且死沒氣力奉承諸公有心機卽耐煩等候若不耐

煩任去來所以胸中脩然無事耳

又

閱方書食松葉粥能健腰腳卻病山中饒有此更不費錢欣然服之雖極蓋口亦自甘心然其性澁大便不通痔瘡舉發四十日未愈憊甚依舊腳癱手軟每念及輒復大笑欲益友損日暮途窮人故當如是寄語吾兄爲撫掌之資也

又

平南致祭非貧人所及今遣監寺行禮既已後時又不親往幸吾兄善爲我解化衰年病懶欲作故人書

疏才一兩紙便眼昏手倦輒復自厭摘三化去或憐其不壽弟謂人生世間決不當有壽若色力頹塌四支百骸不奉天君之令便是業報亦何足貴弟今年六十四歲喚作下壽且不耐煩豈可更多於此外耶嶺頭大將外懼强敵內憂潰兵縱令金印如斗大求解去而不可得亦若是耳解虎欲得水眞詩細紋力疾成之俾設供宣讀然喚水眞作乞兒老子恐水眞不樂受或解虎亦樂聞但言吾所欲言而已徧行堂詞集三卷先奉一笑諸不多及

又

洞開來韶得手教殊快傾渴弟承謙菴諸公相留度歲今旦領人撿白骨俟老人至相從出嶺也一向建立決不願主法無人流入同鍋喫飯分房屙屎惡道今幸大衆發憤力請樂住弟已於元旦上堂拈香矣弟於丹霞夙願千足萬足但請得藏經勾此一念老病餘生聽其死符早晚更無他想也承示二月初卽來韶陽可以歡聚數日豈能恝然謹當奉候於相江之滸不盡

又

都寺回得手書頒悉八家之成畫餅此殆鈍秀才所帶累耳五十金留侯七十金幷吾兒四十金已盡作買紙之用則留此項抵路費正自得宜耳頃在南雄大病若成瘧便不死然老年氣血衰憊抵不得凝冰焦火日夜簸弄也南雄自孝山去後轉見不堪前云送藩司至此再相會極好未知七月間能來否弟若病不好便決意出嶺蓋死於嶺內不如死於嶺外之妙死於牀第不如死於道路之妙隨處一把火拋骨江中省御許多繁文乃素志也力疾作荅發回丹霞隨時奉寄

所欲與吾兄痛談者豈有盡耶今既不能重見亦無力作字且與一時隔下黃皮蠔弟所寶愛寄克遺供宋詩抄一部幷往聊足供博覽之樂聞吾兄近亦脾氣不佳須及早料理藥是本等然飲食之際穀氣七分菜氣三分爲第一義也餘惟珍重爲道爲衆生千萬

與棲賢石鑑覲和尚

老人之意秖欲吾輩出頭支拄法門弟還丹霞坐方丈隨例顚倒所謂事不獲已老人見許亦是憐兒不覺醜也兩接手書推獎過分又寄所愛法書以贈皆非薄劣所能消受也宗門根器萬中無一卽今覓一似衲子者尚少況眞衲子乎叅請無人吾兄猶有此歎如弟病思自治豈能爲人又置之不足道也知廬山近狀雖干戈之苦已息而粥飯之緣甚難每與阿兄共此挂念以爲吾兄宜扁舟入嶺諸方每每散衆蓋時勢使然亦不消定要有箇住處也弟住丹霞只似不曾住者樂說在此與共晨夕甚樂吾兄肯來不少虛堂倚杖大家團圞舉古論今此乃末法希遘之事弟不遺一化主出門但與大衆喫乾濶飯耳此何等時有一片淨潔山場喫乾濶飯苟全性命恰得二

三兄弟啜茗快談亦恐此福不易消受豈可復求多於造物耶鐵旛來專附此語幸高明從長熟計勿謂駑馬棧豆之見敢測度不思議境界也切切頃常住欲刻徧行堂集以語錄併入之所刻未勒卷數承索觀輒奉寄望摘其不到處以示庶見吾兄相愛之深也

與訶衍摩大師

兩遇廬岳人具悉法體勝常殊慰積想干戈已息單丁住山道糧不甚棘手孤往之風直追先哲不能不爲吾兄服膺也弟衰病如餘料理丹霞任勞任怨勢不能支得樂說晨夕相對稍有生人之樂出世拈香聊以結老人付授公案自顧初心每每失笑夢幻之影且復聽之耳

與廬山諸位大師

匡山歸老未有結茅之資兼欲少致內外典章緣皆艱阻一病淹纏遂致不起便不欲以後事累吾師友今已乾淨斬截與伊結果矣樂說弟血書法華經奉供棲賢道場安之舍利塔前使其亡親得增福慧也姑戔綿袍一領遺供訶兄黃楊木如意一木所雕亦未易得并自用一爐供角弟紫檀印廂用之最久連

圖書并藏墨乃積之二十餘年以供塵弟不能多作字故止於此惟爲法爲諸衆生珍重

與丹霞樂說辯和尚

夏至已過荔枝正熟吾弟豈能痛割也然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亦不消喫得闌殘矣空山所額以日爲歲幸念之念之

又

邂逅徽州程達菴乃老人白衣弟子出所造靈隱寺一塔隨喜此公發願以十五塔送十五省直廣求舍利某意極喜之許以所藏分給特遣智光清德來請

達菴云臘月老人付法一子殊可喜慰某雖叨賞識大似開花不結果吾弟不可不努力爲人也口號奉寄又報新生兩法王誰家兄弟沒耶孃長江後浪催前浪只恐遲拈出世香

又

叢林之事提起便做乃無遺害猶憶向出廬山令乘銷輩稟命於吾弟謙讓不遑遂致事權旁落然今釋即歸不妨有說今釋決無再入方丈之理則此道場之成壞與大衆之升墜皆吾弟之責若漢地不收秦地不管則驕縱日生壞法亂紀之罪日起然後從

新整頓傷鋒犯手之處日多此今釋所爲灑淚刻心爲吾弟老實申明者也時出云吾弟欲俟老人來請其重住丹霞今釋尚不重住丹霞況天然老漢耶又云老人書來不會言及此事此事本不用老人言及若用老人言及則今釋之住丹霞與出丹霞皆須稟命此非從上坐道場體式亦以此坐道場者作地方除官可乎

又

手札到喜極欲舞吾弟於嗣老人之孝愛愚兄之悌愍大衆之慈一舉皆備矣今釋宜船詣法座率衆拈香以與諸護法有成言濟加持息壤在彼難遽歸也特遣業勤打供代今釋行禮此間事畢還山更設一席與吾弟對啜不及其他何如薄儀致賀非敢落世諦中所謂恭敬之實非此莫表耳祖衣白拂寄爲登座之用古人有以上賜法衣遺弟者愚兄薄福難邀上賜但以內外護所供得吾弟身上常披手中常舉皆足爲檀越增長福田幸納其誠不盡

又

得手示澤西堂入山甚爲喜慰吾弟於此有善巧成

就之功亦正得道義天倫之樂也世風薄惡卽吾法中父子兄弟常如寇讐則友愛之情足以挽澆漓而還之淳古大抵使衲僧風規端素和雅必自丹霞始耳

又

一峯空歸亦事理之常且語之不消著忙但攙得身心幫箇住山翁十年五年道風自然遠播不愁四事不具足也卽門庭冷落正爾無礙今釋一身做化主時卻似熱鬧做堂頭時未嘗不冷落也

又

豁大來得手書極慰老懷竹君自是快人可愛可敬也直指每卷後列銜但今釋已作前序吾弟當作一後序爲緣起具述竹君高雅爽朗之風更有情致刻成裝訂與豁大贊送也斗母殿上梁文或可抽思一助其興竹君於此定要莊嚴非鎖屑會計者客堂前定基墳卻三角池甚是但面前地太窄須連磨房地併砌成得二三丈寬深便多費些石工使寶殿莊嚴明堂爽豁乃叶其本願耳青雲菴告示乃兩處成就之者可速遣人諭之勿遲豁大念頭甚好此子宜從大處起見非專從自己生滅者庶幾菩薩種草已極

歎賞之李太尊頃在南雄接米何乃往韶州錯路耶
來示徑作一人情極是研老又有書到今以數行候
之併備一禮見意而已圓淨去卻即已不必更遣人
來多一番周旋大抵今釋人緣亦只如此不盡干此
輩事也烏米不必更製聞印書已得百四十部便將
百部於月初發來得伴即行遲速如意若有伴而更
俟書便失算矣頃因棲賢之信亦欲早往廬山過去
可痛現在可慮亦如吾弟意也

又

八月廿三日至嘉興九月廿三日往平湖孝山窮極

無由踐約坐七十日同人相助得五十金湊上路費
所餘以一百零七兩請得正藏矣續藏尚須四十金
送回盤費亦須四十金正在料理不徹也吾弟近履
定知清勝大衆安和道糧不致掣肘否念念老兄以
一念之悞投入金家生下子女朱孔暉夫妻只將三
箇女兒賣了八家結下訟事雄者逃走雌者乃至劫
掠寓中行李而去又以一念之悞讀書登科第欠一
至親債千餘金其孫窮極持七百餘金欠約相還念
其苦則不忍欲救之則不能於此有生生世世不作
俗人不作讀書人之願亦攻玉之他山石也去年歲

歙常鎮一路榆皮俱盡頃再走數處料理得藏事成就送回丹霞恐在今秋之杪矣角子去冬結制並無錢糧大是狼狽一麟際朗來廣城化緣便附此信縷舉俗緣供吾弟一笑其中尚有零星淘氣處然心眼正自脩然耳下江叢林風氣不堪著眼楞嚴有請住之舉已力辭之幷以相聞

又

藏船發後十許日即過吳門度夏於半塘壽聖寺惟乞米耳此外不開因緣之口不投一刺於貴人之門也五月末感冒愈後兩腳發腫至今未消自是衰年

本等有欲爲覓靜室者語之云第一要境界好第二要不費一文錢第三要主人不著相此題出後便難完篇即有交卷者亦被塗抹矣來札云早發南還之棹道人行處何事纏綿耶只吾弟行乞羊城今釋以爲不必蓋古人坐方丈惟以提持道法鍛鍊衲僧爲事有謂今年田稻無收我都不憂只一千衆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人會得是爲可憂此眞法王標榜也丹霞向來門風做壞務以豐足爲安不知此間眞正叢林稀粥薟飯一日出三五次坡坐六灶八灶香客來最盛六椀菜待客僧尤簡畧亦未聞有驕縱不

守規矩者惟丹霞僧不宵出坡不宵坐香不宵睡長連單不宵奉行堂頭約束其最可恨者只要善知識出門化緣自己安坐喫用且乘正經人不在便以私滅公驅除異己爲做房頭散十方張本此皆今釋起手引壞後來稍欲掃除爭柰老病掙紮不來所以負疚法門退謝師席惟吾弟力追先德之風長作箇住山翁到飯盤不繼時何妨散衆若有不肖敗類說詹歸當日在山上親自化緣如何若何立刻趣下山不守規矩立刻趣下山總教人議論者箇新長老不如老長老詹歸長老有因緣吾弟只站定胸跟不動五年十年門風成就追配古人足以挽末俗之奔競救今釋之愆尤其感激何可言盡耶且丹霞積習未變堂頭下山久必乘機竊柄以恢復舊日汚染到得吾弟歸山整頓又傷鋒犯手不少矣化緣一路易壞學人心術卽如今釋十餘年穿州撞府隨從諸人竝無半箇長進者今釋不怨不尤自艾自悔蓋實實見其悞人然當年發意本爲老人身爲弟子身爲當家猶可稍解吾弟已居方丈職當教人不可更蹈今釋覆轍也且丹霞僧風卽善知識終年累月化緣供衆渠亦落得坐享了逞人我爭是非以爲例所當然必不

生慚愧心說我輩不合勞苦堂頭我輩也合供養三寶我輩不能行乞也合修行則吾弟雖極苦行供衆亦只供得些壞法亂羣之僧亦只壞了法門亦只孤負佛祖願留意將鄙言通前徹後一詳思之如今更有一種明欺吾弟與宰官寡交便說某甲發心去某處某處托鉢卻須幾封薦書入手料吾弟無以應之落得說了大話又對衆揶揄云若是澹歸和尚在這裏定有薦書定能成就得我行願此等皆姦人秖欲逼得堂頭親自出門自己好在山中結黨做巢穴吾弟待渠開口便與一推山僧藥得一生門庭冷落汝等愛熱鬧便向熱鬧處去爭奈我何直饒此輩都走散了有得幾箇眞實幫住山翁底從新做起尤見吾弟妙絕此乃法門中流砥柱一粒還丹還元氣於無何有之鄉者也高識以爲何如

又

制臺書到山只合令職事僧具一稟摺云澹歸和尚於戊午年六月出嶺請藏至今未回誠恐遲悞理合報明則一了百當矣今相尋於數千里之外往返動踰半載豈不勞而無功今釋自去年得病愈久愈深坐而待盡不作則孤一峯遠來之意作則不減生軀

脫殼之苦也斗母殿碑須候將軍鑄像到時一併詳記當請其主裁不必亟亟今釋本非安靜之人拈弄筆墨亦性之所喜然病入膏肓形神俱脫一步難行萬念俱冷漸登前來已是一場狠藉所以再四丁寧勿復相逼吾弟乃視如逼套之談耳有生必死有聚必散人之定分縱不能太上忘情至於老者安之料吾弟同此懸念也承惠黃麻布海膽盃俱附璧隨身衣單早作估唱觀矣更留此長物何爲況業勤來已領貢葛香根不應重疊貴事也涂英伯六金陳長卿二金前已有書留供方丈今併智篁齋儀付一峯齋

繳吾弟憐愍亡僧只消令庫司備數品蔬食如常持誦足矣此等禮數恰似澹歸與智篁是箇的的親底殊不相應也章侯書黃皮蠔既怕是非即留於此間聞祖墳被人葬壞傷損人丁吾弟稍爲動懷果然乎當日琉璃王殺釋種三十萬人世尊惟有入空三昧耳吾輩於俗諦力可爲則爲之不可爲則以此生善根功德升濟神明而已欲言無窮力盡且止

又

竟不能復與吾弟相見豈非分定耶金剛讚一幅乃班學士番書奉上方丈鐵鉢一口相從三十年矣特

以遺供石鑑兄集已爲編次值病未能再閱令善
孝賫歸幸吾弟法眼更一確訂也編行堂續集蒙并
往料無付梓者庶幾藏之名山耳明史貫通史學殊
有可觀望愛護之勿致埋沒借常住涅槃等俱遣送
還欲言甚多力竭而止惟爲法門爲衆生自愛

與棲賢角子龍和尚

漸登去曾有復言想已達矣十一持手札到具悉老
人納福諸兄弟各安好甚慰某行住儘可隨緣只無
如此一雙空手卽所云吳門靜室大須拮据亦只是
一派空言耳十一來卻又硬差排作丹霞化主天下
無不散底筵席不可離了丹霞常將一條繩子弔住
也仔細思量澹歸是銅板刻定一名化主除卻化主
更無絲毫用處向來頗亦甘心然老了病了亦須討
箇長假如今米貴如珠開口向人人皆不顧撞著不
知痛癢之流如此擺布直是叵奈叵奈某自出嶺後
益不見一宰官卽有舊交送督撫幾封先容竟不投
進請經嘉禾有以先容劄子屬郡縣者俱原封納還
亦是僧家理合如是目前許多貴人豈知冷灰裏有
箇澹歸若他人不爲緩頰自己不肯趨風敢保沒有
站腳處吾僧家眼孔淺便伸長頸子說澹歸自有許

多當道相與只一開口便可掘開寶藏豈不可笑笑得久了不覺口酸更借其歸供老弟一棒腹也老人座前爲某代一語不敢獻書

與澤萌遇大師

一生閱歷世界遷流不少此回亦是司空見慣只老頭兒沒氣力不能作壁上觀時復於枕邊聽耳窮到沒攏布處欲遣候雷峯都不可得副寺到接手教具感垂注之勤痔疾已愈然老病發歇正自無定任其去來而已天台無人遣僧看守幷催一工人伴之丹霞左右巖洞有當尊意不妨直示亂時總爲俗漢占御亦復生起是非若道復一箋博笑諸不多及

又

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卻向夾山蘆甕裏淹煞古既有之今何不然小詩見意幷抽集請正非敢云成禮只丹霞早把天台路頭一徑掘斷倘於老人鄭重付授之旨深有當乎晤對非遠此不多及

又

三人同行忽分兩地情懷無已彼此相同聞移居毘盧閣極佳彼中涼風乃其故有今釋此處卻有千尺

寒冰窖九格熟蒸籠并日並到不少寬假豈能與吾弟披襟共話消此長夏乎

又

不見不聞絶妙古方不特御病延年亦足坐登聖果曩來亦曾合了御被同行分喫去輪不到愚兄一粒今當藏之荷包私自服食耳示及閱藏曬經法足爲後來標榜此可徑與方丈議而行之何乃詢可否於已去之人耶惟僱長工一說可以不行十方叢林供養十方豈有本家得法大師而有喫閒飯之說今釋向來會有此等舉動蓋因自己料理不欲自己受用亦爲耆舊逞微勞而視常住爲己有者下此一鍼此後若有說澹歸在此如何若何即鳴鼓而攻之其說申明已久矣

又

藏願既完即放出舊日迂板面孔不似做化主之圓融以此到處落落難合卻以此自喜也承示料理後山二百餘松樹五百年箕踞其下白眼看人不妨添作寶掌千年爲吾弟自受用三昧也出嶺之計亦且收起滿鍋小米粥夾些大米早是挨擠得不見徒辛苦耳今釋順風遊戲住即不行行即不住望七之人

時時作死想而不作死在何處之想再回嶺南不再回嶺南亦無處更著此一想矣

與塵異但大師

牧馬童子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引得黃帝稽首問道若遇新安牧童更須喫痛棒始得老夫耄矣孤負老人付囑喜見英俊爲吾門昌大不禁起舞也小詩請正幷寄拙集一部非敢克賀或可與春禽秋蚓共一賞音耳廬山定在侍行相見於相江凌水間知不遠矣

又

好師友遊佳山水自是人間至樂然非大福德亦豈能受享老兄卻向民窮財盡處看蹙額攢眉之態百徑千蹊自旣登門唾罵提婆達多陷大地獄自謂不減三禪天樂老兄自視亦豈減三疊泉之遊耶然爲山水之遊者易爲風塵之遊者難吾弟謹識此語莫道癩狗不美生天也遊記筆力開濟足以發揮靈秀但未講於體裁耳忙中趣筆看去未知有當與否特因下問不敢虛雅意想能亮之不多及

又

辭楞嚴之請蓋以老病偷安詳思之未爲至當蓋般若流通之地近來內僧外護視爲奇貨已大壞不可救矣某減得十年結幾箇信心護法撿身捨命不避勞怨徹底清楚挽回一番方是正理今之力辭雖不同於流俗然負愧於菩薩家風矣吾弟莫便道此是救時正著也飽食或至於殺人而終不廢五穀庸醫或至於抵罪而終不廢七方若使受請如法住院如法規繩如法舉揚如法堂非末流一大砥柱耶吾弟年志方盛老其材以待用可耳老人所云與汝志合者且莫草草東出扶桑之日與西北崦嵫老相似可不洗然警發乎文字忌凡今此刪改已大合格矣朱徵君傳豪邁復明淨可喜也藏船行後某過吳門度夏遂病於此兩腳浮腫乃脾氣極虛耳結茅一事絕口不復向人蓋吾輩所宜乞求者惟叢席十方三寶之緣若一身住靜不宜煩聒倘遇知己無害商量今了無所遇但化米使不至饑餓而已一草亭承許逸老買山相待寧非勝事白地上建立亦大累人某復空拳不耐經營土木則歸隱匡廬尚當聽之後緣也三吳久旱卽擬逃荒未有路費或可沿途抄化耳或疑澹歸一變遂至僻錯某以爲圓融則索性圓融僻

錯亦索性僻錯直到水窮山盡便休耳

又

去夏得病日久日深頃承當湖諸公相留每月認供米二石銀二兩且可不憂餓死乞兒見小利欣然聽之入秋再作計較也老人座下候問闊疎蓋自行既難遣使亦不易窮境界病境界時時煎逼有人憐我老困風塵有人怕我終無著落只堪付之一笑若遇事便厭乃是老年本色某近來尤甚至奐一峯作無常殺鬼也辛苦一生極思休息仁義道中往來候問皆不耐煩閻羅王拏蔡清錯拏了債精喝令放回陽間債精曰此處卻好躲債愚意亦如此矣

答一超道友

再發來貴友書卽付侍僧一併收貯不致浮沈也長塗客況屢承注念具感愛厚肝火久不發頃以長行料理驅策不前未免更發然肝火自發心地自涼此間無木火相生土水相尅之說也別緒甚多到明年春末夏初料可少慰山靜太古日長小年吾兄自愛用三昧當相領畧率草奉復不盡欲語

又

手誨至殊慰遠懷然諄諄商酌猶是戴君定未到之

局今君定已到已畫蛇故不須添足也承惠藏墨線絲極感雅意然弟非久於人世者幾件舊衣卽散衆一具臭骨頭付之烈火受此長物固無所用之謹付來僧璧謝非敢自外樂弟所寄亦發還也欲言頗多不能多動筆諒之諒之

又

聚散短程去來恆理吾輩有死而不忘者亦貴自保而已舊磁器五事寄爲幽居館飣之具嘉定竹臂閣一枚舉似淵明不妨見把菊東籬風致耳惟順養天和致信上乘餘無可言者

與雷峯兩序

空山多病久疎晤語相念可知聞老人屢欲來山爲諸公懇留而止此雖愛敬至情不能自已然雷峯時有震驚大衆分番守夜則職事旣多辛苦老人又少安恬而丹霞天險寇無仰攻之勢通宵高枕人無擊柝之勞理亂不聞安危懸絶吾輩有一珍重之物尚思置之穩密之地豈有以弟子事師而置之不穩不密之地者乎雖龍天呵護然於人謀未可謂盡善也今後老人欲來諸公便可護送若太平有象苞苴孰蕉香扁舟奉迎某不妨隨侍總是老人道場任意遨遊

則吾兩山不必更分界限耳言出衷素採納爲幸

與旋菴都寺

別後匆匆都未通候爲歉日來想益清健丹霞只如常但赤窮耳古人云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然窮可以堅老不可以壯兄是老而能壯者可有單方見示乎記汝歸雷峯甚好因其行附此

又

兄來時山中雖窮局面尚可支撐今則郎當不堪矣一生頗捱得窮苦只有這箇門戶有這些大衆直是逼拶殺人也聞道體近復多病然經營常住正自費心我輩不宜暇逸乃是自家招得者只澹歸多了一箇堂頭名色處非其據便生出無數嫌恨來如今思量退院仍舊做當家克化主修供養法庶幾相應終當以兄爲我師表也老人分付雷峯油分半與丹霞此衆何修何以堪受令職事人春米三十石寄去稍免慚愧尚圖報答更看機緣耳知卽死於公事此福德儘勾來生受用但眼前少此强幹之人爲當仕惜厚惠敬領無以相酬尤愧

與應物監寺

惟進殿主來具述雅意卽爲落葉納去盛儀藉塵蓋

請文備禮所以見恭敬之實雖爲古今通義而作文者之辭受則有分矣今釋於仞千大師兄弟之義死生之情銘塔故其分內則有不應受者在雖絲毫不可受也若因其不可受而遂不備禮則請者之恭敬亦無其實此老人之諭與今釋之辭並行而不相悖也老病廢學恐不足以發大師之光明當呈老人改削乃書丹也

與願海

寄惠篆章佳甚自題數語早已說盡不消澹歸添足此後遇筆墨稱意時乃用此印餘不輕用也卻有一說澹歸老矣不知更受用得此印幾時願海公何不早與我此時遲了也須痛與一頓須痛與一頓願海非無好情只是筆力到此時纔進進得遲了也須痛與一頓

與解虎都寺

都寺但總大綱稍覺閒適吾輩老矣不能大歇亦須有箇小歇分兄且留意藥餌周旋這箇殼漏子臨池弄石以娛晚景細楷多書亦宜謝絕也還山未免爲方丈二字多些躊躇乃是自蠢所招想得脫卻此地有人冇供給我撿藏庶慰餘生至願若無此便宜事則叢林中冇請我做箇訓蒙先生博些子書儀辦藥

喫盌現成飯過時皆所樂也兄謂我此祈嚮可得遂否銀調羹一枚寄賀克飲食之用聊以見意諸不多及

又

比來起居想當康勝六十外人只覺病一次衰一次昨小小感冒亦復不堪聞公尚能爲舊債奔馳眞所謂身弱而心强矣石吼云大林已問得碑石向令弟取價不可得而止阿閣世王爲太子所禁僅於半果而得自在若要明王道關異端省寺院僧尼無益之費則第七公亦不妨得一頂大頭巾戴可賀也時事紛紛深山中亦復震隣江岸鷓鴣只向踝腳法師奚落亦自不聞不見與之爲無窮耳

與開雲監寺

知受監寺之任極爲叢林稱慶爲善知識座下當家第一調和大衆於人我是非未起之時潛消嘿化此必細心兼有大量公一向見機圓活有些善巧方便足以勝此職也領起各職奉行堂頭教令勸發僧俗供養十方三寶稍有外患便以一身擔荷上不驚方丈下不累同住具此四者當家之道業成矣此皆非公所難澹歸所以喜而不寐也程嗣爲公做件衫子

亦願公如此千絲萬縷衣被叢林也

又

監寺以來賢聲滿耳此皆公菩薩行願所發現爲增上福德之因極慰老懷矣得手書并領雅惠知惓惓不忘山中病叟且感且愧近來已到囊底頑空境界澹歸本來面目見矣卽令侍者以其半買燈油時一照看只見釋迦慳不見迦葉富更須倩雲門一棒打殺也人便寄謝不一

又

辨祭物發回蓋大師與公等深念丹霞之窮然在丹霞亦須稍知慚愧始得之紙復承留念尤感新監寺出門借此殺渠水氣耳世態荒涼人情澹薄誠如來論澹歸不下山所見畧同然近來逃兵山寇聚而不散皆欲爲飯盌計若四山劫掠則我輩飯盌無不打破矣世有忍饑修道之人必無忍饑不作賊之人恐有土之君侯王之佐亦未易知遣禿頭沙門更不消提起也

與非世

老僧本不欲住丹霞其放下面皮收回苦誓蓋爲法門大計今山中局面稍稍清楚更得新堂頭擔荷老

僧死可瞑目矣藏經之請既是願力所存又關係因果不小前路無多風火相逼豈敢偷安而不行乎扁舟尚泊韶陽大師曾寄語遲一相會未忍恝然禪勸我且住靜丹霞具悉愛厚要以自家分內事不能不自家向前若天假餘年則請藏事完正復有烟霞之癖耳

與祖印

連日事冗未暇荅柬爲歉竹篦子偈尚未到家幸加精進待將火裏蠟鼻一指躂殺方有共語分也別紙歷敘所見境界亦且放下

與栢巖上人

賤恙未愈暫起讀令先公行狀自是一篇好文字其中於愚意有未安者恃愛不敢不直言幸察其誠按狀云皈身覺皇希心超拔乙未諱日虔請費隱尊者爲授冥戒則府君於常寂光中第一清淨位同大覺前來行履應與夢幻同觀固不足爲府君重輕矣是則一入佛乘卽世間期望眞無有可著心眼者理已較然不能易也後來卻云不肖所最痛心者府君於不肖期望最深而不肖不能仰副先志雖糜此軀不足以贖大不孝之罪及述令先公所期望者一曰學

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又曰立志經文緯武存心義
穀仁車如此修身砥行方堪治國齊家此乃世間儒
者期望耳夫出家爲無爲法最尊最貴至於密契本
心直登祖位三世諸佛讚歎功德有不能盡今兄已
云嗣法平陽稱善知識而猶云府君之所以望不肖
者如此而不肖碌碌半生行將腐同草木何以見府
君地下則似於世間功名視之甚重而於祖師心印
視之甚輕得無正信未具而有慢法之愆歟且令先
公一受冥戒卽可使前來行履夢幻同觀而身佩法
印者乃復有世間期望百倍負親之痛得無擇理不

精而於文義亦互相矛盾歟且所謂逃者蓋不得已
而爲之詞也鼎革以來寄跡於員頂方袍實繁有徒
然謂之高尚其事以節義文章坊表名教則可矣世
之闡提以此名奉善知識則善知識恥之卽眞正衲
僧亦必恥之以其等於詬三寶也而兄亦自稱曰逃
之枯禪錮於空門皆弗敢違府君乙酉七月朔日永
訣之命則尊指所重惟以抗節爲孝耳以禪爲逃以
空門爲錮是以出家比於賣卜賃舂之流皆不得已
而爲之終不能釋然於世間期望則必罷道還儒紓
青紫立功名而後可以仰副先志免於大不孝之罪

即兄出家之心未眞出世之位亦未定得無使匆觀者生假名比丘之疑而正眼者亦有妄稱尊號之誚歟今僧風日下其所爲至有鄉黨自好之士所不爲者世之人見謂佛法本無長處徒有虛夸此吾輩所宜爲法門憂也讀兄此作則佛法實無長處矣栢巖長老名家美材有托而逃其心歉然時抱不孝之恨即其所云第一清淨位同大覺皆成妄語秖是虛夸何者冥戒如果有靈則悟道豈當有恨若悟道尚不如世間期望則冥戒豈便爲出世津梁此理甚明決難兩立恐兄有負於法門而且無補於世諦願取愚意詳審思之某衰病無似承兄虛懷不敢合糊兩可作秦人越人之視故直抒胸臆仰佐高深勿罪狂瞽幸甚幸甚

與大集院主

海幢和尚到下院應一問想以老僧往省城故不遣信耳然老僧不在山樂大師在山今不相聞便致樂大師失兄弟之禮即令樂大師不在山亦應相聞於山中職事若總不相聞亦致職事人失一家師弟子之禮也兩處下院一樣疎忽皆是不關切之過特爲說明以後凡事與山中有干涉者可以類推應爲得

體也

又

大集克下院主三年十方頗傳道念凡接待往來乃佛明制福德長田宜益發殷勤歡喜之心不可卻擔閣有辭職之說老僧必不相許今因知卽上座之便預爲申明當體此意仁化下院主過三允其辭職仍不同住韶州下院主青來不待辭職遣人往代此丹霞爲法門存紀綱其去留皆不敢苟也

與時出

一切發無明是罪過惟禪回山一路發無明乃至大展九拜懇請主法爲多功德也乃知無明有好處只人不會用無明帶累無明不好了老僧於深源一峯有何意旨但看新和尚意旨耳禪自說疎懶便是薄福不干無才事何不更發無明一路耶

與大樹

來書已悉然在韶州時已畧見其意矣禪以六旬之人出家非少年不更事者其在下院相應與否亦可自決既不必過於簡點以滋煩惱亦不必過於周旋以妨道業惟斷之以理耳山中枯澹老僧亦嚴冷若能不怕非吾所拒也

又

來書已悉新舊院主交盤自聽當人本念既有收支數目不妨成禮而退也十方接待秖是一箇歡喜心廣大局便是無上福田其往來之人賢愚不等或住或去聽其自然可留則留不可留則已時有不堪著眼者正以一副大肚皮包之耳青來到山令別克職事亦自有以安頓成就之也

又

下院主接待十方用度不易老僧每不忍分其心力禪此番入山多費意旃不安然衲僧福德長短所關亦不作分外觀耳每得禪書帖無一次不及大師輒語兩序大樹識禮蓋今僧風逢惡則怨逢善則欺往往怨老僧之惡而欺大師之善惟禪此等心行足爲叢林標楊耳潮州行期若定當一相聞

又

手札已悉知禪獨力支持甚苦然到底不能覓人相助此箇道理與禪闡明已多偏矣自家有一半奈何不得別人亦有一半奈何不得便向奈何不得裏硬著頭皮頂去做得一日是自己一日福德之田世間人在酒色場中爭鬬場中喪身失命者何限但攙此

一身命在十方三寶分上迴向竝不曾錯了也

與慧石院主

昨仁化縣尊送到本府行下二牌其一有房頭管事僧納牒四兩叢林挂單一兩之例其第二牌則奉撫院批有行令各屬繳回詳停止叢林挂單僧納飣一項原行不得藉此滋事之諭蓋以叢林有接待十方之義故特加優恤也本山四下院一爲曲江會龍菴一爲仁化準提閣一爲保昌龍護園一爲始興新菴皆係老僧分差院主接待十方正合上臺停止納牒護持至意恐禪住遠不知來由爲人欺騙特此通知庶可安心無慮但宜益加勉勵使道風遠播以報佛祖之恩卽以報當道諸臺弘護法門之恩也

答自破監院

無穀可糶無緣可化叢林澹薄不足爲恥惟逼得堂頭下山行乞爲可恥耳蓋丹霞之僧以澹歸下山行乞爲成例纔見錢糧不敷便見得新和尚沒有因緣老僧退院時預爲說破倘有如此議論立刻打趂下山此種肺腸是地獄滓卽如石吼輩鎮日望老僧還丹霞別無他意秖是要老僧做化主耳老僧坐了方丈不做化主整頓起規矩來便尋是非討散火公書

中所謂杖錫早還丹嶠得以侍奉左右者亦不過此種肺腸若眞有尊重道法之心則堂頭必不下山行乞卽自欲下山行乞亦當再四懇留自己發憤向前若自己無能大衆無助捱著窮苦幫著住山合著些有志氣衲子惟道是務如今引澹歸之例憑新和尚下山便想引一拍勤修之例爭權植黨縱容些下流僧破戒毀律敗壞法門落得堂頭化些錢糧來喫了用了造地獄業若堂頭回來沒甚錢糧便一絡索道阿字和尚如何若何當日澹歸和尚如何若何一唱羣和只說因緣不重道法作此舉動黑面老漢決不輕恕莫似世間婆娘寄些相思說話與孤老道我等不忘澹歸和尚也只似不忘孤老向他討錢公且斬新做箇好人莫學石吼等心行著實信心以不負衲僧無忝宗門爲主新和尚主張法席不得望其措處錢糧須知老僧所爲是在老和尚座下做當家做弟子事萬勿顚倒欺心將善知識做箇化主看待自悞悞人千生萬劫打入惡道公怪老僧但憑見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編行堂續集尺牘之二

丹霞今釋澹歸　法造　侍者　古止　傳湧　編

尺牘

上平南親王

間氣鍾靈英才蓋世建大有爲之業是不數見之人一臣扶義領袖以挈羣賢馳伐申威鼓鐘而張八極盛事難逢忽覩風雲之作餘年易送重披日月之華未遂瞻依徒深跼蹐乃者驚聞先王遽捐賓客雖乘彼白雲自返圓生樹下而聆茲黔首共沈獨漉泥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況今釋空門三世結宇長城倦翮半枝移陰廣厦者也所恨臥病荒丘不獲泛舟珠水虔修薄供潔上瓣香禮無責貧力無求老幸曲赦於世諦之邊去不至方毀不滅性更曠觀於大道之表且也戎務殷繁重以民生顛頷或傳餐而敔枕亦操扇而投醪強食節哀俯酬下士之望撥亂反正仰荅上天之麻莫罄愚誠伏惟睿鑒謹遣弟子古義專賫手啓奉慰今釋無任悚仄

與馮大中丞

恭惟大護法大中丞從人天而下立文武之間發三

千歲優鉢之華搏九萬里天池之翼宋璟之節度南海香徹梅村張奐之鎮撫西羌風清馬廐雖今釋支離老病永懷未見之勞而嶺表凋敝軍民早慰來蘇之望敝同社朱廉哉不限方隅每論人物謂明公且自置於內外護法之先即野叟宜通問於左右執事之側瞻仰甚矣遲回久之復念靈山付囑託重既在王臣加以道樹交羅分榮亦兼桑梓法無高下寧有乘車戴笠之疑理絕炎涼豈落下諂上驕之陋是用聞名於鈴閣敢希荅響於松關里言山刻畧觀就正之勤溪月嶺雲莫寫寄懷之遠

答新安衆護法

伏以登山得主不煩蠟屐經營擇法逢人豈免鐵鞵辛苦揚眉便見似有夙因覿面相呈更無餘事恭惟大護法居士人倫陶冶佛種津梁五百年名世上元之會三交九萬里摶風忉利之門四闢卽世相卽實相兼覆有無非背人非向人全超取舍干霄紫氣拔地黃山思所從來始信水源木末尋其向去尚聞玉磬金鐘今釋滌器雷峯誅茅錦水癖生痼冷寸綆縛蠶病狎奇窮斗灰縮蚓想三十六峯之秀色庶幾遇之如一百廿歲而勤行嗚呼老矣忽承招手不覺頫心休言住院且供看流水行雲切忌談玄恐鈍置夜猿曉鶴把尾據頭虎項下始終盡善居今稽古鷲頭邊彼此難忘草草荒椷未詶密意遲遲春日載覲仁風今釋臨啓可勝馳仰之至

與傅竹君撫軍

豁大歸具感護持成就之雅已留數行於敝法弟囑其專使陳謝矣好友鄒致菴乃祖秀庭協鎮幕中上客秀庭爲將慈和廉正弟與交十七年不見其生一事害一人取一非義之財今貧甚至不能具一馬致菴亦因之貧甚其妻孥僅未餓死至不能具一衣頃

附貴標之舟奉謁倘有可提攜處幸吾兄不惜多方成就蓋好人可念亦吾輩平日所存心也發足度嶺附此不多及

又

出嶺一年相去數千里不見邸報亦不得粵東西一信未識起居何如恢剿大績已有成局否念之念之頃發藏經還丹霞記得吾兄攬揆之辰作一篇文字畧申頌禱事在世諦中而義不在世諦中蓋世諦中人非但不能亦不知也掾揚盛美極有漏落處然使掇拾無遺又落世諦豈吾輩所取耶

寄徐浩存方伯

月朔曾有數行以保昌別立僧戶上懇想惻隱之心不惜護持也會董令親益悉道履勝常但仰屋之苦無由脫然爲之歎息兵多地狹民窮財盡當復如何詔城數十里殆無片瓦余檢白骨坐臥小舟一月餘大兵往梧州亦被奪踞入下院頹垣敗壁值風雨寒甚如凍餓於破瓦窰中庶幾與斯民分痛耳然較之仰屋微有緊慢蓋余之苦無人煎逼吾護法之苦則有許多人煎逼也春杪出嶺請藏後會未有定期相去益遠可勝菀結惟爲國爲蒼生珍重自愛

與陸筠修方伯

連日讀大刻不禁頻首快心今釋每謂作文只說得自家意思明白痛快便休如今人只管商量左國如何若何史漢如何若何唐宋八大家如何若何將古人衣冠作自己面目亦太不俊氣矣文之妙者只似說話此筆端有舌之註腳也但沒有幾箇得到此田地忽然見了自別有一段歡喜踴躍耳乘興寫得一篇請教非敢謂可以作敘亦只要說得自家意思明白痛快而已不妨一笑置之也

與王仲錫臬司

別來許久候問殊疎老病支離想蒙垂諒頃至海幢聞堅推憲長之請可謂特立獨行非時賢所能企及矣弟於吾兄剿賊之事極所心折每以當今節鉞之選屈第一指破格用才不可望之此際而惟利是視日甚一日有品有識者故未官隨波逐流於此又爲心折耳偶成長律大似習氣未化然世道之憂亦不獨有位君子之憂也

又

世局雖更人情猶故丹霞乃至不能修候臺端蓋病

則懶於作書貧亦艱於遣使也頃爲大衆嗷嗷走南韶兩郡望空啓告而檀越不見能施之我化主不見受施之人世間不見所施之物直是親證三輪等空境界便還山矣然有不免過計者此稱維新之時而有不終日之象蓋兵愈驕將愈懦賦斂愈繁民生愈困也各縣派米已於一年中納三年之米送過庾嶺者每石費二兩有奇至於賣妻鬻子各縣派夫已於一年中用六年之夫送過庾嶺道殣甚多至拘留軍中不遣喜亂之民挺而走險其無能者或死或徙即如丹霞所有薄田佃丁逃亡拋荒强半則徧地情形大槩可見若章貢不下轉輸之役勢不得休又豈待其君子化爲猿鶴而小人始化爲蟲沙耶出世間之饑飽常視世間之安危深山病漢坐而待盡理有固然不知當路諸公救民水火者何以解此益深益熱之苦耶吾兄以菩薩心肝具救時才畧久有悲愍之懷輒因風便聊寄數語然今日挽回之權不在文吏亦不由臬司即方伯公仁心爲質仰屋難籌亦僅可付之無可如何耳放筆太息幸勿爲外人道也

又

僧還得荅教具審憂時念切天下事未有可言而不

可行者其至於不可行則權籍不存也使吾兄提衡數千里獨行一意必能爲子遺解倒懸今託空言於一世幷不獲息勞肩於一身此苦豈堪與彼蒼共訴乎禿頭沙門秖顧一牀一鉢此牀故與世人共安危此鉢亦與世人共饑飽山中病叟於寂靜中彈指歎息依舊不出一牀一鉢之見耳大集快讀樹林水鳥聲中忽聞橫空天樂雖無薔薇露濯手然香清茗潔之餘時一唫之未爲唐突西子也

又

南雄晤白令親謂奉候不遠今乃不下南海而出西江蓋事理宜然耳粵東非卽安之地每恃吾兄爲江左夷吾然權籍不存爲復柰何人事十分抵當不得天意一分天意十分挈帶得人事一分乃人事之一分十分早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吾輩亦盡其在我而已知道駕常過海幢共話以超逸絕塵之姿探沒量大人之道豈復冐讓昔賢一聲霹靂豁開頂門有此消息不妨垂示使我聞而起舞也客冬寄惠甚愧重疊幷此陳謝

又

聞有愛子之戚至情難割幾於痛不欲生未能奉慰

爲愧父子之恩故是世間深重然實一期之緣短長多少皆如幻觀耳吾兄盛德坐享三多理所宜然然孔子大聖止一子伯魚先死惟一孫子思更無第二孫吾佛止一子羅怙羅七歲出家亦遂無孫玄眞子紫芝翁皆無子不可謂皇天酷罰況吾兄尚有公郎即以孔子自居未爲報施之爽何必區區銜悲無已乎吾兄自視此身當有大於愛子者幸勿過傷以招陰陽之患也頃出嶺請藏并此告行不敢言別蓋未欲與梅關斷絕策杖晤言應有後期耳

答陳階六叅藩

至嘉禾請藏事訖即擬走山陽奉訪話四十年契闊病於吳門復過雲間盡力討得鉢盂兩度濕以此蹉跎忽得手教如從天而降喜慰無量大壽自當躬賀然窮途殊費經營幸且見寬小古文率成一段白話仍是舊時頑皮故態閱之想爲絕倒耳頃又去雲間矣腳跟無線長被俗漢揶揄道是老困風塵今將赴黃山之請聊以遮眼若此緣不就則淮揚一帶皆吾風塵中之一塵也或徑來作月餘盤桓亦未可知但以口腹累人更莫預生厭倦拙集俱盡此一部原留以奉獻者謹附來使馳納雅覕拜登寸芹莫展旅次

如洗幷望垂諒

與戴怡濤憲副

前讀大集卽擬題數語於後以賤恙遷延近來空山無事輒復抽毫自訓宿念荒落久矣殆不成章然未敢自匿其醜非謂足以發揚萬一亦見論交好學之懷雖老病尚未衰也聞高涼有變吾兄吉人自不墮此塗炭未審借才復在何地乎監寺還山具述愛厚惓惓益深感佩拙集不應問世諸及門爲災木之舉正是叢林抄化資糧耳遂損廉豪良以增愧風便暫謝

又

荅敎至山具審起居如宜展誦之次涼風透腋暫若披對可勝慰仰吾兄於吏事煩劇中寄託蕭遠時露出塵之資所謂自是君身有仙骨也拙詞呈去豈免布鼓雷門全集刷成自當續致特以覓紙稍難尚需時日耳黃參頒惠乃近來希有之物此眞意重如山矣今歲三春未成一字承示爲苦思添津正恐孤負不妨向看病福田迴向也茶筍獻新愧不能佳

又

拙集刻成弟卽度嶺矣丹霞道場已交付敝師弟樂

說和尚卽囑料理一部寄呈此番出嶺補本師老和尚七十大壽兼了藏經之債捧藏而歸當策杖奉謁作無邊際劇談未知吾兄有此閒工夫否只弟退院老僧了卻此二事除卻閻羅王來請更無一刻不閒也倚舷草草未能盡所欲言惟祝順時珍攝爲嶺海蒼生自愛

又

出嶺匆匆未遑謁別但有依戀入春伏承道履勝常佇聞殊擢以慰遠懷謹因棲賢化人之便端勤奉候幷有懇者江右諸郡南康最貧南康諸山庄廬最貧庄廬諸刹棲賢最貧積此三紊之貧而敝法弟角子禪師於此領衆結制東坡滑稽日供毳飯幾使沒毛驢盡作溝中之瘠亦仁人君子所深愍也一麟際朗托鉢嶺表尚恐遠水不救近火弟爲發告急之書幸吾兄稍損廉稟以救之貴屬縣中有可勸導者更賜數函先容俾之滿載而歸起死肉骨眞大功德主也旅次未盡覼縷近作橫卷聊克一刻之談

與曹秋岳侍郎

昨敬老見顧具述吾兄高誼欲爲弟覓一靜室翁振老云有一處現成甚便擬與吾兄相商別後思之賤

性隨寓可安出家以來惟三寶叢林事乃上緊耳此何等時耶卽吾兄近來拮据艱難之際弟豈不知若以一身便安而致護法費累非道人之心幸且置之弟料理藏經乃是正意倘得完成去住亦尚未定自可從容斟酌恐諸公以好我之故急於倡論先此奉聞惟察其眞切

與查王望給諫

臨行爲筆墨所累竟不得抽身面別至今猶歉仄也委作令先堂太安人傳已落藁書橫卷專遣侍僧齎納衰老廢學無以發揮盛美不足存也名園題額輒作兼山兩字并一跋請正亦有少許佛法奉贈然皆吾兄四威儀所自有也何時更續晤言臨牋悵惘不盡

與戚朗園給諫

衰朽無似過承護念傾耳則風生四座捧腹則香流七日所謂分外之樂不易消受者也席間雅論不欲使老年人有奔走之勞此種至情滲入五內纔一舉起便覺玉山座上大似靈山儼然未散耳頃赴桐谿石門舊交之約仍還郡城遣侍僧走謁亭所領圓滿淨檀率勒荒函奉候起居此後三吳山水任意遨遊

典到相尋尚可更圖傾倒耳

與黃伯和內翰

昨承黃山之招遂有率爾之典蓋以公函鄭重不暇致詳比聞八水禪師在彼住持八師爲一方知識主徒領衆歷有年所諸護法別請今釋而晏然受之是驅除八師而攘其院也日來諸方頗有新舊住持爭一院子鬬諍不休爲世間有識所笑今釋恥之豈宜身蹈覆轍以違素志謹再拜辭謝惟道兄知我愛我以德卽爲鼎致貴鄉諸護法立止此舉以安愚分眞護念菩薩矣至今釋衰病日深飲食不進行且溘先朝露有辜付託盛心卽八師不住亦請另延名宿無使隹山水勝道場遂致凌替以重今釋之愆言出肝高千萬照鑒不宣

答李研齋內翰

臥病嶺頭日與寒熱爲伴侶出關請藏不覺濡滯得山中信知台駕暫駐河頭碧未能趨候徒有悵仰承示旣已了悟則今日之澹公和尚必不迷在昔之道隱先生殊不知今日之澹歸已迷澹歸豈有在昔之道隱更見道隱者且共置之不足復道也賤恙未愈稍俟秋涼縷縷不盡尚容續布

與徐健菴太史

寓跡半塘遂踰五月重荷護持稠疊感不去心衰年善病腳氣方劇瘧鬼復侵精血愈耗高噎漸作顧此頹累知不可久已決意還廬山歸死於叢林師友之手藏骨普同不更占檀那寸土矣前承高義爲住靜勸導今既理行策不敢過費淨檀併致鹿公收回題冊惟是種種法愛於龍華會上別有消歸老僧薄德未能仰報但有沒齒不忘而已本圖晤語病不得前專此奉聞臨箋馳結

與陳長卿太史

頃來珠江卽入雷峯候本師老和尚數日當還海幢聞阿字兄與張葵老同行月內便到更一俟之盤桓數日卽返棹矣奉違許久擬一晤言然不欲更入老城想吾兄深悉衰年減事之意也賤辰過辱佳章錦帳之錫尤非薄德所堪拙詩志謝并以志愧幸教正爲感梧州詩偶得之敝篋中在家時稾皆散失此出家公據也災木未爲分外并奉一笑

又

承賜問一詩用十灰四支五微三韻古人有此體否古人竝無此體蓋自唐以下用沈約韻我太祖以其

音不正特命宋濂諸臣改訂仍奉御裁刋爲洪武正韻一書頒行天下凡館閣制作皆遵之弟所作詩用正韻者十之九或與同人唱詶彼用沈韻因而次之未嘗自用也此詩在沈卽爲三韻在正韻則一韻耳學士大夫不可與莊語沈韻本出吳儂元未確當秖因唐以詩取士以此爲禮部韻有出此者不得入彀亦如時文之用朱註倘自具眼目豈眞奉爲不刋之典其靡然而從之者直以利耳太祖雖改正然不以詩取士不以出韻爲之厲禁卽以天王之尊無由責臣子以同文之義蓋利之所不在卽義之所不在也

山人墨客以詩盛於唐稍乖沈韻便違唐體其悍然而不從又以名耳名利之所趨狂瀾東倒眞是眞非有所不能障大抵如此弟素不喜沈約之爲人又不然其韻案頭不復置之蓋當吾身而爲詩旣不與唐之人爭進士之利復不與今之人爭詩人之名何苦而不用正韻卽使世之詩人共相嗤點不過斥其詩不選斥其人不比數於靈徹惠休之列而已復何苦而用沈韻耶執見成癖久已忘矣忽因吾兄下問輒復抒寫以報想閱之一笑爲狂奴故態也

又

出嶺亦欲與吾兄話別然不欲更至珠江多一番應酬也丹霞寄到荅教距度梅關已閱一載雅懷篤摯復損賜儀感怍無已拙集獎許過分弟於四子亦與吾兄有同好蓋有一二分相似非能得其全也似處近於四像不似處便可謂之四不像矣衰年多病怕住道場近來做堂頭大似道場一隻守門犬即在門裏喫一椀飯也須幾回搖尾況門外耶若有力量亦欲翻轉面皮挽回末俗爭奈年運已往且打箇筋斗轉來再作商量耳藏事已完隨風遊戲南北東西腳跟無線脗語之期正自杳然丹霞僧歸暫此稱謝未暇多及

又

僧還得荅教具悉道體勝常窮悴二字乃吾輩本命元辰不容即離豈容取舍即眼前吉凶亦非趨避所能著力吾兄以力不能遷而得免何必更向塞翁討開示耶承示令孫聰俊極爲喜慰世濟盛德固宜有此爲高大門閭之慶也踏莎行一闋聊以應命懷中本無疋錦豈勝剪裁近來欲了俗下應酬一近體乃至竟日不成大可愍笑吾兄憐我五無詞豈知賦此一無滿江紅俱黑乎一歎一歎

與公絢兄

老病之餘忽得數日奉談笑皆幸事也掃室讓牀授餐操藥情文濃至如此而弟不能久住蓋麋鹿之姿眞以長林豐草爲適耳吾兄比來想益精健見飲食不弱知中氣未衰若看字稍難責在腎水但屏去女色則目力自復期願之壽固在掌握中也聞詢及拙集無力乞求辱注念輒賁已刻數卷呈覽奉商也

又

石吼還山賁到刻資費吾兄盛心不少且感且愧弟一生爲文字所累今復以文字累人豈非造孽然結習所驅要不可避徐文長身後乃得袁中郎發揚而弟於生前便有吾兄授梓較之古人所遇爲過幸矣頃已完二十六卷尚有十六卷畢工後先刷以呈開卷時定有一片化主梆鈴聲震耳乃古今文集中所無不妨另闢一世界呵呵

與黃端四內史

久不修候每以疎節自愧伏承尊目全愈此大慶也弟老病不堪扶策日與藥爐爲伴一箇叢林百餘癡衲子殊難支應輒欲棄去卻於寂寥枯澹中得些太古風規山鳥呼更松濤答響又有翛然之處覺甘苦

之味亦自相去不遠耳人便漫寄以報知己山果少許并克空山一信諸惟努力安攘遺我餘福

又

耕市震驚則山林亦難安隱所謂世出世間無二相也承示病臥中猶視簿書吾兄以爲絕奇事弟以爲極好事隱權說中具述二種功德弟所相期不淺粤東民困已極吾兄於簿書中時出救人手眼豈非世界之大幸耶武夷茶清河參皆遠道難得之物高誼下頒感此衰朽比於東坡所得扶劣膏抑又勝矣感謝感謝

與汪漢狨水部

衰病之餘又得幾番談笑皆此生難得之事以後或斷或續總付之前緣矣此行識朱監師知兄傾服不虛公絢云監老頗惜弟入了佛法中弟又惜監老不入佛法中彼此相愛誰當放下弟做過儒來監老不曾做過佛卻須放下呵呵廿一史已致之鑑湖矣此是熱鬧東西硬差排他到空山裏亦不甚相應然他在世間都置之高閣與空山亦未始有異同也人便輒寄茶笋少許

又

七十四歲六十四歲同閱此苦世界吾兄早出世十年多十年太平之樂此後大家再活得一二十年亦恐不見太平則澹歸便輸與漢狆矣杞人天墜同屬此憂然當其未墜憂固無用及其已墜憂亦無用到不如癡漢子日裏三餐夜裏一覺落得些便宜也

與吳孟舉中翰

語谿十五日獲傾倒於吾孟舉自謂得未曾有別來尚有朝霞鮮采映照目前也黃葉村莊一詩纔落半葉爲應詶所隔頃來續成請正工拙非所計亦見茲遊之不可忘而已

與張皜亭中翰

侍僧還得荅教以白衣菴藏經見託攜歸不欲錯因果虛功德具服護法至意前所以不允頓覺之請蓋以其心行不實既欠經坊債又欠旋法師物未還恐致貽累若仗鼎諭與之結絕則亦不敢不任勞也丹霞藏經已得圓滿前貴鄉題數尚有未收者可移爲白衣菴藏經之用今釋非借題撈摸之人此在吾兄主持分擘耳卻有一案決須辯明者頓覺指稱敝法兄阿字借渠藏資二百金數千里外無從質証乃取其所寄白衣菴及海幢之書柝而觀之其與白衣菴

主書云謝澄波所借分毫不吐張賢若不知去向高州緣已成畫餅海幢和尚在金陵所目擊者並無阿字借銀之說其與海幢書但稱世態艱難苦力數年方得成就絕無借銀致累之意并無此間尚欠經價之說若海幢果欠渠銀正好借此間欠債索之速償何乃一言不發耶阿字兄與其師祖契厚愛屋及烏託重於令先公本出一片熱腸今反得此無根之誚且此藏本是令先公成就書中竟不一及以慰阿兄之心不知渠更欲將此項錢糧開銷與誰氏之子耶憶渠於壬子初冬至丹霞口稱張謝二人許爲請藏

領袖不知其能踐約與否今釋語之但辦志誠自有緣法特示以偈有莫看張莫看謝自向衲僧看活計之語且爲渠撰募藏疏文渠不出此冊到平湖沈融谷諸公處妄稱丹霞請藏索其薦書或見與丹霞無交者便稱海幢請藏及聞今釋欲來貴鄉始至郡城一見卽面詰其虛誕稽遲之過渠便欲將藏經交付今釋載還而自在此化緣淸楚旋法師欠物今所寄海幢書卻云卽欲回來因丹霞和尚留待明春又聞其語護法云丹霞和尚留我做執事今釋一行十餘人支持日用正爲棘手且未有一把茅作屋夏計有

何職事須留渠做渠指稱今釋云云無足重輕所可歎者阿字兄以好心成就而渠報之以誹謗不忍不忍爲雪屈耳今將渠手書送覽幸與顯老漢老共詳之則數千里外無從質証者渠自向業鏡臺前獻出肺肝矣頃發侍僧往吳門探船歸卽料理行計彼藏附去惟速賜擘畫勿再蹉跎法門中自有規矩今釋已與此人絕矣兩書閱過發回當仍寄去幷錄今釋書白之嶺南大衆耳

又

示及聖法垂秋種種不如人意思之但有愍默眞可浩歎吾法中只許實頭做花子不許虛頭做光棍此如來至淺至近方便之門其如人只愛做光棍何此種僧亦自不少但我輩力能教誨者不忍放過此外亦惟愍默各盡其心各修其身而已

與史庸菴太守

得荅教甚悔不覓一晤言然幸而不死終當有偏舟奉訪之日也吾儕老矣四十年間值此兩亂無論民生之苦不忍見聞卽此一身在風濤震蕩中但靠著柁工耳僧家干係輕做官人干係稍重吾兄兼有骨肉之痛旦夕情味料亦寡歡然如夢如幻境界替他

認眞不得許多也文老挈印而歸便無罪可坐若要做官此間卽可做若不要做官伸縮固在我也

與李謙菴太守

還山晤范令君談及開罪原由甚有悔心蓋地方士民公呈訴苦屬在兵火之餘不得不爲申請而道臺輒以詳督撫奉此嚴行其實省郡城垣大兵夥亘皆係軍公無損於守而適以重令之過則道臺非惟不愛府正自不愛縣也范令年少質美然於吏事未練豈免疎忽之咎願吾兄勿遂棄絕開導誘掖使卒底於成蓋下屬有過爲上臺者不賜督責而與以包涵加之培植則其感激更自出於尋常萬萬想闊達之才容忍之德必於鄙言有水乳合也范令曾有一稟不妨裁答以安其心古人使功不如使過用親亦可用讐況在屬員不出爐錘之間終歸桃李之列者耶專此布懇不盡

又

丹霞僧至具知福曜已歸韶石此大慶也近來事勢頗無旁掣之肘可以展布自如則六邑之民皆襲冬日坐春臺矣弟自去夏請藏事竣卽病於吳中今春幾至不起頃雖幸存視息然形神已離恐不能再入

嶺與吾兄續高齋夜話之樂也拙集承大序光壯置之廣弘明集中不特丹霞增重卽天下法門無不藉峻極崑崙而增重矣謝樂說敝法弟近況殊澹薄幸時加護念勿令十方大衆失所如弟身受切祝切祝

與陸孝山太守

春初別來便過三月頻聞起居安樂爲慰藏經仗庇已於初四日遣行此後去幸無一事然筋骨俱敝矣體中極不隹正如馬贏駑路苦不覺勞苦卸下鞍轡則通身病發未知何處有潔淨水草打得幾箇好滾也頃

卽前去隨路遊戲討飯喫過時念與吾兄相見之期杳難自定若北上非遠則蘇常一帶或可續圖傾倒耳貴鄉諸相知恐添酬應故不走別想察此意

又

竟不復與吾兄重見緣自有定不可强也然生於此館死於此焚賢喬梓行慈於不可報可謂深且遠矣地水火風有聚有散乃一定之理兩腳梢空一絲不挂正可與鳶飛魚躍同觀也珀間金剛珠一串聊克遺念幸保練自愛諸不多及

與姚嗣昭太守

別駕登臨江山增勝惜匆匆別去不能作信宿之留入夜風雨念此泥塗展轉不寐豈特欵待簡畧抱愧無已耶計此時還署得無勞苦敬遣侍僧代候台安小詩卽事識一日之勝存爲山門佳話幷錄請教前懇免荒寺差徑令庄頭具呈上覽幸賜特恩批免想知愛之深護持之切不以爲分外也弟每見菴寺有田其榮黜者與百姓同一當役同一比較大爲法門之玷而山野之僧畏入官府一聽里胥科派力不能及至於逃亡幷菴寺俱廢時切痛心今但爲自求尚無長策以救同病亦覺有愧吾兄智慮過人能於此中留神一裁酌乎大抵三寶事全恃王臣若宰官有才力身當其任凡可主持常爲加意此則靈山付囑所共讚仰也恃吾兄善根深重輒復及之

又

客臘仁化風鶴之驚時聞後得雄州捷音殊慰遠懷布置機宜想亦勞神不易未能躬候但有馳仰山中窮到極無聊處又爲預徵徵取逼兩縣田糧每年上納不下五十金皆弟下山抄化所辦今老病不能奔走來路俱斷若賣穀則食米不足若借債則利錢更多料理既難躊躇甚苦未識吾兄能發慈悲與同心斟

酌爲弟解此一結乎僧家了卻官糧夢醒俱安但得一碗澹飯卽其餘用度不敷可一切聽之也

與魯謙齋太守

高才美政藉甚三吳傾仰之懷故非一日乃者寓錫貴治而未敢晉謁蓋不欲以物外閒僧煩邦君之酬應也農山侍御傳語下交雅意亦復迨巡未敢遽前向苦腳氣近患脾疾衰羸極矣宰官多冗不欲以龍鍾之狀候見公府爲世間傳笑此亦嬾拙自便而已復聞有以緣冊奉干者益爲傷皇裏足此冊健菴太史欲拉吳門同好相留住靜弟決計去吳門卽囑首事之友置此冊無事甲中乃於此地不相謀而相瀆殊乖本念頃受黃山之請現成院子不費經營豈可復藉健菴之重言作結菓之妄語騙違因錯果之緣造欺己欺人之罪伏請道翁一筆勾卻永斷葛藤始爲相愛相成是我眞心護法耳兩詩呈教直抒胸臆無一飾詞素扇無華料大君子非責華於野人者也草率披露幷恕唐突不宣

與朱葵石太守

乞食自活乃僧家分內事然道人之心初無固必昨承施米一石得過且過瓶將罄時又問一兩家若秋

老歸來更尋舊約無不可者老居士年尊德邵而以此重累清神此豈所安耶前偈謹已註銷幸察其誠勿復挂懷也

又

昨晚同安來會復有從臾吾兄爲楞嚴再請之說未知賤性僻執不迴徒增此一番勞攘無益也幸聽鄙言勿爲所動弟或可暫寄郡中稍慰晤對若必作此不知心不近情之事則住院啓便是逐客令矣吾兄誠心愛我其忍爲之特此再懇天日在上萬惟鑒納不盡

答涂英伯郡丞

聞題任桂林郡丞雖未大展驥足然萬里之程從此發軔殊爲慰藉來示借以脫殼具悉雅尚竹君勞苦行間吾兄情難坐視吾前事事爲之馳驅不妨炙艾分痛弟所心許吾兄及竹君者不獨以才思之敏亦愛其器局之大他日益駕爭先尚擬一拭老眼看雙鵰同搏也急欲出嶺承海幢見留助印拙集百餘部爲請藏之用坐此濡遲然亦省嶺外許多仰面之力爲愛不淺今行矣一詩寄意承推愛及丹霞新堂頭尤切感佩一切護持無忘靈山之囑當有不俟弟

歸而特地莊嚴有過於疇昔者始爲眞與吾兄格外相見耳

與池儀伯別駕

初聞擢知崖州意殊未信侍僧歸得手教始知其實復爲歎息州雖五品大夫然其體與縣令等此任在他人爲墜在吾兄不可謂非屈也但借此脫去韶陽未爲不可耳偶成辟地說一篇不敢稱賀此意亦惟吾兩人自喻不足爲泛泛者道也相別頗遠未知何時更見欲扁舟奉送賤體極不佳亦恐重費酬應輒遣門人代致區區想不爲訝發下書院帖領到令會

龍院主常加照管當不致委之草莽尚恐郡邑諸公有異議者須從容料理以成雅意也

與周文山別駕

不相見久矣聞道駕在端州恨不縮地已有相期同溯連江者老病恃以安枕且徐圖晤語也吾兄既脫虎口挈印而下較之身陷粵西爲人臣而懷二心者已大逕廷矣豈有怛怛不自得者卽吾輩生當此世無論做官不做官皆是苦人既無所辭其苦亦須向苦中偷些快活勿自致怛怛以增陰陽之患也庸老亦在苦境朝夕相對說苦正自不惡但無許多苦可

說耳弟連年大病皆死症也復得視息人間只爲苦趣未盡秋深無事大家傾倒一番便算作苦盡甘來之候不知有此好緣否

答朱天然明府

瀟灑人分中俯就徵辟拮据危疆此自救世熱腸所發菩薩現行皆吾佛所悅可也卽吾兄於竹君親友情誼亦宜有不應恝然者來札有秋冬請致之語幸且放下率題一詩奉勉出世人勸人用世雖似自語相違然世間判吾教爲冷門亦大不著痛癢侯功成身退掃石共話時乃和盤托出也臥病嶺頭幾兩月今行矣請藏入嶺想在明春晤語料當不遠方州清苦損此遠惠殊非薄德所堪正在征途未能自外敬留荒械陳謝餘惟珍攝爲萬姓自愛

與何鳴玉明府

初任事冗不更盤桓頃還山休夏亦不敢至曲江作熱客也日來整頓衙門想有頭緒舊令尹交盤已畢乎近來此事遂成苦海求其彼此大雅不羣者難矣前諭施鹽幸不承領昨入仁化江值埠主盤鹽旣無所獲乃至開箱發籠嚴行搜索亦大可笑子瞻以餅中見粟紙包中見錢爲比今乃知有箱中見鹽者聊

奉聞博一撫掌也

又

漁任以來仁聲盈耳爲之喜慰人生富貴受用不過數十年每見殘民以逞者忘其業果隨身之苦弟雖世外人談及官做好官者便如宿契此非世諦蓋是佛種況吾兄與弟爲法喜之遊者乎小敘一篇書橫卷爲攬揆稱壽以志傾倒之懷非獻諛也

與李雪巖明府

昨承頒示府牌具感護念至意謹閱先一牌則五欵通行其第二牌則專爲停止叢林挂單僧衆納餉也

僧有二種不受戒不參禪不請善知識闡揚佛法不接待十方其於檀越所施祖孫父子相傳自用謂之房頭僧能受戒能參禪能請善知識闡揚佛法能接十方其於檀越所施與十方僧同用謂之叢林僧十方之以修行至叢林者生則同養死則同葬有則同逸無則同勞去來自如主客無定故住叢林者謂之挂單取其不住不著自衣被形而外私有畜積則羣起而誚之故叢林僧無有不窮也蓋仰遵少欲知足之訓違符大道爲公之風此會城諸當事特加軫恤亟爲停止耳荒山托庇宇下現是叢林恰在後牌

停止之中庶免大衆抄化之累詳味憲行可謂深知
吾法門差別不負靈山付囑者正當以一瓣香爲護
持正法廣大功德加慶想吾道兄應有同喜耳久病
未得晤語頃以供衆維艱便擬下山托鉢乃菩薩行
願所不容自已者奉謁台階俟之歸日一箋博笑在
知愛前非家醜外揚之比也臨啓馳仰不盡

與余天木明府

奉違芝宇遂已改歲仁風及物應與春日俱長矣去
臘曾於下院度一鍾姓老民年已七十有六蓋爲義
子不肖破碎其家一身無靠第以慈悲之故許以落
髮藉十方粥飯之餘終其天年今聞其逆子投營而
逃復遭牽累護法已洞察其無辜矣然事關跟緝則
人懼株連未經審釋則後患難測風燭殘生淹繫日
久瘦死幽室情尤可憐伏望大君子特與超豁立案
使在家破家之寃孽不貽害於出家無家之老親不
特三寶蒙護念之德卽維持風教亦於是永賴想高
明不訝其妄瀆也臨箋虔禱

與丘貞臣明府

貴郡晤言屈指遂踰十稔山雲江月時屬夢思手教
忽須披讀之餘喜慰無量滇池初沸人稱故國之旗

弟卽辯之蓋取六詔戕其主皆此公也世豈有項羽而可復爲義帝發喪者乎佛法世法同條共貫釋迦如來亦不曾許人者邊那邊到處悖逆傅撫軍受康熙再生之恩盡心無二亦是本等況與永曆之讐爲難此弟所以亟取其擇義之正也偶因示諭輒此剖析初不欲使傍人聞之想高明者於彼中一目洞如觀火耳

又

前寄數行於不與周人已有同見得來書猶似介介於出處之間何也世間無不變通之理爲貧而仕古人不以爲非況兄負經世之志有人民社稷之寄苟能濟人利物則一身出處可不計也華夷二字乃人間自家分經立界若同一天覆則上帝必無此說亦但論其所行之善惡耳吾法中非無因果然白起曹翰李林甫秦檜皆墮地獄受惡報未聞馮道趙孟頫輩以不能高尚而墮地獄受惡報也但願吾兄居官不忘爲民父母之意於催科刑罰中寬得一兩分則民便受眞撫宇實敎化之惠孟子不云乎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有聖賢心胸亦應具豪傑作用決不拆獨木橋坐冷板凳做自了漢而已

弟常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只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流有脊梁漢子天下無道纔方出現既有道了要你出現做甚麼所以上有堯舜下有許由若見只當得一隻鳳凰孔子無文武下有孔子許由若見只當得一隻鳳凰孔子若隱便成了縮頭底龜鼈豈不可恥澹歸爲此說不是解嘲秖是要有心肝人著實幹些濟人利物之事如莽將軍有仁義於南韶南韶之人至今頌美不去口不可說渠不是中國人便抹殺了他也其二詩所感慨皆漢兒事凡弟之所是非從民生起見不爲一身出處起見併不爲一國土內外起見此爲天道此爲聖教高明以爲何如示及荒山諸事一一與野老照應最爲感激丹霞一坐具地是弟半生心光所凝注即今不住丹霞交付與樂說檄法弟乃是弟心光凝注之至深至遠者明教嵩禪師上書於宋仁宗有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之語仁宗大加獎歎當時宰相如韓富諸公無不折節相交即排斥佛法如歐陽永叔亦爲之傾心蓋其行履處明白正大如青天杲日故也弟料理丹霞道場只是菩薩道中極小一事然決不敢如齷齪輩討得些錢糧便爲自家養老長子孫之計惟念念爲闡揚佛法成就修行公之此

道中賢者而已無所與焉亦非向人討好名目但得吾兄及諸相知識此一念護持樂說比弟更切幾分則鏤刻之私直與靈山永永無極耳

答蕭簡菴明府

豁大回得荅教具悉避寇艱虞近狀殊挂老懷然吉人後福久已信之矣開疆展土彼此爭衡豈免危險譬如自己種殖當暑雨祁寒胼手胝足時亦自見得十分辛苦到收成了喫自己辛苦種殖底東西較街市上買來底卻有十分滋味也

與范霆遠明府

侍僧行值水漲昨始還山已索得謙老荅台臺一柬繳上大抵地方利病越府而詳道便與揭報相同居士於此事亦宜一引咎耳爲縣令而欲愛民須與郡守相合若有一參差則事事皆成隔礙決不能行其志矣太守公練於吏治此後幸虛懷與之商量若縣庭稍暇不妨命駕躬申謝過之意開心見誠彼此無絲毫芥蒂更作一相知未爲不美也

與朱廉哉明府

聞地方忽有異變既已殲厥渠魁一切惟寬大處之俾反側自安爲佳此際爲民父母須一意撫循勿結

黔首之怨始可靜耳然此等議論早已笑爲迂腐旣釀患於不迂腐而仍歸咎於迂腐聖賢之道宜其終不可行矣

又

劫運如此亦只付之無可奈何示及放手中流任其所止而休焉若在境上討終不得休也弟於世出世間吞過幾許辛酸苦汁今雖爲丹霞所累亦比世累稍輕卽此便覺佛恩之難報耳

又

兩得手書知吾兄無意於復任然愚意與其在粵東得一進步不如出嶺外守一退步之爲佳也局外旁觀有此閒話不知有當於高明否客冬在凌江日望晤語至韶陽始得確信弟已將丹霞方丈交與樂說大師偶然有撿白骨之事事畢便往貴郡請藏矣子容相期同行然亦未可必出家人行止極鈍滯然當其決絕時往往有撩起便行之槩也風便率寄有報章不妨詳示近況以慰遠懷

又

別後賤體徐徐向愈今雖未復原然衰年豈能更復濡滯已久不能候吾兄之歸也冊頁落筆爲題三幅

博笑素不識畫但取其偶有合意者題之合不合亦各隨人意耳不有當於此必有當於彼也請藏了或自送歸或不自送歸皆未定平生喜行不喜住或更入嶺與吾兄同出嶺事亦有之攘得一箇老頑皮隨處死隨處埋腳頭腳底不妨天空海闊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徧行堂續集尺牘之三

丹霞今釋濬歸一造　侍者古止傳湧　編

尺牘

與劉煥之總戎

老病漸覺人事之繁大抵不耐俗情正是習氣耳閱舊扇惘然如此種子在彼時已抽條布葉亦怪不得如今懶散也承教卽照樣錄去吾兄心眼裏常有此詞豈免天地間孤立之歎乎

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舟劇談五日乃結契以來所未有之事可謂至樂別後出湞陽峽次早發興遊碧落洞玲瓏壁立劃然門開其中飛泉迅流深不可渡悵然而返此地舊稱到難今眞怪其難到矣蓋春水方生山靈亦如設險且俟秋深重約登臨之伴也是日歸舟卽雨還山雨益甚山水衝激佛殿右廊倒塌韋馱殿後地基崩坼落下一場愁悶右股復生一疽痛楚半月餘尚未收口苦人得意外之樂便有意外之苦以酬之此理固然不足異也車騎至連想益淸適盛德所被地方敉寧則吾輩相見之樂亦尚可續正恐費吾兄許多調劑苦心耳然此時苦心亦不容不費費盡苦心皆分內事吾兄盡分內之苦而吾輩成相見之樂俱非意外料足以慰此至望也五月間阿兄當至丹霞更有相聞風便不惜數字以知近履

又

荅敎至知旌旆已還連陽王事鞅掌故應如是示及瘡痍滿目未知作何收拾良用憮然計吾兄與同事諸公協力撫綏已見小康景象矣古之爲政務得人心今之爲政務失人心然有行得去時有行不去時行得去在眼前行不去在腦後渠旣不曾看見便有

人從傍說與亦只撇在假道學故紙堆中耳弟日來老態益甚撐持叢林亦大勞苦殆非藥力所能補救筆頭子高興已減十之八九惟口嘮嘮未休歇也昔有告打死人命者官問打死的是汝何人云就是我官云汝既打死如何還會說話云渾身都打死了只有舌頭不曾死此乃澹歸供狀然牙齒不關風語音時或失正亦遞得一紙保辜也呵呵拙集已刻完二十六卷尚有二十卷未完前欲相助剞劂之費不敢自外或有可措置隨便發下此集不下六十餘萬言此時筆頭子高興已減前途有限續集料亦無多蘇子瞻云可以爲多言之戒未免心口相違弟則云亦可以爲少言之資也曾語公絢吾集中有一片化主梆鈴聲震耳公絢於此亦復自克化主覺裏裏外外純是梆鈴寫至此又是一陣梆鈴皆古人所無想當爲撫掌也

又

漸登來具聞道體勝常山中大衆悉叨衣被之德歡喜無量弟屢分府金益增愧荷獨是石鑑兄樂說弟皆在吾兄愛念中吾手足卽若手足此種高誼古今能有幾人其爲佩服尤不可言也拙集雖可觀亦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得煥之之有遺憾卻不知澹歸之亦有遺憾何再入嶺來專圖消此遺憾也正字通敘藁已寄海幢矣此舉眞快人意惜快意事不可多得生天地間一年作此等事一件活得八十年庶不虛過矣束裝匆匆陳謝未盡

又

兩年不聞問適以請藏蹉跎決計出嶺留數行於丹霞囑樂說弟遣僧專候以此行非長別故不言別也貴標官來伏讀手示知吾兄決不恕然於弟阿字兄又力勸大約謂是長別耳弟不住丹霞正爲遨遊之計若無丹霞而遂不入嶺抑何視住處太重而自視太輕耶弟於吾兄決不能不相思決無不千里命駕之理請藏還決當痛快盤桓已與阿兄有成言矣此身雖多病亦不便死嶺表舊遊決有吾輩聚談之樂請吾兄候我不汲汲於此時也倚舷草復匆匆未盡

又

相違數千里相聞要自不易伏想道體勝常時有以自樂也頃遣藏經還丹霞然筋力俱敝衰病益深矣吳中間闊數十年風氣變壞不堪入眼若此身不遽死更覓得少許典籍攜向三重茅下煨折腳鐺子以

畢餘生有興相尋更與吾兄劇談爲樂但恐此樂亦不易得適來禾中竟未遇一劇談之人殊可歎也石鑑兄已成古人弟到棲賢值其造塔所惠藥資卽令克此一項矣

又

藏經還丹霞曾附數行計已入覽涉夏入秋伏承起居勝常楚粵烟塵皆成光風霽月不禁馳仰弟借榻半塘蓋有一兩椿心事未了不可與悠悠者言之立在十字街頭尚未遇一箇半箇也六月病後兩腳虛腫至今未消亦是老景催人如此三吳荒旱托鉢頗難有人從臾從震澤之縹緲峯覓數椽爲歸老計意欣然欲就之猶未定也樂說弟差僧來候因其歸卻寄拙作爲壽只寫得相思兩字未盡贊揚然朋友至相思而不可忘則其人可知矣出嶺迨一年餘討第二箇煥之不可得此眞語也

又

生不愛一條椽死不愛一寸土水火兩無情老僧亦如是人謂澹歸癖求癖而得癖臨命終時又似作得一篇得意文字呵呵雖然朋友之情尚有耿耿不能忘者吾煥之耳寄去方竹杖一枝是弟近年所摩弄

置之坐隅時一留盼如相見也吳門友人朱望子送行畫一軸意甚愛之并題數語奉寄餘惟保練自愛

與蕭采以叅戎

丹霞別來十年如一瞬山川修阻無從寄訊素心之交所耿耿未能忘者兄耳昨六月廿五日出梅關走嘉禾請藏今四月初四日已發僧奉回丹霞矣衰年多病不復能支柱叢林已將院事交與敝法弟樂說大師一瓢一笠隨緣去住倘有茅菴隹處則掩室讀大乘經以遣餘生若無可居卽沿塗乞食更盡登臨之興亦自不惡也頃寓錫吳門邂逅千巒使君稍悉近履平善爲慰惟精心至道勿虛棄光陰吾輩老矣相見無期數千里尋一閒僧豈有此理閒僧未死乘風遊戲忽然數千里尋著閒居士亦未可知也草草不一

與鄭魯城廣文

此回又落孫山使我失望擬更得快談乃徑上淩江復使我失望也入雷峯受戒極隹要認主人公切忌於時來時去外覓箇把得住者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作一句讀也

與方大林廣文

世界如此風波二字世出世間皆不能免聞近歲賢昆玉具受種種苦況爲之慨然世豈有憎大林者特以方氏之浮名而及大林既生其家豈免其累世復有憎澹歸者乃以道隱之浮名橫作陷穽然道隱澹歸是一是二本等分疎不下便須塗抹由他忽然殺割不成也教慚愧有分老僧於此只作家常茶飯幸兄以如幻之觀照破身世大丈夫各有隨身宮殿寧復芥蒂其間頃將度嶺率寄數言奉廣兄襟懷元自空曠不俟饒舌直以相念之久未能忘言吳山越水倘有遊興不妨遠尋瓢笠作籬落之觀也

與朱弘遠司獄

久不聞問同此相念頃知借才司獄甚慰甚慰此等衙門做得好則福甚大做得不好則罪亦甚大不可不慎也彼雖罪人宜起憐愍之心於飲食起居疾病多方體恤勿令禁子輩非刑勒索若盜賊入監勿令指攀平人人所以昧心爲此不過要錢耳錢有盡而業報無盡公是聰明有善根者知不以爲迂闊也承惠卽轉發令尊勝於老僧親受矣老僧決不因令尊叨公供養亦不使公供養令尊之力有所分也并語令尊使識此意矣公此後專心於孝親爲祝

與錢爾斐孝廉

劫餘相見豈免留連竟日之談亦情所宜有然饕飫亦太多矣別來郡城正爾怒怒每念吾兄論道虛懷尤爲鮮遘文章節義非道外之物然以此自足便爲道外之人殊可惜耳一詩寄正能聽取周顛告太平乎我輩向道纔用心常坐此病三寸苦竹鎗細拈細弄卻須使一回大刀闊斧方見英雄本色也

答巢端明孝廉

披閱手教嚴詞正義足爲多口教干城儒流日下得此古道挽回末運弟所爲推服服吾端明不置也然世間法不可以律出世間法出世間法亦不可以律世間法兄以世間法見責弟僅爲世間受過兄亦存此世間大議論爲世間作則弟自任出世間法者固無疚於心無負於理也來札云既不能槁死高山之頂不得不寄跡禪棲庶幾無碍此以弟爲有託而逃者耳夫域中有三大曰親曰師服官死職下無敢二心與爲人後則雙相之射不容在位執弟子之禮而北面受教豈可漫然爲之哉吾法於師敬之如君愛之如親非若世間之泛泛者世間之師誦讀講習雖不足尊猶近於道義然所以待之者甚輕座師薦主

不過執位相扶而待之甚重弟在俗時不輕與人門生一刺若無故而稱門生於弟必痛拒之出俗之後僅奉一師非心性之學不請益非大乘經不請業也不能槁死高山之頂以一衣一食苟活而稱弟子於不知誰何之人此與寡廉鮮恥與爲人後者何異兄何居之高而視之下乎兄非有意薄弟者特不信有出世法未講於師之名師之義故言之若是其輕耳今之儒者以文章節義爲至極談及心性則推而歸之於禪談禪則指爲異端聖經不云致知格物耶中庸不云天命之謂性耶孟子不云盡心知性耶吾法

之師弟子親用力於致知格物而以明心見性爲歸非誦讀講習從事口耳者比即三達尊中兼爵與齒不能有其二以慢其一而可僅目爲寄跡乎弟少年時素不信佛自流寓辰陽閱維摩圓覺楞嚴諸經始知慚愧謂佛法高妙如此何敢不知而妄加詬毀便超然有出世之意特以往心未歇得金吾一頓惡辣鉗鎚乃歇下耳既落髮後欲依文解義自作修持渺難著力乃尋善知識入叢林行苦行下手叅禪十六年而始灑然有自冥處眞見今之儒非孔氏之孺今之師非配君與親而竝大之師也蓋執位爲上口耳

次之心性之師滅跡盡矣弟出世不因節義不敢以節義自居亦非謙也節義者道之因時而見之一端耳來札云有界限者地道也無界限者人道也無界限而有界限者性也命也天道也專以性命屬天道則地道人道遂爲性命之所不攝耶天道地道人道也有界限無界限也無界限而仍有界限也皆吾性用之發現而不可實指之爲性此不可不知也來札云人處世間不過滄海之一粟而七尺之軀歷萬古而莫之朽然此乃吾性自然之體非精誠所結菩薩之精誠結而爲道力衆生之精誠結而爲業力善衆生有善結惡衆生有惡結期響必獲因果不移心思才力併歸一路此謂之志不謂之性修行道中理亦貴純然世間法而雜於出世謂之不純出世間法而雜於世間法而雜則五倫矣畢竟以何者爲天道若天道卽是人倫何必更言天道夫天道可以統人倫而人倫未足以盡天道復不可不知也兄所責弟重在君臣吾法門上堂說法卽以師道自居不更居臣道卽拈香一例先一人而及兆民此乃普垂悲愍善嘉頌禱原非君臣之禮若是君臣之禮則拈一

人之香豈可復拈文武諸臣之香耶所以明於師道而後可以論佛法明於心性而後可以居師席書不云乎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上古之時帝王一身並荷君師重任至殷周而師道歸於宰輔伊周是也至春秋而師道歸於韋布孔子是也吾佛舍轉輪王不爲而專爲出世之師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倘能信於此道則天子之尊且當北面膝行順下風而請問豈可區區以世間之禮相繩哉總之爲世間法而無疵者兄也弟故當推重爲出世間法而求無疵者弟也豈惜推敲兄但存此大論干城名教弟仍爲名教推之重之必不作是非勝負之見若出世間法兄既未學亦且不信弟雖欲進其狂愚恐亦不受未敢輒陳但願勿以勢位加於道德之上勿認節義便爲心性之全聊盡朋好一念而已前即擬裁荅適爲俗家眷屬所嬈數日無暇遂致稽遲幸高明原宥

與鄭野臣舊友

見尊銜知在竹老幕中極爲欣慰干戈搶攘非昔年詩酒淸燕之樂然竹老歷經多難吾兄亦偃蹇諸侯久矣舊賓主相對亦應有可深念者想高懷同此意

也弟爲老病所逼歲歲待死而未可得今請藏出嶺乃還三寶未還之債譬如地方官交盤一倍滿楚乃甘心耳瀕行留此於樂說堂頭寄候幷大衲遺與一長律請正古人道提刀上陣亦得見之若向大衲頂上索高寒境界則已十萬八千矣

答沈存西老友

兄之念弟如弟念兄八識田中熟分已久豈能一旦生疎耶茹素自是好事卻恐尊年不能久枯澹若動念時以醎臘等物寄解之但永不殺生可也京札四函具感融谷護持一至意請藏亦不敢煩當事弟原欲以精神捱歲月了之耳令孫念母索爲題像亦是一點孝思自應更作數語以慰其意只吾兄不忍使弟過勞一種心直是宇宙間元氣若撞著少年人驅老頭兒辛苦得一絲兩氣尚嫌少在

與劉漢臣舊友

到山二十餘日强半在病中有兩法弟晨夕共談東裝之事未免蹉跎吾門世外別無牽絆尚未能撩起便行況世間耶乃知斬絶二字不易責人也寄去古詩幅綾以供疥壁悲天憫人一點血性乃東土尼山西乾鷲嶺所敬奉爲證聖成佛之丹頭則我輩道義

相勉必不出此但隨時隨地隨事隨人於自己念頭起處細加撿辨勿令走作而已弟行期不出閏月上旬吾兄往省城定在何時幸示及

荅沈融谷舊友

寓德藏七十日同人歡聚俱以不得融谷爲恨弟意正爾朝霞軒舉故自惹人懷抱耶然每自思老病雖逼亦尚未死要當與吾兄再見遲速之緣且又聽之也此行蓋爲請藏更一百日似可結局丹霞已交與樂說弟住持但差僧送回藏經而已一瓢一笠放浪江湖做堂頭坐道場力所不能俱放下矣承寄都中護法四函極感關切至意俟與孝兄斟酌乃行噫覿面不顧人情之常融谷旅食於數千里外未得澹歸一字相聞而注念周帀如此豈能不淒然心納耶

又

丈夫當乘時以取功名若年運稍往則神志漸鈍兄此舉可謂達變李德裕云好驢馬不入隊行此英雄語也欲拈弄些筆墨奉寄只今病到十分提起一分心念了不可得强作此數行便與吾兄永訣矣他時涖政撫民之餘好行其德護持三寶勿忘本命元辰落處乃所望也餘無可言者

與若千兄

菊月登堂共慶大壽今爲黑面老子見逼不能待矣力疾作得拙序一篇寫小冊請教莞香二觔以似晚香蘊幸頤養天和字此遐福弟一期去來浮雲過影無足道者臨牋結跂

與唐潔菴老友

臥病月餘尚未能愈吾兄長弟十四年而康健如此豈非冲和之氣特有所鍾耶壽文落藁呈正比靜機作較勝然所謂極力摹擬者從議論旁見側出耳畫家亦未有正面十分法也欲持此躬祝卻恐太遲故先納去大旱不得雨意欲就熟逃生猶未有定則奉晤之期正在不可知之天耳幅紙附繳文長則字細眼昏腳腫殊不能堪遂以橫卷代之

與周問公文學

久不聞近祉得臬臺荅書知賢主嘉賓之相得爲足慰也去年以來寶安割爲兩國宅眷應久住穗城想俱安隱世事糾紛殊未有定昔人有老計有死計既老且死何計之有衰年多病活一日了吾僧家一日修持而盜賊所至菴院悉遭劫掠每有罄身避至丹霞者見之愴然同道有無故宜相共若民間追呼之

苦不堪提起僧寄命於俗民寄命於吏文寄命於武將寄命於兵兵寄命於敵盡世間無非寄命者不知遣誰造命或歸之不可知之天不知天又寄命於人也紙盡且止

與丘函五文學

出家人只知自己急不知他家忙眞箇是沒緊沒要然亂裏化緣大有閙趣吾兄乃能於亂裏應緣尤有閙心惟格外人於此開一隻閙眼共相鑒賞也

與陳伯恭諸文學

仁陽僻儉橫遭塗炭可謂觸目傷心丹霞與半砦同

託一山劣得無恙雖未能晤語而消息相聞亦足少慰耳警報初聞時即諭下院主僧家之法謹守佛菩薩香燈不得委而去之置檀越功德於草莽倘得站定勿貪小利取劫掠之餘致招物議爲清衆之羞也時出獨住閣中耐勞忍辱亦面獎之偶有所聞未知虛實即遣侍者嚴加訓飭蓋領衆之道不敢忽畧渠昨還山自明後承諸居士代爲申雪具悉護念雅意大抵一番風浪一番警惕正足助人修行不致於平常時縱逸耳紛紜稍定尚圖話言率復不盡

答沈仲方文學

三十餘年不相見忽得手教如從天而下豈可不圖一傾倒兄善病未愈弟亦以藏經事料理未完不妨遲遲蓋尚有數月留滯禾中則未死之日皆相見之緣也承示逸民錄內列賤名讀之媿汗謹再拜辭謝此過實之名已落盜案矣當年半局未終本爲嚴絜菴過訪東山出迎弟卽欵坐爾後與絜菴往還甚數豈可謂推奕而起急避去終不得見耶出家學道本非專爲高尚弟執役法門近三十年强半穿州撞府爲十方克化主絕無高尚行徑若任兄虛加褒贊不自辨白欺世盜名義所不敢絜菴待東山甚厚待弟亦不薄吾兩人躬領其情而置之鄙夷不屑之列又心所不忍豈特弟不忍東山之心亦豈忍耶且無論絜菴凡一切護法衣我食我信從而護持我皆法門親友皆不可以此薄道待之幸卽賜削去乃爲眞愛我眞知我耳東山年譜見兄門牆之誼甚篤歎美無已不獨文筆之妙委書扇頭輒次沈君詞韻別錄請教天氣漸寒惟倍加珍攝自愛諸不多及

又

手示領悉刪其太不眞者使無疚心而已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一部廿一史豈有眞耶東禪

自當奉訪路遠意欲稍遲弟不還嶺南則此地皆杖履行遊之所他日扁舟攜被作經宿緣正不必以遲速爲限耳拙書如教奉上幷賤名先呈聊以請罪餘容續悉

答沈尚廬文學

前以他出不得相接晤言爲悵十律具服雅人深致筆墨委積未暇次韻庄山行一首佐笑置之案頭亦足當息壤之盟也

又

承示二詩佳甚時露本地風光知兄宿慧不小矣詩人寫景有入微處便得禪意禪人見地有獨脫處又得詩機但不可與講求格律者言耳

又

道駕從武林歸曾顧精嚴卻值遠遊失此良晤甚悵藏經仗庇已遣還丹霞公云廬山之遊尊意已中輟此時入夏不可行弟即從吳門隨路遊戲看可避暑處有檀越能爲月給三石米三貫錢者便作九十日安居不則乞路費或還廬山或入天台或奔泰華春秋即行冬夏即住死即沿路燒沿路埋不妨灑灑落落兄以爲何如忽有援而止之者閉戶繙經總

不出行亦是一著聽人分付而已末由話別風便致此

答陸平仲文學

別來時有依依之懷以公相顧眞切且念貴鄉風流之未墮也賤辰素不受祝以聞百亦樵遠來遂至破例今於雅意未敢異同輒復納之徒愧心耳近來爲俗屬所嬈使人有生生世世不落塵緣之想然請藏結局非計日可成則煩擾尚未有已老鼠入牛角尖滿眼苦趣難尋出路不妨於此證果上涅槃也使還率謝仲孫二詩甚好置之捻草刻中亦似重皴幾筆更覺山水俱遙矣幷爲致意不另

與周灊岳文學

風雅擅場天才不易如君淸思亹亹異骨稜稜故自後來之秀衰年退筆直欲避三舍矣至桐谿作五日談與令伯別卽過石門半月而歸遣侍僧赴皜老之期輒作數行奉候鹿鹿風塵每嫌其俗想尋春敲韻之樂正復邈然天漢耳

與汪子倬文學

令郎自是有根器人可愛已作一荅書不妨取閱之纔破第一疑大家不肎爲世屬禁矣不消到第二疑

也若有根器人向第二疑中破第二疑纔說到此并第二疑不願破矣呵呵令表兄見招亦不敢辭吾法且沿門化齋喫豈有辭法耶

答蔡非我文學

綱常不可不重財色不可不嚴能以謹獨作工夫豈非儒流中賢者只老僧這裏獨字又別獨者孤而無偶之謂時時處處無第二人若於一時一處流入第二念便是不謹耳今人向喜怒哀樂未發時討箇中底體段老僧這裏喜怒哀樂已發無不是中底體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儒家極則之理與老氏殊塗同歸老僧這裏時時處處無不是無聲無臭消息不將人生而靜作一座靠山把心境打作兩截此非見性眞悟門正不可也別諭吳日千悼雪峯僧二語非沈雪峯耶雪峯自是節義一流不專僅以詞章求之但謂之僧則不可耳力疾奉答語不盡意

與沈班叔居士

北寺重荷垂顧竟疎報謁抱愆深矣遠惠成藥自是老病所須此仁人之用心不落世諦者且感且愧淵明一飯冥報相貽東坡在黃州製藥以施貧無力者則以西方公據仰酬吾班叔亦理所應得耳率題長

短句俾亦樵附之集中以傳佳話委書條幅對聯俱寫去

荅王梅符居士

別來三十餘載僅從馨上一悉動定此後杳然便如隔世手教至如暫披對喜慰無比居士道氣冲澹自是火宅青蓮他時能爲二老往來不減毘耶室中忘言各得耳請藏禾城舊時相識非窮即死聞之吾杭尤甚六親同運理有固然寒宗薄祜卻因庚辰挂一虛名帶累子弟化爲浮浪積薄便衰積衰便絕亦其宜也誠實好善始足留一綫元氣於無何有之鄉耳今釋萬死餘生出家學道秖是懺悔已往之愆修習方來之德寸絲不挂一念不渝而已近乃有指爲肥漢可啖者澹歸在家時且不問家人生產豈於出纏更營囊橐欲將眷屬一切周旋違因錯果義有不可便須還俗成地獄滓設令不顧後世而爲之六十五歲老人做不得官做不得童生做不得行商坐賈究亦何益悲哉此輩之識見短胸襟小善信之根大淺也以居士靜慧之資超然物表輒復及之奉佐撫掌初意即過武林值請藏之緣甚難恐當遲至仲春晤語非遙此不多及

與陸亦樵處士

林士曲子力大思深所謂師子搏兔亦用全力者爲題數語幸轉致之原稾留此亦欲時一披閱也三笑圖贊納去欲差排寅旭恐落在王道士場中不如總成姓陸人爲本色耳促織蟋蟀一物二名已問諸博雅者矣

又

前札月初來吳門想亦無暇要之出門亦自不易也頃感冒之後兩腳發腫醫人云脾氣太虛所致非極補不可王孫公子之病落在窮禿兵身上亦失卻一眼矣此間有欲爲澹歸覓靜室者語之云第一要境界好第二要房舍現成第三要主人不著相若要我起爐作竈化錢糧修造則我不能又要我搖尾乞憐捨面皮捱住則我不肯也如此難題目恐難得好文章則秋涼行矣意欲從太平遊黃山從徽州過浙東遊天台雁宕未知此病得愈能遂此願否若兩著都不成則蘇州欠我三擔乾柴不妨索此一項冷債也欲言未盡病次值丹霞差僧行迫遂不多及

答孫擎之居士

久不得音問殊挂老懷忽接手翰喜慰無比如從天

而下也涂英伯借河頭砦索其租約蓋不敢以居士之屋作人情也英伯在省城寄書云已會居士承諭此屋已送丹霞租銀應歸常住當卽如數送到弟荅書云錢財事輕信義事重前已明言此屋若係本山所有決不取租特不敢以孫擎老之屋作情耳擎老既云已送丹霞則是本山所有豈可背自己之信而取租耶此租英伯若再送來便是薄待愚兄弟愚兄弟若受了此租便是薄待自己一種正大光明總在居士布施福德中普同迴向更無彼此想於高情至愛有欣然相契者矣張謝二公與英伯同事一體曾與英伯令叔相依避亂亦不敢分別取租以傷雅道然二公皆推居士覆庇之意所以照拂荒山大衆者甚厚愚兄弟雖感二公要之飲水知源亦在居士布施福德中普同迴向又無彼此想也謹具述前後情事奉復幸賜照察至居士護念丹霞久而不忘此等行願直是菩薩道中純熟眞摯感佩固無盡也

與姜奉世居士

曾青老持手札至未及裁荅至今歉仄偶然過此諸公念其飄蕩承兄以山水見招令親屬有同心具感愛厚青老口傳謂日後擬作墓田此非老僧所可自

主也行雲流水初無定向夢遊旅泊皆號寓公況六十餘歲衰翁詎宜復作久計行止遲速在令親擇便而已一詩寄正姝不多及

與徐鹿公隱君

每一晤言見兄相爲之念過切正恐弟行時空囊羞澁耳道人行履不但隨緣亦須循理弟向在粤東創造丹霞穿州撞府身克化主蓋是義所當爲今子然一身相從衲僧數輩片衣口食秖合安分若分外奔競卽是義不當爲今承貴鄉諸護法見愛二時粥飯並無闕乏素心之交朝夕往來卒歲有約旣可踐矣

明正扁舟話別賓主無厭便是結緣不淺豈可更有憂懸耶至於太守公處切勿再令玉峯片言相及大抵當塗下交古來所少盛德至道猶或難之弟雖衰庸亦有自循之理所謂見非吾所避不見非吾所求也弟或無力不能徑入庄廬到處浪遊討得飯喫足過一生況望七之年前程無幾寧復區區兒意氣如雲恐弟以寂寞之嗟作然諾之咎此乃世間俠客所尚彼此責成若吾儕道人旅泊三界直是逢場作戲必不墮此見也幸諒其眞率寬懷聽之切祝切祝諸不縷縷

與吳瓶菴長者

搦管作敘忽成一篇訓詁文字卽名爲守口如瓶說請教諸作者秖發得守口之義若將瓶子細看一回則守口之義纔發得全也卽自敘內滿則覆一語出自孔子觀欹器欹器之爲器平底而有足滿則圓底而無足故滿則覆瓶之爲器平底而有足滿則溢耳不覆也愚意欲兄將尊刻改作溢字爲穩孔子云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豈不與愼言一車二輪耶幸裁之鄙意率直恃高明不訝餘面盡不一

荅汪元隱居士

吾輩於此道常患不信不信之患生於不疑足下於佛教有疑此老僧所樂聞也足下所疑與老僧四十年前相同其致疑之端有二如來札所云禁天下相生相養之道而棄其君臣父子其一也天下皆五倫所持也五倫中最尊最親者莫過於父子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則男女二根豈非相生之道耶夫男女之欲生於迷情足下試思之一男一女向被窩裏所作何事決不可作於青天白日之下大庭廣衆之中者以其可恥也天下豈有可恥之事而相矜以爲正理者哉人生之初殆如禽獸聖人制爲夫婦使

之有別以殺其橫決之勢譬之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避酒禍也酒既有禍豈可以禹絕旨酒爲有罪耶有識之士不甘與衆生同迷必先絕欲亦云不忍自居於無所用恥者而已矣出家者千人中一人耳佛故與九百九十九人同處此世界亦與此土聖人同作此方便凡爲子者父母聽而後許出家爲臣者君聽而後許出家在家二衆惟戒邪婬不禁夫婦之好夫邪婬固世教所禁而不忠不孝又吾佛所共禁也佛不許世間人棄君臣父子而禁出世間人相生之道蓋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衆生之所自分然中人以上者一人而中人以下者九百九十九人亦豈佛之所忍分哉佛故無如此衆生何也忽有聰明特達者出不甘以衆生之中人自居則進而求見性之說求其說而不得則如來札所云禪家每託於空虛影射以自處於高深使人有莫可如何之歎又其一也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何至於有莫可如何之歎耶吾僧中有出身至微目不識丁提一無義味話頭猛欲破破之忘寢忘食畢竟破之而後已必不甘心發無可如何之歎豈有聰明特達而反爲其所困者此在信之不篤而疑之不深也

學者之病莫大乎求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言則不可得而聞既言矣何故不可得而聞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者是道何者是聞天者理而已矣命猶令也豈不易解豈不人人可解足下肯許之以聞道夕死可耶孟子曰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然則儒者之說亦不貴其曉然而大白也吾法除一棒一喝千百則無義味話頭即佛豈不易解豈不人人可解若眞透得此四字則一棒一喝千百則無義味話一時俱透若秖解得去註疏得去汗牛充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其不可得而聞者何在亦如畫龍不欲使之無可如何到無可如何極處疑得十分忽然撞著信得十分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此孔子之法豈止吾佛法耶今之人自待甚薄自見甚淺幷聖人亦待之甚薄聖人之言亦見之甚淺御以高深推還禪家豈知曉然大白處便是一座千生萬劫過不得之鐵關門乎承虛懷下問爲畧陳其梗概如此總之舍參必不能悟舍悟必不能出生死證妙常舍無可如何必不能參已則不知而指爲虛

空影射若一知則皆有著落不悟則必迷迷則必隨情流轉必不能出生死證妙常欲出生死證妙常必先斷愛欲愛欲之根男女爲重己則不能而指爲殘忍刻薄若一能則皆大慈悲也幸詳思之更有所疑不妨盡情披剝知足下非甘心於中人以下者老僧亦不惜盡情披剝也

寄荅唐若營居士

玉兔冷得快活金烏熱得快活甘蔗蟲甜得快活黃連蟲苦得快活不知甜甜不知苦熱不知冷冷不知熱而後有此快活也若營唐子性高潔復承其尊人之志隱居不出蕭然環堵作字易米以供堂上尹意其俯視一切必有超然自得者頃寓書云硜硜守拙襟懷不能開豁故貧則全身在貧裏病則全身在病裏病高以爲樂也貧則全身在貧裏病則全身在病裏病中思不病之樂貧中思不貧之樂則終身高終身不樂亦何貴耶夷齊餓死必不嗟舌比干剖心必不皺眉范溉之母見其子就獄必不墮淚黃連蟲知有甜甘蔗蟲知有苦金烏知有冷玉兔知有熱則愛憎趨避紛然起滅各不安其位而得失攻守之患不可復止古人蓋有得力於病適意於貧者不特不見我不

足彼有餘亦不見我高彼下分別心盡一念不流非悟理之士故不能與於此也若營未到此地位且俯視一切看不俯視一切則不能高不貧則不能俯視一切既已俯視一切則貪能成我之高高能成貧之樂樂與高與貧一以貫之即能作延年卻病之方忽然有病愈病愈貧愈貧愈高愈高愈樂大似錦上鋪花豈望雪中送炭眞快活沒繫絆萬兩黃金都不換古德曾有此語只是伊還有箇萬兩黃金少不得三十拄杖也

答汪周士晉賢昆仲

又節來具悉雅意納之中心春間造謁得數晨夕與高賢傾倒故餘生樂事也大惠拜嘉綿定奇溫衣能貼裏所領一體相關之誼甚厚何敢忘之草泐陳謝餘容晤盡不一

與汪晉賢文學

草堂次韻八首請教道旁老馬只合田子方贖而養之若與驊騮竝駕必速其倒斃要且步驟亦無可觀也頃即往吳門發藏經入嶺後更圖一休息之地半年餘奔走勞頓衰病日增殊不能堪過語黔極承孟舉高情益感雅愛并聞不盡

答金舞兩文學

來札具見宿慧只是算計太長局面太穩耳老僧卻不然樹根龕樹根座舞兩贄見已竟此後我兩人或相見或永不相見此三物或作一處或不作一處豈可定耶於長處見不長於穩處見不穩始能於不長處見長於不穩處見穩耳兩日冗極未暇卽荅幸諒

荅陸曠菴文學

大詩寵行甚感高誼語及性學則老僧不敢不荅以負此心也燈下草草奉訓幸觀之若不甚解不必著忙亦不可置之不理也佛說豪貴學道難此土有才有學人更難又說貧窮布施難則兄於盛族中屈第一指矣此同道所共讚何復以一蔬陪話爲歉乎

又

亦樵過吳門得手教幷大作唫諷再三感服無已久客半塘幸有二時粥飯一行人爲遠行計路費稍難卽還庄廬尚無住處以此徘徊頃友生從臾向林屋洞天覓一把茅意欣然欲就之然買山而隱更俟因緣也聞吾兄有納姬之慶弟卻見多此一舉豈裙帶下事未易剿絕乎兄既委家政於郎君正好享無事之福忽然生下兒女則漸老之年顧盼拮据步步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苦趣矣一切衆生向婬欲中鑿此生死苦海沒頭浸和身滾稍有血性人決不甘心陷溺世人卻被造端夫婦無後爲大等語蓋卻面皮兄已無無後之慮何更索造端之始古之聖賢不曾定要箇女人伴老曾子出妻之後到易簀時秖是樂正子春曾元等在側元紫芝無子以兄之子爲子終身不娶楊道州兄弟亦相誓終身不娶彼皆不可已而已兄何可已而不已耶若信得此一點靈光本自清淨本自解脫則無量劫來就裙帶下討出身之路皆是極愚極迷思之痛心如避焚溺豈可褰裳而就之卽今志求解脫叅

尋向上之流于色貪未能剿絕敢保其依前墮落蓋於本來清淨之理早已背馳矣此種話對信者說已見扞格難入況於此道未得深信然冒進芻蕘亦且愛兄討些乾腳燥手而已既往不咎那更有將來當戒不妨疑一番惱一番忽有人道澹歸要拆開曠菴新寵著實無禮特恐曠菴無此辣手何必澹歸畏此惡名乎一詩仰詶雅贈復自歎縹緲一峯平頭小屋之多事也四律韻高而感深詞與氣俱非人所能措手歎美之餘益令小巫氣盡矣敬謝教不盡

與周青士文學

精嚴枯坐長在積陰中得吾青士來如朝霞相映蓋入耳便有不同處卽心眼俱開也當湖一會卻又匆匆老僧未免俗氣此不可與雅士言亦不易與俗人言耳因青士而得周士既見周士便欲見晉賢季青得隴望蜀苦不知足此二語惟友生分上用得恰好三子詩總序如教草納乘輿落筆自有莽蒼之態附又節往他日桐川一棹此禿庶非生客矣三子不更作書

答程唐侯文學

田家以來生辰久置度外何復爲賢坦費但一點違心不能自外已領矣謝謝俗緣雜遝甚非道人所宜古修行人不冇還鄉蓋有以也金窟雖存徒有空窖公一雙冷眼觀之老僧亦不妨笑面對之落得便宜只在局外耳此番不來極是天寒地凍多此往返無益也明春扁舟過觀音橋便可面談數語內人不煩懸念

與孔儀大姪

婦人之法不得已而有違行上從父母舅姑次從夫再次從子非此則不行所以別嫌也朱家婦自杭州至平湖乃與方氏疎屬同舟而來大可怪恨老僧既

出家無繇行家法但拒之不見耳然此後亦不能復見老僧矣姪於二房第三支居長具有正性今發此札存之亦足示後昆作家訓也老僧或還郡城或往他所尚未定然去平湖則定矣續有寄聞

留示孔儀

蓮逆行劫與金氏大義絕矣老僧已出世不復以世間法處之則如蓮逆之類以世間法待老僧者可以止矣金氏族屬不能絕蓮逆於一家之外亦不必置老僧於一家之內且蓮逆於親生之女展轉騙賣至於一女三家第二女又三家矣身受辱陷於禽獸則蓮逆不但自絕於金氏亦與其夫同絕於朱氏矣爲之親戚者相與羽翼而分其利爲之族屬者恬不知恥老僧卽不出世亦應自絕於金氏況已出世耶特以數言示孔儀姪與倬雲姪孫并令示之六親中稍有血氣者嗚呼世間法所以持世今爲世間人壞世間法彼唱此和以爲固然老僧雖出世亦不可不存此說於一家之內也

徧行堂續集

詩部 卷十三
之 卷十四

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徧行堂續集詩之一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傳湧　編

五言古

送方伊蔚

層嵐千嶂遠疊浪一溪深落日挂危樓倦鳥歸疎林韶光亦有涯寒雨增窮陰北鴻與南燕錯跡到于今飛聲豈得忘接翼難爲尋方侯古靜者鉢水會投針安節遲曠觀觸熱早休心孤燈展素書凝香弄瑶琴清言合小坐花月分微唫中丞不可作絕軫歎知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來結殊契薄俗思同簪石蘿垂參差松風散蕭森
西湖一少長客夢罷登臨黃河既混混白雲復沈沈
永懷雜春草別恨寫秋岑已無重見期扁舟照虛襟
時哉各自適勿受雪霜侵

南韶雜詩十一月朔出丹霞

籃輿已下山送者意未測我有決去心愧無攝衆力
此間人天表抱道復懷德籌室難久虛諸子宜自獲
晚風落空江羣動半明滅笑指西流水東還安可得
登舟尋就枕睡鄉逢舊識語笑猶未終篙聲喧一葉
晨烟逗林杪偷眼送遠碧

又夏富覓菜蕨不可得

菜蕨性所好七箭時相須停舟問夏富出土無根株
新苗幸可掇霜冷葉未舒疏食飽已得菜羹安用餘
園丁終歲勤三秋望成虛毀屋編爲桴欲歸更無居
由跖豈有性業力何其殊臨風一太息吾亦憐吾迂

又聞部水口値兵子取船收鷹羈留竟夜

將軍方營鷹掣條飛度水落日如隕丸寒流暮益駛
策馬更踟躇兩手拍復指我有溯流船鬬作收鷹使
去住忽生疑化爲交質子田衣眠帳中霜刀宿篷底
老叟爲一笑人故不徒死天明各無事鷹歸吾亦喜

持贈一香欒屬垣未有耳

又賣舟

念此非虛舟安敢悞相觸紛紛岸傍誰赤脉橫兩目
逢窻樹一幟覆蕉每失鹿且未失凌江幸免中道踣
同途況靜好早晚共饘粥元戎能護念未煩七日復
屢得仍屢失多愧再三瀆窮魚直泉涸於法宜處陸
有客來請賈不疑何用卜以彼買舟錢克此僱舟役
可以適珠川無求意良足

又有所見聞

日行不見人夜宿不聞犬雖有鵂鶹聲時近或時遠
圍門白晝閉餘息不暇喘忽傳轅門令長跪蒙鍛鍊
生殺問錢神無勞讀囚欵吾民尚有根芟草法應斬
源源後來兵殘汁舐破盤赤體無完衣此肉不待俎
朱輪及墨綬活人用死眼皇天倘有淚一滴庶可轉

又龍護園寒雨

寒雨不作雪嚴風散如霜落葉望故枝枕藉盈道旁
土偶挺猶昔木偶立且僵何當春水來各適行與藏
剝運遘龍戰灑血紛玄黃左右兩不袒水弩交中央
浮名能悞人挂角思羶羊我有一寸地千仞同飛翔
大哉寒號蟲文質隨炎涼

又　凌江放舟

出城天遂霽此意吾所歡江水澄已黯晴雲盪曾寒
欲行會羣公不歌行路難上下交相征官貧民亦殫
送遠有殘僧別語勤加餐日暮舟倒行新月生前灘
忽聞呵叱聲柔櫓浮驚湍乘舟似懷璧匹夫終未安
東江復西江那得乘飛翰

又　修仁憶范雲事

始與古一郡分卽兩修仁不飲斜階流存似則亡眞
勝毋且不入而況弒其君借問君子人何以反諸身

又　草間兔

蕭蕭荒原草被霜不得起上有寒兔兒何時復蹲此
寒卽草所遺暖卽兔所止推寒兔不辭攘暖草不恥
相借不相知萬事同此理於此能無心可以忘彼已

又　岸旁荒院

昔年好村鎮今來存幾家敗屋半無門歷歷蒙霜花
菴荒僧亦去老樹啼饑鴉丈夫薄兵子何得如劉巴
枕椰與芭蕉直上皆無叉一堅復一脆此事誰萌芽
附驥不離蠅扶蓬不謝麻前緣各信天我生豈無涯

又　寒雀

口不釋詩書手不釋錐刀吾悲紙上言不如頰上毛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肝腸迴面目殘忍依貪饕天網布雲中奮飛安可逃
時哉籬間雀戢身隱蓬蒿萬一鷹與貍高視遺秋毫
有險不俱行有幸或俱徼括囊無出地毀譽本同條

又睡起

煖被多寒風展轉勢愈作昨宵未覺長二受俱無著
夢中屢遊歷不復見衰弱萬化如園觀達者已忘覺

又雞籠石

水落見雞籠誰鑿太古先當其值水壯誰飛復誰潛
此中未有物長鳴亦無言大地無一眞相似垂千年
空花結異采陽燄抽靈泉不開一勺池而開十丈蓮

倚窻過子夜聽此玄非玄

又見峯灘

江上見數峯遥識丹霞處丹霞不漏影忽與江水遇
江水不留盼豈爲丹霞住因誰日夜忙萬派爭一注
到海各銷聲蒼蒼失雲樹

又平圖

落日山半赤白烟浮草上欲寫慘澹心看此蒼涼狀
一兵挾兩馬不知何所向或云近周田得微有懲創
吾聞莽鎮南道合古良將不忍刈遺黎生氣日疏暢
斯民老不易由稗漸以壯歲月費摩呼吸便凋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孰能同此心掀膺獨惆悵

又　橫灘夜宿

枕上聞江聲平展一瀑布能流卽所流此意常獨露譬如人壯色刹那變朝暮變者無刹那三世惟一步雷霆與冰雪寂滅莽回互早來風力緊戛石有餘怒衆竅解相傳金人口已杜

又　佛成道日供舍利塔

扁舟載舍利臘八具晨粥果蔬隨所有鹽豉偶已足吾生晚聞道教養緣未熟分此甘露餘服彼慚媿服應量給舟子此道非眞俗如來白眉光法界同所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妙香七日浮遠風散朝旭前途指韶陽猶及鼓吾腹

又　會龍下院

佛前歡喜丸砲子亦不少衆生既蒙難法地安可保金身長不動二諦同一表（砲子穿柱折梁及佛前後左右五寸許皆墮）從容論將畧拙速勝遲巧一隅久聚兵分道忘直搗吾法貴干城智勇故所寶衰慵惜微勞哭廟恨不早淚落斷磚中疾風慚勁草（寇退予擬躬至下院不果僅遣職事僧相度埽除蓋有愧于古人哭廟之義矣）

又　塔下得海雲及海幢書

慶生媿已遲扁舟具亦久無物獻高堂醉翁不在酒

晴光搖塔影暖眼入蒲柳人語風吹斷落帆見招手停橈讀素書士偶念桃偶吾生本無蒂行止復何有出關復入關問取喪家狗

又 相江門

我非玉泉來不應是細作嚴城苦詰問有理無可荅羽毛輕自升骨肉重自落四寸不離地一前還一卻俯慚雪間鴻仰謝雲中鶴回頭還一笑戰守借雄畧昨來操秦刀今來握楚槊刀槊汝所爲豈爲我所約

又 郡城隨寓

夜或於此眠晝或於彼坐或時居僧寮或時入官戶時饑或不茹時飽或不吐閒或不得起忙或不得仆豈不失其常吾亦行吾素處世若大夢作夢寧有度人境現一時有新復有故新者不先聞故者不重覩浮雲忽起滅太空無舉措何有醒時人更索夢時路念此一捧腹古今卽旦暮勝負旣不容何地容喜怒

又 喜聞樂說辯弟受大衆請繼席丹霞

山中速我歸使者日相望我昔有成言復濟如此江玉友冥繼席元日初開堂聞之喜不寐獨舞如商羊久旱泉脈枯龍雨吹天香遣人往致齋力短心自長人親或以柔人疎或以剛道隆不在炎道汗不在涼

往年建立意暗室分千光幸無長夜憂雲水資翱翔

又 戊午元旦在岳廟關祠聞聒耳無寐

兩地發鼓鐘子夜挾一我眼聲纔欲合耳色忽已破孤燈照欹枕披衣泯獨坐昨年與今年糠粃刻刻簸有人見行蟻有人見行磨磨蟻兩不行開口成負墮

又 買舟

好友欲相留結茅依舊院締構未及終客兵已先占我適買扁舟彼此得自便閒步閱經營滅裂愧深眷作者與寓者無心各一半住山鹿豕驚住水魚鼈散今來入市廛瓦礫復生厭人能早相知何必見於面

又 收戰骨

無誰收戰骨青燐蕩風雨夜深聞鬼鬬勝負兩無取筋脉纏蔓草肌膚落野鼠痛汝無所歸似我宜爲主

詔陽有賢守未語心先許掩骼乘春令王政故可舉怒蛙式武車雄魄亦可與吾意平如砥四海一子女順逆豈有常時哉審所處

又 蓮華嶺

言登蓮華嶺云是昨戰場據險雖有勢持久非其方兩勝成一負殺傷互相當折矢如敗葦委地棲嚴霜冷風吹白日慘凜無精光山谿自高下俯仰隨低昂

有時墮磵底漬水疑浮囊雙鈎猛一撥白沫流豬肪乾柴起濕火黑灰荷青筐汝曹亦健士奮臂輕螳螂生猶念故妻死卽沈他鄉夜闌或偶語淒切兼寒螿狐狸跳其前鴟梟嘯其旁先登誰大將後死誰眞王同業化鯨鯢結怨胎豺狼我無度世力爲汝摧中腸極樂有蓮池寶樹鬱成行垂慈等一子熱惱還清涼

又　瘞馬

牛骨能致富馬骨能致貧求富卽有主求貧卽無人生則竭其力死不藏其身我爲一目觀人馬非同倫爲馬常自卑爲人常自尊不可同穴埋亦可同時焚黃金臺上土敝帷篋中塵爾不安駑駘豈復能空羣

又　蔡賓球施地爲塔

鶴冲施墓田爾意良足嘉我欲問之官吉凶生疵瑕我欲問之民可否成紛拏以此地下土行彼天上槎人情若相安四方爲一家亦如春水船到岸無津涯持錢買撈波陸地敷蓮花

又　頗有見罵者

攘福非所宜有心各盡力刀割而香塗于我無損益惠亦未可懷威亦未可屈驢耳羅春風自入還自出說者與聽者問汝何所得

又　皇岡寺見廢鐘周人取供大砲之用

韶陽古蘭若轉盼成荊榛皇岡未全毀重華倏威神完鐘委牆壁碎鐘積沙塵毀鐘未爲砲幸免戕吾民雷霆同一發生殺俱無因亦聞菩提苗執爨摧爲薪沙門克力役擊斷同雞豚汝雖一闡提此性天然眞毀砲還爲鐘豈涉秋與春胡爲自殘賊害氣連波旬歸來失路兒奚不親其親

又　武江夜大風雨

入春能久晴若輩豈非福移舟溯武水陰雨日淋漉北風夜怒號石浪利如鏃孤燈發猛燄通宵自晃昱須彌碎爲塵神光不可觸早來更相慰掩篷且蝸縮擁被罷繙經斂膝還閉目天道寧有偏人心每難足此門值饑寒作苦無斷續遠峯呈霽色晚香吹薄粥

又　友人至

江干無定泊素交或難尋未知相見好試問相思深人非異緇白事亦分古今方擊有心磬更撫無絃琴筆墨非吾長以慰來者心有時攜果餌枯茶即同斟放眼寄長懷白雲起遙岑可以送老年隨地成知音

又　掠舟得免

一月泛雙江幸無掠舟恐八光湧旛幢白骨遞相捧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樂善有同心貢育失其勇吾聞生王頭不如死士墓

又　從者慍

欲行未得歸孤舟隨所繫寒雨更侵陵厲風不可濟
濕烟貫蓬底濃雲方罩地司爨小有言苦戍得無替
汝曹尚加餐壽常飽我淚老子猶有耳掩卷適假寐
怨天天不知尤人人不計魚水儻相忘江湖托遥契

又　通天塔

浮圖逼太虛昔爲文運開皁如白玉田高如黃金臺
帝座若可通呼吸資英才六經委糟粕七就加駑駘
士林一失勢老大成嬰孩福生故有基禍生豈無胎

北溟不藏鯤大鵬何由來怒飛叶神化潛伏疑心齋
萬變乘一念次第非安排莊生不志怪吾欲稱齊諧

又　掠舟不得免

白骨既已葬扁舟尋被奪向來一月安眞得死士力
生王幸勿媿老僧更無德

又　漢臣邀宿齋中

逼遷在沙岸世尊加我膝遠城無寸土可以置几席
昔非斷往還今莫問消息劉郎遣使迎煖色盈一室
談諧各俊爽飲食且精潔中宵忽感慨風雨正蕭瑟
民田半荒蕪民居半蕩析吾生獨何爲飄墜安密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寄語塞上翁我馬殊未失

又 送瞻堂老人出住山

三年關省侍彩鷁隨歸鴻及茲得起居夕月來江中
歡聚殊未久惜別何怨怒問津有後先出關無異同
稽首臥榻下醒語聞晨鐘古人重一介而能輕三公
今人變利衰或爲師子蟲法藏從此去五月多深松
相期無無負歸與紫霄峯

又 宿會龍破院風雨寒甚

朝日足療饑晴空宜破院一旦值陰凝根塵忽生變
疊磚猶未塗夜風散若線虛檐洞無橋書風連若扇
我無牙可鬬百節自相戰衛寒榮益餒下利中復斷
敗席緝爲簾救死饒一戔半乞兒此上服取裁適至骭
臥閱陽明書開思玉局傳有堂酒可載有亭易可玩
有不善居夷居夷豈不善

又 相江月夜溯流宿橫灘

初月淨無翳江水增空明牽舟獨上灘傾耳無人聲
白沙斷橫浦玄石開斜屏野懷且自得舟子如懸旌
叢薄疑虎狼卽彼談無生停舟傍澄潭潛魚自相驚
置身丘壑間一歸無所名推篷起四望天宇方崢嶸
浮生六十餘獨立還孤行豈無離羣感葉底黃鸝鳴

安得千年籌坐待河之清

又到山夜靜乘月入寺喜賸樂說長老澤萌西堂兩法弟

晚鐘已結響乘月登天梯白影篩松陰參差不能齊
萬類向春榮亦有秋蟲啼石角轉微風衆香何紛披
文繁互可畧眞色眉間低此宗迴向地異武皆同蹊
復如日車行西逝無東移薔薇隱暮屏薄烟澹迷離
吾歡亦若斯黑甜赴前期枕簟一以設爲遣長鳴雞

寄別漢臣

烈士聞雞聲踴破霜鐘曉一緣僅抱膝結友故難少
多君曠世才獨立羣類表純鈞奪月利海墨翻波老
金門萬里遠玉帳千軍繞丈夫貴得志意氣莫草草
與我物外人對現寰中寶眞俗四無礙彼此三絶倒
似騎孤月輪喝散衆星小舉手望江南共唱江南好
結廬有水竹乘桴有洲島旨酒不獨醉異書得同討
以彼水底魚例此天上鳥民生雨不逮藏身安得巧
我灰久已寒君木幸未槁努力當乘時時哉苦不早

寄別徐浩存方伯

薰風垂五兩急槳浮西江回首念丹霞道遠心愈長
薄田佐饘粥三征烈如霜著善護問靈山夙諾安能忘
一言拔火宅千里分甘棠法門有神駒愧我非乘黃

惟公刮目視響荅如笙簧其時當用兵飛輓資騰驤等慈顧杼軸賈勇酬封疆中澤有歸鴻岐路無亡羊松枝自西引明月懷東方未還先舉似微塵藴洪荒憑公指端開星斗羅文章其中有一字非梵兼非唐化爲毘耶鉢七日吹天香或鳴率陀鼓或流甘露漿俯垂七寶蓋仰結蓮華房飛入公懷中世界俱潛藏攬之不可得杲日升扶桑白雲自舒卷珠川自洋洋嶺南百萬戶洛誦聲琅琅秋深別傳木粒粒登神倉始知餉空叟不在無何鄉

病中卽事

少宰公來視疾恐予多言損氣迴策而去予於客至雖轉側枕席間衰衰問荅不休侍僧力諫予指其舌曰此豈可噤也題此示之

老僧不下牀將軍在佛殿客將來傳語彼此已覿面多言恐損氣迴車罷相見愛我豈有私往劫託深眷我有信口癖如弦不挂箭空牀臥老病寒灰煖一線客來多問荅衰衰不能倦客去頻轉側輪火罡風旋侍者苦諫我無言豈不善一笑指其口此舌安可噤譬如鳳凰笈不作麒麟楦或吐或以茹各從性所便呼吸氣不續言語道方斷此際如雷霆六動互呈變

及其有言時點畫豈自辨耳識合聲塵虛空無兩片色後與聲前鬼穴窮莫戀單刀能直入恰好言中薦世諦第一義雙鵰一鏃貫

記舒公語

忠臣不可爲良臣難自致龍虎倘無能風雲有何事爲上患不作作或非其人爲下患不應應或私其身一私生百欺至於賣其君一欺生百疑至於殘其臣勢利有旁操法度安能申大運還諸天直道還諸民彤廷剪勁草四海隨風塵惟皇其立極知人乃稱哲一夫如善射百夫爭決拾棄置此一夫百夫皆屏息

漢文赦魏尚馮唐使持節豈無石將軍君仁則臣直

太宗皇帝嘗對羣臣有不得魏徵之歎石將軍進曰若有唐文皇不患無魏徵帝變色而入諸王大臣責將軍失言縛以待罪非有間帝出曰汝曹乃增吾媿耳此直臣也亟釋之

文趾許中翰論治以安靜爲先予美其言述意成詩

有病不服藥或謂得中醫活人與殺人反掌成兒嬉興利常得害除害常失利庸人自擾之天下本無事曹參於後相所寄惟獄市飲酒日歌呼小康坐而致許子方妙年出此長者言文網密以張猛火無涼泉丈夫能救時此道非經權鳥飛不疑天魚躍不疑淵

天淵亦不疑魚鳥同倏然

九月朔日嘉禾郡城講會見招因與施約菴論克復格致之義即疏大指呈同席諸公

尼山昔所難躬行夫易獲偉哉施先輩萬人傳一實狂瀾日以下天傾地維缺以此補其傾指端飛五石以此奠其維足端安四極適我來隨喜結習故難脫大道絕名言有見即有物逐物化爲己執己化爲賊吾法烈于鑪王鉄爍如雪九伐自有征所以謂之克兩階自無戰所以謂之格始覺合本覺有復未曾失本覺泯始覺有歸未曾得見聞則不無運糞豈容入踐履則不無步塞豈留跡明德用有二至善體無一於斯不能止全家自離析無功中有功妙悟以爲則雙眼若圓明決不走荊棘相將墮火坑眼病非足疾捨眼而扶足放杖便顛蹶朝聞夕可死延促非日劫時地不相到何人共閱歷立知行必迷立行知必惑率爾復何云曉風落殘月

赴陸話山明府茶集聞其三十年行履奇人入險境發快論神竦意消歎其俊爽不羣將登半雲閣出所贈詩于徧行集有襲下焦桐之賞次韻奉訓

疾風起窮髮貞木凋繁陰蕭蕭頂上絲早蒙霜雪侵丈夫無破局雄畧存完心或爲大樽浮或爲鴻毛沈浮沈豈有常如幻觀雲林寒威結敗絮炎景披華襟已峙矗天峯寧辭蔽壑雲謹護堂上萱敢克席上琛無始即反古有終亦從今悲來發長嘶恥同凡馬瘖物承革自化烈火疑柔金火盡金復剛鑪鞴空相尋濯溪易獲淺封谷難窺深種瓜人似邵垂犗吾非任君遊徧行堂能賞絃外音我登半雲閣欲拈毳上鍼安知止濼魚即是飛空禽境肉虧智刀哀響纏秋砧冀無掇禍戚先斷邀福秋高山與流水何必理瑶琴

訓項長孺

秋色澹四野孤征意蕭蕭有客來相觀轉手浮輕舠別懷未覺遠破臘成春宵投詩見雅尚風末傳松濤余生本乞士薄遊遜囂囂和羅一鉢飯顛倒三重茅饑驅不擇食豈問西山高文筆復何能雜笑讙兒曹媿君此華詞枯腊生柔毫湖畔有垂楊微吐黃金苗碧水宕綠莎緩策臨芳郊爲余寫別恨一寄江之皐

訓徐子慶

人才不易生家學每難久名節況艱貞事亦鮮世守寶氣重連城此璞無輕剖丹穴生鳳雛得一可當九

卿雲夾日月華岳羅部婁風信檀四詩博物傾二酉
唱詶在趨庭至樂宜不朽我從雲水來垢敝遮老醜
投贈驚黃鐘荅貺慚瓦缶吾兒自豚犬不死故當走
天倫頌衍祥彩衣獻春酒而翁思弄孫宜男卜佳偶
尚看遶芝蘭寧爲薄箕帚因君復太息脫粟方拒口
明廷大典冊父子稱作手昔賢逢聖主今時寡石友
何當撤陰霾爲爾開星斗

贈袁廣文實齋

古道久不作今文薄已甚濁中謝淵涵萎外虧岳峻
理窮才莫展志劣氣亦盡天台摩蒼穹潮音生海運
境風蕩槉伽智波翻識蘊靈根結異采詩筆天下勁
情從義農遠義兼雅頌正溯然越三唐率爾駕兩晉
健格挺雄姿秀藻洩英分懸崖漾春華列樹散秋蔭
赤城建霞標金地傳玉磬夢中如見招塵俗奚奔命
我攜重茆往爲君發幽興險君驚人句山鳴谷羣應
清籟動帝庭衆靈一息靜黜耳更刳心各以氣來聽
深潭有老龍蚓縮不盈寸寄言鶯與蛩雷門且勿近

同俞鹿牀雇月徐子慶周簡谷汪晉賢郊外伴青

桐鄉于清明日出游名伴青

衰遲宜緩步遠道豈能及爲作伴青行同人意各得

今年春久寒桃李苞未坼菜花先送香桑枝慵獻色婦子雖傾城容服少華飾此方風尚樸田疇半已闢招提且覓坐茶芳泉復潔主者繁應酬客意頗簡直迴塗駕涼颸反袂自由繹吾生若萍浮聚散寧有跖楊柳不飛花池水不盈尺索之條與枚新陳兩無跡日月遞變遷風雨或狼藉後此復何有看朱每成碧歸臥淨名牀心忘影亦寂

曹遠思招同阮不崖家若干茶集順安堂出北郭觀菜花即事

飯罷思散行春郊可遊日道塗非所宜一徑轉幽曲凝雲漏微碧條桑吐柔綠好鳥枝頭鳴將飛翼還縮蘭若更尋僧法筵方整肅揮手欲迴策菜花吹遠馥相引入平疇連村聚同族忽憶少年時提壺日馳逐布席臥田塍暖香透春服危橋露小閣餘勇趨渴鹿臨深易爲高據水不成陸田公與田母意古語彌樸昨歲薄秋成窮民窘糠粥山左人相食江南榆盡剝用兵及六載齚齧空皮骨嗟爾則先農勿厭再三瀆豚蹄酒一盂五穀報蕃熟攝衣度畧彴翻雲羨鴻鵠驟雨乘東風枯藤起寒粟似聞泥滑滑奔車戒折軸所樂即所憂萬事觀倚伏主人且具火燎衣止我宿

夜久談或倦垂幃呼滅燭夢中莫化蝶枝上正淋漉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尚念古人言杜門豈非福

黃葉村莊茶集呈孟舉

名園吾所敬負形齊五岳風雨宿已辭登覽豈可畧
主人報我晴浮雲類隕籜郭外無泥塗陰晴兩不錯
涼颸送軟欵衆芳迎綽約遥指黃葉村此意匪臺閣
迴廊合松竹夏屋分丘壑虛池疏十畝廣庭距一索
夕月餞笙歌朝霞散華幕矯若出谷鶯化爲摩天鶴
窮源得建置使才見揮霍當其經營始軍書起芒角
城市自空荒魚鳥自飛躍五月遂斷手天然謝穿鑿
觀者不謂新疑是古人作木石獻蒼潤圖書領卓犖
閒尋種菜詩寄意出寥廓小人豔富强君子服禮樂
大星繫匏瓜神龍隱尺蠖一朝乘風雷仰視迷燕雀
歸來過僧廬周垣易籬落女蘿附喬松安危信所托
中宵雲復垂乃如隔日瘧人定亦勝天速强遲自弱
許君午橋能付以北門鑰

語溪留別次桂

我昔別爾父太歲在庚辰是時爾未生爾今已三旬
吾儕豈不哀隔世招離魂明室當易姓爾父稱遺民
執義伏草間隱約常畏人田廬悲舊荒族姓甘新貧

我亦號癡叔一鉢依空門對客但申手所志惟盤餐
爾不汙吾行容色猶溫溫語溪半月留日夕來相親
爾父老而傳爾才秀且淳傳亦遺清白才豈徒詩文
功名泛春華道義爲之根老馬幸識路小狐賤同羣
旨甘省未闕倫物思長敦循牆瓦忽飄唇火巢俱焚
勿遺老人憂謹潔安其身我曾習輕薄斷種連雞豚
武林劣子女相齕聲狺狺人心故同源遇濁流自渾
爾父性寬和元氣方氤氳積善降之祥宜爾能兒孫
階庭茂芝蘭離落歸鳳麟念此未易忘杜宇啼殘春
明年秋九月傲霜菊花新念爾著綠衣玉液飛華尊

仙人王子喬爲爾攜嘉賓我有花鼓詞踢節敲砂盆
文康歌九九眩眼穿晨昏忽疑李八百乞食過前村
孫熊襄以詩索字戲次來韻答之
落日不再中閉門遂成弔虛名繫天半南箕連北斗
金吾有切訓汝罪在汝手長操苦竹槍石潭克墨守
退軍給雜役田荒豈能久蘆中人見招此卽遁逃藪
入林忽破膽避聿更逢帚
訪新安吳瓶菴於清和書院因賠瑾如太守卽
事
晨風吹我袖出門問同流朝旭被遠山野水銜平疇

列肆未全啓蘭若三分幽主人臥宿酲爲客迴雙眸
昨宵月既望好景如中秋吾家賢太守瓦注輕於鉤
吳民誦漢相寧一賡齊謳以吾喜不寐側甕沈糟丘
興來不覺醉矮榻垂泥頭相聞有同好何必重相求
皆瓶菴語斯須出相見一笑兼相留獨上可中亭共到梅
花樓劇談且解衣似海浮羣鷗飯罷鐵橋來張穆之攜
手連方侯月斯新知與舊識忘形各天游瓶菴勤守
口語嘿分恩讐忽逢我輩人潑水眞難收齒則敗於
剛舌亦長於柔鬱伊無不宣吾得忘吾憂唾壺久絕
響老大矜虛舟祥不鳴鵷雛妖不鳴鵂鶹豈非千年

計三緘謝包羞王家鐵如意平地生戈矛守口成缺
口閉戶人焉廋頻伽聞之恐擎空復擎愁驟雨駕疾
風闐然鼓無休是時嗟亢旱聒耳誰招尤君奚負此
才博金遂亡鍮不如打破瓶倒峽仍傾湫

雲間徐鹿公苕溪潘霞山欲爲予謀習靜地題
此奉柬

有此一枝安像毀土自復無此一枝安水流梗不宿
攜瓢過吳門意與孤雲逐未能辭聚散畧可占久速
良友顧我憐衰年何鹿鹿豈無三重茅蓋汝暖雲谷
感此過量情安居得無福我不多累人所乞惟脫粟

土鉗未生烟負薪覬盈束隙地可栽蔬賸水可映竹近山不甚荒近市不甚俗支牀闕一腳古人有餘樸方便或未諧秋風跨鴻鵠

霞山饋藥

四蛇幷一篋警然不相知面目始自異干戈遂交馳嗟爾養蛇人未聞養虎術饑飽定有時喜怒得無節藥病兩相待貧兒況爲客勝流能勤施此道在疇昔念之復自慚破觶趨驚潭逆水莫放舵順風莫張帆違時一失手四蛇墮地走爲我謝醫王敝篋故難久枯木不依巖附火亦無燄忽然夜有光逢人遭按劒

俊哉元隱子欲爲儒釋辨如見彼此心彼此不自見先聖能自見與人同不知隨機示化儀五濁稱導師世無出與入權以經爲則上下私一手輕重兩俱失我眼本自明著物便成惑金玉與塵沙等爲翳眼賊心空故眼到眼空故筆妙識心而讀書下士之所笑

訓當湖陸曠菴

我欲歸廬山如風吹木葉過谿或百步近樹常咫尺半塘借一枝初秋思理楫側聞縹緲峯絕境冠震澤友人請結茅買山詒區畫復如已絡馬遲疾問鞭策

因人作行止豈能制南北陸生有妙句以龍遠遊客
長天共秋水墨花宕沈碧矯首望冥鴻煙霄疑歸跡
依然落眼前如目不見睫萍浮寧有定風起杳難必
子既新納姬我乃妄卜宅同累各區區此道觀損益
有事可以無無心可以逸山空羶羊老戴草足遊息
巧雀搆危巢高颿傾木末求減且得增求增復何極
爲公佐撫掌閒庭樹叢棘勿云一法界重分動與寂

答張洮侯

神龍泯屈伸適時成隱現一念起無方六動互生變
吾愛張子房始終不執爰全體雲雷中轉盼如過電
哀哉秦若項驚濤穿一線灘奔高且難存梁楚何足戀
逝從赤松遊早輸黃石便遇迎主亦偶爾豈爲名實眩
時似吾洮侯聳身出狂狷詩筆利於刀酒籌疾於箭
雲上俯籬間大鵬仰斥鷃聽聽其反覆定安用玄黃戰
昨來得公心不止識公面新詩奏咸英爰居非所辨
空階滴微雨冷風饋餘善欲報無可將試舉風與扇
扇靜風不生扇動風不見一動一清涼元是空王殿

沈友聖有和阮詠懷見示題此以報

人生非木石不得同無懷昔人紛未往後人咨方來
現在復有人雲合風爲開志通以生喜塗竊以生哀

起落成萬古是非誰取裁阮公一白眼青色委苺苔
英雄卽豎子錦衾覆枯骸有語不入耳無語徒相猜
嶽嶽沈昭畧八斗量天才瘦狂勝肥癡玩世如嬰孩
有時逸氣發揚袂登高臺閭閻不受叫慟哭歸荒齋
達士戒傷心生火焚其槐身後啾浮名露葉棲霜荄
五岳鈍自老四河蕩無涯遨遊得至樂獻笑非安排
詩酒供驅使顧盼何雄哉病僧老未已念欲投胞胎
爲君挹爽氣挂我雙麻鞵

閱松江府志見貞簡王先生傳知農山侍御世
澤之長感而有作

化機有顯晦德業潛相貽爲熱非其陽爲寒非其陰
秋實卷繁芽春華舒茂林雲間靈秀聚自古冠於今
粲粲王侍御蔚爲邦之琛三桑吐錦絲四海資文衿
當年貞簡翁山高水來深懷中五色筆指下無絃琴
披帷發陳編揮鋤棄兼金同學車馬肥捉鼻供高吟
矯如九皐鶴孤懸萬里心有才不配命悲風日蕭森
龍騰與蠖屈一體分升沈何以傳其仁洗兵沛甘霖
何以傳其清澄潭絕飛禽何以傳其直危言聞六箴
何以傳其雅和氣流元音纚武自淳樸造物無慆淫
百卉示菀枯倚伏非難尋豈以雨露滋敢忘霜雪侵

掩卷托長謠帝鑒存欽欽

留別顧介石給諫

旅雁落沙際浮海息衡蘆生面識同羣鼓翅遥相呼
威鳳昔在御風雲咨壯圖一朝丹穴毀萬里悲瞻烏
君挾濟川才擊鼓誰爲枹我非摩雲翼墮棘無完膚
得從怖鴿棲仍索水雲逋震澤歸海門落落一星孤
問我何所須達夢存江湖非無稻粱謀往拙來自疎
歸爲振其乏嗟嗟飽茭蒲黄海泛羣峯浮沈鳧與鳧
我作觀幻遊凌空陟天都聚難散復易短景生長途
如觀案山樹一榮還一枯榮如洛陽春芳華耀清臚

枯如爨下桐火烈聲未徂遥遥天寫一行義有形中無
於斯得神合古擬開新模

扶病至孝山南園承筠修翁率令子文孫同家
梅格過訪賦謝

倦翮擬投林理勢謹籌度故人有荒園安臥慰所托
豈不念素交一步屢前卻忽枉長者車内省良自怍
長者壽幾何今年八十八神觀日俊茂齒髮未凋落
令子綵衣鮮文孫玉樹匝問以吾宗彦高言如繡錯
深情飲醇醴病眼得疎豁我本窓門士一瓢匏升合
挾刺問貴人有時不成荅尊年宜就見於禮更何畧

先施軼古道此意非酬酢是日垂陰雲衰氣凜難作
翁來若杲日清光照牀榻翁去留春風至今滿林壑

題恬冷翁眞

知冷乃能恬不恬不能冷世間明眼人進步常落井
此翁本貴介名場日馳騁華運適相遭時復涉坎壈
戢身後萬夫退步習三省紅塵飛寒雪春禽噪秋蚓
化爲百合根匕箸得雋永恬中味憺腴冷外驅熱疹
每聞紫芝謠白雲勞引領羣生在火宅各具無相頂
大車自莊嚴小兒正酣寢天然白虎湯一甌忽滿引
足底清涼山煩襟披渴吻行止無特操固兩莫問景

浙西與嶺南隔世見俄頃後境既難憑前緣亦無準
現在豈有哉有之宜日損請看闔闔間不離箕與穎

七言古

陳長卿諸公以丹霞雪餘圖爲壽賦謝

火龍行處無飛雪十里丹霞一痕碧緇塵涅出死灰
心鍛定寒鑪成古鐵北風凜與冰河連破絮敷雲遠
蔽天須彌作鎚太虛碎白日墮下羲和鞭刀稜削盡
壯士肉花情又向南枝簇是月非霜寫不眞夜夜生
香落空谷我疑此公猶熱中此公疑我非固窮千家
一鉢草鞋脫耳根孤負晨昏鐘卽今息影已長病齒

不關風語不正待得人扶嬾出門點點塵封山水恨半間雲不肎離山山外雲來爭半間龕無六尺雲千里何處能尋一箇閒諸君義高憐吾老唐突梅花亦不少纔說調羹事已非安知碩果人皆好老僧老只寺家奴愛到人間唱鷓鴣春水春風三世影雪花雪榦半身枯莫遣虛堂挂此圖長松參天壁插水恕先在焉不可呼更移繞屋三千樹得似孤山樂也無

池儀伯重遊丹霞

僻地休傳鼓角動深情會入松風夢使君乘興更登臨一丘一壑眞天縱當年未上海山門絕頂煙光意獨存及此摩空疑有翅繇來選石信無根自鳴孤掌還傾耳不發長歌亦斷魂老我隨肩虛櫛櫟憑公高步陟崑崙鉢中一筯新挑菜飽人不愛饑人愛試將公事問閒鷗忙煞何嘗不自在且喚秋蘭克下載香閨草座同無礙霜清木落掩柴關失卻街頭窮布袋金山不擬放扁舟三到亭中應別賽離思簇起玉臺西疊疊山連曲曲溪蓋出暮雲三百丈雙眉莫辨阿誰低

丙辰二月之事海幢有詩寄懷題此奉荅

九隻金烏不當一彎弓擬落天邊日海立山崩勢自

驕魚驚鹿駭欲何逃大衆方窮我方病同死同生豈無命將軍縱掠韶陽城傳呼日月今重明廉石山中槍已朽師子巖前失卻口稱戈荷校網誰投刮皮齧骨何時休雷峯擊柝夜未歇忽聞海幢清晝劫丹霞重門雖洞開便有白鼠無銀臺業海風濤八面作百苦安能思獨樂汝曹莫尋沙打油佛燈滅後聞鵂鶹老來甘食還甘寢茫茫大地誰安枕一星火焚須彌盧集菀不如仍集枯六十餘年一長歎玄黃血濺龍酣戰山空夜寒啼杜鵑今年可是周三年

春雨歎

春雨時鳴泥滑滑暗雲覆頂青山沒老夫深擁兩重棉苦憶三冬偎日腳種菜不生生菜死饑未知終饉知始昨歲無油亦無豆轢釜方來漸生鏽幾年壁角老莧乾撲塵浥水勤加餐一三五日愁欲盡破衲招風人復病九旬埋殺煙霧中水聲壓倒晨昏鐘儵忽休誇鑿混沌聰明依舊歸盲聾君不見火伍無薪撤人屋濕墮朝烟午未續百里方員草不萌健兒剩有皮穿骨又不見官夫枕藉死道旁鬼伯就吏嚴催糧窮民入夜走空谷溪深棘密逢豺狼六尺單前交腳坐莫怪山荒老屋破一盂澹飯且調饑不求有福求

無禍篆縷初飄擬報恩白毫纔照四天存不關算子
乘除事喚取松枝掃石門

孟夏

孟夏之初海波作鐵鎌欲橫中宿峽孟夏之末大庾
通凌江直下三江同過電光中無一色左手解來右
手結城中村中官如麻或有起家或破家只遣窮民
填性命前供猛虎後供鴉吾宗三刹懸兩地不解憂
身解憂世苦雨連宵不肯乾皇天有淚曾無濟層崖
四面婦子啼朝來失牛暮失雞兵聲喧喧何日定定
後催科皮骨盡

答贈廖夢麒文學

廖生手筆嶺表雄摩青欲峙雙芙蓉半生落魄不得
志妻梅子鶴隨飛蓬千今梅枯鶴亦死無錐立地非
頑空王郎同運東坡窮卻尋舵石如涪翁長篇墨落
紙一丈管城禿頂生獰龍丈夫舉步輕八極穿籬燕
雀徒啾唧此身無挂等浮雲何不東西又南北詰屈
安能附世間半張白紙三重關直入蓮華臺藏裏一
光放去千光還此內無賓亦無主萬里奎烟獨鶴舉
業海全成智海流混沌方生儻忽死何須更說古龍
門一句鏤空天地根廿一史中無點墨可憐白日是

黃昏

送彭玉翰移鎮惠陽

救民水火中行師衽席上將軍小試駐仁陽萬戶春風開玉帳玉帳春風接鼓鐘倚天劒發青芙蓉忽攜荊楚三千客還鎮羅浮四百峯老僧適欲過梅嶺相思各泯如來頂此相從來不可窺山頭問取華陰井期君話別來丹霞五百生前是一家月裏河山消一點座旁燈鏡現千華人生何必長相聚不同行處同無住迎新送故一根塵千百句中非此句升平還憶致君身南北東西奉一人生草不教輕踐踏自將名

德配麒麟

殺星歌追敘黃碧生明府談張獻忠遺事戲柬

昔年獻賊破川中川民殺十或存一吳川黃子與我言此賊來蹤頗難測沐猴而冠非其性雙眸夜夜不交睫獸蹲數十女兒中一女不曾成狎媟營盤定後營門開毀屋縱橫一萬尺飛馳馬路直如絃長行廣柱森成列此柱計千不計百縛人於柱纔斬截生剝人皮作地衣行者落魂招不得夾道如雷呼萬歲回頭一笑恣呵叱成王敗寇我何名我是從天而下殺人星嗚呼殺人豈有星下土積惡上帝瞋上帝那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人情一波忽動千波鳴同業相牽如引繩欲止不
能火旋輪又如此賊既破武昌城城臨長江留一門
一旗大呼人速行前者欲退後者爭後者不知前者
傾長江一水如長平趙人楚人同一坑此非地出非
天生死不疑寃生疑親我聞此事心欲碎率土之濱
亦何罪此賊現身作屠劍因中不解孽爛熳果上烏
能免顛頼對酒當歌幸勿醉是時黃子令吳川好官
萬口同聲傳太上感應持靈篇已銷故業無新愆此
賊之行太上言我不殺民專殺官宗姻黨友奴僕連
父兄子弟全勾牽沒入妻孥侵入田落刃如雪頭如
山居鄉害鄉國害國村村雞狗曾荼毒汝今是我狗
與雞殺人自殺何須啼日持靈篇一百徧不如此賊
長見面此賊之言長入耳便欲愛錢莫愛死從來不
冥訓兒孫此賊言祖父尊從來不冥守國法此賊
一呼羣唯諾從來不冥信天道作惡降殃誰立教此
賊奉令疾於風善惡明明日在東不待三災遍劫火
無煩午夜聽霜鐘世人爲官狠似賊火到洪鑪不怕
鐵黃子爲官善似佛眼裏何嘗落金屑更作吾門法
喜遊心口意業兼和柔聖凡四相等不起得失兩路
皆隨流我爲狂歌世所譬忽推此賊居上頭手把猪

頭口誦戒無縫天衣七寶蓋三十二身齊現時喚作
觀音都白賴卽今何者是觀音纔到琴堂便有琴此
賊有詩不求是好好面門休刺字此賊忽題詩云衆人皆避非而我不求是

采藥山人歌壽周俊生

采藥山人頭戴笠手提斧子斸泉石山薑結出紫金
芝仙术釀爲玄玉液空山撥雪松下臥額際美人弄
明月偶看馬足蹶紅塵依舊梅花噤寒雪樂天信天
長任眞救人忘卻自家貧熱官到門嫌不受紛紛濃
艷如傳薪傳火滅身古今人送古今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聲卽縛聞色縛見見聞聲色不相關金
屋有誰縫閃電口中甘露下穰穰手底碧霞分片片
人間噩夢一何長山人夢在無何鄉丹砂九轉成大
藥冷眼一隻留單方知足知止爲世則無終無始還
心王三千學士各歡喜一萬菩薩居清涼

莫愁歌戲柬沈存西

雖證阿羅漢各不同軀命至疎之人有同親至親之
人無同病慈父手中忽生瘡孝子手中不貫漿沈侯
仰屋長太息我勸沈侯莫啾唧人生百歲會有極勿
以有損加無益天不怕人愁地不怕人愁人不怕人

愁鬼只愛人愁天若怕人愁落下黃金雨打頭地若
怕人愁腳底全成七寶洲人若怕人愁助錢助米高
山丘鬼只愛人愁敲針作釣鉤牽去欄中水牯牛丈
夫何得落鬼算面前作事背後看劉毅一擲輸百萬
家無儅石從何辦且如寄奴戰敗墮高岸突照躍起
奮長刀獨驅千衆如僊梟盧雉犢豈有定手授五
木眼不瞬快心大膽發豪興萬事何須論畢竟有時
我去愁亦盡一鉢徒勞安兩柄或則我存愁去時兩
不相知一不思我與愁俱不可得萬重雲裏遼天鶻

次韻荅王岫壽

片雲忽覆青山頂眼底冥蒙如墮井須臾日出扶桑
東把手招雲雲不從爪牙已露鱗甲燥定知此物非
眞龍前門鳴金後擊鼓三千年前佛滅度喜君磊砢
如長松亂枝倚壁成雙峯胞胎入時便老大須臾白
後還兒童一山纔見隔千山此處元無函谷關綠陰
單地鳥聲碎水流花落何由攀

陸園

故孝廉馮茂遠園也茂遠經營數十年身歿
無子今爲鶴田侍御所有戊午初冬三日招
予茶集桂山堂因得歷覽諸勝即境即事即

同人所共論錯綜成詩非與坐者不能知其興會耳

名園我不知金谷滿腹豪華難入目何處微吹村落風臥稻正黃蔬正綠勝流結搆見心髓定不分皮又分肉迎門蒼翠撲衣來夾道長身列修竹竹盡相逢天目松矯如鐵杜蟠獰龍或欲摩雲或吸水怒張鱗甲呵晴空宛轉橋垂詰屈影虛明一片生玲瓏主賓揖坐語猶默千里飛塵蕩寒雪置我深山意悄然明明密密俱狼藉蓮臺一葉湧層樓香靄烟光樹樹浮見說秋花開四月紅雲不動妙香流我疑此卽圓生種遊戲諸天聊作偏分取無憂現半身西方東土遥相拱鵲樹高題疊疊山人工已竭化工還年深異體併一氣生烟細冒苔斑罷茶散步長廊外秋香曾結黃金界不得銀橋看白鸞微分密葉聞清籟挨紅拶白本同條送暖迎寒元別派樹旛擊鼓愛能勞斬棘誅茅憎莫怪塵塵剖出大華嚴行布圓融等無礙樓頭揮手卻花神跨磵登峯別問津丹砂井搗高洪稿希夷峽寫陳摶眞解衣礴礴各選石不知誰主誰爲賓疑煞相聞不相見見之如舊思之新舊若有餘新不盡兼酘秋水伊何人此是名園出名手每于離

合翻空有入時標格借鉛華絕代文章兼老醜昔王
人嘗緊閉門狎遊不敢輕攜尊今主人來門外立五
指直欲排崑崙一則示高一示廣二主人同一玄賞
胸無丘壑豈堪來意有町畦何足往歸堂更飽淨名
齋眼角風流腦後開幽興冥蒙落空谷逸情朗拔起
高臺坐上彭翁愛小築巢林一枝意恆足陸公方駕
古祇桓七日擬成三百屋滿園若箇話無生拳石倏
有松風鳴石斷千尋松一尺夢中還與蛟螭爭千尋
松是一尺石石欲避松路已窄千尋石是一尺松松
欲就石途已窮路窄途窮人或問說是一家都不信

儘教不信仍一家一條直路三條又世間事事皆此
理閉門用卽開門體前波後波如連柯遠山一點青
嵯峨取之不能捨不可紛紛萬古肩相摩莫向行窩
尋住窩小車軋軋傳清歌蒼天蒼天奈樂何

贈張伯宣長者　年八十三

先生文苑會峯旗時違抱甕居城西杳如絕壁臨深
溪眉高眼直腰難低春秋八十過三度神志精明骨
彊固不說門前元有路擁膝微吟長閉戶戶外雖窄
戶內寬四海十洲相往還飛塵隔斷三重關鬼簿休
爭上下班穀城山邊見黃石此是留侯腦後骨與赤

松子同一質劫火洞然時出沒全體清涼兼潤澤南海之神號祝融熱非夏令寒非冬爲翁傳語張龍公一鶴能登天九重豈無蓼人爭鮫宮我出此言息戰鬬天還高高地還厚八萬四千本來壽大鵬斥鷃俱成就

訥陸曠菴

曠公寄詩徵本性萬象森羅一法印一聲彈指聞不聞認得聲前失卻命老僧欲行殊未行每念當湖格外情彼此須償文字債坐令瓦缶如雷鳴我目其篇曰捄草是中狼藉亦不少持語廬山兩侍僧依樣搨來緣起稟緣當起處本無生蛇尾龍頭不用掃總向門前看刹竿聲喚聲應全放倒面前是地背後天八百主守千年田錦上添花我在後雪中送炭爾爭先底事甘稱籬外客運身不出繡牀眠兩度歸飛隔夜雪報道豐年好時節三冬挾著一春秋九夏如焚五穀結儘教遊子落他鄉關山萬里同明月綠楊枝上喚歸來鋒刀截斷啼鵑舌

曠菴長歌送別遂及見性之事題此奉訥秖是衲僧家常茶飯卻須問取鄉下夫妻耳

廬山行訥沈尚廬

老我方思蠟遊屐濟勝有心已無力搏風不得欺怒
鵬豈與燕雀同啾啷庄山枚地四十里漢陽去天不
盈尺面臨星渚背江州風靜鄱陽獻沉碧共言奇秀
甲寰中水在坳堂翻一滴我向其間浮芥舟片帆撞
落天邊月恰聞寶藏在龍宮半雲半水尋雙楫忽遇
高人沈尚廬襟懷浩蕩開江湖紅鱸未消眼底雪欲
行無伴心羈孤自說扁舟擬同往新詩十律垂五兩
安得長江借北風五老聞之遥撫掌大鵬未到須彌
山七日七夜窺天關有時低頭復視下微塵九點齊
州煙老僧近覩不能見蒼蒼一氣迷中邊莊生聞之
笑相語我在漆園只如許俯仰高卑事偶然一拈一
放嗟重舉井蛙不爰黃鵠飛修羅卻道玄駒微有人
愛行有愛坐我與尚廬且一個

舞兩以樹根自然龕貽

本從山林來應轉山林去浩浩紅塵中知汝難久住
當日會邀雨黃憐而今忽與孤僧遇千峰萬峰一把
茅滿瑪白雲無覓處鵜湖吾宗有俊才見我劃若雙
扉開此物氣類頗相似延津劒合資良媒眼前突兀
思太始泠泉怪石相胚胎筋作盤腸髓作肉皮毛不
得生根荄良工入山苦搜索敗葉繁枝嚴剪裁倏如

老聃八十歲一朝墮地成嬰孩大士塔中鎖子骨斷肢錯節交縈迴擁腫玲瓏一合相補陀巖即蓮華臺堅牢地神請作座頭髮拄破菩提腮樹神之髮亦下垂喜摩怒戛騰風雷溪山佳處著草屋折腳鐺中煮黃獨前窻一株支離松後門十个龍鍾竹中間置我邋遢叟相對忘言意常足刀鑽古怪那斯祈拂拭勤渠休齷齪有根不得無枝柯三生石上如連波爾我毘耶曾搨影阿誰無分山之阿雲封古洞纏藤蘿支頤枯坐放兩眼無明岸口觀塡河

草庭歌爲聲來賦

鮑子草庭不落剪空牀夢與天俱遠三重茅蓋恰當名百種花開未過情堯峰爲分香與惡古道良規久不作惡草不存香亦芟長波斷岸連青山明明雙眼未落井那得開畦種鉤吻室內橫陳只異書今人與稽古人居一枝巨筆點鬼簿死者如新生者故此樂不數南面王敷蕭榮艾悲秋霜題閣復名驚歲晚怪煞時文能礙眼爲文所礙非眼睛西方落即東方升日遶妙高峰一匝明非汝見暗非瞎夕月晨風開亦關詩筒酒琖忙中閒金風凋盡梧桐影掩卷挑鐙人未寢學海初成縱壑魚三豕渡河收墨猪天門直上

九衢路巍巍堂堂惟獨步寒松青青寒菊黃胸無萬卷休登堂

訓李瀟月長歌之贈

老夫賣書過當湖有不愛者有愛者尚廬堂中見李侯信爲解事人來也一朝相訪不數言眉間眼底皆豁然始知根性有利鈍石鏟自倩桐魚傳長歌惠我意傾盡波瀾浩浩生晴川有時閒窻一朗詠耳邊金石聲淵淵松子墮地不成棘家風豈得非青蓮素友相期惟此道幻影牽人日顛倒蘊崇三毒起三災舊業未酬新又造殺運相尋正未休寸草化作千戈矛誰說來年欲苦旱跛鼈不去窮魚愁與君一坐同歎息今日驟寒昨日熱刹那起止似循環那得興亾問疇昔長將冷眼對青山不見亡珠豈見還別後爲搜訓唱意紅塵深閉白雲關

贈于甘山　年八十三

念佛欲見性已落第二念一句阿彌陀心心無間斷全身一念中如見不見見豈有從旁人著眼旁邊看忽疑念佛是鈍根智者面前三尺暗神龍不居一勺水七分謗借三分讚尚廬謂予神龍豈可居于一勺水予笑云此語亦是讚亦是謗無窮世界一毛中歷劫遊難尋畔岸情存大小立封

疆二鐵圍山坐塗炭卽此鈍鋸打利錐得了明珠將
餅換于翁自昔負才名老來淨信西方觀六時風鐸
和哀吟輪珠掐草渾忘算法苑同推精進幢外道天
魔不敢犯請翁住世一千年我翻筋斗長相伴如今
識面便知心此後知心不識面

米貴歎

米賤討米易米貴討飯難賤時檀越有一石貴時檀
越無一盤地自窄天自寬斫竹布梯空裏看左手接
右手摶長粳白湧瑤華入水取月臨風餐丙丁之
際悲南安米貴催本色米幾催折乾肥水從來不到
田張弓彈雀兒早晚落簷端汝曹何地逃飢寒長安
路絕黃金丸

訓俞右吉

檣李名流誰祭酒俞子分才贏八斗水輪百折海潮
飛雷鐸一聲山石走世衰道喪心無田惡順人情善
逆天欲挽銀河憐獨掌問誰金谷駐千年我昔畫言
會結怨棒下刀頭爭一線老來無力發疎狂生鐵心
肝含笑面請經初作販書傭忽聽寒濤起碧松錯落
長戔珠萬斛昭回破寺月千峯茫茫往跡難重舉雲
密西郊仍不雨造物因人喚小兒火車旋煞誰爲主

黃金臺下騁驊騮蹇兎飛龍各掩眸大鵬展翼覆九州雀躍鯤潛總掉頭牆東欲炙尚有日硯北欲拈尚有筆西方彼美是何人綠蕚南枝漏春色短章未足報瓊瑤客在天涯別夢饒五老峰前增二老送迎莫限虎谿橋不然搨下丹霞稾絕壁鄰虛見三島臥遊不出枕函邊毛孔無窮天地小我把君詩雲半間五湖烟水日潺湲妙音秀色仁風裏白犬青猿罷往還

朱山立有詩見贈喜其不落世諦走筆奉訓

老僧不敢居名節世出世間因自別詔獄餘生大願輪曾仗摩訶般若力因地不從名節生果地冐從名節結人人闌我入此門此門我已先闌出有時闤闠解藏身吹起黃塵遮白月諸人議我我不知我見諸人人不識兩般毀譽一徒然旁觀笑倒朱山立說我且非忠節人麻衣揣得骨頭親三世以前三世後誰無父子無君臣此道卻能作忠孝忠孝不能作此道三十六宮全是春點著春時偏不到迷情故生男女根生生不斷誇兒孫橫流難返制以禮亦如賊去關重門欲結爲貪貪結殺弱者出肉彊者吞大則興師小搆訟和事老人成至尊有權有利復有名諸侯之門仁義存唐虞讓罷商周奪微塵點裏爭乾坤夫婦

倫爲人道正以理覆欲終不淨卻向無聲無臭尋冥諦全摹外道印況復沉倫棘勢位間差排義合奸天性還聞不共戴天仇殺業循環無畢竟我法曾傳國士風三千里外絕羅籠不涉衆緣謂之節不存二見謂之忠一雙眉下同雙眼底事交光分近遠天空海濶本來眞坐井而觀徒見短喜君立處不尋常三寸柔毫更舉楊門外莫教人聽得勞他磨動舊刀鎗

天寧禪寺千佛閣災

己未正月之四日天寧火焚千佛閣老僧合掌熙怡笑人或咨嗟或錯愕笑者將無戒幸災我見此災福所作往昔世尊祇陀林僅二百年火亦焚檀度海中波浪湧國王繼作乘風雲雲則從龍風從虎豈得今人不如古古人今人非兩人不有故者安有新故之所作倘不壞欲作新時無藉在盤古而來宗祖存尺土不得遺雲孫不仁君一臣有二晏嬰一笑生死開重門新人福德既屢進故人福德元不盡須達多居兜率天一日人間四百年二百年災只半日經行飯後方翛然新作已蒙過去記故作卽是未來地虛空福德無有邊我見此閣常不遷亦如刹那發烈焰千焰萬焰成一片其間片片各成虧非斷非連亦非變

非連似連不隔線非斷似斷不相見成住壞空四劫
波三生一念無餘欠人知四劫時最長一念之長難
丈量人知一念時最短四劫之短難眨眼又如此佛
銅範成其銅一星乃至無數星星星別異不相到一
旦合離爲相好相好雖同復不同合合離離無始終
古佛纔終今佛始見此亦惟麤識耳始既無始終無
終古今念念如追風當其成時刻刻壞當其住時刻
刻空當其壞空刻刻是成住生老病死刻刻皆圓通
釋迦背痛欲入滅不動地中眞解脫天鼓聲從灰燼
聞落盡皮膚與髓骨人能於此得無心便向天寧重
布金火首金剛彈一曲洪鑪大冶更知音　齊景公登牛山雪涕
曰若何芒芒去此而死乎幸臣二人從而泣晏嬰笑
曰使仁者長有之太公桓公將長有之矣使勇者長
有之莊公靈公將長有之矣公與百姓分田而耕不
可得今獨欲長有之不仁之君見一不仁之臣見二
此臣所以竊笑也○須達多長者與舍利弗造祇桓
精舍方牽繩定界五天宮殿齊現長者願生兜率陀
天于是四天皆隱而兜率宮殿獨存佛滅二百年精
舍焚燬育迦王六師迦王相繼興復此一災也成就
新菩薩願行不小至仁出焉或疑舊檀越福德已盡或疑佛有大威神何以不免于焚率舉
此指成詩法界海中本來如是不能自信有魏晏嬰矣

喪杼樓藏書歌

少年逢貧長逢亂閉戶自精讀書亦有命不得藏書豈
樓隔世舉起前身愁人生

無恨讀書更喜得藏書自有神珠好弄珠落在是鄉
堪送老一笑出門成小草汪子晉賢曠世才下視末
俗臨高臺昔昔藏書昔昔讀心眼有餘時不足石倉
五穀收瑞田綵毫三瑣生青蓮彈琴早覩文王面浮
白欲贈留侯劒風清鴟吻摘星辰水激鳳咮吞崑崙
擅場席上提旗鼓拔萃壇中跨龍虎我行念之忽自
傷翻波陽焰窺虛牖鼎彝部署心不動字畫摩娑目
微送公安暫謝廬山僧讀盡世間書未會（公安袁特之出俗特丘曰終當歸此但有微願來生讀盡世間書乃爲僧耳）怪我勤思閱龍藏
十字街頭猶暗撞相煩更置三百函東土西天同一
龕主人分光鬬白月非俗非眞人莫識碧空寥廓夜
氣寒銀橋路滑金風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徧行堂續集詩之二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傳湧　編

七言古

念峰居士姪長歌見贈題此訓之

已老何由復年少擬鑿中央不成竅後句未就前句忘上三下三各顛倒始信前賢畏後生秋氣已竭春氣盈百花無語同獻笑黃鸝紫燕相和鳴枯槎不得無雨露即有天意非人情語兒吾宗爲我集烏衣玉樹如林立念峰旃子出新篇似水空明涵遠碧裁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裏鳳鸞歌蒼頡臺前鬼神泣三世悲歡並一時萬籟銷聲山竹裂馬家汝似白眉良風雲直上資騰驤霜蹄尚屈天衢步白汗鹽車走太行不愛黃金愛駿馬古人眞處今人假道交日淺利交深且驅駿馬尋黃金欲入天閑先入貨凌空白鶴泥中墮千里之足胡爲來不見黃金誰見臺慧業文人道所重短詠長吟天忽縱野人傾耳卽知音破囊百納無絃琴暇日爲吾彈一曲高山流水更相尋

梅涇老叟歌荅贈濮澹軒

我尋虎丘第三泉太息何取虛名傳卻來半間樓頭硯池裏一勺剩與蒼龍潛梅涇老叟日驅使短律長歌偕作止詩魔窮鬼如連雞一起一仆難高飛怪得通身挾災異七月胎前思墮地急性安能不憚煩悶殺老聃輸俊氣（叟胎中未七月便欲墮）兩手失卻雙眼睛金針一撥纔分明（喪明三載）頂門結毒潰高冢敗血如潮日日湧脫皮脫髮頭欲空青青車蓋還孤松聞有羽流爲施藥便擬凌虛飛一鶴（頂生異疽得異人救之乃愈）忽然幻出鳩槃茶行扶坐踞悲匏瓜羣陰決盡陽亦固不待綢繆問桑杜（鳩槃茶負陰而行踞陰而坐叟有此疾廿餘年得針而消）有時墮水直嚴冬矯若陸海鞭泥龍（寒夜墮水無知者水不入口）有時株連棲棘

木雀角無由穿石屋客訟以直言爲妍人深中竟免人言此翁命豈殊四山沓合吹鄰虛我見此翁有至性人定豈容天不定當年四歲哭北堂無前無後無中央聲聲相似不可斷已與秦庭七日同剛腸叟四歲喪母哭晝夜不絕聲者三日祝融縱火圍七匝眼看洪鑪只秋毫右攜萱樹左攜椿所踏何物風爲輪二親在火中不能出叟赤身入雙挾之得全膚髮不焦人復言翁有三絕才一絕憨一絕憩一絕復見翁三不絕窮不絕病不絕禍患攻之總不絕此三不絕非爾才絕憨絕憩從何來玲瓏七竅歸無懷直如嬰兒之未孩分別不行聖所貽機心機事胡爲哉我昨爲翁作詩序意有欲行手不住翁爲我歌我亦歌依然窮鬼連詩魔說與病魔避百舍歡入期願如啖蔗不妨清酒日三升葛巾闌入東林社即今傾盡復何言我昔聞之王石年石年吳門一奇士一般潦倒無人憐

贈王劒如善友

夢中爲惡不知短醒中爲善不知長一樣不知成兩路可憐同室變他鄉進前豈復思退步牽羊入市羊不悟檯頭識得是屠門欲轉身時已無路我昔全身妄想中將心逐境如追風一回痛喫金吾棒始信途窮不是窮喜君未老作死想不肖虛生道愈廣四大

無常四導師攜登不退黃金榜從今步步是空行到
處留情不繫情兩個不知歸一路同條懞懂各聰明

王農山欲先顧寄語鷹垂止之卽次其意代柬

垂老更作雲間遊一心兩足成戈矛農山先生憐我
病欲枉高車愧非分憑人轉語復鷹垂盛德微公誰
與歸筋力之禮不責老我行後公三歲小借君半晌
松風聽爲我龐公三到亭不立賓兮不立主葛天而
往定何許家庭不衰人不驕隱者不瀆顯不勞滿公
會入洛陽會無礙雲山出天繪有時野鶴連孤雲乘
風不覺離其羣相思欲問無由達五老長爲二老答

贈周鷹垂

日月繞腰海作口豈數雲夢吞八九眼中塵落須彌
盧不見紛紛蠻觸走周侯古之俊邁人一語相當胸
立剖人間瑣碎安足論支分節解爭微塵搏風俯視
九萬里浮漚點點翻乾坤嗟我此來何所事非聖非
凡休位置半尋拄杖折爲新五色柔毫禿無字冥從
忘處畧偷閒收我孤雲還半間峰頂濼洞成九曲泖
心跳蹙見千山不思議力雖奇絕舒卷隨緣了無跡
墨池一滴下虛牕倚天萬仞開青壁

諸勿齋過訪期爲九峰之遊

公一訪我於金閶此再訪我於超果不因親到古雲
間同在途中各相左山水爲主遊者賓意氣落落難
相親山水無言遊者倦作合豈得無幽人夜起斟泉
得落月朝來移石連飛雲桐葉題箋待詞客蒲團結
座延孤僧經營丘壑聽部署蹀躞風雅傳丹青住名
主人不住客客有閒心主有力倦人論處生羽翼世
諦無損道無益一笑相攜在疇昔我老恨無濟勝才
芒鞋未踏松門開撥草瞻風去處去明明此路來時
來鷰頭莫遣生蒼苔

贈沈健翎

沈翁念我見眞色如鳥命命相因依我荅沈翁殊草
草談玄早遜長鳴雞蕩水盤山老逆旅翁以浮名繆
相取其間饒有渭陽思（夏考功彝仲其渭陽也死節於乙酉）大指不容
輕出處有時篝燈鈔細書碧眼雙懸照乘珠有時勤
禮四法界燈鏡重重等無礙東方爲飯西爲湯過喉
炙轂馳康莊塵積彌廬智發火一星空劫灰蛇舞眉
間精悍倏飛揚殿中愛我爭如虎我今化作繞指柔
暗牽衲帔尋繩頭寒山掬掌笑不已豐干雖好非同
流鬧市叢中且面壁誰喚罡風追白月罡風不住月
不行茫茫萬古皆離情秖是月長風陣短換卻風頭

月不管

南園口號

自非知已誰堪托況復衰翁不再來分付東風勤守戶莫教吹我白雲開劇憐人面似蒼苔初擬客子書屋以病甚特孝山久交乃假棚杜門

又

雨雨風風切骨寒畏人提起路行難眼前何事先孤負滿樹梅花開又殘記曾月下雪中看梅花盛開竟不能扶杖一觀

又

使者時來問所須多求多愧輒躊躇可堪老馬反駒意妄想如輪轉頰車驗他食指動何如久病思味稍即厭每承下問多不消再進惟有增慚耳

又

四大空煩八苦酬七方那見一人留爲憑本草來遮眼免見良醫去乞頭老農老圃復難求借本草綱目從穀部菜部中求食治相應者亦不易得

又

貴人病把乞兒尋欲探清河怯水深昨日吳門歸白舫今朝藥裏見黃參是伊一念重兼金孝山饋參一兩

又

我爲遠遊方出嶺如今多病不能行蜚鴻躍馬看人健似有罡風兩腋生扇開蝶翅聽無聲（聞友人遠行亦復遊思坌湧乃不離牀浴桌角耳）

又

急難鴒原問弟兄難相商處卻相逼雲中欲喚三青鳥（爲吾作三青鳥矣）籬下長憐二小蟲頻頻納與信天翁（聞百時過問起居飯食幾勒誰踏金臺問酒仙麴生風味在東邊（古幾饒家醞蓋供僧法中創典也）

又

五夜休尋鼈底眠一曾不費杖頭錢曾提布袋逢彌天邊一隻戴角鷹墮地化爲沒腳蟹悶來側目似愁胡欲射神魚泛滄海笑汝童心亦不改（病勢極困乏時遠遊之思未嘗歇下豈所謂鷹眼猶存耶）

又

右拋竹杖左拋籃烈火乾柴一草菴無冢可埋雲外鶴有湯能煮親中蠶自家著落自家諳（初辭黃山詩吳門復有觀音山之約侍者不欲就然往往以沒著落爲嫌喫粥喫飯不是著落痾矢痾尿不是著落乃向一箇菴子

討處
分耶

又

吳山粵嶠各通津我是寒灰與濕薪緇素兩行排煞
曜火風一道走生輪不能脫去怪何人一峯自丹霞來虞紹達自杭州來皆老牛病脊上鐵鞭也

又

清齋老病得公憐寬假聊從方便傳若遣豬羊來饋
藥先教魚蟹不論錢空囊賺我已多年存西勸我稍開石首等類
亍笑語侍者吾非不解食肉但無錢耳窮之能成就人如此

又

寂寥無事坐焚香忘卻南令節長忽見櫻桃成立
夏已知角黍穩重陽吳門五月憶飛霜立夏日陸夫人有櫻桃梅豆百草粉餅之餉昨歲半塘無錢買角黍一行人遂不解燬

又

太平廣記五百卷十法界海呈全潮老僧不見不聞
地山鬼門庭一樣高浮漚起滅不容刀借太平廣記於曠菴人訾其荒誕亍謂是平實供通耳

又

怪力亂神祇是我語無斷絕如鉤鎖莫道齊東假捏
成畫影圖形無地躲差別稠林一炬火儘他怪力亂神做盡手腳

於吾心不思議境界直一毛頭許耳或謂稗官野史無一眞者韓幹畫馬纔脫彙時已被金天王騎坐矣

又

稻重東南少不知麥尊西北病休思花開二麥元當畫簷曝招誣在幾時憑人遠寄火燒兒簷曝叢談云北麥花開畫南麥開花在夜故南來不宜人也然今南麥開花皆在晝矣直欲勒令招誣

又

衰年關鬲冷堪憂白粥相當玉筯頭卻怪當湖無此物石門饒與麥俱秋移茅欲蓋菜芝樓薤一名菜芝本艸云薤白粥煖胃健脾近囑石門家姪致之

又

入夏尚擁三重綿太陽在只汝落在陰山外勾卻千年老兵債立夏八日三重綿尚不敢脫何時能卸祓使我一身輕乎雖然汝是清浪配軍只合做千年老兵耳

五言律

送記汝楷公還雷峯

不作住山翁回頭路便通扁舟辭錦水孤錫嚮雷峯此意如能切安心豈未同全身纔放下無處弋冥鴻

又

掩室罷登臨徒拈枯骨鍼病龍虛作雨獨樹漫留陰送子知歸日憐余不住心空山人已老江水爲誰深

次韻海幢被劫

獨立危峯上相呼落月中墟烟移樹白營火出江紅
淚向聞猨續心隨逐鹿空有人悲躑躅無語問鴻濛

又

滑滑鳴春雨荒荒失暮烟險崖尋是路絕壁倚非天
匣澁摧鋒劍檣傾漏網船不知山鬼面認取髑髏前

來詩感而不怒蓋吾輩自有劫掠不到處也

又

虎狼如恐餓臂指亦堪燒白賊徒饕餮青山未寂寥
此門行似幻使爾意俱消如聽風鈴語玄音下赤霄

悼留須子

亦知終不免此路倩誰通未逐赤松子吾思黃石公
有身隨禍福於義得初終幾夕聯牀話悲來問朔風

又

豈得無私憾相忘事亦難看雲裁羽翼借水作波瀾
口內曾攜斧空中莫弄丸深山陪木石今古夢俱安

又

春雨千花重秋風一葉輕淚徒霑枕蕭語不諱家庭
筆墨勤相愛功名懶自成傷心何處劇未得信無生

又

白刃追魂到春風過耳酬此心元爲漢大義不從周
欤士虛存壟生王苦戀頭莫牽三世業庶解一家憂

生臞茶

玅質隨時采生香不日成蘭膏清露擢石蕳冷雲擎
水外無餘色茶前未立名人間巧自足且莫與天爭

寄懷劉煥之總戎

不見元誠子相將二載餘青林應入夢錦水得無書
世事俱如幻人生各有初隨流眞未易獨立近何如

又

出粤全臨楚湟谿此漢關乾坤百戰劇風雨半生閒
曉角傳餐去昏鐘策杖還雲低天盡處目斷萬重山

又

牀下聽逾劣天邊看亦傭狂花飄五等敗葉墮三空
老病徒留我安攘且問公玄黃頻灑血無計慰群龍

又

呼猿停楫短拱北坐更長片舌辭雷電頭毛隕雪霜
何人同語默沒與抵存亡欲解思君結來書細作行

留別尚羽階總戎

未忍輕言別春風次第寬幽齋傾玉屑野寺簇金鞍
江靜布颿隱山深竹榻寒臨行須寄語念取局中難

又

楚粵同持險安危只自强穴中論鼠鬬天上憶龍驤
士豈全超距人誰習處囊東南民力盡永夜獨迴腸

又

密室寄鳴琴相思託雅音關梁來未盡湖海去何深
斟酌饑時鉢蹉跎病後鍼盛年難再得珍重惜分陰

寄別李韶州謙菴

叱馭當危地儲胥唱夜籌軍資分負戶清嘯獨登樓
白骨能相委青山得自由平生孤立意眞率付滄洲

又

慧業非專巧通才不擅名霆驅龍爪重雪捧鶴毛輕
畫水初無跡鏤空別有情雙瞳何待熟一面見三生

又

方員徒自畫上下莫能知守黑全知白爭先卽用遲
此心能及物吾道不違時苦雨辛風地回甘寄所思

又

枝葉俱成蓋山川更出雲晨風勤運甓夕月細論文
史卽三長具書從二酉分名流來未已憶爾惜離羣

六月廿有五日度梅關

出路明明是蹉跎只未能一朝成決絕如翼會騫騰

荷擔無今古安居有廢興梅關爾何事氣象獨崚嶒

與樂說辯弟別於南安

不少分攜恨嗟君淚未乾卜鄰吾亦易弘道爾非難

解夏月常潔立秋風漸寒雲山江上影仍舊大家看

軍需船

聞道軍需急千艘濟粤西官私無暇日水陸儘遺黎

戰苦兵鋒澁村荒徑草齊畏途兼落照天際一眥低

停舟西昌問研鄰近狀

物態嗟零落家聲未寂寥犬休疑破壁鶴自信危巢

天濶雲俱懶江昏風更驕此門空底事心境一時消

過樟樹寄夢破傳物故久矣

傳此蓮花寨吾今不食言三年纔阻絕一夢已推遷

呼吸眞危甚幽明各悄然見聞非爾事此話古來傳

七夕抵南昌

老去休尋巧時危拙愈多扁舟憑掠奪折柬自消磨

淚盡征夫血聲闌估客歌人間風浪大將就只塡河

候孟昉於郡署之寓

樂非行患難悶卽遣文章花底迎朝馥風前納晚涼

徑猶來二仲枕或到羲皇此亦袁閎室歸家莫暫忘

悼黎先生博菴

曾託青雲契遥同白社遊見能逼現量識欲泯浮漚
大節留千載閒名謝一丘晚風吹昨夢不忍到西州

法雲堂喜晤余霽巖別駕

邂逅成相見清歡且一時詩文雖薄技丘壑有深思
花雨浮金地卿雲結鳳池吳興古勝槩一葉問新枝

經堂寺燈下招詹變公話舊予以凌晨之廬岳

五嶺眞難往三山未易歸八年纔此會明日又重違
老景吾何戀長省爾自垂同懷如白月盈處一瘢虧

悼棲賢石鑑覲兄

未和遠遊賦先吟歸去來達人緣卽道乞士法爲財
龕窄宜枯坐山深好活埋留將慈氏下方便爲渠開

又

退院何容諱思君亦太勞痰纔攻若綫血已敗如潮
走向狂邊歇言從囈處消恰乘懽喜隙撒手更逍遥

老人至師喜甚遂愈愈後卽疚或疑之予曰正歡喜時不疚便非俊物

又

病愈方堪歎歡來不用生劇談會汝日快讀每三更
泯跡歸全玉摧鋒陷老兵未知誰勝負一笑且橫行

老人云石鑑讀汝集每至三更復病而疚予向與山鴈長老劇談三日開先僧云因此疾篤遂化去

又

全文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奴別都休哭生離應有歌莫言三際斷筆柰一家何
急雨牖中落涼風月下多挑燈發高論識取病維摩

與鶴鳴摩兄棲賢菴弟談卜居匡嶽之事

住院如退院入山休出山老僧當此際二與四之間
牖月尋峯上林烟覓地還雨餘無虎跡深夜莫留關

又

鶴鳴峰頂啸檜斷水邊詩老不能登頓貧兼守拙遲
矮籬垂雨葉曲牖颺晴絲記得村居裏雞鳴犬吠時

悼朱隱君燕西

征歲棲賢谷清言許唱酬晴街纔易米夜壑竟移舟
後事存賢守新阡表故侯幻生知幻滅非幻復何求

倫使君宣明於君生養死葬復恤其孤可謂至矣

宿龍王閣

半夜月窺閣清秋暑退餘南來成水母北面拜江豬
逆境懸相待虛舟信自如晨風涼透腋高臥即安居

倫宣明太守遣令子子受相邀晤語

一見佳公子曾聞倫使君自憐行計促莫怪不相聞
澤物三危露傳人五色雲後期知未定分手惜無羣

鄱陽湖

未識鄱陽險安知萬慮空聲非驅白馬力不借黃龍

莫辨存亡地誰分上下風浮生難了事飄泊趁飛蓬

左蠡之民以覆舟爲利

左蠡民風薄歡呼有覆船不辰生此地苟得儻由天

各遂因緣後非操固必先風波卽傀儡喜怒落誰邊

愁鬼

刺耳聞愁鬼佔客云愁買愁賣愁風愁水愁盜賊愁官府祇是愁鬼說甚商人聞之歎絕

回頭笑老僧寓形同泛梗寄命卽風燈解帶誰懷璧

披襟忽飲冰衰年何自苦薄德正相應

落星堆

巨石奔濤會摧舟急趁風使君標鐵柱漁子竊鯨鐘

無復知趨避安能薄事功鞋山會建塔濁浪正排空

廖百子司理此郡豎鐵柱於此夜行聞鐘聲卽知遠避後爲漁子盜去鞋山塔毀亦利涉者所宜復也

守風十四日乃得南風乘夜出湖口

北來吹欲盡一雨得回南天意元無黨人心豈未甘

雲痕迷斷岸風影靜飛帆永夜誰同醒秋懷冷自探

馬當

高閣遲王勃神風贈馬當一時成此勝千載夢俱長

渡海人何在呼天問已忘片帆秋色裏山水自蒼涼

東流

彭澤未分邑東流陶令家公田虛釀秫隙地豫栽花

九種鹿邊草一江鷗外槎寓形知幾許何處不天涯

皖口

李唐文盛日盜亦愛詩人漫讀蕭何律休傾白墮春此公那易得今日定長貧莫惜弓刀便來翻案牘新

望清溪塔

會上青溪塔于今廿六年已無升降力祇任往來緣皮骨酬三藏雲林問一椽此心不盡處長在碧霞邊

蕪湖

絕岸指蝗磯湖深頭角低生涯利市倍殺氣要津迷孤客無留血連檣有噬臍地形隨事轉此穴近堪犂

夜起對月

秋熱有如虎艙深易聚蚊起乘風月下曠若水天分人說烏江渡吾聞采石軍山荒爭讓絕搖曳愛涼雲

度楊子江

大江臨鐵甕一寺裹金山日昃雲初湧風驕石愈頑弄潮漁棹去戲槳蝶飛還蹴破吳天看人忙境自閒

菱豆

菱豆中秋事離家久已忘小舟誰喚此入耳便還鄉粵客曾知味吳兒應解囊宛然舊風物珍重滿頭霜

覆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有艱難事能生警戒心物於偏處重舟以蕩時沈
且誦前車覆休從逝水尋灾中還得活一笑語知音

贈朱子葆

舊國秋聲裏孤鴻落遠天相看饒白髮獨坐刻陳言
世事俱氷解人心只火傳欲尋眞率意釣艇五湖煙

又

何事得亡求蒼茫老未休迷途憐七聖絕岸指孤舟
遊展君初歇無菴我亦留莫分方內外都不涉春秋

次韻訓李明遠

夜氣深更復微言四座領貪須開白眼健不飽青精
砥俗春秋義傳家廉遜名濁流知自革爲爾學河清

賣書

畏逢收責使甘作賣書傭世下文當賤年衰路自窮
低昂酬白紙顚倒販青松鈍市同愁鬼開船遇逆風
此集二千紙客云藏經百紙三分今以綿料百紙四分侍者云如此則折本矣笑云鄱陽采頭逢鈍市
葵石爲予乞供客有阻之者

乞食吾家法無緣有命存維摩纔遺鉢香積便關門
豈望蛟龍奪誰分雁鶩恩故人逢不得攜手過前村

陸孝山太守聞予至郡即自當湖來會宅中多
亢一面而歸感其至情惘然有作

重逢初未擬意在起東山難得流泉便休過煬竈關
青雲方落落白水尚潺潺且解相思渴扁舟又不閒

又

乍見還成別羈懷倍惘如問邊增一劫將罷第三珠
泛水流桃梗攜書走蠹魚路難心不變滿眼正崎嶇

又

星搖悲烈火絃急憶柔風襦袴歌彌切專鱸夢更濃
老來行蹙蹙事了話從容怪煞微塵破深經轉不窮

又

萬軸長操契雙聆冷擲梭迴風移岸艸滴露老庭柯
家貧如此詩情近若何浮生如幻意祇合付狂歌

采臣見招話舊尊人調之病未能起郎君舞兩
已有二男撫今追昔爲題二律

三十年前話春波醉露桃子年方舞象吾意在持螯
轉眼餘三世隨身剩一瓢閒論別後事索句水雲消

又

相見初如夢追思亦惘然浮萍雖暫聚落葉豈重鮮
白髮高堂病青氈舊物傳龐公兒女意十月小春天

用韻訓王寅旭

會讀潛夫作思君道氣深炎涼無異用丘壑有同心

痂落先知味桐焦復賞音來詩見冰雪颯颯響空林

又

寒天應乞火跛鼈豈容知四禁俱消後一鑪全颺時
水流千里穀柳拂萬條絲失卻橫斜影臨機那得師
升初以幅綾索書所上平南王啓
直道斯民在空言亦可存何人操史筆不意到王門
內外無殊體興亡共一尊吳綾閒索字字裹立乾坤

贈陸右韋

秀自烏衣出文從丹穴來寶珠王髻得嘉穀石倉開
白玉初成液黃金更築臺斑斕天上落片片五雲裁

赴沈季輪茶集

隔帶無多水披襟卽是林毘耶賓王語兜率弟兄心
未擲雲中鉢還聽石上琴青山時覆頂得路冇相尋

悼趙帆青

七子才名盛帆青欲冠軍人間方尚武天上正修文
各秀湖邊樹孤飛嶺上雲不知隱顯法一界向誰分

喜若千兄自石門來看

此夢無今古乘時見短長別君逢坎窞寄國到寒荒
未落空梁月俱添兩鬢霜相看在何處閱世有虛堂

又

嚴風何凜冽一面盡悲歡逝水勤趨海桃人懶下灘
道南禪自少硯北坐逾寬異域餘生話頻將燭燼彈

又

緇素雖殊路平陂共此時冰霜元自潔花萼有何私
不遣來情擾誰將去影持現前珍惜意應許雪鴻知

贈陳孝廉子木

意外重披對心存道未荒守身尋石戶論世到羲皇
天上醒難俟人間夢更長高秋蔬笋會眷目見風霜

又

我昔名場客君登宿將壇題詩桐葉小說劍酒盃寬
不覺江山異相逢雲水寒殘年勞慰藉細縷切春盤

贈王方伯言遠

早已除三惑寧煩鼓四鑪浦投香一片洲刻木千奴
白眼酬公事青燈返故吾饑鷹休見附集菀不如烏

又

鼓吹來人思孚公啓悟門君詩眞自得此道與誰論
九奏歸雙泯孤絃轉六根人間無聽客鴛鶴到崑崙

又

日中收魍魎斗北隕招搖不信波翻舌安知蜜在刀
獲麟終絕筆得鹿漫藏蕉青白渾無意空花眼底消

除夕周青士自桐川徒步過精嚴卻寄

趼足來除夕尋言到竹林寂寥貞士夢秋徐橫急難故人心盛葵園未覺團欒晚先期慰藉深青士尚未歸宅高山流水意何待理瑤琴

又

且著門前眼難逢格外人桐谿頻有約雪嶺正無鄰別館新春樹殘年客路塵因君念民事吾意闇相親

汪周士晉賢寄語闢館相候青士復語予今歲薄收青黃不接之時竊民可慮勸人發粟宜早計也予甚是之

示姪孫正漢

獨立塵勞內如吾亦僅存破家還祖父樂道許兒孫五繫空麾習三緘出禍門圓明惟一點赤手立乾坤

又

桑梓衰誰敬松楸早自洞心存天卽見學到古非遥比質宜金玉敦仁絕鏡臺淳風期汝在家醜不堪描

吾所出有爲鴞梟破鏡者矣

次韻訓王次張

入市憐垂老登峯且索居詩難訓刻燭塵易析鄰虛尚飽餅中粟空傳枕畔書高才驚下訪歎我不如初

次韻訓徐卓崙

後起聞群彥推公一俊人清思來鼓吹逸翮上風塵
未覺名根重相看道意親遠公留白社可得兩遺民

李子喬明府自武塘來離懷悲處失生面笑中開
頗記長安夢疑從絕域來雛裁雙眸燈外朗此地絕纖埃
霜雪鬚眉結風波義命裁

又

老去宜安節閒來得固窮吏非能擇食吾亦解觀空
映水松筠月吹田禾黍風無人窺研北倚杖只墻東

又

凋謝酬餘業孤危剩此生畏人前路遠多病老年輕
密坐何當續浮雲不可擎五湖烟景濶長對少微星

題城南書屋留別鎬亭

十畝能逃俗千金會買閒遠心依白業冷眼注青山
道在空三世雲飛剩半間高流相得處黃鳥語綿蠻

又

雪意晨迴薄潮音夜泬寥似雲還見石疑閣忽成橋
倚杖聽花信攜經辨藥苗馬頭塵撲面此隱不須招

又

路難千古歎客喜一如歸宴坐花頻落徐行鶴懶飛
設身纔處地稱體復裁衣已熟休相戀憐予未息機

又

重來難自定何地更相逢萍散元隨水鴻飛不印空登臨遺小閣消息問孤松此後看圖上而今已夢中

次韻訒梅靖菴

矯翼風塵上長謠烟霧深秋山分道骨春水濯文心自種湖邊樹相憐澤畔吟會將丈夫事一問徑山欽

次韻訒王千里

陋巷能尋樂吾猶識此賢晨吹梳密樹晚照濯前川宵續無涯夢還隨不住緣聞聲定何許霜信落南天

贈周芸齋

何處尋高士橫舟一水遥瞻雲初掩日載雨忽隨風門巷靜如此詩書樂在中家珍待傾倒茗盌自從容

又

薄俗流方下高山仰昔賢風雷至性作日月大文懸恨逐攀髯邈驚看化碧傳雙龍意外合在我不關天

忠介公詔命爲倪文正公筆神道碑則黃文忠公墨蹟也芸齋血書貼黃及諸公題跋皆得隨喜詰軸失於兵亂有健兒手捧拜還故有雙龍意外合之語

又

紅塵一點雪特地立乾坤所見惟君父誰能勝子孫口門離雜客心影絕偏痕此道無今古聞風遠愈尊

贈龔硯石

莫耋傳昨夢旭日颺遊絲歎我衰忘事聽君癖誦詩
懸壺堪近市耕硯莫逢時心跡雙消處同流那得知
與硯石相聚於莫耋已二十六年邂逅吳門誦予
舊作皆稿中所逸也近以醫自隱長於詩而不沾
沾苦吟亦少訓唱予謂苦吟能損神少訓唱則可
以逃名此衛生之經是爲予對症發藥題此贈之

寄毘陵史庸菴

嶺南官亦好顏色但隨人得爾歸鄉信添吾喜意新
詩筒猶可寄茗椀正堪親回首風波地誰留不繫身

又

雷雨東山起金銀北闕開尚存楊子宅莫信沈公來
長日奇書展疎簾上藥栽無誰堪下榻三徑沒蒼苔

又

倚月同千里停舟隔幾年哀蟬寒抱葉病馬懶加鞭
著處成離合醒時無後先期君見何許秋水一帆邊

次韻訥顧伊人

觸熱都非客迎寒卻似僧故交存落魄退卒讓超乘
未靠千山杖空挑五夜燈虛君珍重意誰信一無能

不涉全成礙方行又落岐國能應併爵家學自兼詩
金屋看人貯鹽車負爾悲如吾亦可恨剩有髮如絲

次韻檇李高寓公虞部哀死節同年詩

義在立今古心存超死生白頭無自辱青史不求榮
血裹神鼇足風吹山鳥更何嘗異興廢濟濟見周楨

寓公執節從容而志切忠憤於死事二十八人作
詩哀之顧以鐵崖自處爲恨予謂人非一死生國
非一興廢仰無愧俯無怍諸公可以見先帝寓公
可以見諸公足矣時位不同落花流水此復何有
因次其韻意在寓公譬之馬新息不入雲臺二十
八將中然不出二十八將外也

次韻訓吳江徐松之

蘭外無餘地蘆中得此人橫經長作客釣澤懶稱臣
識泯山靈幻心空風雅眞往來能自信見影莫疑身

送米三岳太守北上補官

孤坐問秋聲聞君復遠行人憂藏贔屭天醉出欃槍
五鳳元當紀三刀夢又成雄才今有地傾耳聽先鳴

又

天濶河難挽塗窮背各遲倒懸民欲解中立吏誰知
得此二千石賢於十萬師處囊方及此莫訝弄丸遲

又

氣決將離易時危小歇難悲歡人兩世夢覺日三竿
雷雨龍思起冰霜歲欲寒家傳良牧譜珍重使君灘

次韻秋岳邂逅澹軒過半塘共飯

好友方接坐高流忽叩關逢迎傾二老突兀怪三山
詩料雅相稱菜根香未慳客途俱有事惜取一時閒

又

影落千尋壁心休五味禪貧無朝市異病有水雲偏
龍伏虛招雨人荒錯問天東山將北海吾意亦翛然
瞿壽明自虞山過訪

詔遞關河夢蹉跎魚雁書吳門重會處粵客已無餘
撒米成丹後尋山隔水初東皐嗟舊隱兩地一榛蕪

又

長材宜廣馭一志老衡門泉石消圖史風雲寄子孫
每添新鬼恨多愧故人存斟酌扁舟便殘氷刻水痕

秋岳有與福茶集詩用張超然將字韻次荅

欲話住山事白雲情共長道流能致客作手許同堂
對景各相惜會心無可將微風分密坐隨意得清涼

又

黃山曾入夢作客勝還鄉雲海不時湧丹臺千古荒

老松枯尚未危石墮方將卻恐天低處遮迴雁一行

秋岳有卜居黃山之勸

次韻訓檇李陳茝菴

未得堆垝坐將尋汗漫遊挂瓢纔倚杖涉夏忽經秋高冢深埋筆空筵冷覆甌寂寥能見訪竹影共修修

又

學士饒三絕閒僧欠一能鳳樓資大匠櫟社裹枯藤擊鉢來蕭寺方舟泛武陵誰分全錦艷吾昔夢中曾

又

層霄霜信到曲岸荻花灣謀入稻粱簡機隨雲水閒巧非傳刻畫高不住孱顏那得同無事凌虛日往還

陳以自畫蘆雁爲贈

次韻訓雲間陳彥達

老去休前輩閒來託外臣難尋醒後夢易見影邊身似倒三生石眞逢一面春煩公頻剪拂瓢笠舊行塵

又

不誡舟車覆徒憐城市空子能麾落日誰解御長風鴉擊排雲黑鵑啼散雨紅蓴鱸堪送老贏得在江東

又

入世全無路銜盃便是山蝸纔分地角鵬已過天關

有客攜詩到呼兒種菜還清談方阻雨晚色似人閒

又

風切謀添絮霜濃喚啜洏澹雲孤客遠深水故人思筆陣推同甫杉菴挽大隨自然空谷裏響荅有何私

次韻訓苕溪沈騶士

旗鼓還陳亮門庭謝李膺雙眸消野馬一指破春冰艸滿幽人宅烟空帝子陵古今多少話數不上閒僧

又

浮雲舒褦襶敗葉卷毠毟不分穿梁燕相輕繞樹鴉途遥方繫日親老未成家瑞草縈書帶扶君筆上花

又

門作連眉互詩催老眼開光華分玉樹蹀躞念金臺學有耰鋤穫思從鼓吹來莫孤頭角異時與釀雲雷

七言律

送似石汝公歸瓊州

老病相看覺爾眞昨春風雨又今春此身不死徒勞我有志無緣亦聽人楚客吟愁纔是越海魚吹夢忽生塵他年約畧重過處虛室仍銜片月新

人日

莫序屠蘇甘失歲便扶榔標罷登高雨連人日添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悵病似重陽轉寂寥（登高賦詩古於人日皆行之不獨重陽也）自放青山
難著眼誰鋤白髮易生苗澹攢七種春盤縷窮到空
門也不消

開燈夕

春雨綿綿愁不絕活埋丘壑百千層蓮峯直上應無
月蘭若孤懸畧有燈夜氣切膚頻撥火早雷動地復
凝冰（初九立春後雷聲已再發寒雨益甚）此時相對誰相得枯木寒巖
與病僧

雨

極目寒荒結野雲湘君山鬼亦離羣誰操日月星三
點莫覓初中後一分燈影空挑青黯澹花光鈍置墨
氤氳老懷恰有銷魂處只在聲中不可聞

同節生居士樂說梅叟二長老雨窓小坐

獨坐時堪三兩人香鑪茗盌未生塵暗雲尚鎖千巖
夢破衲同回一縷春事往那容分菽麥老來還欲負
松筠不知此地清談外誰是虛舟不繫身

送一拍雙公之雷峯

覓不心來孰與安且乘春水下前灘雲垂南海方搏
翮月上東峯復弄丸老樹笑人空著屐直鉤怪我錯
投竿如君壯色休輕擲坐破蒲團幾箇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與方伊蔚談劉中丞往事

兩點孤燈照素心珠江錦水共霑襟不言有路超生
欤如見虛堂定古今四海橫流分土梗百年散影碎
人琴重來欲斷西州策剩得存亡一念深

贈劉子安

天上已垂新湛露人間勿翦舊甘棠自知來處占奇
質每爲趨庭念義方六月搏風歸紫極五雲籠日漾
扶桑承先識得當先務兩世懷清在北堂

任嵰翰憲副見招茶話幷得賠薛重起爲行塢
宗伯之孫

未能持贈半間雲先施何由及野人不覺清風生密
坐如乘霽月散輕塵夢中得失驚蕉鹿天上存亡感
玉麟各自忙閒無任相使君丘壑見全身

回棹韶陽贈李謙菴太守

湞武合流南下處輕舟又溯北風迴自聞五馬嘶雲
上如向三巖拂月開菌苕昔會數獨坐鳳凰今已下
新臺爲言春到虞城久花信非從臘後來

姚嗣昭太守與同里丘函五遠訪山中卽日別去卻寄

疊嶂迴溪隱一山微風不動白雲關使君元在烟霞

上有客相攜丘壑間絕壁破天開睥睨深松喚雨苔
潺湲何來忙裏同眞賞不是忙時那得閒

又

世外情從歷劫長群峯一色曉蒼蒼天花散落纔成
雨雲葉縈迴又結香不得追陪輸老病無多欵待足
家常憑君半榻松風韻吹入三巖透體涼

又

玉臺有約更攜琴信宿難留愧此心風雨聲邊銷永
夜水雲夢裏度遥岑別已向夕雨大作一枝短錫曾來往幾
點浮漚自古今他日扁舟重到岸試同小欵半山亭

挽開先山鳴和尚

圖鑪擁毳意俱消鴻跡龍光望已遥三尺木蛇留本
色一番紙被寄孤標雪邊聽竹無空谷月下斟泉有
破瓢公去卻憐吾病在可還生死不同條

子圭秋捷

玉皇案下稱仙吏太乙蓂邊較秘書一夜秋香分月
窟十分春色在天衢青鸞未委傳家物白象還擎鎮
海珠霖雨卻看燒尾後風雲萬里送雷車

陳崑圃秋捷

垂雲去擊天池水照乘來尋明月璫纔向文中呈虎

豹便從絃外發宮商一枝自折黃金粟三策應歸白玉堂爲語春風快馳驟馬蹄透出軟紅香

喜祖秀庭入山

幾載相期探紫玉此來幽興欲平分沙頭簇馬三巖出谷口呼鯨一水聞欵客愧非香土飯撼山易似岳家軍憑公大樹垂餘蔭石榻隨時覆白雲

送周庸夫之仙城

美人江上久遑回一片心孤紫玉臺忽報閒雲過碧落已聞秀句接蓬萊清尊自喜天倫合春草應憐別恨栽惆悵竹鑪茶熟後三巖梅好爲誰開

海雲聞慧後堂遠訪即歸卻贈

危石千尋俯一灣老來無力罷躋攀共憐空谷成賓主不覺孤雲信往還剪燭漫酬寒夜永持瓢祇乞半生閒莫教菜葉隨流去踏破松陰怪洞山

公絢募刻倫行堂集寄謝

灰底應埋田水月杖頭多愧卯金刀玄亭有血非丹鳳黃面無眥放白毫易說存亡休自慰國門增減豈相饒聲前不辨風塵意句後誰將冰雪消

又

照影自矜雖可惜嗜痂成癖亦何妨空花易落重留

果家醜難遮復外揚未許奇情遺草木便教野唱叶笙簧卻憐笑倒維摩詰沒字碑中話更長

賀王呈祥郡丞

珠海曾聞波不揚皇岡又見日初長鼓鐘已出三王右雲錦猶從五馬藏皓月中天垂湛露清風匝地散微霜高齋未隔松窻夢時聽簫韶起睡鄉

涂英伯過訪卻贈兼懷竹君

空山寂歷無人到送老殘經對落花眞氣忽然開四座快心時復聽三摳深林冷夢堂前燕東海閒愁井底蛙爲說寧江傅介子與君兩地共朝霞

傳竹君招晤相江

大績誰傳續一匡先聲曾憶誦三章共憐直路全成棘獨對梅花半吐香江上故人重遣信山中野老未寨裳卽今格外相逢地掃跡猶殘挂角羊

相江發舟數里值魯城自山中南下停橈共話

一片白雲留不住幾灣江水恰相逢離懷抱我影未脫歸夢著人途又窮野艇斷鴻晨露下荒村寒犬夕陽中期君滌洗三秋耳聽取輕濤走碧松

壽周逸人

千秋自信人俱遠三徑相邀路未窮風外爪牙生繡

虎雲中頭角泯潛龍蒲輪獨笑商山老藜杖偕吹太乙翁不遣紅塵過硯北每傾白日到墻東

張貞元六十初度

橫空一鶴度烟波秀色遥分佛頂螺吾道不從登岸有勝情卻比在原多赤松未覺張良遠白石誰聽寗戚歌指出目前無異路著婆祠下見恆河

得文山韶陽寄東

故人已去留深念韶石江邊尺素書別緒重能沈釣艇先幾捷欲駕鋒車松風夢熟無生客天鼓聲微有道樞忠孝不虧何所戀長憐豕蝨送枯魚

秦六御董小宇二將過訪秦有重來夜話之約

萬峯齊插一溪橫殿角風微午篆輕豈意雨中來二妙會同石上話三生今傳玉帳兼山靜心在金臺自古平爲說重過休爽約臥聽幽鳥報寒更

贈范霆遠明府

隱顯鏡中同一照吏民于此不能欺已知利器分虞成溪春風佛日相當處笑向松關倚杖藜

送朱蜚英之穗城

諏莫把英年測子奇生草讓成嵩作柱名花種出錦隔水通山又一家遠風近月思無涯屐痕同護苔錢

老杖影孤懸蝸線斜世事幾爭龍與虎此心不異鵲
如鴉別懷應解長相見漚海全呈小白華

贈郭公玉總戎

萬丈危波繫一絲清霜白髮苦相支和門關入如天
覆寶界重來有地持大用可堪深倚樹餘生豈合更
憂時御寇三十年前夢老去應懸兩世思丙戌於此曾有天台之約
公三顧先生舟中

挽旋菴湛都寺

一聲斷雁忽相聞合志祇林手暫分退院我方慚老
計息緣公已歎離羣蔦洪井畔三生路兜率天邊一
片雲不向雙扉橫獨木明湖巨榜待高勳

賀澤萌遇西堂秉拂海雲

記得玉簾泉上坐谿山異處月雲同未知蘆甕深於
海且喜赤楮獰似龍二十年前曾自見三千里外莫
相逢好教十字街頭立不把天台一線通曾有天台之約

賀塵異但侍元秉拂海雲

少年長老足機籌滑路憐人得自由萬里無雲成二
見五臺不去是同流高堂已奏歸鄉曲古渡還乘泛
月舟老我豈堪論勝負一時打滅火柴頭

李我玉過訪舟中卻贈

蕭條人事昔非今何意扁舟枉獨尋半世浮名猶見
識滿頭殘雪正相侵千霄有氣占雄劍在野無心發
寶琴惜別可堪江水遠重逢應不待春深

立春日

苦行頭陀意自閒江波層疊驗峯巒寒暄莫辨陰晴
路難易休爭上下灘野外殷勤收暴骨舟中寂寞話
春盤從今百草承恩後願與斯民一例看

葛子上送走馬燈

輕舠碧水鬬春晴隹客因時爲試燈走馬豈知仙是
鹿伏龍亦避酒如澠熱心只看光三點冷眼徒遮紙
一層隔岸可聞簫鼓競莫教忙煞定中僧

陳子喆送水仙爲佛前之供

一寸焦芽更發祥凌波有夢寄雙江金臺聚影蓮花
小甘露垂枝柳葉長曠覽忽來秋水觀幽懷會到白
雲鄉梵音落處天香起燒燭何如照海棠

張雲山過訪卻贈

感慨今時更有人境風鼓處海波新儘從雁鶩分餘
粒誰在門庭問積薪坤上稱龍俱失水穴中鬬鼠只
揚塵多君法苑英雄手冥向毘耶復現身

送壽峯司寇之粵西

攬轡已澄江左右伏波又到粵西東帆低急浪迷春雨鞍簇連雲見別峯昨夢憶曾經八桂遠遊興只寄孤笻可能楊子津頭水解與相思一派通

蕭子韶少參同張殿一來遊卽事卻寄

擇勝難迴避地輪不辭風雨鬬深春使君丘壑傳神舊上客機鋒脫穎新不去三山先謝病但傾七盌正安貧插天峯在烟雲際略示龍牙半露身

又

攜燈纔得下高峯袖裏雲歸暮靄中作霧自能埋片石嘯風誰使戰羣龍河山券上君親絕雷火符邊婦子空枕角羲皇方就路荒雞錯喚五更鐘

寄荅庸菴見懷

曲肱無分拍浮丘衰病添人白髮稠翻覆山河輕似掌乘除氣數薄於漚一停安石尋山屐屢奪玄眞泛雪舟用拙不如能用巧聞公還是直爲鉤

寄別龔升璐歸毘陵

七年嶺表難相見千里方舟豈易同三賦尚沈被褐叟一拳何取住山翁喜君遥集松筠外挈我全投珠玉中承以容安詩屬評閱想到瘦筇斜倚日滿庭秋色在芙蓉

寄送馮再來司寇還朝

風雅元音奕世傳紫芝秀色白雲連圍棋野外歸安
石挂鉢堂中得濟川霜雪居空頻解網東南力盡獨
回天輕帆未獲追隨便寄取松濤荅響泉

留別鑑湖

有相都非無住因雨花吹萎又飛新德隨建立還檀
越權作驅除助轉輪楊柳春風橋外客蒹葭秋水意
中人往來不借松梢信一藏全經一點塵

留別貞元

癡風黠雨罨空山何處相尋僧半間舊德懷君新夢
起微塵出我大經還月堂近憶華千葉風槳遥呼水
一灣鎖鑰若知門內意同歸深護白雲關

安南將軍舒公過訪龍護

劍倚天峯控一門烟嵐江楚淨無痕不教跬步移耕
市總爲遺民長子孫野老病中忘地力將軍格外見
天根自還仍舊團藥相手捧金甌獻至尊

楊若雷處士七秩初度

上世相傳清白吏先生只讀聖賢書併將直道還三
代合得高峯逼太虛鋤下卻觀金似礫歌中不歎食
無魚百年春酒家家滿安樂行窩候小車

留寄竹君中丞

桂林江水字相思誰在當年記此時百戰奇功君自有一生多病我何之雙雙翼上天門近縷縷雲封谷口遲最是邀懽新護念遠遊歇得老來癡（丹霞新堂頭予法弟也公護念無異予所切感）

又

赤山鈍處黑山尖雲月相同各解拈麟角鳳觜絃更續虎頭燕頷相仍兼我宗無語千霆繞斗極成形百怪潛記得關河重疊路暗通一句首楞嚴（梵語首楞嚴此云一切事究竟堅固吾師天然老人疏此經公捐府金全刻又建斗母殿於丹霞爲國祈福故有後四語）

朱鬱林天然書至有拂衣之語題此奉勉

故人消息近如何收拾殘黎苦趣多白髮無時能擺脫青山有興未消磨方州漫擬先投帻開府應思尚枕戈有日功成拂衣在相期掃石話烟蘿

寄周孝思兵憲

相思何必曾相識萬里神光一點寒忍土藏身毛孔窄燈王借座室中寬松風夢拂連雲石花雨觀空釣月竿更有餘情寄勾漏瘦笻歇處放蒲團

侯公言以高涼分鎮提督粵東寄賀

全挈嶺南歸鎖鑰一壺瀛海散醇醪江河自覺朝宗易山嶽相忘拱極遙八表已安仍賜履五風不動正

揚鑣還看玅墨留銅柱鐵畫銀鉤借寶刀

送谿大知浴之平遠

老爲法門心未已同叅愛弟況相關寺退院後樂說和尚繼主丹霞

子能出入瘴烟裏共此經營丘壑間長老襟期如白

月將軍興寄在青山竹君中丞家菴且莫多濡滯千里相

思水一灣

龍王閣夜坐贈宣明倫太守

孤竹霜風仍峻潔五峯雲氣自高深三科募士千村

靜一曲招賢萬壑陰白鹿門庭輕碧落紫陽奮插重

黃金卻當待月登樓地鶴去龍還憶朗吟

鶴鳴峯腐查餅其味甚長戲東訶衍摩兄

不因苦笋脫春衫且爲酸薑買曲鐮落下雪花羹莫

糝熏來魚子粟仍黏曾將白餅欺蒸餅卻被淮鹽勝

粵鹽飯袋得伊春滿後兩旗同試一鎗尖

八月十四夜龍江舟中對月

來宵旅泊又中秋眼角金陵王氣收近水聲俱忘斷

續連山影不到沈浮每憐蝶夢迴蟻穴多恐鼉更隔

鳳樓欲倚興亡尋往跡一輪冷艷正當頭

中秋大風雨旋止見月

飄風暴雨落危湍不得終朝亦未安雷電欲加天本

淨江山依舊月常寒明珠隱顯從前事寶鏡妍媸退
後看來歲春燈誰作伴一人一境各團欒

舟次嘉禾曹侍郎秋岳過訪卻柬

處陸非圖激水寬棲蘆暫覓一枝難全經恰在塵中
出古道還成域外觀敢到國門懸敝帚不因時序擲
秋紈許多歡喜重相見又向春風識歲寒

朱葵日太守過訪精嚴奉贈 年八十四

猶是神宗全盛客典型不動老成思青氈舊業能相
守黃檗眞珠許獨知漢代高風歸角里東籬晚節寄
新詩卻看迦葉須麋古還憶靈山未散時

陸亦樵遠訪有詩次韻奉訓

路合行時不計難迎冰送檗得清歡君因故老能重
繭我在空門愧納肝風齧殘燈談更勝雨吞斷港夢
初寒誰論蠻觸爭衡事會作三巖壁上觀

又

燭乾聲絕費吟思才盡江郎豈入時傀儡一生纔線
斷轆轤萬轉又飜馳窮魚大陸飛塵重老馬危途落
日疲未有前期無後至此心何地不相隨

再次請藏韻

顛倒風塵賴自休冥將故里正狐丘收來義虎歸三

藏釣得連鰲蕩七洲囊減一文埋禿筆門衰千尺跨
清流柔聲只喚西枝轉破衲蒙頭百不憂

彭雲客太史約晤於孝山所期過寓園共話次日風雨漫東以詩

別來江水生叢棘老去詩情叫碎琴客賤可能刪傲骨談深更喜值衝鋒通名且放舟車外倚杖還尋丘壑中風雨欺人成一笑蒙頭落得七分慵

贈陸筠修方伯 時年八十六

香水海從塵際現靈光殿在劫餘存此來欲探八難得何處更逢三達尊幸有羽毛分鷲嶺不將頭角到龍門莫移杖履煩前輩已向詩書識後昆

雨中梅格姪過存執宗盟之禮甚謹納之增愧卻示此詩

風雨蕭蕭倚瘦筇一家消息是誰通翻空十影飛神駿湧海千華起臥龍官更低眉來物外敢言垂手入塵中納君雅尚吾多愧衰病難遮萬事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